
武侠世界
$2.00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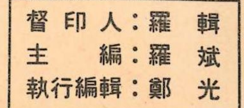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玩命的人** 馬雲·著



數百箱黃色炸藥突然神秘失踪，當局大爲震驚，於是懸賞找尋下落。重賞之下果有勇夫，不過這個人竟然提出了一個奇特的要求，倘若無法達到目的，他便會將那大批炸藥引爆，那麼，這個城市便將會夷爲平地。結果你猜這件事會如何收場？請留意本期刊出之鐵拐俠盜故事：「玩命的人」，便知分曉。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4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玩命的人

馬雲·文　培新·圖



炸藥失踪　油庫大火

迷你女賊林愛莉突然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她本來正在閱讀着一份晚報，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則正在看電視節目。

時間是晚上，這被當地報界稱爲「現代三劍俠」的人並沒有出去找尋消遣，他們顯然覺得留在家中也是一種享受。這時林愛莉持着閱讀中的晚報示意呂偉良和阿生說：「我們這個市政府的確是全世界新聞最多的，這麼一大批的炸藥怎麼可以突然失踪的？」

呂偉良瞥了那段新聞的標題一眼，漫不經心地說：「這有什麼稀奇？」

林愛莉睜大了眼睛：「哎唷！這還不够出奇麼？你到底有沒有看清楚？這是黃色炸藥啊！而且數目竟有五百箱之多。」

阿生接過那份晚報，大字標題是：

大批炸藥突然失踪
政府當局大表震驚

內容約略是：今日早上政府人員曾將一批炸藥由危險倉運出，準備按章發出配給一些建築公司作爆石等用途，因爲炸藥在本市是受到統一管制的；豈料運輸人員檢點數目時竟然發覺少了五百箱之多，於是立即報警。

新聞是屬於初步報導性質，似乎還沒有詳細消息。

林愛莉忍不住問阿生：「怎麼你們特警組會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阿生說道：「這是地方性事件，警方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會通知我們國際特警的。」

呂偉良這時候才插咀道：「愛莉，你剛才不是說過我們的市政府新聞最多嗎？也許只是運輸上的錯誤，你何必替他們緊張？」

林愛莉說：「決不會是運輸上的事，照報導說出的情形，顯然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

阿生道：「然則，這件事的確是非同小可。五百箱炸藥是個不小的數目啊！」

呂偉良笑道：「我們的警探先生有的是辦法，大概明天早報就會說：警方迅速破案，找回五百箱炸藥。」

林愛莉瞪他一眼：「如果夏維一班下屬眞的這麼厲害，歹徒早已絕跡了。」

呂偉良說：「如果你看過我們局長先生在什麼午餐例會上的演講，當知道犯罪乃『世界性潮流』，又何必大驚小怪？」

林愛莉道：「我說他簡直在放屁！我們這裏的地方環境怎麼可以跟外國比較？人家外國對市民的保障多到數不清，爲什麼我們一些都沒有？再說那糊塗虫上任時不是大聲疾呼說過什麼『除三害』嗎？結果一害半害不但未見除去，甚至原有的三害也變爲百害，你不見現在到處都是色情架步和賭檔嗎？」

「好了，別那麼激奮了，小姐。」呂偉良以輕鬆調笑的口吻說：「色情處處，毒霧瀰漫以及賭檔林立等等，正是我們都市越來越繁榮的象徵，你試想想，假如市民不是生活好轉，那裏有多餘的金錢到色情架步去消遣？那裏有錢去賭檔賭博？」

林愛莉一把奪回那份報紙，坐回原來的沙發椅上，不去理睬呂偉良。

阿生明知呂偉良故意氣她，忍不住也笑了起來！

呂偉良當然不會同意警察局長那種見解，他們三個人的思想幾乎是一致的；林愛莉爲人性格比較衝動，想到就說。假如有什麼事令她看不過眼，即使在市長面前她也可能破口大罵！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社會經驗豐富，雖然同樣嫉惡如仇，但值得原諒人家的地方，他決不斤斤計較。

至於阿生，他做了特警之後，一切都變得較爲老練了；也許是受了師父呂偉良的影响，對人對事都不敢感情用事，思想越來越成熟，身手也越來越敏捷。要不是這樣，任如重也不會提升他做特警隊長！

阿生覺得電視節目越來越不像樣，飯後想多看一會兒也覺得浪費了時間。正想轉身登樓休息之際，正在播映中的節目突然中止下來！

螢光幕上的畫面一轉，轉變成一名新聞報告員，字幕映出：「特別報告」四個字。三個人於是靜耳傾聽！

新聞報告員說：「根據本台剛接到的消息，浪潮灣油庫發生神秘爆炸之後，一場大火正在燃燒中，據報情況嚴重，附近一帶居民已作緊急疏散。消防人員正大量出動，趕往現場撲救。至於進一步詳細消息，本台會在稍後的新聞報告節目中，再作報導。」

未完的節目又在繼續播映！

呂偉良呆呆地說：「果然出了事！」

林愛莉這時也放下了手上的晚報：「你是說，這次爆炸可能與失踪的炸藥有關嗎？」

「也許是我敏感，但這件事似乎太巧合了。」呂偉良說。

「油庫爆炸可不是玩的，我要更衣趕往現場去看看。」阿生說着登樓去了。

林愛莉對呂偉良說：「我們也去看看，這件事希望不是與失踪的炸藥有關，否則就麻煩了。」

呂偉良一邊把電視機關掉，一邊說道：「油庫的防火設備向來良好，照正常情形是不會輕易發生爆炸的。」

二人登樓分別返回他們自己的睡房。當林愛莉經過阿生房門時，敲着門板揚聲告訴阿生說：「等着我們，阿生，我們也跟你一齊去火場看看。」

三分鐘左右，三俠又在停車的地方見面。他們一齊坐進阿生的車子裏去，因爲阿生身爲特警隊長，他的座駕車的擋風玻璃上面貼有警方發給的特許證，表示這輛車子是負有特殊任務的人用的，可以在緊急情況下進入已經被列爲禁區的地方。

阿生開着車子風馳電掣地駛往災場。

車子只開始進入一條郊區公路，便可以看見數里外火光冲天，幾乎照亮了半邊天！

林愛莉有點目瞪口呆地說：「世界原油剛加了價，各地產量又越來越少之際，大批汽油就此付之一炬，眞教人惋惜！」

公路上的警號聲此起彼落地响個不停，警車、十字車以及消防滅火車，源源不絕地由市區開出，匆匆趕往災場去！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財物損失還是小事，人命死傷才最可惜！」

阿生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只希望及早把車子開抵現場，因此他也把車子裏安裝的警號按响了，車頂上一個隱蔽起來的旋轉藍燈立刻自動彈出——這是阿生自己設計改裝的，平時隱藏起來，可以像一般普通私家車一樣，不會惹起任何人的注意；但現在却顯然是一輛高級警務人員的座駕車。

路上的車子聞聲紛紛讓路，這正是阿生所以要拉响警號，亮起藍色旋轉燈號的主要原因之一。

將近抵達浪潮灣時，陣陣濃烟夾住熱空氣迎風吹來，那陣汽油味更加厲害，一些救傷車已經開始把傷者急急送返市區醫院去，看見現場上的一片混亂，就知道災情慘烈！

公路上已由警方設下關卡加以封鎖，要不是阿生的車頭貼有特殊許可證，當然不可以開進去；甚至一些報紙和通訊社、電視台等派出的記者專車，也不准開入現場去，警方所持的理由就是現場太危險！

阿生把車子停在一處路旁，與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三人走過去！

現場上顯得一片混亂，直升機凌空監視，地面上警員、消防員以及救傷人員忙得不可開交。突然一輛拉响警號的黑色房車開到現場附近，車上跳下的人正是夏維探長和他的主要助手們！

夏維探長等人是便衣偵探人員，他們的出現顯得極不尋常。通常這種火災場面是無須勞動到警探部人員的。

但更令夏維感到驚奇的，就是呂偉良等三俠的出現。因此他未與最先抵達現場的高級警員連絡，便迎着呂偉良走過來！

夏維還未開口，呂偉良已經搶先說道：「我們眞是有緣，又在這裏見面了！」

夏維道：「我知道你們三位都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看來你們的消息比我更靈通。」

阿生不禁問道：「什麼消息？」

夏維却反問他：「你們特警組是否接到什麼特別情報？」

「絕對沒有什麼情報。」阿生說，「我們是由家中來的。」

夏維半信半疑：「沒有接到任何情報，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阿生說道：「探長，我正想以同樣的問題問你呢！」

夏維瞪住呂偉良：「你的徒弟似乎越學越狡猾了！」

呂偉良道：「阿生講的全是眞話，我們由家中來的，主要是看了電視的特別新聞報告。」

林愛莉說：「我一直以爲你身爲探長一定很忙，想不到你居然有空理會到這些小事情！」

「小事情？」夏維睜大了雙眼：「這場大火至今爲止，據說已死了五個人。」

「除非你以爲他們並非死於意外，否則何須勞動閣下親臨現場？」林愛莉說。

夏維的主要助手們早已深入災場，與首先抵達災場的警方人員取得連絡；這時有一名助手過來，不知附耳跟夏維說了一些什麼。

夏維一聲「失陪」，又匆匆跑開了！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交換一個眼色，他們雖然什麼都沒有說，心裏却已明白到事不尋常。

阿生跑了過去，留下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

現場附近一帶的熱度頗高，的確不易挨下去，於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退到更外圍的地區；由警員把守的警戒綫之外，圍攏了不少記者和看熱鬧的人羣。火光熊熊之中，鎂光燈閃個不停，記者們都在爭取時間，把現場的混亂情形攝下來！

呂偉良看見一些穿制服的工人呆在一旁，於是走過去跟他們搭訕；林愛莉也跑到另一堆人羣中去了！

呂偉良問一名表情呆木的工人：「閣下是油公司的職員嗎？」

「是的。」那名穿了工人服裝的男子木然點了點頭。

呂偉良又問：「這場大火是怎樣開始的？」

那名工人呆呆地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一聲爆炸後便看見火光熊熊，我們簡直莫名其妙，同時也爲之措手不及！」

「是着火之後才爆炸嗎？」

「不！是聽到了爆炸聲之後才看見發生燃燒的，而且蔓延得非常迅速。」

呂偉良看見那工人在談話中神志似乎較爲清醒過來了。他說：「那爆炸聲很厲害嗎？」

「是的，像幾顆手榴彈堆放在一起那麼震動！」那工人猶有餘悸地說：「我們當時還以爲活在噩夢中，只看見一些同事由火場滾出來，有些則在高聲呼叫，一時之間彷若世界末日，實在太可怕了！」

呂偉良正想問下去，一名警官由一名油公司的職員陪同下，走了過來；警方要把每一名在場的工人都請去錄取口供！

那一邊，林愛莉也正在向一些人查問事發時的情形。這班人之中包括了一些居住在鄰近地區的鄉民，以及一些駕車路過此地的市民。鄉民們也認爲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他們一向認爲油庫設備週全，這次是罕見的大火；尤其覺得可疑的，便是事前聽到的一聲爆炸聲！

現場情形逐漸好轉，因爲油庫與油庫之間距離頗遠，絕緣系統良好，自動滅火設備更是最新式的科學泡沫。所以儲油庫只燒燬了三個，雖則這已經損失相當重大，但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這一帶有着十個儲油庫，如果不能及時控制，全部被波及的話，那才是不堪設想的事！

消防人員控制了火勢，警方把現場油公司的人員集中之後，證明只有二人失踪，五人已證實死亡，十一人送院急救！

油庫大火不能用水灌救，只能用科學泡沫和大量的沙，此外就只能用飛機投下

 —6—

滅火炸彈；還好搶救及時，火勢總算逐漸減弱。

阿生後來回到他的汽車裏，呂偉良看見他的神態就感到有些不對！

呂偉良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果然不出你之所料，油庫是被人放置炸藥，故意造成一場大火的！」阿生說：「夏探長在爆炸後不到一分鐘便接到一個神秘電話，一個男子說出這油庫將會全毀。」

呂偉良道：「油庫方面事前有沒有接到任何警告？」

「沒有。」阿生說：「油公司方面也未遭受任何勒索。因此，初步懷疑這是一個喪心病狂的人所爲。」

呂偉良束着眉梢說：「然則，這可能只是個開始而已，可能還有悲劇發生。」

「你的意思是：那人有破壞狂嗎？」

「是的，外國常常有一種放火狂，想不到這裏的人比外國更可怕！」呂偉良又問阿生：「那人在電話中還說了一些什麼話？」

「我也不大清楚，夏探長只是約畧告訴我，他忙於展開現場偵查。」阿生回頭問道：「愛莉姐呢？」

林愛莉正與一些熟悉的記者在打交道，由於她過去是著名的迷你女賊，所以許多記者都認識她。林愛莉知道記者們旣愛管閒事，又多門路，故此跟他們搭訕！

林愛莉道：「聽說政府失去了一批炸藥，相信你們一定也有去採訪。」

「是的。」一位記者笑道：「可惜當我們聞訊趕往海傍採訪時，炸藥已經不知所踪。」

林愛莉道：「到底是怎麼失去的？」

另一位記者答道：「聽說是起卸時掉入海中，後來出動蛙人打撈，結果還是少了許多，負責人才迫得將這件事公開。」

「幾百箱炸藥數目不少啊！」林愛莉嘆着氣說：「是的，這有什麼辦法令它失踪？眞奇怪！」

一位記者道：「這數目的炸藥是可毀滅我們這彈丸之地。」

另一位記者說：「根據負責押運的人解釋，可能由於海底水流太急，將沉沒的一箱箱炸藥冲走了。但是決不可能連一箱也不留下，這就難免叫人覺得奇怪！」

又有個記者笑道：「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整箱手榴彈也可以被歹徒竊去，失竊的地方還是軍事重地呢！比較起來，這又算得什麼？」

有人搭訕地問：「你的意思是指有人把數百箱炸藥盜去麼？」

「對不起，我們對這件事無可置評！」一位新聞記者模仿着政府發言人的口吻說道。

旁邊一羣在現場採訪的記者引得轟然大笑！

林愛莉又問：「那批失去的炸藥，是否可以立刻用作爆炸破壞的用途？」

一位記者道：「他們不會坦白說出眞相的，但照我們推測，極可能是隨時發生危險的一種。」

林愛莉道：「這個政府的確可以稱得上新聞最多。」

「所以我們也最忙！」一名記者笑着說道。

林愛莉看見夏探長由那邊走過去，忙着過去問：「有什麼新發現嗎？探長。」

夏維說：「暫時沒有。」

「會是被人破壞嗎？」林愛莉又問。

夏維道：「我也不敢肯定，這件事我們警方正在調查中。」

林愛莉忍不住瞪他一眼：「探長先生，別把我當作新聞記者向你採訪好嗎？請你坦白告訴我，炸藥失踪是否與這件事有關連？」

夏維急忙說道：「小姐，千萬別把兩件事拼在一起，否則就很易引起市民的恐懼！」

「我以爲你太過官腔，不該隱瞞事實。」林愛莉說道：「假如你再不正視現實，後果就不堪設想。」

夏維面露尷尬之色，吶吶地說：「至今爲止，我們仍無法證實油庫爆炸是炸藥引致的。」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爆炸與炸藥無關，難道還是由於熱度過高所引致麼？」

夏維說：「你喜歡怎麼樣忖測都可以，但是我們警方做事着重實際證據，在未深入調查和研究前，我不想多說什麼。」

林愛莉輕輕聳肩一笑，夏維也忙着去吩咐他的下屬展開現場的偵查工作。

林愛莉回到汽車裏，呂偉良師徒二人正在討論着這件事的可能發展！

林愛莉順手把汽車鍍板上的收音機掣扭開，她的目的只是想借用電台播放的輕音樂，讓自己的神經系統鬆弛下來！這正是她的習慣之一——每當她遇上了一些想不通的問題時，就是先讓緊張的情緒安靜下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本來要向她查問一些什麼，他們知道她混在外圍的人叢中必有所獲；但却由於師徒二人正研究着一些問題，還沒有分心去理會到林愛莉，她却在這時候把收音機扭開了。

收音機正播放着一些節奏輕快的音樂，這正是林愛莉心目中所要求的，因此她的心情也同時感到輕鬆了。

由於收音機的聲浪不大，所以呂偉良和阿生都沒有過份注意她；直至到音樂突然中止了，播音員宣佈有一項「特別報告」，他們才停止了談話，把注意力集中到收音機上面去。

播音員說：「根據本台剛接到警方消息，警方當局爲尋求一批失踪炸藥的下落，懸賞五萬元徵求有關消息，市民倘能提供最近在政府碼頭失去一批爲數五百箱炸藥之下落，或因此而令當局將此批炸藥尋回者，均可獲得這筆賞金。有效期間由即日起，至另行通告爲止。特別報告完畢，以下請繼續收聽本台的音樂節目。」

「五萬元！」林愛莉忍不住吹起口哨來！「五萬元找尋五百箱炸藥，總算出手不低了！」

「平均每箱只值一百元，我就認爲當局出手太低！」呂偉良說：「別忘記百物都漲價了啊！」

阿生道：「問題關乎市民的安全，相信他們已感到非常焦急，否則不會出到五萬元這個賞格。你沒有看見嗎？銀行劫案發生了，也只有銀行本身懸賞捉賊，幾時

見過警方如此關緊？」

林愛莉嘆氣說：「無論如何，都似乎太遲了！」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阿生出奇地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道：「根據我剛才所得的資料，有人老早就佈下陰謀，將那五百箱炸藥奪去！」

呂偉良道：「那麼五萬元賞金這個數目，未免太低了，幾乎可以肯定，歹徒的胃口一定很大。」

林愛莉忽然又問：「你怎麼知道？」

「你不是剛剛才說過，有人早有預謀嗎？」呂偉良道，「然則，他們不會冒這麼大的危險，就只為了這區區五萬元！」

阿生也說：「是的，我眞担心這只是個開始而已，看來好戲還在後頭呢！」

× ×

市長辦公室裏面一具電話响了起來，一位秘書拿起聽筒就「哈囉哈囉」的叫了幾聲！

對方一個男子的粗魯聲音，毫不客氣地說：「別講鬼話，好嗎？如果你是人的話。」

接聽電話的人心裏已經感到有點不妙了，因為這裏是市長辦公室，也就是全市最高的行政中心，向來打電話來的人都是客客氣氣的。

市長有着許多秘書，分別處理各有關政務，而剛才接聽電話的一位小姐，却是負責處理市長一些私人事務的，例如公私酬酢，各種約會等等。

那位秘書小姐聽電話向來都是習慣用英語對答的，這時候她却不能不改變一下了。對方雖然十分無禮，但身為市長大人的秘書，她却不能不表現得良好態度，尤其是最近報界大事抨擊政府各部門人員服務態度欠佳之際。

那位秘書小姐問：「先生，請問有什麼貴幹？」

豈料對方還是一副橫蠻態度，說道：「我要找你們市長說話。」

「市長不在辦公室，有什麼事可以留言嗎？我是他的私人秘書。」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即使找到他，他也不會直接跟你講電話的，到底什麼事？」

「這句話請你不要忘記，秘書小姐，這是你說的。」那人非常傲慢地說：「我現在就告訴你我是誰，我就是偷去五百箱炸藥的人……」

「什麼？你……」秘書小姐嚇呆了。

那人又說：「請告訴市長，老子對那五萬元賞金沒有胃口，我要的是五十萬元，四十八小時之內，這個價錢還要漲十倍；也就是說，市長大人必須在兩天內付足這數目，否則他會後悔莫及！」

秘書小姐連「喂」一聲也叫不出口，她在僵呆中聽到對方重重地放下聽筒的聲音。

「伊麗絲小姐，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不知道過了若干秒鐘之後，直至到有人站在桌前招呼她，她才如夢初覺地回到了現實世界。

招呼她的是市長一位政務官，他看見伊麗絲的面色不對勁，心知不妙。

伊麗絲呆呆地把聽筒擱回電話機之上，把剛才的情形告訴了政務官。

政務官也感到事態嚴重，立刻通知保安官員前來會商。

市長大人還沒有回來，他每天大部份時間不在辦公室裏面；出現最多的地方應該是各報的「名人行踪」一類專欄。

伊麗絲把剛才那個神秘男子的電話一再複述，讓保安官員研究。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無聊的恫嚇，根本不值得重視；也有人用警惕的口吻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衆人商議結果，終於決定以最迅速的方式，由專人將口訊帶給市長大人。

市長大人這時正在郊區別墅內歡宴一位來自祖家的貴族朋友，午膳後正在打高爾夫球。傳口訊的人當然是市府辦公室內的高級人員，滿以為這樣不用電話傳訊一定會獲得市長嘉許，豈料換來的却是一頓臭罵！

傳口訊的人無可奈何地走了，他在埋怨他的同事們。

市長那位來自祖家的朋友聽說是什麼議員。既然是「貴族」，自然在任何場合都須要保持一種所謂「紳士風度」！

因此，這位貴族沒有追究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市長根本也沒有把他下屬的口訊放在心裏。雖然剛才的情形像煞有介事地被副官由球場請到一旁來轉達重要口訊！

球賽稍息小休之際，貴族議員搭訕地問：「聽說這裏近年來的治安不大好，是嗎？市長先生。」

「不！以各方面的增加比率，本市的犯罪數字不算太高！」市長如數家珍地說：「本市人口增長率達百份之十一點五，但犯罪數字去年只增加百份之十左右，而我們破案率則達百份之七十五以上；本市稅收盈餘則高達百份之二百，還有……」

站在一旁的貴族議員似乎沒有耐性去聽那些數目字，他雙目朝天望；雖則他戴了一副太陽眼鏡，但心不在焉的神態是顯而易見的。

市長看見這情形也沒有再說下去，他現在的心情彷彿一間商店的經理，眼前這位就好像他老闆派來的調查員一樣。這也難怪他剛才急於把賺錢的倍率報上，同時將行政上的缺點掩飾起來。

不過，市長很快就發覺貴族議員並非擺官腔，搭架子，而是仰望着天空中出現的一些東西——那是一隻大氣球！

「那是什麼東西？」貴族問道。

市長很快就順口答了：「是一隻大氣球，可能是我們天文台放出的氣象測驗氣球！」

烈日正當空，大家都只能看出一些輪廓，即使三歲孩兒也知道那是一個氣球。

不過，當氣球越飄越近的時候，市長大人的面色也越加變得難看。最令他感到尷尬的，就是那位上賓的視綫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個氣球！

氣球上面分別用二種文字書寫了一些字句，那些字句似通不通的，却足以令到市長為之啼笑皆非！

氣球四周分別用顏色塗上的中英文字是：「百物如我，步步高升，多謝市長，大力提攜！」

氣球足有六英尺直徑那麼大，是橢圓形，下面繫了一些東西，好像是唯一能將氣球牽制住，不讓它一下子升入雲層裏！

那位貴族議員輕輕一笑道：「這裏的人很富有幽默感！」

市長無法不陪上笑臉道：「可能是犯罪份子的惡作劇，物價上漲與我何關？」

「世界各地的貨幣一天比一天貶值，這是潮流所趨，你當然沒有責任，市長先生。」貴族以半教訓的口吻說：「但是，像這些玩意兒，實在足以代表大部份市民的心聲，你身為市長就不能不加以注意了。明知是騙騙他們，你也要表演一兩幕好戲，讓他們看得順眼才是辦法。」

「是的是的，其實我早已注意這點，例如最近一連串的行政改革，舉辦嘉年華歡樂節目，以及澈查貪污罪行等等。」

「在我未到這裏之前，已聽說本市貪污情形嚴重，假如做得好看些，相信多少總可以平抑一下憤怒的民衆情緒。」

市長正要答話之際，那個氣球已飄到他們的跟前不遠處，距離地面僅及一丈左右那麼高。貴族議員和市長都可以在這種距離底下看得清清楚楚，氣球底下那一箱子旁邊，有三個英文字母：「TNT」。

這正是黃色炸藥的簡稱，登時把二人嚇得急急忙忙倒退了幾步！

不知道是風向關係還是其他未明原因，貴族議員和市長後退時，那個繫着一箱炸藥的氣球，竟然也跟隨着同一方向迫過來！

貴族議員面色大變，在步步後退中對市長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市長實際上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他的保安人員已經看得出情勢不對，急急忙忙由場邊飛奔過來，採取戒備！

但是，當市長發覺一名保安人員威風八面地拔出手槍時，他幾乎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喝道：「你瘋了嗎？怎麼可以隨便放槍？」

議員也不禁咒罵道：「怎麼你的保安人員竟然連英文字母也不懂得看？這分明是炸藥的代號，豈可以做出這種危險的動作？」

保安組的負責人已喝令那保鏢把手槍收回，氣球這時也在搖搖擺擺中，飄向一棵大樹那邊；然而這並非表示危險已成為過去，而只是距離稍為拉得較遠而已。

議員和市長也許已看出氣球是跟隨風向飄盪，所以他們在保安人員的戒備中，改變了方向，避免與氣球接近。

氣球始終距離地面丈許高，保安人員完全沒有它辦法。

正當各人企圖接近時，那氣球已非常接近那棵大樹，保安人員急忙紛紛後退！因為他們都不能預知氣球是否會被樹枝刺破，而引致那一箱炸藥發生爆炸！

萬一那一箱子炸藥發生爆炸的話，憑那體積的威力推測，足可把這個高爾夫球場炸成一個小湖，而現場上所有的人亦勢難避免一死。

議員和市長在狼狽奔逃中，都急忙伏地，避免被炸藥直接炸傷！

各保安人員也不顧一切，紛紛伏下在草上。各人都以為緊隨而來的，必是一聲爆炸；但是，過了將近三分鐘，仍無任何動靜！

市長抬頭看看那邊，只見氣球被大樹的樹枝所阻，沒有繼續飄盪！

他生氣地大叫道：「你們這班飯桶，還呆在那裏幹什麼？」

議員也在喃喃地咒罵道：「嘿！貪生怕死的傢伙，怎麼可以做保鏢？」

保安人員急忙跑過大樹那邊，只見氣球為樹枝所纏，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那長方形的箱子搖搖盪盪，像是故意嚇呆各人一樣！

一架直升機突然在天空上面出現，而且正飛臨球場上空，有在球場降落的企圖，令到保安人員紛紛又再拔槍戒備。

議員也給現場上的氣氛嚇得不知所措，市長身為主人更陷於進退維谷之中。

一名副官正在別墅內帶着另外一些人跑過來！那些穿制服的人好像是警察。

直升機果然是緩緩下降，在一幅平坦的草坪上停了下來！

保安人員之中有人持槍瞄準，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副官在那邊見這情形，忍不住驚叫起來：「不要開槍！」

議員和市長都呆住了！

原來直升機儎來的全是警方派來的軍火爆破專家，也就是副官致電緊急報警的結果；這時他帶來的大批警方人員已展開戒備。

議員和市長在警方人員保護下返抵別墅內部，喝酒定驚！

軍火專家把那一箱搖搖欲墮的炸藥自氣球下面解了下來，發覺果然是一箱曾經報失的炸藥，只不過並無立即引爆的危險，同時「TNT」三個英文字母也是加上去的。

此外最令人觸目的，還是用膠紙貼穩在箱外的一封信！

信封面寫住：「市長大人親啓」！

現場上的高級警官不敢怠慢，立刻把信送到別墅裏面去！

市長驚魂未定，看見一名高級警官把信交進來，他還担心信內可能有爆炸裝置——事實上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外交官員和僑民也曾收過「爆炸郵件」，甚至有人被炸死。

保安官員把信件接過去，仔細檢驗，在這一段期間之內，本來安然無事的別墅，又變得緊張不已！

那位貴族議員更加連酒也喝不下咽，他很生氣，又驚懼，連一向注重的所謂「紳士風度」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他抖着聲音說：「拆炸彈怎可以在這裏進行？萬一發生爆炸，我們豈不是同歸於盡嗎？」

市長說道：「爵爺，那未必是炸彈，你放心吧！」

豈料那位貴族議員却咆吼起來：「如果你明知安全，為什麼你自己不親自動手拆閱？」

「……」市長呆了一陣，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才好。

原來那位議員的身份是貴族，在市長的祖家很有地位；這次來訪名義上雖非官式，却有着「欽差大臣」的身份和使命，所以市長不得不小心應付。否則動輒就會丟官也有可能！

一位保安官員解釋說：「能够隱藏在信件中的爆炸器，威力大極亦有個限度，大人們實在不必過慮……」

話猶未完，負責拆驗可疑信件的專家已經把信函送回來，市長戰戰兢兢地接過了，冷眼旁觀的保安人員看見這情形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

那位貴族議員却不禁問道：「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市長把信箋抖開，只見上面寫住：「市長大人，我深信大多數的市民都與我有同感——我們都被愚弄够了，現在也該輪到我來愚弄一下閣下。氣球上的炸藥是五百箱失物之一，附上的一箱只是樣辦而已，證明我不是吹牛，那批討厭的東西的確在我的手上。我說它討厭是有原因的，因爲它既是危險物品，隨時可能發生爆炸之外，數目也太多，要找個理想的地方把它收藏起來，可眞不易。還好閣下所屬的治安機構辦事能力甚低，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心的。我現在寫信給你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醒你：不要儘管捧着來自祖家的人，快些回到你的辦公室去吧！」

信末署名是：「TNT」。

貴族議員一聲不响地站在市長身旁，那封信是用英文書寫的，他當然看得懂。

他感到迷惑地：「這是什麼意思？」

市長苦笑道：「這只不過是一小撮滋事份子的惡作劇而已！」

但是議員說道：「看這封信的意思，好像是針對着我呢！」

「不！不！」市長急忙解釋道：「其實這些滋事份子那裏有什麼知識，只不過胡說八道，找個藉口製造緊張而已！」

「但我却不這樣想。」貴族議員回頭問一名保安官員：「那一箱TNT炸藥可是眞的？」

保安官員照實回答：「是的，我們的專家看過驗過了，的確是眞的。」

貴族議員瞪住市長：「那麼大批的危險物品，怎麼可以失掉？看來你屬下這個政府的人員實在也糊塗得厲害！」

「嗯……」市長吶吶地說：「是的，這件事我正派人深入調查……」

「不要口口聲聲就只懂得調查，快想辦法把那大批炸藥找回來吧！」貴族議員越講越大聲，非常生氣地說：「這種事可不是講玩的，但它偏偏揀着我來這裏作客的時候發生，將來叫我如何回去報告？即使我想替你掩飾，只怕也沒有個動聽又令人入信的藉口呢！」

市長忙不迭說：「是的是的，這種不幸的事情實在不該在這個時候發生，我除了感到抱歉之外，一定會命令他們儘快破案，把元兇找到……」

「別唱高調了！」貴族議員不等他說完，便截住他的話頭說：「看這封信的語氣，這班人大概就在附近，他們大概看見我們正在玩高爾夫球，也看準了風向，所以把氣球放出。如果你屬下的治安人員眞的是有頭腦的話，這正是開始行動的好時刻啊！」

「是的，我立刻就去吩咐他們！」

市長說完，隨即轉身走向後面的高爾夫球場去！

大批警方人員正在那裏展開戒備，他們荷槍實彈的，但那些高級警官却給市長召來痛罵一頓。其實市長的保安人員早已會同警員們，根據副官的口供在附近一帶展開搜索嫌疑份子！

警察局長也在稍後時間聞訊趕到，他比任何人更爲震驚，只因爲他是當地的治安最高負責人。最近這幾年以來當地的治安攪得亂糟糟的，市長對他的印象早已壞透，想不到現在竟然還鬧到市長的渡假別墅來。更糟糕的自然是眼前還有一位特別貴賓在着！

局長是乘坐另一架直升機趕來的，他親自接手指揮現場的搜索行動。

但是，搜了大半天，一些結果都沒有。市長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自然又輪到這位治安首長挨罵了！

市長背着那位貴族議員，把警察局長拉到一旁，狠狠地對他說：「我早就聽到許多市民在埋怨你所統率的隊伍貪污無能，可惜我一直未找到足够的證據，現在該是考驗你的時候了。這件事我限你一星期之內給我完滿的答案，否則你就準備好辭職書好了！」

局長從未見過這位頂頭上司如此生氣過，今次大概是爲了自稱「TNT」的人令到他無法下台，在貴族面前太過尷尬。

因此這位局長在回到他的辦公室之後，立即又召集了各階層的警官，此中自然包括夏維探長在內，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局長幾乎以同一樣的口吻——就是市長責罵他的時候所說的一樣，唯一不同的，只是加强了語氣，限令他的下屬要在五天之內破案！

負責直接指揮偵探人員的夏維可苦透了，他挨了一頓莫名其妙的臭罵之後，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只好召集辛尼等一班得力助手，把局長的命令傳達。夏維沒有把剛剛接受到的一口烏氣向他的下屬「轉讓」，他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

辛尼苦笑道：「這一類案件莫說是五天，五個星期也沒有把握可以破案！」

另一名助手也說：「是的，我們已向三教九流中人查過了，根本沒有任何線索可尋，炸藥不似珠寶，甚至經常收購賊贓的人也沒有消息。」

夏維沉吟道：「油庫爆炸的事，有甚麼發展？」

辛尼說道：「沒有，但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場大火，的確是由炸藥引爆所造成的。」

「嗯！看來這的確是個有組織的集團做的。」夏維忽然又拿起案頭上的電話聽筒。

他撥了幾個號碼，但電話無法可以搭通！

辛尼趁他停下來沉思的時候問道：「探長，你想找誰？」

「你應該猜得到的。」夏維摸着下頷說。

「找特警組助我們一臂之力嗎？」

「不！現在還無須去驚動到他們，我想找呂偉良和林愛莉。」

「他們不會跟這種事有關，呂偉良實際上已經退出江湖了。」

夏維瞪辛尼一眼：「我當然知道呂偉良不會與我爲難，今時不同往日，他無論

如何決不會再去玩那些危險的玩意兒！不過我忽然想起他們都是老江湖，而且看來十分關心這件事，所以我想先聽聽他們的意見！」

夏維說完又撥號碼，這一次搭通了。

「呂老兄嗎？」夏維非常親切地招呼了一聲！

呂偉良當然認得他是誰。平時他可能會跟夏維開開玩笑，但這時候他却沒有那種心情。

「我剛想打電話給你！」呂偉良說：「想不到你這個電話來得如此合時！」

夏維一怔道：「你想找我？發生了甚麼事？」自然他也明白到呂偉良的爲人，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呂偉良說：「我剛剛收到一個奇怪的電話，有一個青年人致電給我，說他偷去了那五百箱炸藥！」

「你說甚麼？」夏維坐直了身子，吃驚地問。

「炸藥，就是政府失去的大批炸藥。」呂偉良說：「我還以爲他是和我開玩笑，但他却一派正經地說，他的代號叫：TNT。」

「這是我們要找的人！」夏維急急問道：「你可知道他是誰？」

「我當然不可能知道他是誰，甚至不知他由何處打來。」呂偉良說：「他非常客氣地尊稱我爲老前輩，他又承認浪潮灣的油庫是由他利用偷來的炸藥加以破壞的，我担心他是個心理變態的人，但他又說自己非常之正常，還聲言繼續有好戲會上演。」

「嘿！這簡直是恫嚇！」夏維呱呱叫道：「你有沒有查出電話來源？」

「探長，我不是警方人員，那有這種本領？」

「但是你的徒弟阿生是一名特警！」

「可惜阿生現在已返回總部去了。」

夏維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又問道：「他還有些甚麼話說？」

呂偉良苦笑：「他知道我與你是好朋友，又知道我徒弟是特警隊長，所以致電告訴我，叫我轉知你們最好趁早辭職。」

「甚麼？辭職？」夏維又是一陣呱呱大叫：「豈有此理！這是甚麼意思？」

呂偉良說：「我明知你會生氣的，所以我差點不敢直說下去！但事實上他自稱是出於一片好意，趁更可怕的事情還未發生，他勸你和阿生請辭。他明知你們遲早必然捲入這件事情裏面，又明知我與你們的關係，所以才打電話給我。」

「這人眞無聊，又荒唐！」

「他又說：他的對象是政府。他甚至破口大罵你的上司！」

「這是歹徒，你怎麼可以同情他？」

呂偉良苦笑道：「我幾時說過同情他？我當時還勸他回頭是岸，別再泥足深陷，或者約會我，但是他在格格笑聲中掛線了。」

「這簡直是狂人所爲！」

「無論如何，這件事你必須重視，趕快找回那批失去的炸藥，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夏維說：「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剛才正想找你帮帮忙，我知道你在這裏認識許多人的……」

呂偉良幾乎不等他說完就搶着說：「其實由浪潮灣油庫爆炸那晚開始，我們已經介入這事件裏面，可惜根據我們調查的資料所得，這不是本地三山五嶽人馬的所爲。你這麼看重小弟，大概明知我認識不少這一類人物，事實上他們有不少是我仇家。但無論如何，江湖上仍有許多朋友帮着我，可惜至今爲止，毫無線索！」

「我剛剛被局長限令五天之內破案，看來非提早退休不可了！」夏維深深地嘆着氣！

呂偉良呆了一呆：「五天之內？」

「是的，一個星期也不够，叫我如何下手？」夏維說道。

呂偉良同情地說：「算了，盡你所能吧！坦白說，我對這個政府也有許多不滿的地方，但比較起來也仍有不少好處，爲全市市民的安全着想，我比你更爲焦急。有消息請告訴我！」

呂偉良說完就把電話掛斷。

夏維探長僵呆在電話機旁，辛尼等人鴉雀無聲，探長室內一片沉寂，彷彿發生了甚麼不幸的大事一樣，氣氛壞透了！

突然夏維站直身子，對辛尼說：「你帶人到政府碼頭去，把負責押運那批炸藥的有關人等再帶回來，讓我逐一查問。」

辛尼於是去找出一疊口供紙，這是炸藥失踪當日，在政府碼頭進行盤問時，有關人等錄下的口供。

辛尼帶了三名探員，開車駛到政府碼頭去。

這已是將近黃昏時份，碼頭內大部份工作人員已經離去。只有少部份仍然在工作，他們就像大多數政府機構一樣，工作得非常輕鬆，說說笑笑的，毫不緊張！有些甚至躲在一些木箱背後賭博。

辛尼找着主管的當值人員，道明來意。主管人員於是親自帶領辛尼等人到碼頭各處去找尋他要找的人。

就當他們剛剛開始在碼頭各處走動的時候，忽然有個人匆匆忙忙跑過來對主管人員說：「何主任，附近海面有一艘可疑船隻，他們已經出現了將近一小時了，船上似乎有蛙人。」

何主任跟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衆人匆匆趕到海傍去！

離開岸邊大約四百碼處，果然有一艘遊艇，艇面有幾個人，他們正注視着海面上的動靜。

有人向何主任報告說：「蛙人剛剛又再度下海去，我們由開始發現這遊艇開始，就注意到蛙人的活動，他們已經進出水面三四次了。」

辛尼問何主任：「可以借用一艘快艇嗎？」

「當然可以。」何主任指指岸邊繫着的一艘小型快艇，對一名水手說：「載這幾位先生出海去！」

辛尼帶同探員落了快艇，直駛出海！

那艘遊艇上面的人已經發覺快艇越來越迫近他們，但是他們沒有離去的企圖。

辛尼暗示各探員小心戒備，因爲憑他的經驗，曉得有些歹徒有恃無恐，往往靜待他們迫近時才殺個措手不及的。

快艇開至遊艇不及十碼遠的海面，突

然看見有個蛙人由水裏冒出頭來。

那個蛙人手裏揪住了一些東西，只是放在海裏未出水面，根本看不見到底是甚麼東西。及至蛙人將罩在面上的潛望鏡除下，艇面上的人開始伸出手去援應他，這才可以清楚看見那一張尼龍魚網！

由於蛙人的出現，艇面上的人似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海面上去了。所以當辛尼等人的快艇逐漸移近遊艇時，艇上的人好像也沒有發現。

「喂！你們在幹甚麼？」辛尼高聲問了過去！

「幹甚麼關你甚麼事？」遊艇上一個男子粗聲粗氣地答了。

快艇上一名警探比那傢伙更加魯莽，只見他突然拔出手槍，指嚇着說：「那邊每一個人都要舉高雙手！聽清楚了沒有？誰動一動我就開槍！」

辛尼想不到他的同僚會有此舉動，欲加阻止已來不及！

與此同時，海面上有着另外一個蛙人冒出頭來，但是快艇上面的警探和水手顯然都過份把注意力集中到前面去，却未有想到危機來自背後！只見另外一個蛙人手持魚槍，攀附着快艇的船舷，高聲地喝道：「誰也不准背轉身來，否則就會死得像鯊魚一樣——背上揷着一支鋒利無比的魚槍！」

快艇上五個人——辛尼和三名警探，加上一個開船的水手，總共便是五個人，登時都給這冷冰冰的聲音嚇呆了！

任誰也可以聽得出這聲音是十分認眞的，更沒有人懷疑背後那蛙人確有一支魚槍，雖則魚槍每次只可以殺死一個人，但誰也不想成爲犧牲者。尤其是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更是死得不明不白。

背後那蛙人又再說：「放下槍吧！呆子！」

那持槍的警探立刻就要有所行動，但是給辛尼一聲喝住了！

誰也想不到辛尼這麼一聲呼喝竟然出了奇蹟！

背後攀住船舷，持着魚槍的蛙人竟然改變了語氣說：「你不是辛尼嗎？」

「嗯！你是誰？」辛尼在疑惑中回轉身來。

快艇與遊艇兩艘船上十多人，幾秒鐘之前還是劍拔弩張的，但在這一剎那之間却都悄悄爲之鬆了一口氣，氣氛立告鬆弛下來！

辛尼剛轉了身，很快就認出攀住船舷那名蛙人的臉譜，他正是特警隊長阿生！

阿生在未加入特警組之前，他已經跟辛尼很要好，那可能是由於呂偉良與夏維深交的關係，直至阿生加入了特警組之後，雙方也經常有連絡。因此阿生很容易就可以辨認出辛尼的聲音，而辛尼也不會因爲阿生全副潛水蛙人的裝備而感到陌生。

「阿生，你怎麼會在這裏？」辛尼說着已奔到了船舷，伸手把阿生自水面上拖上快艇來！

阿生水淋淋地爬上艇面，一邊說道：「我是來找答案的。你呢？」

辛尼一怔：「答案？甚麼答案？」

阿生說：「就是炸藥失踪的答案。」

「想不到我們殊途同歸！」辛尼說着又問：「有甚麼發現嗎？」

阿生指指遊艇那邊：「相信那張尼龍魚網就是我要找尋的東西！」

遊艇那邊，特警組人員正把一張尼龍魚網拖上甲板上面去！

甲板上的隱蔽處有人手持輕機槍在戒備，因爲特警們還弄不清楚對方的身份，加上警探的魯莽舉動，他們不得不暗中提防！

直至辛尼由阿生陪伴着，由快艇跨了過來，仍然有人持槍戒備！

阿生向他的下屬解釋說：「都是自己人，何必這麼緊張？」

那名手持輕機槍的特警不認識辛尼，聽到「自己人」三個字，自然明白他是警探，因爲如果是特警組裏的人，他沒有理由不認識的。他埋怨着說：「既然是警探，怎麼剛才不向我們揚聲表示身份？還好我們够忍耐，否則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辛尼眞是給他提醒了，剛才那名魯莽拔槍的警探確實未有表露警探身份，要不是雙方够冷靜，一場海上槍戰勢難避免！

辛尼沒有怪責那名特警，反而向他道歉！

阿生心裏也覺得辛尼的手下未免太過魯莽，但禮貌上却不能不說：「算了吧！反正是一場誤會。」

阿生又改變話題問道：「你們是不是也接到了甚麼消息？」

辛尼道：「不！只是循例來碼頭找些人回去查問一下。有人懷疑你們，所以我們才乘快艇出來看看，爲甚麼你不先跟碼頭的人連絡好？」

阿生苦笑道：「如果不是我懷疑他們作怪，我也不會採取這項行動，現在証明我的看法沒有錯。」

「你懷疑碼頭的人作怪？」

「是的，這魚網便是最好的證明。」

辛尼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生說：「這張尼龍魚網很新鮮，不似是漁民們遺下的。而且這裏附近也沒有人捕魚，爲甚麼會有這東西沉在海底？」

「會不會是由別處水流冲來的？」

「不會！」阿生肯定地說：「當我們剛才發現它的時候，它是給一塊大石壓在海底的。這種情形當然不可能是由別處冲來的吧？」

辛尼摸摸後腦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到底魚網跟這宗案有甚麼關係？」

阿生說道：「實際情形我雖然不知道，但是却可以憑想像去推測，據說炸藥是由駁船吊上岸時，突然整批掉入海中，由於天色已黑，負責人惟有留待翌日清晨才派人落海撈起。這是根據報紙的報導，但翌日當蛙人落海經過一番打撈之後，却踪影全無。當我知道了這情形之後便不禁在心裏問，五百箱炸藥一下子一齊掉入海中怎會在前後不到十小時的時間，完全被海底的暗流冲走？當然是有人做了手脚。但是，誰有這種本領，能在黑夜的海底將五百箱炸藥一一撈起？除非這是一項非常有計劃的行動，以及事前佈置得十分妥善，否則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還未說完，辛尼便不禁拍腿叫道：「妙極了！事先將一張尼龍魚網佈置在海裏，就像捕魚一樣，這樣便可以輕易得手了。」

阿生說道：「但問題來了，爲甚麼那五百箱炸藥會不偏不倚，剛好墮正海底的魚網之內？」

「這就是預謀！」辛尼似乎想通了，「有人事先把魚網放在固定的位置，也有人故意讓五百箱炸藥掉下海時跌正那個位置。由於海水有浮力，所以即使這張尼龍魚網亦有足够的盛儎力。」

「對了！」阿生說：「所以我懷疑起卸炸藥的人參加了這項計劃的行動。」

「嗯！爲甚麼我們老早沒有想到這點？難怪你剛才不肯透過碼頭方面，其中果眞可能有些問題人物。」辛尼又問：「你以爲那些人最值得我們懷疑？」

「所有當時有份參加起卸工作的人都要接受調查。」阿生說：「既然你也來了，我們分工合作好不好？」

辛尼道：「能够有機會與你合作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

「那麼你去負責調查當日有份參加起卸炸藥的人，反正你們警方手上必然有着這一份名單。我們繼續偵查這張魚網是否一項預謀，也許它完全與本案無關，但我認爲非常可疑！」

「好吧！那麼我們就分道揚鑣！我回去對碼頭的人扯個謊，替你掩飾一下！」

辛尼說完，回到原來的快艇上，令水手將快艇開回岸上去！

這艘快艇之上，就只有把舵的水手不是警方人員，但辛尼决定派人監視他，以免他把剛才的情形宣洩出去。

各人回到岸上，辛尼果然對碼頭主管人員說出遊艇的潛水人員無可疑之處，只是一些年青人趁渡假進行的潛水玩意。

這時候那位主管人員何主任對辛尼說：「你要找的那份名單中的人，有一個姓林的已經辭職了。」

辛尼一怔：「他叫甚麼名字？」

「林仲。」何主任說：「他是起重機操縱員。」

辛尼翻閱着他由警探部帶來的口供紙，找出林仲簽署的一份，發覺他在警局作供時，曾說過起重機有些機件發生故障。而事實上當時探員檢查過由林仲所操縱的一台起重機確實有些毛病。

辛尼問何主任：「有這個人的註册記錄嗎？」

「當然有，這裏每一個人都有詳細的註册記錄。」何主任說：「甚至散工也須要詳細地加以登記，絕不能馬虎。」

「那麼，請讓我看看那些記錄吧！」

「請跟我到辦公室去。」

辛尼於是吩咐其他探員在碼頭內分頭展開偵查工作，他自己則與何主任返回室裏去。

何主任從檔案中找出林仲的履歷表和註册紙等等有關文件，辛尼發覺學歷一欄，竟然塡上了「高級機械工程學校畢業」等字樣。

辛尼不禁對何主任說：「照看他不該做個這麼低的職位。」

「是，憑這學歷，林仲有資格做個工程師。」何主任也說：「但是他欠缺的是經驗。所以他會見我時，也說過只想學習一下，其他一切並不計較。後來我也覺得委屈了他。」

辛尼拿起那些文件，問何主任：「可以讓我帶走嗎？」

何主任說：「可以的，只要你簽回一張收據給我。」

於是辛尼在一張字條上面簽了字，然後將那些文件帶走！

辛尼帶來的探員則分頭在碼頭各處調查。幾名躱在一角聚賭的苦力，不知道探員的身份，直至探員表白身份時，他們嚇了一跳，滿以爲這回必然被捕，但探員說明此番只是前來查案，只要各人合作，講眞話，他們是可以網開一面的。

幾名苦力被探員查問了一番，知道當日起卸炸藥時的實際情况，假如不是機器發生故障，一切責任就應該由林仲一人負上！

但是，起重機的機件有毛病，這當然不能怪責他。這正是當日林仲沒有被懷疑的主要原因。不過現在情形不同了，林仲突然辭職，會不會是他作賊心虛？實在大有研究價值。

辛尼相信這班聚賭的人的話，因爲他們但求探員們不採行動，自然極力將所知的都說個清楚。

辛尼帶了三名探員離開碼頭，按照註册上登記的住址，前往找尋林仲。

出乎意料之外，林仲已遷居他處了。

辛尼心感不妙，立即向夏維報告。

夏維道：「大學生做苦力也不是一件出奇的事，你何必大驚小怪？」

辛尼道：「令我們懷疑的並非因爲他的學歷，而是由於他本身工作時間的短促，辭職和遷居都似乎來得太過突然！」

夏維想了一會，終於叫人先查一查林仲這個人有沒有案底。

結果查出林仲這青年根本沒有案底。

於是夏維對辛尼訓示道：「別攢到牛角尖去了，這青年人沒有甚麼值得懷疑的，向其他方面着手調查吧！」

年青人的性格到底有些不同，辛尼覺得他的上司有時也太固執。因此他陽奉陰違地，把林仲貼在註册紙上面的照片翻印成數百份，派發給各探員，叫他們找尋這個人。

黃昏時份，辛尼透過電話的連絡，約會阿生於一間餐室。

辛尼把林仲的一張照片交給阿生，同時把夏維探長的意見轉達。但是阿生却不同意夏維的見解，他道：「辛尼，你是對的，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條綫索。這個林仲即使沒有懷疑之處，起碼找到他亦可以帮助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辛尼問道：「你在海上的偵查有些甚麼進展？」

「魚網已查出是由一間海上用品公司售出的，時間不足一個月，因此店員印象頗新。」阿生又道：「他記得一名青年人要求買一張十分堅固的魚網，店員就介紹這一張給他。通常買魚網的都是皮膚黝黑的水上漁民，但這青年却戴上了一副近視眼鏡，不像水上人家，所以才會引致店員的注意。」

「會不會就是林仲？」辛尼問。

「不會吧！」阿生說，「店員記得清

楚，那青年像個學生。」

「戴眼鏡可能是一種掩飾。也就是說，他未必眞的近視。」辛尼說。

阿生看看腕表，道：「只是七時正，希望那間海上用品公司還未關門。我和你一齊拿着這照片去問問那售貨員吧！」

辛尼爭着付賬，但阿生已經付了。

二人離開餐室，阿生忽然站住道：「我忘記買香烟了，請你等一等！」

辛尼知道阿生向來不抽烟，他爲甚麼要買香烟？辛尼正想問他，阿生已跑向街口一處路邊烟檔！

辛尼無可奈何，唯有回到汽車旁邊等阿生回來。

阿生果然買了一包香烟回來，辛尼拉開車門讓阿生上了汽車。

辛尼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甚麼時候開始抽烟的？」

阿生一怔，道：「我沒有抽烟啊！」

辛尼苦笑道：「你不抽烟，爲甚麼又買香烟？」

阿生朝望後鏡瞥了一眼，道：「我不過做些假動作，以決定一個人是否跟踪我們。」

辛尼呆了一呆：「有人跟踪我們？」

「是的，你瞧！一輛小房車亦步亦趨的，魚兒果然上釣了。」阿生又對辛尼道：「如果再過兩條街，他還苦追不捨，大概你可以設法拘捕他了。」

車子開過兩條街，果然還看見一輛小房車在後面跟踪他們！

阿生說道：「把車子開往海傍大道海上用品公司門前去，看他怎麼樣再說。」

車至海傍大道海上用品公司門前停了下來，後面一輛小房車則在後面數十碼外停下。

阿生和辛尼若無其事地下了車，進入海上用品公司去。

阿生找着經手售出一張尼龍魚網的店員，把林仲的照片讓他辨認。但是，店員搖搖頭，表示並非這個人來購買魚網。

阿生甚至提醒他，戴眼鏡可能只是一種掩飾，但是那店員非常肯定地道：「不！無論高度，面型輪廓都不可能是他！」

這時候，一名男子已經被辛尼制服。辛尼發覺他就是剛才駕小汽車跟踪他們的人。

辛尼表面上與阿生併肩入店，其實却留在門際，隔住玻璃門監視路旁那小汽車的情形，他看見那人離開汽車之後急步走過來。進入海上用品公司之後佯作參觀一些捕魚用品，其實辛尼看得出，他正傾聽着阿生與那店員之間的談話。

辛尼再也忍無可忍了，一手抓住他的衣領，一手將他的一條手臂屈向背後。

辛尼一邊警告他：「我是警探，告訴我，你爲甚麼跟踪我們？」

店內沒有其他顧客，店員也只有二名。其他的人都在店後面。

那人雪雪呼痛地道：「你先放了我，讓我告訴你！」

「你先說了，我自會放你！」辛尼把他按在櫃枱之上。

那人說道：「我是記者！」

「記者？」阿生怔了一怔：「有證件麼？」

「當然有，在我左邊口袋裏。」那男子說。

阿生探手將衣袋一本硬皮小册掏出，對過了照片，這男子果然是宇宙日報記者劉志才。

辛尼把他放了，埋怨道：「你們怎麼可以用這種手法採訪新聞？」

劉志才苦笑道：「如果不是這樣，你們警方難道肯直接答覆我的問題嗎？」

阿生道：「你有甚麼問題？」

「例如你們現在的行動就够古怪！」劉志才說。

阿生和辛尼交換了一個眼色，道：「你以爲我們在幹甚麼？」

「我正想問你。」劉志才又道：「我知道你是特警隊長，我也曉得這一位是探長的高級助手辛尼先生。」

辛尼經常與夏維探長在一起辦案，記者們認識他絕不出奇！但是，全市有一百幾十間報社，加上外國通訊社和電台，電視台等等派出的記者，足有一千幾百人之多，他當然不可能一一認識。

阿生道：「我們的工作須要保密，如果你爲大衆利益設想，最好忘記了今天的事。否則，你憑自己的想像胡亂報導，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但是，每個市民和讀者都非常關心我們的安全，因此我希望知道炸藥失踪案是否有了進展？」劉志才道。

阿生道：「你要確實消息，應該向警局查詢。我們是另有任務，也不能發表談話。」

劉志才笑笑道：「你騙不了我的，我在餐室偷聽到二位的談話……」

辛尼生氣地道：「你這算是甚麼？」

劉志才道：「那是公共場所，你怎麼能怪我？」

阿生勸開辛尼，說道：「你有權採訪，也有發表的自由。不過，你如果要眞正的消息，請留下電話號碼，回頭有詳細消息的話，我自會找你。」

劉志才果然受寵若驚地把一張名咭交到阿生的手裏。

阿生瞥了一眼，連同那幀林仲的照片一起納入口袋裏去！

豈料在這一刹那間，劉志才忽然叫住阿生：「唏！請等一等！」

「甚麼事？」阿生給他嚇了一跳！

「那張照片，可以讓我看看嗎？」劉志才定神注意着阿生那隻放到口袋邊緣的手。

阿生本來不想讓他知得太多，但回心一想：也許奇跡就此出現，於是讓他參觀了林仲的照片。

劉志才左看右看，想完又想，老是無法想起在甚麼地方見過此人。他只感到有點面善而已！

辛尼在旁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不是認識他？」

劉志才苦笑搖頭道：「我無法想起在甚麼地方見過此人，但我的確見過他！」

阿生提示着他道：「會不會在街上？或者某一個碼頭裏面？」

劉志才苦苦沉思，拿着照片看完又看，終於道：「可能在我的新聞圖片裏。」

辛尼眞想罵他豈有此理，簡直是浪費

時間，但是阿生却問道：「是甚麼新聞照片？」

「就是我從公衆場所攝取回來的。」劉志才道：「例如油庫大火……嗯！對了，就是當我冲晒油庫大火現場的照片時，在一些照片中見過此人。」

阿生與辛尼都呆了一呆！他們交換着眼色，好像說：想不到果眞有了奇跡！

二人均感興奮不已，立即帶着劉志才返回他的冲晒房去，看看他攝下的新聞圖片。

一些放大的現場傳眞照片，散滿在他的冲晒房之內。劉志才檢起一些屬於油庫大火現場拍攝的，揀出兩幀，這是介紹現場環境的照片，其中把一些圍觀的路人攝了上鏡。

阿生和辛尼不必劉志才指出，也可以從這些放大的照片中找出林仲之所在。

林仲雜在人叢中看熱鬧，表情呆木，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甚麼。

劉志才道：「我就是在這張照片中見過他，怪不得感到如此面善了。」

阿生問道：「這張照片可以送了給我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認爲須要的話，我還可以多冲晒幾幀給你。」劉志才非常合作，也十分大方。

阿生道：「一張够了，謝謝你。」

辛尼道：「爲了避免打草驚蛇，請你不要把這消息發表！」

劉志才笑道：「這是獨有消息，當你們認爲可以發表的時候，請通知我吧！」

他說着，又把一張印上工作地點和電話的咭片交到辛尼手上。

辛尼接過了，說道：「我須要向上司請示，必要時還要請你到警探部一次，那時你不怕沒有獨有消息了。」

阿生和辛尼向劉志才告辭，這時已是晚上將近九點鐘。

千頭萬緒　撲朔迷離

一項非常奇特的試驗，在政府碼頭進行。

夏維探長等人在碼頭主管人員的協助下，把正常的起卸工作暫停。

應邀參觀的嘉賓，只有鐵拐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不是官方人仕。

特警隊長阿生當然也在現場上，因爲一切假想是由他而來的。

潛水蛙人將一張日前撈獲的尼龍魚網，佈置在靠近碼頭的海底下面，周圍用石塊壓住，五百個裝載炸藥用的鋼箱子，裏面都裝進了石塊，重量與一箱箱的炸藥完全一樣。

五百箱炸藥當日是被起重機由躉船吊起，準備卸下岸邊，然後由工人搬上貨車，分發給各建築公司，以備爆石之用。

但是，就當起重機將五百箱炸藥吊起至半空時，鋼鈎突然失靈，整批炸藥立卽墮入海中。

當時由於天黑關係，有關當局決定翌日清晨才進行打撈工作。

由於這是政府碼頭，附近一帶又沒有其他船隻接近，所以事前絕對沒有人想到會出事。但結果翌日派人入海準備打撈時，却一箱也找不到。於是主事人才大起恐慌，向警方報告。

最初有人懷疑可能是海底的暗流冲擊，將五百箱炸藥冲往別處去了，但是那是水平浪靜的岸邊，這種假想於是被專家認爲絕不可能。何況數日還是五百箱呢！

現在這一項試驗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要證明阿生的假設是否可能！

另一方面就是：專家認爲不可能的事，是否有可能？

阿生的假設是這樣的：有人陰謀得到這五百箱炸藥，於是事先佈局，故意將起重機的鋼鈎在適當時候打開，讓五百箱炸藥沉入海底，而海底之下，早已佈好一張尼龍魚網。

當五百箱炸藥沉入海底時，實際上是掉在魚網之上。於是有人潛在海底接應，將魚網收成袋型。由於水中浮力頗大，而躲在海底的蛙人可能有頗大的數日，故此輕易得手。

警方爲了證明阿生的假設是否有此可能，只有循正常的手續，要求碼頭方面合作。

阿生本來不想太張揚，但是事情似乎已到了攤牌階段，也就無可奈何。

阿生爲了證明自己的想法沒有錯，還親自穿上了全副潛水蛙人設備，投入海底工作。

阿生先檢查魚網，然後浮出海面，表示試驗可以開始進行了。

岸上人員於是開始準備。

負責操縱起重機的，是一名特警。當然，他是受過訓練的，對這方面很有認識。阿生還他負責操縱起重機之前，曾面授機宜。

起重機開始將五百箱僞裝炸藥自一艘躉船上吊到岸上來，就當吊臂移至岸邊數碼遠時，鋼鈎突然鬆開，五百箱假設的炸藥立卽「噗通」一聲，掉入海中，水花四濺，情景極爲迫眞！

阿生和他的下屬，還有二名屬於當地警方派出的蛙人，一齊潛入海底觀察。由於這是日間，接近中午時刻，所以陽光普照下，卽使在海底也可以看得清楚。

阿生和其他蛙人同時可看見那五百個鋼箱緩緩地下沉，一直沉到魚網上面去！

由於海水有浮力，所以五百個鋼箱雖則很重，但藉住水的浮力，在海底看來就好像進入眞空狀態一樣，變得輕飄飄的。

阿生待至五百個鋼箱靜止在魚網上面之後，便與其他蛙人合作將魚網收爲袋形，試行由海底運離現場。

藉着水的浮力，阿生等人很輕易就將五百箱假想炸藥由海底運走！

他們由海底運到遠處海面的一艘接應船隻，演習如何搬運登船。一切過程均非常順利。夏維等人則在岸上用望遠鏡觀察。過程相當迫眞！

最後阿生又再將那五百箱炸藥原船運返岸上，用起重機吊起，重新投入水中，就此讓它靜悄悄地躺在海底，看看是否水流能將它冲走！

不過，後一項試驗已經無關重要，因此夏維探長等人也沒有再在岸邊獃下去。

夏維探長問阿生：「起重機的機件萬一失靈，會不會受到人爲的破壞而不露痕

阿生和二名警方派出的蛙人合力把承接住五百個鋼箱的尼龍魚網收攏。

跡？」

阿生道：「因爲林仲是個機械專家，他存心破壞，大可以做到不露痕跡。」

於是夏維決定向法庭申請通緝令，將林仲通緝歸案。

這是當地警方的權力範圍，阿生屬於國際特警，自然不想過問。不過由於過去特警組對當地治安盡過不少力，所以許多事情夏維探長仍得尊重阿生的意見。

當日這一項實驗似乎無關重要，但是，夏維探長却同意了阿生的假想——這是一項預謀。

最初警方担心不法之徒爲了利之所在，把炸藥盜去售給建築公司——包括本地和隣埠的建築公司，作爲開山爆石之用。因爲炸藥一直是受到政府統制的。

但是，經過一番偵查，根本沒有人向各建築公司兜售。

現在既然市長辦公室接到歹徒的電話，呂偉良也接到類似的電話，可見歹徒並非圖利那麼簡單。他們似乎要令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這件事的發展似的。因此當地警方便正式請求國際特警協助破案，其實阿生早已揷手此事了。

呂偉良把一卷袖珍錄音聲帶交給夏維，這是那個神秘男子的談話——電話中的錄音。

呂偉良道：「並非因爲你可能懷疑我不盡不實，而是因爲我知道歹徒可能再致電有關當局，所以我希望你們從這裏得到破案綫索。」

「你看來已經開始退休了。」夏維開玩笑地說，「過去這一類資料你總喜歡留同自用的，但現在似乎有些例外。」

呂偉良笑了笑！

是的，呂偉良逐漸厭倦了湖海生涯，最近已很少正式揷手一些大案。尤其是阿生升任隊長之後，他覺得自己責任已告完成。

一直以來，這位鐵拐俠盜就有個願望，希望把阿生訓練成才，對社會作出貢獻，他不須要阿生學足自己一樣。過去他刼富濟貧，不畏強權，但講公理，現在他只願阿生忠心於社會，對罪惡宣戰！

阿生總算沒有令他失望，他不但機智過人，而且凡事親力親爲，對一切罪惡絕不低頭。令到這小小地區的一位特警隊長能聞名於國際，足見不是僥倖獲致的。

話又得說回來，呂偉良雖說有些厭倦湖海生涯，但許多時遇上了一些有趣的案件，他還是感到技癢，非揷手不可！

呂偉良這一次把聲帶交夏維探長，並非表示他不理會這件案，他只是把副本交出，希望能助警方一臂之力而已。

至於原來的聲帶，始終留在呂偉良自己的手上。記得那神秘男子打電話來的時候，呂偉良的鐵枴杖正擱在一旁，在他那支萬能枴杖之內，有着超袖珍的錄音設備，只要悄悄扳動暗掣，就可以進行自動錄音。

呂偉良覺得錄音聲帶中的聲音十分清楚，可能對警方有點幫助，所以便複製另一卷，交給夏維。

夏維探長帶了錄音帶返回警局，立刻就感到情形不妙！有個探員悄悄跑來告訴他，局長又在大發牢騷，吩咐過夏維回來之後，立即進見！

夏維知道可能又是來自市長的壓力，惟有硬住頭皮，進入局長的辦公室去！

局長面色鐵青，一見夏維入來便拍案大罵！

夏維還沒有說過半句話，局長便將一卷聲帶擲在桌上！那聲响簡直像炸彈，轟得夏維的腦子快要裂開了。

局長說道：「這就是市長的電話自動錄音系統錄下來的，你自己拿去聽聽吧！如果你再不把那班歹徒抓回來，別說你不得了，就是我也非丢官不可！」

夏維心裏想：最好你自己去查，如果你認爲抓罪犯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的話。

不過眼前這位到底是他的上司，心裏生氣是一回事，口裏却不敢罵出來。

夏維悶着一肚子氣，帶着那卷聲帶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

警探部裏有着各種錄音機，夏維叫人分別把局長和呂偉良交給他的聲帶播放一次。在想像中，二者可能是一個人的聲音，但事實上却是兩個人的聲音。

市長接到的電話竟然是英語對答的，呂偉良交來那一卷却是本地話。爲了愼重起見，夏維把二卷聲帶送到警局裏的化驗室去，利用最新式的儀器加以分析。

警方的偵探人員有一種音量分析儀器，十分精細，假如同是一個人的聲音，即使他在電話中說出二種以上不同方言，憑着這新式儀器也可以分析出來！

儀器有着雷達似的螢幕，又像測驗心臟用的心電圖。儀器主要是將聲音的音量化作電波，然後透過分析儀器在螢光幕上顯示出來。

原來每個人的聲綫都有着基本上的不同，即使孿生兄弟，在常人聽覺上一樣，但一經儀器分析，就會找出許多不同的地方。

經過一番分析之後，證明兩種聲音是屬於兩個人的，不過所講的內容却是大同小異，無非强調他們盜去了一批炸藥，正分別放置在各處不同地點，而且隨時可能發生爆炸，油庫大火只不過是「示範性質」而已！

呂偉良收到的電話語氣較爲溫和，市長的就顯得非常强硬。

聽市長交來那卷聲帶的語氣，對方所勒索的巨欵有「時價不同」之感。歹徒十分大胆地表示：目前的價錢是一百萬，較早些時開的價錢漲了許多，那是因爲市長沒有付錢的興趣。

對方又說：假如市長不答覆，以後每一日要加一百萬元，十日後仍未付欵的話，他們將引爆第二組炸藥！

語氣是那麼的强硬，看來他們是個有組織的勒索集團。

但是，竟然勒索到市長和政府這方面來，也未免太過份了。難怪市長大發雷霆之餘，就把壓力加在局長的身上。到頭來當然又是難爲了夏維探長！

最後，歹徒聲明下一次打電話來，就是要指出收錢的地點。因此市長必須備欵以待。否則，不出二小時就會有事發生！

夏維在警界混了二三十年，就是從來未試過接辦這一類胆大妄爲的案件。過去雖則也試過有些案件備受局長的壓力，非全力破案不可，却未聽過市長也處於如此尷尬的地位。

這種事情如果讓報界發表出來，相信市民們一定引爲笑談。

夏維三番四次地播放市長交來的聲帶，他實在想不通歹徒憑什麼本領如此胆大妄爲。萬一市長眞的答允付出一百萬元，對方又如何出面收取這筆巨欵？

當然，夏維是不能够勸市長付出這筆勒索費的，甚至局長也不敢提這建議！

夏維正感到無限煩惱之際，局長却於此時親自跑到探長的辦公室裏來。

局長說道：「現在你就要陪我到市長辦公室裏去。我要親自處理這件事！」

夏維無可奈何，只有帶着辛尼同行。

在局長的座駕車裏，局長說話的語氣較爲溫和了許多。

他對夏維說道：「目前我們急於證明兩件事：第一，歹徒是否眞的擁有那五百箱炸藥？第二，他們是否有政治背景，以及是否國際性集團？」

夏維說道：「如果單是爲了一百萬元，未免太過簡單了。」

「一百萬元，數目已經不少。」

「但是，有這種胆色的犯罪集團，要賺取一百萬元，實在易如反掌！最容易的方法當然是刼銀行，甚至高級珠寶行，也隨時有過百萬元的現貨！」

局長沉吟道：「是的，我也想過了，萬一市長答允付欵贖回那批炸藥，對方又如何收錢？這問題眞有趣！」

夏維看見局長心平氣和，忍不住問道：「現在我們去市長辦公室幹什麼？」

局長說：「市長剛才來電話，要召見我！」

夏維一怔！糟糕，原來是市長的主意。到時相信場面一定不會冷落。

局長束着雙眉道：「我們平時付出不少綫人費，我也知道你的手下有不少綫人，他們難道一點兒情報也沒有嗎？」

「沒有。」夏維說，「眞的一些也沒有。」

「這太奇怪了！」

夏維道：「所以我懷疑，這件事未必是本地人做的，勒索可能是掩眼法，歹徒最後還是要把炸藥偸運往別處去。」

「由於歹徒可能還有電話來，所以我已通知了電話局留意綫路，看來你要派人到那兒去當值。」局長又說，「這件事關係我你二人的前途，希望你爲我和你自己設想一下！」

夏維心裏好笑！其實何須多說，這一類案件他當然要出盡飲奶之力，也要把歹徒緝拿歸案。問題只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吧！

車子開到市府大厦門口，局長和夏維首先下車入內。辛尼則跟隨在後面。

一名副官正等待着，他一看見局長就說：「市長要你獨自進見！」

局長呆了一呆，心裏已感不妙！

他吩咐夏維和辛尼候在外面，獨自走進市長的辦公室去！

夏維悄悄嘆氣說：「我早該照原來計劃退休，現在就可以做個旁觀者！」

辛尼道：「這些事情本來就不可能發生的，可能有人故意令市長爲難！」

夏維苦笑道：「他下不了台，可就苦了我們！」

不久，只見局長由市長辦公室出來，面色却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看。

夏維看見他揮手示意，於是偕同辛尼過去！

局長說道：「照時間推算，那傢伙快要再打電話來這裏了。你快些部署好一切，這次我們務要將歹徒一網打盡！」

夏維帶着辛尼進入市長辦公室觀察，他們並不能立卽見到市長，因爲市長辦公室很大，分內外兩個部份，外面那個辦公室供各類秘書辦公之用，內面才是市長的辦公地方。

夏維憑經驗作了初步的安排，一面致電返總部召人前來協助。夏探長並非担心市長辦公室的人不够忠心，只是担心他們不够冷靜，以致打草驚蛇！

因此，夏維安排了一些男女探員在市長辦公室一些電話機旁，許多電話已被專家重新將綫路接駁，也就是由外面接入來的電話，可以同時用二至三具電話聽筒去接聽。

另一方面，電話局與警方無綫電台之間，也作好了一切安排，只要有可疑電話，電話局就會查出來源，立卽通知警方的無綫電台。

警方電台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立刻可以知會全市的巡邏警車，開到指定地點包圍。

如此周密的部署，照理論上來說，應該是萬無一失的。現在只担心對方不打電話來，或者不知何時才打電話來。但無論如何，他們決定「恭候」這位神秘人物的「最後通牒」！

市長冷眼旁觀，也覺得夏維指揮若定，處理得井井有條！

局長爲了表示「盡忠職守」，也在旁監視一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只是木靈牌一面而已！實際上工作的只是夏維和富於經驗的探員們！

夏維眞的是發夢也想不到，局長這麼快就要他「開到前綫」來！他不但沒有機會仔細研究其他細節，更加沒有時間與特警組取得連絡！

到了目前這田地，除非出自局長的主意，否則，夏維實在不敢和阿生連絡，那樣子只有表示他太過低能而已。

對方在電話錄音聲帶中，似乎沒有提及下次來電話的時間，爲什麼市長如此緊張？

夏維當然不敢去問市長，但是他既然負起如此重大的責任，也要知道更詳細的情形。還是一位秘書告訴夏維，原來那傢伙十分機警，午間曾再來電話，聲明當日下午五點正說出付欵地點，屆時一定要收足一百萬元，叫市長隨時準備好。

電話講完立卽掛斷，連電話局也來不及查出綫路的來源。

夏維知道了這情形之後，他開始担心下一次的電話也是如此短促！但是，根據那位秘書的解釋，電話局已奉到新指令，凡是打到市長辦公室來的電話，立卽扣綫，情形一如過去市民致緊急報警電話一樣，一經接通，那綫路便須要一個時期才可復通！以方便查出電話的來源。

夏維與辛尼等一班高級助手商量，研究對方何故要選擇「五點鐘」這段時間打電話來。他們發覺唯一最好的理由，就是那時間街道上交通最擠迫。因爲一般寫字樓習慣五時下班的。

既然交通擠迫，相信巡邏中的警車要及時趕到指定地點，一定不容易。那麼，對方便可以順順利利地，逃之夭夭！

夏維當發覺了這個漏洞之後，迅速組成一隊流動性的探隊，分成三個小組，每個小組由三名精明能幹的探員組成。

每小組乘直升機一架，作分區凌空巡邏，只要接到無綫電報告，立卽在指定地點降落，當然每一個區均有若干空地可供降落之用。而那些準備供直升機降落的地方，只由警方臨時徵用，不加說明理由。那些地方大部份是球場和空曠的草坪或地盤等處，都被臨時封鎖起來！

此外，警員奉命隨時控制街道上的交通，以備警車順利通過！

一切部署妥當，夏維仍然不放心。他把可能調動的警探，全部召回，此中包括了渡假及下了班的探員在內，吩咐他們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混到各區去，注意可疑的人。

要不是爲了體面關係，夏維眞想向局長提議，叫他出面向特警組借人。

但是，局長可能也是爲了面子問題，非迫不得已，不想示人以弱，否則他早已自動提出了。

情形似乎很緊張，尤其是市長辦公室內內外外，許多有關人等都喘不過氣來。

夏維探長恨不得快些就到下午五時正，但每當他發覺一些準備工作做得不大完善，或者有漏洞時，他又希望時間過得慢一些。

不管他怎麼樣想，五點鐘就快到了！

市長辦公室裏面的人固然緊張非常，街道上奉命戒備的警方人員，更加如臨大敵！

夏維的準備工作做得好，起碼市長對他十分滿意，因此氣氛也變得較好。市長聽從了夏維的建議，與歹徒講電話時，最重要是拖住他，其次就是佯作答允付欵，約好對方收錢地點。

夏維所以有此建議，是由於担心時間不足，會給歹徒有逃脫的機會。萬一眞的逃脫了，約他收錢倒是個好辦法。

市長依了夏維的建議，候在市長辦公室裏，却無法坐得穩。他在室內踱着方步，兩手握拳，神情非常緊張不安。

他雖則是這小市鎭裏最高行政官，但是由於年來時勢造英雄，當地已成爲舉世矚目的地方，萬一出了事，他這個市長恐怕也做得不久。

他焦灼地等候，好不容易才挨到五點鐘！

市府辦公室裏數百名男女職員均已下班，由於這是高度機密事件，除了少部份知道之外，大部份人都不知道一件大事卽將發生。

市長辦公室裏的副官，文書和秘書等人，奉命留下來，目的只是爲了接聽那個電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電話機之上。

警察局長在他的上司面前，表現得非

常積極，他眞希望歹徒能够一網成擒，使到他的面孔之上增加一點兒光彩。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當地的治安已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市長對這位治安首長的印象並不好。

夏維探長比誰都更加焦慮，因爲他才是眞正行動的負責人。一架直升機候在市府門前的草坪上，並非準備留給市長坐的，而是夏維隨時出發所用的交通工具。

一個臨時指揮部在市長辦公室內設立，經常與警方總部的無綫電台方面取得連絡。如此周密的部署，在理論上是應該順利地將歹徒抓到手的。

電話終於响起來了！

所有的人都爲之震動起來！那鈴聲彷彿是炸彈的聲音一樣！

電話是透過接綫生接駁到市長辦公室裏來的，在對方的感覺上應該沒有異樣。但實際上接聽電話時，除了市長之外，還有夏維等人，他們也利用了互通的電話聽筒，從旁收聽。

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語氣十分强硬地說：「你就是市長大人嗎？錢準備好了沒有？」

市長道：「你是誰？」

「別裝蒜了，先答了我，那一百萬元怎麼樣？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

「噢！是的，我已經準備妥當了，閣下在什麼地方？我立刻派人去會見你。」

「一百萬元，全是舊鈔嗎？」

「是的，一切依你吩咐。」

「好吧，那麼你別要花招，派一個穿紅色上衣的人，把鈔票在半小時內送到大王公園橫門入口處，到時自有人接應。」

「半小時？」市長故意拖延時間，「半小時可能因爲交通阻塞，而來不及趕到那裏。你也知道這裏的交通很糟！」

「你也知道糟透了麼？其實許多事情也像交通一樣糟透了！你身爲市長，却一點也不知道改善，實在該殺！」

市長從來沒有被人如此教訓過，卽使面對的是來自祖家的貴族議員，也決不會出口說他「該殺」！

爲了再拖延一點時間，他忍氣吞聲地說：「閣下似乎對我們的政府有許多意見，我們是民主的政制，歡迎市民有建設性的批評……」

豈料對方沒有等他說完，便截斷了他的話頭道：「別諸多作狀了！你領導下的那裏是什麼政府，我說它是一間商店，因爲沒有錢賺的事情，你們從來不感興趣，賺了錢便運返祖家去，本地建設寧願向外間舉債。你剛才所講的民主政制更是荒謬絕倫，能够在立法會議中說話的人都不是市民選出來的，而是由你自己指派的應聲虫……」

市長的拖延辦法似乎十分成功，對方越講越激奮。

夏維探長已經接到電話局的通知，知道電話來自繁盛的十字大道一個電話亭。於是他立卽乘直升機出發，同時警方的無綫電台亦已通知全市的巡邏警車，以及天空上面那三架直升機！

最接近十字大道的一架直升機，只能在一處大厦天台上面降落！

二名幹練探員由大厦天台乘升降機直落地下，趕到街上去！

這時候數輛巡邏警車已將十字大道附近一帶的街道封鎖，預早派到這一區的便衣警探們，蜂湧而至，將那座公衆電話亭團團包圍。

那座公衆電話亭之內，果然有個男子，他若無其事地，繼續留在那裏講電話，對外面的緊張情形一無所覺。

由於那男子沒有逃走的企圖，所以在場的探員暫時只採取監視行動，沒有進行拘捕，一直在等待着夏維探長趕到現場！

在繁盛的市區裏，只見高樓大厦林立，可以賣錢的公衆空地都給市府公開拍賣掉了。因此，市民所希望供休憇用的「市肺」固然沒有，就是能够容納一架直升機降落的空曠地方也沒有。

警方已算是設想周到，明知這一區沒有空曠地方供直升機降落，街道上電綫架空，也不適宜。故此警方老早跟幾幢大厦的管理當局接洽妥當，可以利用那些大厦的平坦天台。夏維探長的直升機因此順利在另一幢大厦的天台降落。

電話亭內那個男子喋喋不休地，仍在握住聽筒；由於裏面光綫不足，探員們又不敢迫得太近，所以無法看清楚對方的面目。

夏維探長趕到現場，一名高級探目對他說：「這傢伙出奇地冷靜，根本沒有理會我們！」

夏維瞪住電話亭裏面，喃喃地說：「會不會是個假人？」

「不像吧！」探目也不敢肯定。

夏維又向四下裏張望一遍：「他會不會有同黨埋伏在附近？」

「我們已經留意這裏附近一帶的人。」探目說，「但是，始終沒有人跟電話亭裏面那個人連絡！」

夏維說：「你們小心戒備，我現在就過去！」

各探員立卽小心翼翼地，盤踞在一些掩護物件的後面，拔槍在手，緊盯着電話亭那邊。

夏維單人匹馬，掩至電話亭旁邊，一手拉開玻璃掩門，一手拔出手槍，喝一聲道：「不要動！」

電話亭那人呆了一呆！

他對夏維探長的出現顯然感到無限驚奇！尤其是因爲夏維手上那一支是實彈手槍，他更加嚇到獃在一旁！

後面數名探員一湧而上，那電話亭中的男子立卽被拖出外面加以搜身。

那男子呱呱大叫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夏維厲聲說道：「別裝蒜了！你到底在幹什麼？這問題應該由你答我。」

「我有權打電話的，這是公衆電話，難道打電話也算犯法嗎？」那男子年紀很輕，看來不過二十餘歲，他說得理直氣壯的。

「你當然有權打電話，但是你不能利用公衆電話去進行勒索。」夏維說。

「勒索？」那靑年人莫名其妙地皺着眉頭，苦笑聳肩，反問道：「你到底在說什麼？」

夏維做了二三十年探長，面對罪犯時，他可以從眼神、表情中鑑別一切眞僞。

因此這時他也感到有些意外地吃驚起來！

夏維急忙衝入電話亭內，原來那個電話聽筒仍未擱回電話機之上。夏維執起電話筒「喂」了一聲，對方竟然出現一個女子的嚦嚦鶯聲：「小柯，你到底幹什麼？你那邊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會突然中止？小柯……怎麼你不說話？」

夏維一時之間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照情理上來說，電話局不可能糊塗到這個地步的，但是，這電話顯然不是打到市長辦公室去的；會不會是歹徒已經撤退？電話亭內換上了這一個「代罪羔羊」？

夏維抱歉地對那位小姐說：「事情可能有點誤會，小姐，請你等一等，讓我請你男朋友回來說話！」

「誤會？什麼誤會？」那女子在電話中的語氣充滿了迷惑。

夏維是憑他做警探的經驗覺得那男子不可能是勒索的歹徒。他的神情充滿了疑問，而不是恐懼，所以他才覺得這次功虧一簣！

夏維本來想讓那男子立即接聽電話，但是，他却順口問道：「小姐，請問你貴姓？」

那女子道：「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誰，你們到底把我男朋友怎麼樣了？」

夏維只好揮手示意，叫探員們把那男子帶回電話亭來。

夏維問那男子：「你貴姓？」

「姓柯！」那男子反問道：「到底我犯了什麼罪？」

「可能只是一場誤會。」夏維說，「請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做什麼職業？」

那男子道：「我叫柯敬業。就住在附近，是一名夜班技工。」

一名探員登記了這一切。夏維又說：「爲了搞清楚這件事，請你叫你女朋友合作，與我談幾句，我要向她問一些話。」

「可以的。」柯敬業接過了電話聽筒，「珍妮嗎？今天不知行了什麼倒霉的運，竟然會給警探找麻煩。」

「爲什麼？會不會是這次電話講得太久？」他的女朋友珍妮說。

「可能是的，但也無須緊張到拔槍相向。」柯敬業又說：「你跟他談談，警探問什麼你不妨照實說了。明白嗎？」

「當然，我們都是守法市民，爲什麼要怕警探？」珍妮說。

柯敬業把電話交給夏維。

夏探長問：「小姐貴姓？」

「我姓劉，劉珍妮。」

「你的電話號碼是……」

「MK九二六一八五。」

「地址呢？」

「好望角道一七九號三樓A座。」

「你的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柯敬業。」

「做什麼的？」

「電子技工。」劉珍妮忍不住反問道：「他犯了什麼罪？」

「可能只是誤會。劉小姐，謝謝你的合作。電話最好暫時不要掛綫！」

夏維放下聽筒，一名探員已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與總部取得連絡，知道打到市長辦公室的電話經已掛斷多時。

夏維叫人致電電話局，這個電話亭內的公衆電話號碼可能弄錯了。

柯敬業這時又對夏維說：「探長先生，是不是因爲我只付了一次錢，電話講得太久？但是這與我無關，我實在無心欺騙電話局，只是綫路一直沒有截斷，我只有講下去。大不了我可以補錢……」

夏維道：「不！不是電話費那回事，請不要誤會。」

「那麼，我到底犯了何罪？」柯敬業問。

「我們接到報告，以爲一個勒索電話由這裏打出，所以才有這次誤會。如果證明我們的錯，警方願意向閣下道歉！」

柯敬業這才恍然大悟！

但是，很快他又莫名其妙地摸摸後腦，喃喃自語地說道：「眞奇怪！以前我使用這些公衆電話，入了角子之後，每次只可以講上三分鐘左右，如果要再講，就必須再入過一次硬幣，今天情形似乎有點例外……」

話猶未完，一名探員又跑過來向夏探長報告說：「綫路可能出了毛病，市長辦公室剛剛又收到了新的恐嚇電話，歹徒計劃又有了新的改變，一切顯然與這裏電話亭無關！」

夏維心裏一凜，口裏大罵電話局的技術人員未免太過糊塗！

奉命與電話局連絡的一名探員也回來了，他向夏探長報告說：「他們查過了，被扣的綫路確是這個號碼，看來埋在地下的綫路有問題。他們趕緊派出工程技術人員前來調查。」

夏維回頭問那探員：「你剛才說歹徒的計劃又有了改變，到底是怎麼回事？」

探員說道：「歹徒知道我們在這裏展開搜捕行動，聲言一百萬元這數目須要提高一倍。電話局方面查過了，剛剛打到市長辦公室去的電話，又是同樣綫路，照電話局的編號登記，那號碼就是這電話亭所用的。」

「但是，這個電話至今仍未截綫，分明是他們糊塗，把綫路弄錯了。」夏維說着，又吩咐那探員道：「你留在這裏善後，記得要電話局的人寫報告。」

夏維又向那位無辜青年人道歉。柯敬業唯有苦笑！

鬧了大半天，動員了四架直升機，全市區的警察巡邏車，文武裝警員超過了一千人以上，結果又是一點兒收獲也沒有！

這件事不但令夏維無法下得那口氣，局長更加覺得顏面全無。至於高高在上的市長，更不用說了，他簡直暴跳如雷。

夏維趕返市長辦公室，只見局長面色難看極了。一名高級探目悄悄告訴夏維，市長剛召局長入內臭罵了一頓，看情形夏維也勢難避免！

果然，局長由那邊走過來質問夏維：「你到底怎麼樣搞的？佈置得如此周密，歹徒仍然可以爲所欲爲。叫我顏面怎樣過得去？」

夏維解釋道：「是電話局糊塗，他們的綫路有了毛病，否則歹徒照計是不可能逃得脫的。」

「不管怎樣，這件事你要負全責！」局長怒瞪着雙眼說！

夏維眞的爲之啼笑皆非，這些事情爲什麼要他負起全責？的確是蠻不講理！

夏維忍氣呑聲地說：「那傢伙後來的一次電話到底怎樣說？」

局長道：「今回他要二百萬元，時間和地點都改變了。你自己拿錄音機去聽聽吧！」

夏維將電話中錄下的聲帶播放一次，那聲音依舊是先前那個男子的，同樣的强硬和討厭！

那聲帶開始是對方那歹徒冷峻的聲音：「你就是那沒用的市長嗎？」

市長的聲音道：「你是誰？」

「你應該認得我的，因爲你正派人去捉我。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誰，又怎可以將我捉到？」

「別開玩笑了，到底你想怎麼樣？」

「本來我只想要一百萬元，但現在非要二百萬元不可了。」對方態度非常强硬地說：「你小心聽着，數目是二百萬元，時間是今晚午夜十二時正，你只可以派一個人騎電單車送那袋鈔票到郊區來！」

市長一怔道：「郊區？不是大王公園麼？」

「不！時間地點都必須改變。原來你爲了挽回自己的面子，竟然可以出動這許多人來抓我。多謝你令我學乖了！」

「郊外什麼地方？」

「第三號公路朝北行。」對方又說：「你派來的人上身必須穿紅色有反光綫條的衣服，以便我們容易辨認！」

「什麼反光綫條的衣服？」

「就像交通警員晚間穿上的一樣。你身爲市長，難道不知道警方有一種漆上夜光漆的衣服嗎？」

市長不知道是眞的給對方嚇倒，還是另有陰謀。他說：「好吧！我給你二百萬元，你必須迅速把那批炸藥交出來！希望以後你別再鬧事了。」

「哈哈……」

「你笑什麼？」

「你想我們不鬧事麼？可沒有那麼容易。」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市長又生氣，又驚恐。

「告訴你，我們並非存心犯罪，也不是壞人；我們只是不滿你這個政府的政策；尤其是你來了之後，把地價炒高了，一切物價跟住上漲……」

「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的，你怎麼可以怪得了我？」

對方却冷然笑道：「別爲自己辯護了，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像你這個政府一樣：貪污腐化，只知賺錢，不理市民死活。好了，先完成這宗交易，再談其他吧！」

市長給他搶白一輪，正想聲辯之際，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夏維把錄音機關掉，站在一旁的局長說：「這情形你叫我如何下台？」

夏維問道：「市長準備怎麼樣做？」

「他還沒有決定！」局長道，「但在這種情形底下，相信要佈下陷阱把他們一網成擒，可不容易。」

夏維沉思着說：「辦法不是沒有，但先要看看市長的意思。聽剛才對方的語氣，他們不會收手。也就是說：收下了這二百萬元之後，還會再製造另一次罪惡。除非市長改善市政！」

局長皺着眉頭說：「事到如今，付欵給他們固然失去了面子，不付欵又怕他們生事。」

夏維道：「還有足够的時間讓我們佈置一下。」

「佈置什麼？」局長瞪住他說，「第三號公路那麼長，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躱在什麼地方。但根據剛才那電話推測，他們大概會在一處僻靜的公路旁邊，將電單車截停。否則，他們何必一定要送欵人將漆上反光漆的上衣穿上？」

「我們不妨先行沿着第三號公路巡視一下……」

局長不等他說完就說：「沒有用的，第三號公路足有數十里長，大部份是僻靜山區。而且，午夜十二時，根本沒有車輛使用這條郊區公路，相信他們一定非常了解這一點。假如屆時我們派人僞裝其他車輛，暗中監視送欵人的電單車，可能造成災害！」

「局長，你的意思是：担心他們反面無情嗎？」

「當然，你別忘記，還有將近五百箱炸藥在歹徒手上。」局長又說：「炸油庫只用去極少——可能只是一兩箱炸藥而已，加上一箱繫在氣球送到市長郊區別墅的，爲數有限。那麼一大批炸藥，足以毀滅我們這個都市而有餘！」

夏維才不相信對方有此等勇氣，不過好不容易才令局長心平氣和，他不想再惹他生氣。只說道：「看來我們要借重特警組的化學設備。」

「什麼？你說，我們要求國際特警協助？」局長問道。

「是的，他們有足够的科學化儀器。」夏維說，「我知道他們有一種磁性藥水，無色，無臭又無味，把這種藥水塗在鈔票之上，可以助我們緝回那批歹徒。」

「你的意思是：先讓他們得手，然後再設法緝拿他們，是嗎？」

「正是這意思，讓他們交出炸藥之後再抓回他們治之以罪。」

局長想了想，道：「讓我先與市長商量，他吩咐過我，任何行動可能危害公衆安全，所以必須得他的同意才可進行。」

夏維急於要知道電話局的出錯原因，趁住局長進了市長辦公室的時候，致電總部查問。

透過總部的無綫電台，夏維與他的一名高級助手取得連絡。

助手在電話中向夏維報告說：「電話局的技師剛剛查驗過那一組地綫，果然是有人偷偷將綫路重新接駁過了，打入市長辦公室的電話綫，編號原是屬於一個公衆電話亭的，却給人悄悄接駁到另一具電話去。由於接駁得太巧妙，技師幾經細心檢查才可以查得出！」

夏維不明白電話原理，却知道電話地綫是經由技工用鉛片包裹駁口的。這種工程許多時亦可以在路旁的行人道上見到。

因此夏維問助手：「地綫接駁處不是有鉛片封住麼？怎會給他們動手脚？」

夏維的助手說：「正是因爲接駁處深藏地底，所以他們什麼時候做了手脚也沒

有人知道。但是，鉛片上的封口顯然給人弄開。電話亭的電話綫路給人接到一具私人電話去，原來屬於私人電話的號碼，則給接駁到電話亭那個電話去，所以電話局便擺了烏龍！」

夏維道：「那個私人電話是屬於什麼人的？」

「在一間空屋裏，還未租出，因爲租金太貴的緣故。」助手說，「由於那層空置樓宇可能給歹徒利用，所以我們已派人將那裏加以封鎖。」

「你做得好極了。告訴我地址，等會兒我就來！」夏維覺得又有新的綫索！

「那兒的地址是：桂枝路一百一十九號二樓G座。」助手說，「那是一幢新樓，左右幾間也同樣沒有租出去。根據電話局說，電話是業主名義申請的。」

夏維掛了綫。

局長這時候由市長辦公室出來！

他由那邊走過來對夏維說：「市長叫我們什麼事情都不要做了，只待把二百萬元現金付出，以免再多生枝節，被市民埋怨！」

夏維意外地呆了一呆！他眞想不到這位市長也竟然關心起市民的態度來了，眞是罕見！

夏維說道：「今天在十字大道上的圍捕行動，已把各報記者引來。假如市長就此付欵，報紙可能攻擊我們軟弱。」

局長說道：「二百萬元對我們來說並不太多，而且爲了市民安全而付出的，所以市長不担心輿論抨擊，只担心對方又再度變卦！」

夏維想了想，說道：「我們怎可以雙手奉上二百萬元給歹徒？而且我相信對方不會就此罷手，付錢等於寵壞了歹徒！」

局長問道：「你又想出什麼花樣？」

「如果讓我拿主意，我一定佈局捉他們歸案！」夏維說。

「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局長說道，「至今爲止，我一直覺得這帮匪徒不是一般犯罪份子，他們十分機警，萬一弄巧反拙，市長一定不會放過我和你！」

夏維苦笑一下：「好吧！那我只有依照你的命令去做。但是有件事向你報告，我們剛根據電話局的檢驗，知道有人偷進地底將地綫悄悄重新接駁。打進這裏來的電話是在一間空屋發出的，而不是公衆電話亭。我們應該進入空屋偵查麼？」

「當然要偵查，但以不影响今晚的行動爲原則。」局長又提醒夏維：「記住！別把今晚付欵的事對外間人提及，這是高度秘密！」

「是的，局長，我明白了。」

夏維說完，又再度離開市長辦公室。

市長正與幾名高級顧問在裏面閉門會議，甚至警察局長也不知道他們談的是什麼，但顯然是有關這次勒索事件的。

夏維探長趕到桂枝路一百一十九號二樓，立即被一羣記者包圍！

夏維說道：「我是剛接到報告趕來的，對不起，我暫時無可奉告。」

一位記者問：「政府準備付錢嗎？」

夏維苦笑聳肩：「這件事你最好去問市長大人，只有他才可以決定一切！」

毫無疑問，經過警方在鬧市中展開「大規模圍捕」之後，消息已無神秘可言。也就是說：記者們已將這件事宣揚出去！

夏維走進「G」座屋內，助手對他說：「這裏一切傢具雜物均已搬淸，只留下一具電話，名義上電話是屬於業主的，但是付電話費却是上手住客。到本月底再不付另一季的電話費，相信電話局便會派人截綫。」

夏維問道：「有沒有派人去把業主找來？」

助手答道：「已經派人去把他請來了，業主的住址是由樓下管理處提供的。」

「管理處的人怎樣說？」

「他們只知道上手住客遷出半個月左右，其他一概不知。這裏單位多，即使有陌生人進出，他們也無法辨認出來。」

夏維覺得歹徒如此狡猾，能在這裏找到綫索的機會微乎其微！

果然，一組屬於警方指紋部的人員，無法在電話機上找出指紋。歹徒顯然把留下的指紋抹掉。

警方的偵探人員在屋內各處搜索，除了一些汽水空樽和烟蒂之外，就只有一些舊木箱，看來是歹徒當作椅子用的。

夏維覺得這一帮歹徒的確是「藝高人胆大」，他們竟敢在警方包圍電話亭之後，仍然再致電市長，可見他們鎭靜異常。

那幢樓宇雖然在另一條街道，但是G座却有一個窗口可以俯視十字大道那邊的情形。照估計，當時歹徒們一定會由這裏俯視警方的搜索，圍捕等等行動，相信他們也一定暗自偸笑，慶幸他們的成功！

電話局的技師已試驗過了，這裏一個電話號碼正是電話亭內的一個，打到市長那裏去的，也是這個電話。証明歹徒事前非常有計劃，時間計算亦十分準確，因爲他們知道警方必須電話局的技師協助，才可以從地綫找出這個地點來。因此，他們可以從容逃去，而無須匆匆忙忙。

夏維直接感覺到這是一項挑戰！

他開始計劃着如何緝捕歹徒歸案，甚至借重特警組的力量亦在所不惜。

可惜市長已決定不用詭計，今晚就付給歹徒二百萬元鈔票。否則，他相信鈔票塗上磁性漆之後一定可以利用特警組的儀器，追查出匪巢之所在！

夏維看看腕錶，晚上九時了。

尙差三小時，歹徒就可以取得二百萬元現鈔，至於那大批炸藥是否肯交出，却是另外一回事！

夏維越想越覺不値，於是急忙帶了辛尼去找阿生！

偸龍轉鳳　奇峯突出

一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駛往北郊！

駕駛電單車的人只有三十歲左右，穿着一件前後均漆上十字交加符號的衣服，那些紅色夜光漆在黑暗的第三號公路上，十分奪目。

電單車後面繫了一個旅行袋，袋裏儎着二百萬元，那是市長付給勒索匪徒的欵項，全是舊鈔，這也是匪徒所要求的。

駕駛電單車的人是市長一名年青副官，是由市長指派的。

沒有人想到這位是市長副官，更沒有

多少人知道他的任務。至於那件夜光漆的背心，也是到了郊外之後才穿上的。

副官是市長的親信之一，警方沒有派人去保護他，這當然是相當危險的事。

電單車行了五里左右，那兒路旁是一叢密林，光綫黑暗，車上的車頭燈只能照射路面，却無法兼顧其他。這情形假如胆小一些，也會躊躇起來！

但是，副官是軍人出身，根本不當作一回事，只希望對方早點與他接觸！

就在五里路碑附近，突然看見路旁有人持手電筒亮起燈號，一閃一閃的，顯然示意他停車。

副官於是把車子的速度減慢。最後停在路旁！

一個男子出現在副官面前，長髮蓄鬚，一副嬉皮士打扮。

在林間隱約看見人影幢幢，但副官無法估計究竟還有多少人埋伏起來，矮林後面似乎還停了一輛汽車，那些金屬在迷濛月色下閃閃發光。

嬉皮士男子用手電筒照射着副官的面孔，令到他的雙眼不能睜開，然後有人由黑暗處走出來，搜索副官是否帶槍！

副官雙手舉起，態度非常合作，同時說道：「放心好了，我不帶槍，也沒有帶人來！」

「你眞聰明！」站在前面的嬉皮士說：「二百萬元舊鈔帶來了沒有？」

「在車子後面的旅行袋內！」副官說：「不過，市長希望你們切勿食言，必須把那五百箱炸藥交出來！」

「不是五百箱，現在只有四百九十六箱，因爲炸油庫和送給市長已用去了幾箱。」嬉皮士又說：「我們收妥欵項之後，你可以回去，我們會通知市長起回那批危險物品。但是，你要提醒市長，這件事切不可再追究！」

副官道：「你們放心好了，市長只希望息事寧人，一切不會再加追究。但是，我們也希望各位得些好處須回頭，別再給市長麻煩！」

這時已有人過去將電單車後面的旅行袋解下，拉開拉練，用手電筒照射下，約莫計算一下足有二百萬元。於是高聲對最先出現的嬉皮士說：「我們成功了，把他釋放回去吧！」

嬉皮士說：「回去替我們謝謝市長，炸藥的收藏地點，我會用電話告訴他，同時你要把這件背心除去！」

副官在監視下跨上了原來的電單車，然後掉頭駛返市區去！現在他看來並無特別的地方。

嬉皮士打扮的人瞪住副官的背影，苦笑道：「他未免太過容易相信別人了！」

他一邊說着，一邊將眼鏡除下，然後脫去了假髮假鬚，露出了眞面目。原來他並非什麼嬉皮士青年，只是阿生一名下屬——國際特警而已！

阿生和其他下屬已在汽車內展開一連串工作，包括核算鈔票數目，在鈔票邊緣塗上帶有磁性的透明液體等等。而另一名特警則穿上了夜光漆的背心，騎上一部由汽車儎來的電單車。

鈔票原袋縛上電單車的尾部，情形就像副官剛才來時一樣。唯一不同時，只是那部電單車的巧妙設計和裝備。

電單車表面看上去是一樣的，只是阿生爲了預防萬一，在各處可資利用的地方做了一些暗格，這些暗格之內有些隱藏着手槍，有些是烟霧彈，有些是照明彈和信號彈等等。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所以加入特警組工作，一方面固然受了師父呂偉良的鼓勵，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國際特警地位超然，設備新式，一切科學化，這正好迎合了他的個性。於是好一些特警組所用的工具，都給他改裝過，這部電單車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當然，這一切並非今晚完成的。今晚未到十時，他便接到警方夏維探長的要求，扮演這個「賊阿爸」的角色，實行偸龍轉鳳！

特警組並不直接受當地政府控制，他們是國際安全警察組織，總部設於巴黎。夏維就利用了特警組的超然地位，以及他私人和阿生之間的交情，要求他們助一臂之力，希望能將匪徒一網成擒！

阿生本來就非常關心這件事，否則他也不會帶人到政府碼頭外面的海底，將魚網撈起，解答了炸藥何故突然失踪之謎！

如此大批炸藥落入歹徒手中，自然可能威脅到全市市民的安全，所以特警組揷手其間，實際上早已列入正式檔案中。

阿生獲得夏維探長的秘密提供之後，立即佈置好一切。還好特警們個個精明能幹，士氣如虹，加上設備齊全，向來行動迅速，故此能在短短數十分鐘之內策劃好一切，立即付諸行動，由小路出發，漏夜趕到第三號公路來，候在五里路碑附近的叢林中，等候着市長的副官送錢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甚至還未知道有這件事，可見時間方面來得極之急促！

現在阿生一名助手——特警麥森，在得到阿生面授機宜之後，坐上電單車去，直向北駛！

阿生等人則坐上了原來的汽車，由小路撤退，不過，他們並非返回市區，只是使用另一條公路往更北的地方，因爲另一組人員已在那兒等待着與阿生他們會合！

特警麥森單人四馬地，駕着電單車風馳電掣地往北面駛去！他不知道對方會在什麼地方出現，更不知道自己能否順利完成任務！

也許他的身份早已被人發現，歹徒們如此狡滑，誰知道他們不會悄悄派人跟踪市長的副官？雖然副官的特徵——發光背心已經除下，但仍然可能露出破綻的。只要歹徒們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事情就可能充滿了危險性。

因此，麥森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時要懂得如何應變！

特警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多方面技能，他們都受過極嚴格的訓練，也要受得起考驗。麥森是阿生幾名得力助手其中之一，自然受到重視。

現在他駕駛着那部電單車，小心翼翼地往北行。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人截停他，但他得隨時隨地準備好。

時間剛好是午夜十二點，通常這時候在第三號公路上是極少車輛通過的，今晚似乎也沒有例外。整條第三號公路之上，

似乎就只有這麼一輛電單車行走！

麥森担心時間上有差別，因而引起對方的懷疑，於是加速前進。

但是，就在這時候，路旁有光綫露出，好像又是手電筒的光圈在閃動！

麥森的心情難免有些緊張，他一邊將速度減慢，一邊留意四周的環境，他發覺這裏是九里半左右，左邊臨海，右邊臨山。兩邊路旁都有矮林掩護！

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人用手電筒照射住麥森的臉孔，朗聲問道：「是誰派你來的？」

麥森心裏一凜，市長跟他們是否另有暗語？麥森只好答道：「市長派我來的，我要見TNT君。」

「TNT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組織。」那青年人說：「錢帶來了沒有？」

「都在這裏！」麥森又說：「你們有什麼保証？」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担心你收了錢之後，便忘記了諾言！」

這時候，矮林中有數名青年人衝出，將麥森團團包圍住！

麥森眼睛給電筒光照住睜不開，當然無法看清楚他們是誰，只知道有人將後面的旅行袋解下！

麥森為了不令對方啟疑，立即跳下電單車，一邊說道：「話還沒有說好，你們怎麼可以……」

話猶未完，麥森已被人重重地擊了一拳！

他沒有還手，因為他根本看不清四周的形勢，也不知道對方究竟有多少人，他只摸摸下頜道：「你們太過份了！」

「一點也不過份！」第一個被麥森發現的青年人說：「去告訴你們市長，二百萬與幾十億的數目，相差實在太大了！」

青年人的說話大大地出乎麥森意料之外。他故意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也不必明白。現在你的責任已經完了，回去吧！」青年人說：「我們會通知市長，說已收妥了這二百萬元。同時也會告訴他，以後他應該怎樣做！」

麥森說：「那麼，那批炸藥呢？」

「我會直接告訴市長的，你放心吧！」青年人又說：「你先返回市區，照我的話告訴市長吧！」

麥森無可奈何，只好跨上電單車，掉頭駛返市區！

看來麥森做的事情實在太少了，其實他能如此順利回程，也就等於做了許多有用的事情，因為電單車上的自動儀器幫助他完成了任務！

由於電單車的馬達一直開動着，所以裏面許多儀器都自動發生作用，包括自動錄音與錄影系統。這些超袖珍的新式科學儀器都隱藏得極好，大部份是阿生想出來，交由特警組機械專家裝配完成的，過去也曾屢立奇功，今夜天色雖黑，但紅外綫的幫助，可以說毫無影响。

麥森駕着電單車回程，返至五里路碑附近時，麥森瞻前顧後，看看沒有車輛行人，立即將電單車由路旁叢林開入去。然後由小路繞到另一條公路，再往北開行，前往會晤阿生等人。

阿生所以把臨時指揮部設在更北的地方，當然有他的一番見解，他認為歹徒所以要求市長派人將錢送往北郊，相信收欵人無論如何不敢冒險即晚返回市區。那麼，歹徒的總部也可能設在北郊。

因此，阿生老早派人駕着載滿追踪儀器的汽車，分別隱藏在各處路口，等候着歹徒携帶塗上磁性液體的鈔票經過。

那些磁性液體因為帶有强烈的放射性，所以敏感的儀器可以在半英里圓周範圍之內，憑雷達偵察出它之所在。

此外，他們又配備了無綫電通話機，互相連絡。由於炸藥仍在歹徒手中，所以他們只採取跟踪監視行動，非到迫不得已，不會打草驚蛇！

特警組的臨時總部是一間別墅。富有人家的郊外別墅通常只是用作渡假時居住，平時多數空置着。呂偉良有不少這一類擁有別墅的商人朋友，他們大多數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所以阿生多數認識他們。當晚阿生就只打了一個電話，便借來這間豪華別墅。

別墅內有男女僕人，但他們都在電話中奉了主人之命，不要過問阿生的事務。事實上他們這時已躲在工人房內睡覺了。

阿生他們除了汽車之外，就只有通訊儀器和一些地圖等物。

阿生主要是利用別墅的電話，以及那豪華的外型，希望不要引起歹徒的注意！

這時候阿生正致電夏維家中。夏維探長還沒有睡，他一直等着阿生消息。因為局長曾吩咐過他，千萬不可干擾這件事，所以他不敢出面，只好盡力向特警組提供，萬一出了事，他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夏維聽到阿生第一步「偸龍轉鳳」的計劃已告成功，大為高興。

阿生正想講下去，他的助手已向他示意，原來無綫電通訊儀器已收到消息。阿生只好對夏探長說：「回頭再談吧，歹徒可能被我們發現了。」

掛了綫，助手把耳筒遞給阿生，一輛特警組編號第三的跟踪車報告說：「儀器有了反應，一輛客貨二用車在我們面前剛剛經過！」

阿生道：「報告你們的位置，切不可迫得太接近他們，我立即趕來！」

「我們現在第三號公路十一里半，接近十五號公路分岔路口處，歹徒們可能沿住十五號公路往北行！」特警向阿生報告說。

阿生道：「小心跟踪他們！別讓他們發覺你，我們立刻趕來！」

阿生把耳筒交回助手，同時吩咐他說：「通知所有各單位，小心將車子開往十五號公路！」

助手答應一聲，然後散佈命令通知其他車輛！

阿生在地圖上研究片刻，立即帶了二名特警，携備手提機槍，準備駕車趕往十五號公路！

剛想離開別墅時，麥森已經回到別墅門前。這時他已除下夜光背心，完全不同了剛才的打扮。阿生叫他好好休息一會，同時吩咐技術人員將電單車上的自動錄映儀器拆下來，小心冲晒！

阿生開車趕到十五號公路，沿途利用

無綫電通訊系統與他的下屬連絡，先後已有三輛不同外型的汽車集中到十五號公路來！

走在最前的一輛，也就是最早憑敏感儀器偵察出匪車的一輛編號「第三」的汽車，這時又向阿生報告：「可疑汽車剛開進了一幢海濱別墅！」

阿生問道：「附近有其他別墅嗎？」

「有的，但似乎要不是空置着，就是裏面的人都睡了，因為沒有燈光透出！」三號車回答道。

阿生按動按鈕，通知所有特警組車輛，將那間海濱別墅重重包圍，不要接近，只採取監視行動。於是各車先後開到接近海傍的公路旁邊，找尋掩護物，將車子巧妙地掩飾起來！

阿生的汽車到達海濱別墅附近，果然離遠瞥見裏面燈光明亮，距離那別墅不遠處的地方，有着其餘三四間背山面海的別墅。但都黑沉沉的，可能沒有人居住！

阿生研究過地形之後，開車繞道登上了一座山坡之上，居高臨下，可以看見海濱別墅有個私家碼頭，一艘新型快艇正停在那裏。

但是，歹徒們都留在屋內，碼頭上很靜！

阿生開始盤算：到底這幫人是否利用水路返回市區？炸藥又收藏在什麼地方？

別墅外面停了二輛汽車，一輛是三號特警車發現的客貨二用車，一輛是中型私家車。

阿生用望遠鏡瞭望了一會兒之後，又回到他的汽車裏，利用無綫電話與夏維探長連絡。

阿生問夏維：「市長那邊有沒有消息嗎？」

「還沒有聽到。」夏維說：「不過現在我準備返回總部去。你那邊怎麼樣？」

阿生說道：「查出了匪巢所在，但我還不想動手，因為炸藥可能不在那裏！」

夏維說道：「你不妨先下手為强，捉到他們自然有辦法查出炸藥所在。」

「不！這會弄巧反拙，我打算給點耐性留下來監視他們。」阿生說，「現在我需要市長方面的消息，希望歹徒已跟市長連絡，待炸藥找到之後，他們一定無法可以逃得了！」

夏維知道阿生亦無非為了安全設想，所以並不勉强他，只說道：「好吧！現在我返回總部看看情勢如何，一有消息，我就立即通知你！」

阿生掛了線，這時候他才有空找他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已經睡了，但在睡前他已知道阿生正在公幹，因為他看見阿生這麼夜仍未歸家，曾經致電特警總部。

阿生把情形約略告訴呂偉良，呂偉良說：「也許你是對的，阿生，炸藥數日太大，可能影响全市市民的安全，必須小心行事，不容出錯！」

阿生雖然身為特警隊長，但許多時仍然在無法決斷一件事的時候，便找他師父呂偉良商量。

呂偉良給他吵醒之後，再也無法可以入睡。看看床頭的鬧鐘，已是凌晨一時四十分。

他走到露台外面，發覺隣房林愛莉的臥室有燈光透出！

他知道林愛莉喜歡看書，也許這時候她正在閱讀一部長篇小說，她就是這樣，只要那本書能吸引她，就非一口氣看完不可。

呂偉良本來想由露台走過去，由窗前看看她在幹甚麼。但是呂偉良畢竟是個君子，他覺得這樣窺伺未免太過無禮，尤其是他們還未正式結婚。

於是他由正門出去，想叩門之際，却發覺門已打開了。燈光投在走廊之上。

呂偉良心裏奇怪，走到門旁叫了一聲：「愛莉！」

可是裏面沒有反應！

呂偉良立刻拄杖入內，房間裏却空空如也！他大吃一驚，立即奔向樓下！

樓下的燈光也亮了，客廳裏有人——一個男子正面對着林愛莉談話。

呂偉良的步聲顯然驚動了他們，林愛莉首先招呼呂偉良，那男子也連忙站了起來！

那男子年紀只有二十歲左右，戴着眼鏡，像個學生一樣。

在這個時候竟然來了一個這樣的訪客，當然顯得有點不尋常。

林愛莉對呂偉良說：「這位先生剛才按了很久的門鈴，他說他是TNT組織的成員之一。」

呂偉良聽到「TNT」三個字，暗自吃了一驚！

還好出現眼前的青年人看來一表斯文，也沒有任何惡意。假如他懷有任何不軌意圖的話，林愛莉也決不會如此悠閒！

呂偉良拄杖走到沙發前，擺擺手示意那青年人坐下來。林愛莉與呂偉良併肩坐下，說道：「根據這位先生解釋，TNT本來是個學生組織，他們不滿政府施政方針，於是進入地下活動！」

呂偉良笑了笑，說：「現代的青年人，十居其九都是不滿現實的。」

那青年人說：「無論如何，我現在也覺得又後悔，又驚懼！」

「後悔什麼？」呂偉良說。

青年人道：「後悔加入他們這地下組織。因為事前我絕對想不到他們會採取如此激烈的行動。朋友告訴我這地址，我決定來找二位談談。」

林愛莉說：「為甚麼你不去報警？」

青年人道：「我從來就不喜歡警察，否則我也不會加入TNT這地下組織。」

「為甚麼你們要採用TNT這名稱？」呂偉良問道。

青年人聳聳肩說：「當初我也不知道這是黃色炸藥的代名詞，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意思是表示：這年青的一羣，都是極具爆炸性的。」

呂偉良道：「年青人思想先進新潮，這是難免的，不滿現實也是各國普遍出現的現象，但是你們決不能用這種手段去令政府屈服！」

青年人說：「他們不但有百份之百的把握，而且還訂下了許多計劃。呂俠士，不怕對你直說，我開始担心事情可能鬧大了。」

「所以你後悔加入他們，是不？」呂

偉良說。

「是的，我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如此嚴重階段。」青年人想了想又說：「現在我的心情很矛盾，既同情那年青的一羣，又担心他們繼續破壞，因而鬧出人命，那就不好。這正是我來找你的原因之一。」

呂偉良問：「我怎樣可以幫助你？」

「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你設法制止他們。但是，我又不想他們落入警方的手中。」青年人道：「相信你也同意我們的見解，這個政府實在太糊塗，有許多事情太不合理，警察部隊更加貪污無能，萬一讓我的同學們落入他們手中，後果就難以想像。」

呂偉良心裏明白，這個地方實在有太多人不滿意警察的態度。他們並非存有任何偏見，也不是由於政治上的理由，歸根究底實在是人爲的，也可以說：是政府政策上的錯誤弄成的。

如所周知，警察制度設立的目的，是爲了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但是，政府一切目標既然是爲了賺錢，那麼越開越多的法庭又豈可讓法官大人坐冷板櫈？爲了讓法庭熱熱鬧鬧，罰多一些錢，於是警察的任務變了質。

每日警員出勤之前，他的上司會命令或暗示他們多抄車牌，多拉小販，以增加政府的收入。這說法如果認爲過甚其詞，不妨多到街上走走。當你看見一名警員驅逐流動小販時，可能像「捉賊」一樣，但實際上他們捉賊的時候亦未必如此熱心。主要是賊人是亡命之徒，身上可能懷有刀槍，對他們會造成生命的威脅。

其實警察如果眞的志在疏導交通，維持市容及秩序，凡有小販阻街，就應該採取溫和態度，勸導他們離去，如果他們不受勸導，那時再拉再罰未遲，又何必兇神惡煞的把小販當大賊？徒然增加他們對警察的仇視而已。

當局經常自嘆警察不足，其實領導人若是個良才，更少人手亦可能產生更好的工作效率。無奈歷年來的陋習已養成，想改恐怕也不容易，而市民對警察的惡劣印像亦一時難以改變！

呂偉良固然明白年青一代的心理，他們不滿社會現狀，偏偏又沒有權力說話。於是，積壓在內心的憤激情緒變成一股激流，由思想而演變成行動，這是可以理解的。

呂偉良問那青年人：「你貴姓？」

「小姓金，金子文。」青年人說：「我也像他們一樣，有父母兄弟姐妹和親人，但是，他們到了目前這階段，似乎不顧一切。」

「他們到底有多少人？」林愛莉插咀問道。

金子文答道：「當初我加入的時候，只有數十人，現在已超過一百人以上。」

呂偉良說：「你最好聽我勸，立即與警方連絡。不管他們是好是歹，總算是人手充足，而且他們正需要線索，所以你如果眞的爲你和你的親友設想，就應該暫時放棄對警方的偏見！」

金子文有些失望地說：「想不到你會這麼樣勸我，可能我找錯門路了。」

林愛莉和呂偉良交換一個眼色，說道：「你不妨先把你所知道的說出來，也許我可以幫你的忙！」

金子文道：「我只可以告訴你，他們不會眞眞正正爲了錢，政府答允付出若干金錢，不過等於接受他們的愚弄而已！」

林愛莉又說：「你們的首領是誰？」

「他叫招雷，是過去我們學生會激進派的領導人。」金子文說。

「你所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呂偉良問。

金子文站了起來，瞥了呂偉良一眼：「我的朋友都稱讚你的爲人，想不到你還是幫着警察的！」

呂偉良爲之啼笑皆非：「警察裏面的確有不少害羣之馬，但有許多事情我們得倚賴他們，因爲他們可以在必要時調動龐大的人力去對付歹徒。如果你堅持成見，不如讓我替你去找特警組。」

「我不知道甚麼特警組，假如閣下對這件事不感興趣的話，那就算我白走一次吧！」金子文說着就走向門旁！

呂偉良立即叫住他：「金先生，請等一等！」

金子文站住脚，回頭問道：「你可能懷疑我另有詭計，是不？」

呂偉良道：「我知道你是一片誠意的，好吧，我和你一齊走！」

林愛莉說：「他知道炸藥收藏在什麼地點！」

金子文道：「是的，起碼有一批炸藥收藏在那裏，希望他們還未搬走！」

呂偉良道：「請你先在這裏等一會，讓我上樓換衣服。」

林愛莉明白到呂偉良的用心，她也說：「大約不會超過三分鐘，你坐下來看看報紙雜誌，我們回頭跟你一齊走！」

金子文似乎給他們說服了，嘆一口氣，又在沙發上坐下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於是登上二樓。

呂偉良低語林愛莉：「你趕快更衣，下去陪着他，讓我設法通知阿生！」

林愛莉答應了一聲，回到她的臥室裏去！

呂偉良匆匆更衣，然後利用房間裏的電話，撥到特警總部去！

阿生這時還留在郊區的臨時行動指揮部，他的電話需要經過特警總部的接駁才可轉達！

阿生不久前才和呂偉良通過電話，想不到現在竟然會有奇蹟出現！

阿生問道：「有辦法留住他嗎？」

呂偉良說：「恐怕不能，而且會令他生疑！」

「那麼，只有設法通知夏探長，他在市區，相信較易接應！」阿生又說：「你先去陪住他，讓我設法與夏維聯絡。」

呂偉良說：「相信我們的車子在十分鐘之內可以進入市區，你叫夏維對我們只可以採取跟踪和監視，待找出炸藥收藏地點之後才可動手！」

阿生說：「我明白了……」

豈料話猶未完，樓下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呂偉良心感不妙，立即對阿生說：「你等一等，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發生了！」

阿生連「喂」了幾聲，可是呂偉良已

將聽筒放下，迅速拄杖，直奔向樓下！

與此同時，林愛莉已先呂偉良一步衝至梯間，俯視之下，但見金子文倒臥地上，痛苦地呻吟！大門已經敞開，一個背影正奪門而出！

林愛莉三縱兩跳，急急自梯間衝下！她沒有理會金子文，急忙衝出門外！

可是，剛才驚鴻一瞥的背影不見了！門外一片漆黑！但是一輛仍然開着馬達的電單車却在接近鐵閘那邊亮着車頭燈！車上沒有人。

林愛莉正在猶疑之際，黑暗處人影移動，一柄尖刀從她背後刺來！

林愛莉耳目伶俐，隱約聽到步聲移動，早已側身閃避，一柄尖刀霍然自她身旁掠過！「嘶」的一聲，她那襲絲質衣服被刀鋒撕開一塊！

林愛莉扭腰換步，伸臂揮拳，疾忙扣準黑影右臂肩胛之間出擊！別小睹這位嬌滴滴的迷你女賊，粉拳如棉，但却勁力內蘊，力達千鈞，只聽得「喲」地一聲，一條黑影跌跌撲撲地歪向一旁！

林愛莉趁勢衝前，突然銀光一閃，一把利刀自黑影的右手飛出！林愛莉暗吃一驚，欲待閃避，已來不及！手臂一陣刺痛，利刀已割破了她的肌膚，一陣陣灼熱的感覺，鮮血直冒！

對方顯然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只見黑影移動，一條腿飛踢而至！林愛莉在極度痛楚中吃正一腿，登時仰倒地上！

那傢伙正待進一步有所行動，呂偉良已拄杖由裏面衝出！

黑影眼看不妙，三步兩縱，早已躍到電單車旁邊！

呂偉良在昏暗中隱約聽到林愛莉痛苦呻吟，大吃一驚！他還來不及決定應否趕過去抓住那兇手，或者先看看林愛莉傷成怎麼樣之際，那傢伙已騎着電單車疾馳而去！

呂偉良亮了門前的燈光，發覺林愛莉捧住手臂，鮮血淋漓地由地上站了起來！他立即過去摻扶着她，轉進屋內，用手帕爲她包紮傷口。

剛才呂偉良由二樓衝下，還未到門外時，已將金子文自地上扶起，他發覺這青年人傷重垂危，背部被人揷了幾刀，鮮血仍在不停冒出！於是他迅速拿起客廳中的電話，按了一個按鍵——這是與樓上各房同一綫路的電話，阿生知道事出突然，還未掛綫。現在果然又聽到他師父的聲音！

呂偉良告訴阿生：「不幸的事情果然發生了，立即通知警方派十字車到我這裏來……」

話猶未完，門外又傳來林愛莉的嬌呼聲，呂偉良吃驚中掛斷了電話，奔出門外去……

現在林愛莉手臂上的大動脈已被手帕緊緊綁紮，鮮血停止湧出，但那青年人金子文却奄奄一息！

呂偉良憑經驗看得出他沒有希望了，他非常後悔沒有留下林愛莉陪伴他。事到如今，他只好過去問道：「他們是誰？快告訴我！」

「我還沒有看得清楚，但是，他顯然是一直暗中跟踪着我！」金子文有氣無力地說：「看來一定是招雷的人，他大概已經知道我背叛了他們！唉！我今回眞是自作孽……」

「你把你所知道的，慢慢告訴我，十字車很快就會到這裏來了。」呂偉良倒了一杯拔蘭地酒遞過去給金子文，希望他可以把性命延長幾分鐘。因爲酒精具有刺激和振奮作用。

金子文呷了一口酒，吶吶地說：「我知道有一批炸藥儲藏在市中心區帝王大厦的地下室內，那是一間洋行的貨倉。」

「甚麼洋行？」呂偉良問。

「英美法洋行。」金子文說，「管倉的劉發也是他們的人……」

金子文的面色越來越蒼白，由背部流出的鮮血，一直無法停止！

林愛莉感到手部有些痲痺，可能是由於流血過多的緣故。

呂偉良知道近郊地方有一間警察分局，阿生剛才如果致電警方無綫電總部，相信警方的巡邏車這時候也應該接到無線電報告，可能正飛程趕到這兒來！

呂偉良又把握着時間，問金子文道：「你還知道一些甚麼？」

金子文喘息着說：「我看我來不及被送往醫院了，請代我向我父母……道歉，就說我……我錯了！」

「嘩啦」一聲，金子文手臂放軟，杯子墮地粉碎！

呂偉良一直讓他席地而坐，背部倚着沙發邊緣，靠在那裏。現在只見金子文頭部往旁偏側，雙手放軟——他死了！

呂偉良把他的身體平躺在地上！

金子文死不瞑目，雙眼直瞪瞪地盯住天花板，樣子實在太可怖！呂偉良用報紙將他的面部遮蓋！

警號在外面响了起來！很快就越來越近，最後停在門外！

呂偉良拄杖出去，把由警車上躍下的警員招呼進來！

救傷車在鈴聲大作中沿住公路開到！

警方循例戒備搜索，其實這時候已無可能再有歹徒留下！

林愛莉眞不想坐上救傷車，但既然報了警，也沒有辦法，她一邊被送入市區醫院，一邊在車上接受消毒止血的包裹手術！相信進入醫院之後，還得接受破傷風的針藥注射！

因爲金子文已是氣絕身亡，警方轉召運屍車開來現場。

呂偉良循例把目擊情形向警長作供。不久之後呂偉良的好朋友夏維探長亦已聞訊趕至！

夏維聽了呂偉良的作供後，也不禁大吃一驚，立即派人通知總部，趕緊派人首先趕去市中心區，將帝王大厦包圍封鎖！

夏維把現場交由助手處理，然後與呂偉良駕車趕往市中心區！

時間已是早上三四點之間，市中心區靜得像一座墳墓！

呂偉良担心兇手逃脫之後，已通知他們的黨徒，萬一將炸藥引爆，這附近一帶勢必變成眞眞正正的墳墓！

附近一帶街道已被封鎖，實際上到了這時候，除了警方的車輛之外，根本沒有人開車經過這裏。現在警方所担心的，只是那一幢幢的辦公大厦之內，不知道有多

少人留宿。

夏維的車子停在街口，與呂偉良併肩走向帝王大廈那邊！

一名高級警官向夏維報告：「大廈鐵閘關上了，看更人未見出來應門！但是很奇怪，大廈側門那邊，有一輛電單車的馬達仍然開動着！」

呂偉良吃了一驚，他雖然還不能證明那電單車是否兇手開走的一輛，但是，看來總是凶多吉少了！

就在這時，一名探目奔跑過來對夏維說：「探長，看更人已被歹徒綁架，請你過來看看！」

夏維心裏已知不妙，率領各人匆匆衝至帝王大廈門前。只見鐵閘之內，有個男子面色蒼白，隔住鐵欄柵對警官說：「你們不要闖進來，我的一個同伴已被歹徒挾持！」

警官在外面問：「你可是這裏的看更人嗎？」

「是的。」那男子看來也有四五十歲，他抖着聲音說：「一個叫阿發的男子是這裏一間洋行的職員，我們都認識他，想不到現在他竟然反面無情，把我的伙伴六叔挾持着，他要我轉達他的意思，又說地牢下面有十箱炸藥，假如你們硬闖入來，就只有同歸於盡！」

夏維和呂偉良也聽得清楚，他們知道畢竟是來遲了一步！

夏維說道：「可以叫那洋行職員出來談談嗎？」

大廈走廊的彎角處，隱約有人影移動。那看更人說：「他們就在那邊，讓我過去跟他談談吧！」

看更人轉進彎角那邊去了，由門外無法看見公衆走廊彎角那邊的情形。

呂偉良對夏維說：「看更人所說的洋行職員阿發，可能就是死者金子文提及的TNT黨徒劉發，他是英美法洋行的管倉，地牢貨倉之內，確實有炸藥，這件事看來你必須小心處理。」

夏維低聲對呂偉良說：「你可以幫個忙嗎？」

「怎麼？又叫我做敢死隊？」呂偉良苦笑聳肩道，「不！我太老了，在下已經收山！」

夏維瞪他一眼：「四十未到，竟然說自己老了，眞不爭氣！」

「你到底想我怎樣？」呂偉良問道。

夏維低聲說：「你到各處觀察一下，看看有沒有辦法潛入屋內，我留在這裏拖住那傢伙！」

話未說完，那名看更人又走了出來，隔住鐵閘對夏維說：「阿發說，除非你們撤退，否則沒有談判的餘地。警察先生，請你們小心處理這件事，剛才我的拍檔同伴六叔對我說，剛才他也進地牢英美法洋行的貨倉看過了，裏面確實有十箱炸藥，萬一引爆，恐怕這一帶會化爲烏有！」

夏維道：「除了阿發之外，還有其他人嗎？」

「沒有。」看更人說，「這裏的商行本來沒有人留宿的，但是不久之前阿發突然駕着電單車回來，說是有些物件遺在貨倉內。本來這個時候我們也不會讓他進來，只因爲彼此相識，所以才開閘讓他入來。想不到就此出了事！」

「他是不是姓劉的？」夏維又問。

「是的，他就是劉發。」看更人說，「但我們習慣了叫他阿發。」

「你貴姓？」

「我叫尤九。是這大廈二名看更員之一。」

「我是這裏警局的夏維探長。」夏維說，「尤九，請你小心聽我說吧，憑你和劉發的交情，進去勸勸他，叫他冷靜點，不要做出儍事來。假如他現在就出來向警方自首，他一定得到寬大處理。否則，他將會後悔莫及！」

尤九苦着臉說：「探長，我剛才也勸過他了，可是他說這是生死關頭，可不是玩的，叫我依着他的話去做，否則格殺勿論！」

夏維又問：「他手中有什麼武器？」

「一把利刀！」尤九担心地說，「刀就架在六叔的頸項之上……」

尤九話未完，裏面傳出一個青年人的雄壯聲音：「尤九，你這不知死活的傢伙，爲什麼不坦白對他說，我手上除了利刀之外，還有一個打火機，以及一個自製的汽油彈，只要我把藥引燃着，或者將汽油彈投入地牢去，這裏一帶所有大廈和你們，都會在天堂再見！」

夏維靠近鐵閘，也高聲說道：「劉發，請你小心聽着！你不應該這樣對待無辜的人，他也像你一樣，有家人和朋友，你這樣死法試問又有什麼價值？」

豈料劉發却在裏面格格大笑道：「你想知道價值嗎？其實我們這樣做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爲我們一班青年人極之不滿目前這個貪污腐化，保守無能的政府，他們只知道爲祖家賺錢，不理市民疾苦，所以我們要澈底給些顏色給你們看看！」

夏維是當地警方首長之一，自然了解到此時此地年青一代的心理。他說：「劉發，你很有思想，可惜你找錯對象了。這裏既不是政府機關，也不是外國人的物業。你有意見，應該向市長表示！」

劉發又大笑一陣，說道：「我們這輩小民，試問有什麼資格說話？在這個地方，就只有那些只會說『是是是』的奴才有資格向市長表達意思，可惜那班狗奴才爲了爭取自己的地位，所講所做的，沒有一件對市民有利，只知爲主子想盡辦法搾取民脂民膏。而這班狗奴才所得到的代價是什麼？不過一枚荷蘭水蓋！」

「你的意思我十分明白，也非常同情。」夏維說道，「但你們的做法，已引起當局的密切注意了，相信今後他們一定會改革一新。但是如果你不聽勸告，萬一做出儍事來，只怕沒有人會同情你們！那時候，你們豈不是弄巧反拙麼？」

夏維與劉發談話的時候，呂偉良本來已經拄杖走開了。

但是，他剛走了幾步，就聽到劉發的高談濶論，因此不禁又站住了腳，聽他們說下去！

他覺得劉發的指責可能太過火，但却有不少是事實。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呂偉良竟然改變了主意，他不想留在這裏幫夏維，只想趕到醫院去看看他的愛人迷你女賊林愛莉。

因此他對一名探長助手說：「請告訴探長，我須要趕往院探視我的女友，不能留下來助他一臂之力，十分抱歉！」

呂偉良說完便拄杖離去。

夏維在那邊還不知道呂偉良已經走了，還以爲他正設法混入大廈之內。憑着他過去的驚人身手和智慧，相信要制服阿發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是不知怎的，呂偉良突然又改變了主意！

直至到一名助手走過來低聲向夏維報告，夏探長才呆了一陣！

他對助手說：「設法悄悄混入大廈內部去，他只有一個人。」

助手明白夏探長的意思，答應一聲，便去召集數名精明幹探，商量如何進行此事！

夏維想再跟劉發談話，可是，劉發却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夏維好不奇怪，對獃在閘內的尤九說：「過去看看他們怎樣了！」

尤九只有走過去。但是，這時候已經不見了劉發和六叔二人，他們可能由走廊彎曲的地方轉進地牢下面去了。

尤九放輕腳步，悄悄回到閘邊緣來，低聲對閘門外的夏探長說：「他們似乎進了地牢下面去，你們有辦法弄開鐵閘進來嗎？」

夏維奇怪地說：「怎麼？你沒有鎖匙嗎？」

尤九道：「全都給阿發取去了！」

夏維覺得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可惜呂偉良此刻已經離去，否則，憑他開鎖的技藝，相信打開這鐵閘將不費吹灰之力。

夏維無可奈何，唯有在自己的下屬中找尋開鎖的人才，可惜一時之間，竟然難以找出一個有這樣技術的人，過去警方要破門而入，都是光明正大的。但現在他們投鼠忌器，必須小心從事，決不能明目張胆地入去！

夏維開始詛咒呂偉良太不够朋友，如果不是爲了林愛莉，也許他很快就可以制服屋內這個爆炸狂人劉發。但現在，機會可能稍縱卽逝！

夏維正恨得牙癢癢的時候，一輛亮着藍色旋轉燈號的私家車，在「嗚嗚」怪叫聲中，開到帝王大廈面前的街道來！

夏維很快就認得，這是特警隊長阿生的座駕車！

眞的是天無絕人之路，救星終於來了！——夏維心裏這樣想，脚步迅速移向那輛車子停放的地方！

夏維還未到汽車旁邊，阿生已下了車。看見夏維，阿生就急不及待地問：「裏面到底有多少人？」

阿生是從警方無綫電台獲得這項消息的。夏維答道：「只有一個，但有個看更人被他挾持作爲人質。阿生，你來得正好，我們要偸進去將那個青年人劉發制服，你有辦法把鐵閘的門鎖打開嗎？」

「試試看吧！」阿生說着，與夏維並肩走了過去！

來到閘門前面，尤九來回於走廊通道之間，他非常緊張，担心劉發會由地牢上來！

阿生瞥了那鐵閘上面的門鎖一眼，道：「這十分簡單，讓我先取些工具來，大約三分鐘不及就可以完事了。」

阿生返回汽車，取來一些簡單工具，無非只是彎曲的鐵綫鋼條之類。然後再重新回到帝王大廈的正門大閘外！

尤九在屋內放哨，只要看見劉發的影子就會打暗號通知戶外的警方人員。

阿生只化費了一分鐘時間，鐵閘門鎖便應聲而開！

夏維不敢輕舉妄動，主要並非因爲有一名人質在對方手上，而是担心觸怒了劉發，萬一他一時失了理性，把炸藥引爆，後果就難以想像。

屋內的看更員尤九首先衝了出來，他總算悄悄舒了一口氣！

但是，却給夏維一把拖住：「你不能走！還要幫我們，設法把劉發引離地牢，讓我們制服他。否則危險性仍然存在！」

尤九明知無可避免，只好硬住頭皮，在夏維的擺佈下，回到屋子裏面去！

夏維叫尤九跑到地牢入口處，揚聲對劉發說話。目的是引誘劉發出來，而夏維阿生等人則埋伏在一旁，伺機將他制服。

尤九走到地牢外面，高聲對劉發說道：「阿發哥，警方已依了你的說話，將所有的人員撤退了！」

豈料劉發却由地牢下面罵道：「尤九，你這傢伙眞可惡，竟然敢欺騙我！回頭你有苦頭吃的！」

夏維和阿生二人都呆了一呆，劉發在地牢下面怎可以看得見街外的情形？

尤九硬住頭皮道：「我怎會欺騙你？你可以上來看看！」

「我才不會上當！」劉發嘿嘿地冷笑道：「我知道警方人員不但沒有撤退，而且一些人已摸了入來。他們可能等着捉住我！不過，嘿！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吧！」

阿生與夏維交換着眼色，這眼色中顯然充滿了驚奇！

阿生低聲問尤九：「這裏有電視傳眞系統麼？」

尤九莫名其妙地搖搖頭：「沒有啊！地牢裏只有通風系統！」

阿生迷惑地說：「既然沒有電視傳眞系統，他怎可以看見這上面的情形？」

夏維說：「可能只是忖測。」他又吩咐尤九道：「要求他讓你和你的同伴說話，看他肯不肯！」

於是尤九說道：「阿發哥，可以讓六叔跟我說幾句麼？」

「當然可以！但你小心點，別向老子施詭計，否則，我們可能同歸於盡！」劉發在地牢下面，高聲說道。

尤九又在夏維的授意下，揚聲說道：「六叔，你怎麼樣了？」

六叔嘶啞的聲音中充滿了絕望，他說：「快叫警方的人離開這大廈，屋內屋外的人都要撤退，阿發已將十箱炸藥分置基石四周，只要他燃着其中一箱，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尤九說謊道：「沒有警方的人入來，叫阿發少担心吧！」

六叔道：「你別騙他，剛才有人打電話入來！所有街上情形，他瞭若指掌！」

這番說話夏維和阿生都聽得清楚。他們這時才明白到剛才他們在外面的一舉一

動，都被人用電話通知地牢下面的劉發，怪不得他會這麼清楚。

然則，附近大厦可能還有着「TNT」黨徒，他們可能居高臨下，把所見到的，用電話告訴劉發，於是夏維立即示意助手，悄悄帶人到外面仔細觀察，希望能找到那奸細。

夏維感到束手無策，問計於阿生。

阿生說道：「也許有一個辦法可以一試。」

「什麼辦法？」夏維問。

阿生附耳對夏維說了一些話，他顯然不想尤九和其他探員知道他的下一步行動。到了這時候，阿生好像什麼人也難以相信。

只見夏維連連點頭道：「這辦法妙極了，一切拜託你！」

尤九以及在旁的探員都無法知道阿生的計劃是怎麼樣的。

阿生匆匆離開了帝王大厦，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阿生的汽車裏還有着數名特警，其中一名一直用無綫電話跟他的上司任如重連絡。任處長正在家中。

阿生接過無綫電話聽筒，致電總部，叫人把一些應用物品趕緊送來！

夏維一邊叫人留守大厦之內，嚴密監視劉發的一舉一動，另一方面又與總部連絡。這時候警察局長已返抵那裏等候來自各方面的消息。

局長在電話中問夏維：「帝王大厦那邊怎麼樣？聽說有一個人被挾持是嗎？」

「是的，局長。」夏維說，「不過這方面相信很快就可以了結。現在我想知道市長方面有什麼消息？」

局長說道：「二百萬元已經派人送去，歹徒還沒有說出炸藥收藏在什麼地方。現在發生了這件事之後，我眞担心他們可能又改變了主意！」

「局長，我有個情報，知道歹徒的巢穴在郊區一個地方，只要你批准，我們立刻就可以把他們一網成擒！」夏維說。

「你的情報可靠嗎？」

「絕對可靠！」

「那批炸藥是否也在匪巢之內？」

「我不敢肯定！」夏維又說：「不過，我認爲時機已成熟，現在該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有把握嗎？」

「只要有足夠的人手，相信一定可以成功！」

局長說：「必要時，我們可以請求軍方協助，人手不怕不夠的。」

夏維這時才說出了眞相：「那麼，請你與特警總部連絡吧！我的情報，正是來自國際特警方面的，他們一直派人監視那匪巢！」

局長本來不想借重任何外力，只想獨自邀功。但是，事情發展到目前這階段，實在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因此，他只好答應夏維，由他親自與國際特警總部連絡。夏維則留守帝王大厦現場外面，隨時與他取得連系。

時間已是凌晨五點，這時候許多人都正在甜睡，只有阿生他們仍然忙個不了。

由特警總部派來的人，終於駕車將一些應用物品送來了。

那是一些無色無味的「迷魂氣體」！

阿生所須要的正是這些東西。

警探在隣近大厦監視，觀察，希望找出劉發同黨之所在。但是，他們找遍隣近各大厦，也不見有可疑人物。

另一方面，警探已經找到了死者金子文的家人，通知他們前往殮房認屍，以及向警方提供一切有關金子文的資料。

可惜金子文的家人對他所知不多，他們只知道金子文很少留在家中，而且有許多同學，他們常常聚集在一起，過去也參加過一些示威運動。

唯一最有用的資料，相信還是最後一點。於是警方便從檔案中搜出一些菲林來，那是某些示威運動中警方派出的便衣特工攝取下來的底片。

果然在一些底片中找到了金子文的影子，同時也找到了劉發和其他青年人的樣貌，他們並非一定都是學生，像劉發一樣，有些已經出來社會做事了。

總括來說，這羣青年人都是極端不滿現實的人。因此往往藉故向羣衆煽風點火，發表激奮的演說。警方攝下這些照片，目的是準備他們萬一搞事，便作爲控告他們的證據之一，想不到現在也有點用處。

稍後時間，阿生也通知他的下屬——郊區臨時指揮部的特警，將麥森利用電單車對紅光自動攝影器拍攝的底片送到警局去！

透過任如重和警察局長的連絡，特警組和當地警方終於合作起來了。

紅外光攝影儀器拍攝下來的影片，與警方檔案中搜出來的人，幾乎完全一樣。換句話說，勒索組織的成員，也就是那一班極端份子。

於是警探漏夜出動，分頭去找這班年青人的父母或親人，他們大部份沒有返家，這更加證明他們正集中在一個地方，或者他們早已料到警方有此一着，故此逃之夭夭！

另一方面，阿生正率領他的下屬進入帝王大厦之內分頭工作。

在尤九的指引下，特警組人員找到了空氣調節系統的來龍去脈，阿生首先要了解那些空氣槽內的風向，然後才可以把「迷魂氣體」灌輸進地牢之內！

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艱巨工作，只要稍一不愼，讓地牢內的劉發知道，後果就難以想像！他可能會不顧一切，將地牢內那十箱炸藥引爆，那時這個市中心區便會變廢墟一樣！

由於屋外會有人用電話通知地牢內的劉發，所以阿生領導的特警組又要暗中進行另外一項秘密任務，那就是利用特警組擁有的儀器，從街綫中窺聽可能撥進地牢貨倉內的電話。

不知道是否因爲警探的搜查工作接二連三地展開，一直未見再有人打電話到地牢裏面去！

地牢裏面也靜悄悄的，沒有劉發的聲音，也聽不到人質六叔的動靜，難道在這情形底下，他們還可以安心睡覺麼？似乎不可能！

地牢的門緊閉着！沒有人曉得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非常担心突然之間有人打電話入去通知劉發，同時他又希望知道地牢裏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因此，阿生親自撥電話進去！

爲了進一步了解貨倉內的情形，警探早已奉命把英美法洋行的人員找來，在現場提供一切有關資料，所以阿生知道裏面貨倉之內，就只有一條電話綫路，只要有人首先打電話入內，後來者便無法可以把綫路搭通！

阿生深明此理，所以他打這個電話，除了要了解劉發將看更員六叔如何處理之外，就是要令到劉發的同黨無法撥通這個電話。雖然劉發的同黨未必知道阿生的計劃如何進行，除了夏維之外，其他警方人員甚至也不知道。但是阿生仍然担心會功虧一簣！

本來他們可以將電話綫路弄斷，但那樣可能觸怒劉發。

阿生打進去的電話搭通了。

劉發在電話中問道：「甚麼事？」

阿生道：「你是阿發嗎？」

「是的，你是誰？」劉發的語氣顯得相當緊張。

「我不是警方人員，但我有幾句話跟你說！」阿生道：「六叔怎麼樣了？可以讓我跟他談談嗎？」

「你是甚麼人？」

阿生靈機一觸，道：「我是六叔的侄兒……」

阿生以爲很聰明，豈知他還未說得完那句話，劉發已經笑了起來：「傻瓜，你當我是甚麼人？六叔根本沒有親人在這裏，甚麼侄兒侄女？你一定是警方的人，我要你小心聽個明白！你不要再在這裏故弄玄虛了，我立刻就會給你們上演一幕精彩好戲！」

阿生心裏一凛！道：「你說甚麼？」

「你等着瞧好了！蠢才！」

劉發說完，也不等阿生答話，便放下了電話聽筒！

那重重的一下子聲響，把阿生的耳膜也震動得「嗡嗡」作响！

阿生沒有把聽筒放下！他明白到綫路的原理和結構，只要他是主動的打電話給對方，他不掛斷，綫路始終維持現狀！

也就是說，現在卽使阿發想打電話到外面去，只要他拿起聽筒，他也不可能將綫路接通，結果還是只可以聽到阿生的聲音。

阿生既然了解到電話的奧妙，自然也想到劉發可能採取的行動，萬一劉發眞的要撥電話出外，阿生打算叫他的助手伴作接聽。因爲一般人打電話的習慣總是先撥號碼，再聽聽筒，那時他可能以爲電話已經接通了。

但是，劉發並沒有再利用電話。到底剛才他說的「精彩好戲」又是甚麼意思？

阿生的助手們正將特製的化學藥物製劑「迷魂氣體」，由空氣槽內灌輸到地牢裏面去！只要五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發生作用。

由於「迷魂氣體」無色無味，只要弄清楚空氣槽內的風向，以及悄悄將抽氣系統關閉片刻，讓「迷魂氣體」停留在地牢之內，五分鐘之內劉發和六叔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昏迷！

地牢之內足有千多方呎那麼闊，如此寬闊的地方，本來須要大量的「迷魂氣體」，更須要更長久的時間才可以發生預期作用，但是，那是一個堆積不少貨物的地方，空間並不大，故此阿生估計只須五分鐘時間，就可以再打一次電話入內。只要屆時沒有人接聽，就表示他們目的已達！

到時他們就可以破門而入，控制了大局！

當然，到時阿生如果要打電話入內，必須先把電話綫路掛斷——因爲直到現在，阿生還未把聽筒放下，以防劉發向外「求援」！

但是，阿生一切的努力似乎白費了！

地牢的門突然被人打開，登時令到守候在外的特警和夏維率領的警探們爲之手足無措！

有個人首先走了上來，他不是劉發，當然就是看更員六叔！

各人在驚惶失措中，都以爲危機可能已經成爲過去了！否則劉發爲甚麼會放掉六叔？

可是這刹那間的喜悅，立卽又化爲烏有！各人在燈光的照耀下，只見劉發緊緊跟隨在六叔的背後！

看更人六叔的背上似乎多了一些東西！乍然看過去好容易會以爲六叔是個駝背的人，但看清楚之後，就會發覺那是一個鋼製的箱子！

六叔首先由梯級走上來，他滿額汗珠，面色蒼白得像殭屍一樣。

「到底劉發這傢伙又弄甚麼玄虛？」阿生在失望中不禁驚嘆起來！

夏維見過那批失踪炸藥樣本，他悄悄對阿生道：「六叔背着那一箱是炸藥。」

「炸藥？」阿生也吃了一驚！

轉眼間，劉發也走完了那一段梯間，完全現身在各人的視綫之內！

本來在這種短距離之內，阿生和任何一名携有手槍的人，都有足够把握將劉發一槍擊倒！但是，眼前出現的情形，却令到每一個在場的人都爲之感到無限迷惑，當然也沒有人敢胡亂地放槍！

劉發大搖大擺地走上來！他的背後竟然拖着一條長長的繩子，仔細再一看，又不是繩子，而是一條電綫！

那條電綫越拖越長，看得夏維和阿生等人都爲之口呆目瞪！

雖然沒有人開槍，但是現場上一些探員爲防萬一，却拔出手槍戒備！

六叔看見這情形就高聲叫了起來：「求求你們切不可開槍，我背上那一箱是炸藥，還有九大箱留在地牢之內……」

「哈哈哈……」劉發得意洋洋地，不待六叔說完，他便接着說下去：「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可以按一下這手上的電掣，令到十箱炸藥同時爆炸，誰想開開眼界，參觀一下這奇景嗎？」

在場的人聞言無不大吃一驚！

劉發這傢伙一直按兵不動，原來就是動手製作這一套行爆工具！只要稍懂電學原理的人，都可以輕易製成這引爆器。

那麼，六叔爲甚麼不乘機逃脫？

要不是劉發把六叔加以細綁，就是六叔與他獲得了協議。但看情形還是前者居

多！

劉發神氣十足地拍拍六叔的肩膊道：「站住！讓我先跟這班飯桶講幾句話！」

阿生聽得十分刺耳，心裏固然生氣，要不是為大局設想，他眞的想一槍把劉發這傢伙的生命結束！不，如果就這樣輕易讓他死去，未免太過便宜了他，以阿生那百發百中的槍法，大概在這種距離之內，可以隨意擊中劉發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份。那麼，最好還是連開兩槍，將這傢伙那兩條腿骨射斷，讓他慢慢地流血死去，讓他了解到痛苦的滋味！

不過，現在的阿生已身為國際特警的分區隊長，他當然不會再像從前那麼容易衝動，做任何事情之前，他都會冷靜考慮清楚，更何況眼前出現的，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呢！

劉發不認識阿生，却認得出夏維是警方的探長。他指住夏維道：「你足足鬧了大半晚，無非想拘捕我，為甚麼現在却又不敢動手？來吧！我不敢反抗的，因為你是警探，你有槍，可以隨時殺死我！」

夏維說道：「劉發，你還這麼年青，我為你和你的家人設想，勸你還是冷靜點好。你應該臨崖勒馬了，否則你會噬臍莫及！」

「哈哈哈……」劉發笑得前仰後合的，態度極之傲慢地道：「想不到警探會這麼溫柔，簡直仁慈得有若傳教士一樣。但據我所知，這裏的警探只懂得造案，揷贓以及收買綫人，此外最拿手的好戲就是迫供！」

「你所說的可能是一些害羣之馬的所為，我們警方的聲譽就是給這輩毀壞了！」夏維說：「過去也許你受過類似的待遇，所以才會如此憎恨警方，是不？」

「是的，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TNT組織的成員，每個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警察虐待的青年人，所以我們決心要澈底對付你們！」劉發咬牙切齒地說！

夏維看得出他的內心充滿了仇恨，於是說道：「我剛才也承認我們警察隊伍之中，有不少害羣之馬，如果你受過他們的虐待，不妨將實情告訴我，我可以保證將他們依法辦理！」

「你說得眞動聽啊！市民可以控訴警察？」

「這是個民主社會，也是法治的社會，誰犯了法也同樣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劉發笑了笑，冷冷地道：「我試過了，警察當街毆打我，我報上警局去，結果反而挨多幾拳，他們還說，如果我不服氣，可以請個律師告上法庭。但他們提醒我，卽使告上法庭也沒有用的，回頭他們會給我栽贓，甚至放一包海洛英到我的衣袋裏，到時送我進監獄裏，再慢慢對付我也未遲！探長先生，別說我沒有錢去請律師，卽使有，又怎麼樣？回頭可能敗訴，也可能眞的給一名巡警或者便衣探員放一包海洛英到我口袋裏，那時才眞的是有寃無路訴呢！」

「這一類故事我也聽過了，可能你說的全是眞話。」

「當然是眞話，我又不是講故事的人，難道還會創作麼？」

「但是，如果你眞的遇上這情形，應該向更高級的警官投訴，甚至可以打電話找警察局長，還有民間寃情大使。只要你理直氣壯，一切記錄在案，他日卽使眞的有人大胆向你栽贓，相信法官還是相信你多過相信那些敗類！」夏維說。

「多謝你指點了我！」劉發苦笑一下，「可惜我現在不可能再有那種機會了。我們這一羣，可以說是受够了你們的氣，現在是報復的時候了，我們要上演一幕又一幕的好戲，讓你們忙個不了！這，也就是我們預訂的策畧之一！」

夏維給他一輪搶白，幾乎說不下去！

阿生在這個地方長大，對於劉發剛才那一番控訴式的指責，也不能完全否定。卽使他現在加入了特警組，他仍然不能違背良心去幫警方。所以，阿生只有呆立一旁，不發一語！

劉發仍然是一手搭住六叔，一手拖住那條電綫，電綫的末端有個電掣，他的拇指就按在電掣的頂上。只要夏維等人之中，有任何一人要對他採取行動，相信他就會立刻按下去。

假如那條電綫果然是眞的連貫在地牢中一具引爆器之上，相信屆時他就會令到整座帝王大厦倒塌，六叔因為背上也有一箱炸藥，他和劉發二人固然首當其衝，血肉橫飛固然是難免的事，就是現場上的人亦會葬在瓦礫之中。

由於炸藥數量之大，相信除了二十多層高的帝王大厦之外，附近一帶辦公大厦亦必然會受到牽連而紛紛倒塌，市中心區勢必引起混亂！

阿生一想到這種可怕的情景，又覺得必須及時制止他，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引爆那些炸藥！

但是，地牢的門已經給劉發順手鎖上了，電綫是由門縫中伸展出來的。這時候劉發和六叔仍然站立在地牢通至大堂的梯間盡頭處附近！

阿生想過了，只要劉發不注意他，他就會溜到梯間下面去，設法弄開門鎖，偷入地牢之內，將引爆綫路破壞！

但是，劉發非常精明，他手上雖然沒有手槍，却能令到這一班腰懷手槍的警探和特警們都聽從他的指揮，乖乖的走在前面，首先離開了大厦，免除了後顧之憂！

阿生又再一次失敗下來！這是繼「迷魂氣體」之後另一項計劃的失敗！

劉發手無寸鐵，却能在警方人員重重包圍之下，處處佔盡了上風。

現在他得意洋洋地，站立在帝王大厦門前，路燈和大厦門前的照燈投射在他的臉上，隱約還可以看見一股煞氣！

他對被他迫出門外的夏維探長道：「你們警察局長在這裏嗎？」

「他不在這裏。」夏維說：「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想找你們局長談話！」劉發又問：「他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到達這裏？」

「你有甚麼話儘管對我說好了，相信這個時候，他已經休息了！」夏維道。

「不！今晚發生了這麼大件事，他身為局長，不會還睡在夢鄉的，而且，市長十分重視那批炸藥的下落，我們總算引起他的注意了。」劉發又看看腕表，仰望天空一下，嘆一口氣道：「也快要天亮了，

把市長和局長都請到這裏來吧！」

「為甚麼你一定要見他們呢？」夏維問。

劉發瞪住夏維傻笑：「因為你還不够高級，所以不配跟我說話，你明白嗎？」

夏維道：「我可以設法讓你和我們局長通電話……」

「不！」劉發道：「我可以給你十五分鐘時間，讓你把你局長請到這裏來！」

夏維為之啼笑皆非，他道：「我只可以替你傳訊，却沒有把握可以保證他能在十五分鐘到達這裏！」

「我只有耐性等你十五分鐘！在這時間之內，不但局長要到，還要市長也到達這裏。你就照我說話告訴他們，否則，我和我的同伴們，會讓你們忙到透不過氣來！」劉發神氣地笑了！

夏維對身旁一助手道：「去通知局長，照足他的說話，一字不漏地告訴他！」

助手走到一輛警車去，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

現場一帶早已被警方封鎖，列為危險禁區！因此記者們均被隔離在半條街位以外，無法聽到劉發和夏維說了一些甚麼。

隣近一帶大厦，假如有人留宿，均被勸告暫時離開該區，因為沒有人知道劉發這傢伙的情緒如何變化，更沒有人知道那批炸藥何時爆炸！唯一知道的，就是劉發似乎不打算逃走！否則，為甚麼他不向夏維要求逃走工具，而要求見市長和局長？

正因為他沒有逃走的企圖，這種「拚死」的精神才是最具有危險性！

阿生因為劉發不大注意他，早已悄悄離開了夏維探長的左右。

夏維自覺責任重大，他要在市長和局長二人未到達之前，盡可能拖延一點時間，安撫着劉發，不要令他的情緒衝動，以致立刻造成悲劇！

阿生剛要設法調開劉發的注意力，然後設法潛入帝王大厦之內，悄悄將拖在劉發手中的綫路截斷。這時候忽然看見辛尼由那邊走過來！

辛尼與阿生年紀差不多，二人一向很投機，因此見面之後彼此也討論這件事！

辛尼說道：「我有個更簡單的辦法，只須將電源關閉，相信他會一籌莫展！」

阿生想了想，說道：「劉發這傢伙既聰明，又冷靜，相信他早已想到這點，然則，他設計自製引爆器時，用的可能是乾電池，而不是交流電。那麼，萬一不幸給我猜中的話，截斷大厦內的一切電源，只有引起他的反感，他既然有勇氣隨時同歸於盡，悲劇可能會加速發生。這個險冒不得！」

辛尼知道阿生比他精明能幹，否則他也不會如此受到國際特警首腦的重視，因此，辛尼覺得阿生的想法並非言過其甚！

天色漸漸亮了！

劉發不斷看腕錶，他三番四次地咆哮着！夏維探長婉言相勸，一步也不敢離去，他担心他的下屬一時失言可能會觸怒這憤怒的年青人，那時就不堪設想！

被遠遠隔離着的記者羣之中，包括各報社和通訊社的記者，電台和電視台的記者。他們因為看不清楚，也聽不到，非常鼓噪！

劉發開始注意他們，他對夏維道：「為甚麼你不讓他們靠近一點？」

夏維道：「我担心有危險！」

「如果有危險，也是你們迫我的。」劉發又道：「我要你讓他們過來！」

「記者們有時不知避重就輕，他們可能令你生氣！」夏維說。

劉發道：「不會的，相反，我會對他們發表演說！就像那些名流紳士一樣，我要我的照片刋登在報紙之上，讓全市的人都認識我！」

夏維無可奈何，只好叫一名警官過去，把記者羣召來，但仍然須要保持一個距離。

阿生這時候已經悄悄觀察過四周的環境，他覺得最簡單當然是由橫門進去，但是橫門位於地下，只要稍有音响，就會引起只隔一個彎角那邊的劉發的注意，結果可能弄巧反拙，把事情弄僵！

阿生跟隨師父「鐵拐俠盜」呂偉良闖蕩江湖不少日子，對於這些門路的選擇甚有經驗，過去他們師徒二人身陷虎穴，犯艱冒險，能够屢屢化險為夷當然不是僥倖所致！

現在阿生終於想出了一個較安全的辦法，就是由一條橫街攀登二樓，破窗入屋，轉到樓下再入地牢，只要能騙過劉發，將電綫切斷，危險性已減少了一大半，剩下一小半只是六叔本身的安全問題而已。

因為六叔背上有個鋼箱，據說裏面也是充滿了炸藥的。阿生一時之間不能確定六叔背上的炸藥箱是否與劉發自製的引爆器有連系，然則問題可能簡單得多，否則仍然有麻煩。

劉發手上可能有打火機之類，那麼，六叔背上的一箱炸藥亦可以造成極大的災害。

阿生與辛尼取得默契，由他獨自偷進帝王大厦之內，切斷電綫的工作完成之後，便利用超短無綫電通話機通知戶外的辛尼，以便設法對付劉發，將看更人六叔救出險境。

阿生為了避免太多人容易引起注意，一個人悄悄溜到橫巷那邊去。

他携備了應用工具，趁住天色還未完全放亮之際，希望能及時完成這項工作。

但是，就當阿生開始攀登二樓水泥屋簷的時候，突然有個人奔跑過來，揚聲制止阿生！

阿生心裏生氣，這項工作雖則在半保密情況下進行，但他以為辛尼事先一定會暗中知會在現場一帶戒備的警方人員，為什麼這名穿上了制服的警官會制止他？

阿生的身體這時正吊在屋簷邊緣，給警官叫住之後，便跳了下來！

「你幹什麼？」阿生生氣地問：「難道你的同事沒有通知你嗎？我是特警組的人……」

「我知道，你是阿生隊長。」警官非常有禮貌地說，「是辛尼先生叫我通知你的……」

「什麼？辛尼叫你來制止我？」阿生給他弄得一頭霧水，「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大清楚，但他叫你切不可上去，同時請你把無綫電通話機的開關掣打

開。」警官說。

阿生由口袋裏摸出一個烟盒大小的半導體無綫電通話機，打開開關掣之後，果然聽到了辛尼的聲音在那邊說：「阿生，對不起，我來不及趕到那邊通知你，剛剛有個警告電話打到探長的汽車裏來，他們似乎有人在附近高處監視，警告我們切不可冒險！」

阿生不由自主地抬頭四望，但見附近一帶高樓大厦林立，灰暗的天色已逐漸放亮了！可是阿生仍然無法找出到底那一處窗口有人監視他！

阿生心有不甘，對辛尼說：「我想知道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通知劉發。」

辛尼道：「我想可能也是短程通話機之類。總之爲安全計，我們只好把原來計劃暫時放棄。」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到辛尼那邊去！

大批警探又再度奉命出動，希望在一些大厦之內找出劉發的同黨。

天色已經大亮，現場上守候的電視外勤隊紛紛擺好鏡位，作現場轉播。而各無綫廣播電台的實地轉播早已開始了。

劉發儼然一名大人物，屹然站立於帝王大厦正門的石階之上，樣子顯得疲乏不堪，但他仍然挺起胸膛。可憐的六叔此際已是搖搖欲墮！他坐在石階一旁，背上一個箱子斜倚在牆壁之上！

由於劉發手上的電綫連系着六叔背上的箱子，夏維探長估計那背上的一箱炸藥也是用同一引爆器控制的。換句話說，只要劉發一按按掣，地牢下那九箱炸藥與六叔背上的一箱，便可能在同一時間引爆！

儘管現場上充滿危險性，但記者羣仍不顧警方忠告，冒險採訪，早起的居民從收音機聽到的電台廣播中，都已經知道這件事！

警察局長首先趕到現場來，但是市長認爲這種「召喚」對他不恭，所以他也懶得去理！

劉發態度强硬，他再三聲明，必須市長親臨現場。

有記者高聲問道：「你要市長來這裏幹嗎？」

劉發洋洋自得地說：「我向他訓話，他是這裏政府的最高負責人，他不應該推卸責任的。」

已經到達現場的局長說：「市長決定不來了，你有什麼話不妨對我說！」

「你有什麼資格對我說話？」劉發瞪他一眼：「你是個沒有信用的傢伙，當初上場時揚言什麼除三害，結果怎麼樣？你自己大概也心知肚明了。」

警察局長面露尷尬之色，在衆多記者的面前，他不得不硬住頭皮說：「我們警方的除三害工作一直都在不斷進行，這是有目共睹的。」

劉發笑了笑，又冷冷地說：「其實所謂三害，你本人便是其中之一，由於你的領導無方，使到全市市民對警方都失盡信心！」

警察局長正待申辯之際，一名高級警官倉皇奔跑過來，在局長耳邊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局長急忙跟他回到一輛警車上！

劉發面有疑色，拍拍六叔的肩膊道：「跟我回到閘後面去！」

六叔已疲不能興，但却又不敢不從。

劉發顯然担心警方施詭計。

劉發重返屋內，始終沒有逃亡的企圖，也沒有要求交通工具。

記者們想迫近一步，但給在現場維持秩序的警方人員勸止！他們只有運用長距離鏡頭，進行連串的攝影以及卽場轉播。

警探們始終沒有辦法找出奸細之所在。在他們想像中，最少有一名TNT黨徒隱藏在隣近一幢辦公大厦之內。

太陽已經出來了，警方担心市中心區的車輛與行人會越來越多，那時更難以控制！惟有將一切通往市中心區的道路暫時封鎖，除了警方和記者的車輛之外，一概不准通過！

劉發所指定的「十五分鐘時限」已經超過了許多，他好像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警方一直在想辦法，特警組也在想辦法。可惜投鼠忌器，許多可以一試的辦法都不敢試！例如阿生打算潛入屋內，切斷電綫，但是一個神秘警告電話，又令到他們功虧一簣！

阿生担心時間上的拖延可能發生更大的不幸，立刻找着夏維探長商量。

但是，就當他們正在討論着如何解救眼前的僵局時，夏探長却被局長召去了！

當地警方顯然又接到了什麼驚人消息，只見大批警車紛紛開離現場，一部份敏感記者也開車追隨着離去的警車。

原來是市長官邸接到「TNT」黨徒的電話，聲言一批炸藥已秘密運至附近，數分鐘之內就要爆炸！

身爲治安首長的警察局長可苦了，他在電話中親耳聽到市長大發雷霆，要他迅速帶同軍火專家到市長官邸去！

一時之間，警車的警號聲浪此起彼伏，響澈了半個市區，大批警員奉召開到市長官邸附近去戒備！

特警組並不屬於地方政府管轄，所以阿生並沒有理會他，他關心的只是劉發的一擧一動，尤其是這是市中心區！萬一發生爆炸，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阿生也知道林愛莉受傷，正在醫院接受治療，他却不急於去探望她，一則是明知她所傷不重，二則是他知道呂偉良可能正在陪伴着他！

辛尼曾經對阿生說：「你師父呂先生可能仍然存有偏見，他明明答允帮夏探長忙的，後來聽到劉發那一番指責政府的激奮說話之後，竟然中途變卦！」

阿生當然了解他師父的怪脾氣，沒有人能够令他去做一件他不願意做的事。他所以臨時改變了主意，可能是讓這件事拖延下去，讓更多市民知道，令當局大感尷尬！

事實上阿生本人也覺得這個政府委實有太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不過他現在到底也是一名特警隊長，國際特警的工作目標是需要制止罪惡，維持世界和平的，因此他決不能坐視！

現在帝王大厦一帶反而平靜得很，只是市長官邸附近，却如臨大敵似的，軍火專家乘坐警車在四周巡視，找尋炸藥之所在！

危機四伏　烽烟處處

市長非常生氣地，在官邸的客廳裏踱着方步。他不斷揮擊着拳頭，咬牙切齒地說：「飯桶飯桶，一些用處也沒有！」

副官守候一旁，他知道市長所說的「飯桶」大概是指警察局長，其實副官老早就看出他是個沒有用的傢伙，市長一下子把他提升爲局長，可能是由於他在一次示威中揮動警棍，將數名示威學生打傷。也許他就是憑了那一份「勇敢」，由警長地位連升幾級，堂堂正正的做起局長來！

電話又響了起來！

副官執起聽筒，對方是個陌生男子，聲言要找市長談話。

副官大感震驚，急忙按住講筒部份，示意市長道：「可能是剛才打過電話來的TNT黨徒，他要找你說話。」

市長一邊走過去接過聽筒，一邊吩咐在場的保安官員追查綫路來源，剛才那一次「密告炸藥」的電話掛綫太快，查不出來源，市長希望這一次能拖延他！

市長剛把聽筒挨近耳邊，就聽到對方說：「你就是這間賺錢商店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嗎？我所以不稱你爲市長，是有道理的，因爲你領導下的政府，對於一切無利可圖的事都不感到有興趣，這當然不像一個政府，而只能稱爲一間商店……」

市長問道：「你到底是誰？」

對方沒有答話，連續不斷地說下去：

「現在我要宣佈你的罪狀了，你只懂得從我們市民身上賺取大量稅收，却不懂得如何保護我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你爲了賺取大量金錢回祖家去，不惜提高稅收，拍賣公地，抬高物價，無所不用其極。這就是我們作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還有其他理由，就是你不該提升史可通做警察局長，他毆傷了我們幾個同學，你很欣賞他的勇敢麼？那就請看看我們的手段了，我們覺得我們這一羣才是眞正的勇敢……」

對方像連珠炮一樣，一口氣的說個不停，市長根本沒有機會說話，卽使企圖打斷他的話頭，對方也不加理會，他有他說，你有你講的。

這時候，副官已把一張字條遞到市長面前，那是保安人員剛從電話局方面查到的電話來源！

字條上面寫着：——

「電話是由市長郊區渡假別墅內打出的。」

市長呆了一陣！他瞪住副官，眼色中充滿了怒意，同時也感到無限驚奇！

是的，市長位於郊區的渡假別墅是有人看守的，怎麼會有人潛入利用屋內的電話？除非是屋內的人員作反！

市長因爲分散注意力去看字條，竟然聽不清楚對方後來還說了一些什麼。

他正要示意副官通知警方派人到郊區別墅去捕人之際，那人又說道：「……你還是有機會的，除非你澈底改革你那貪污無能的政府，否則，我們會令你這市長寶座也倒台。這是一項忠告，你切勿等閒視之！」

對方話似乎說完了，但却沒有掛斷電話。

突然之間，電話筒內傳來連串的爆炸聲，市長有震耳欲聾的感覺。

最後一聲爆炸在電話中聽來，簡直有如天崩地裂一般，聽筒中跟住出現靜悄悄的情形——這不是截綫的響音，而是電話綫可能斷了！

市長大吃一驚，立卽叫人致電郊區警察分局去查問他那間渡假別墅的情形。

郊區分局的回答是：「我們剛接到報告，市長的渡假別墅不知怎的，突然發生爆炸，詳細情形，我們正在調查中。」

市長聞訊大爲震怒！

他呱呱大叫道：「他媽的！這還成何體統？快些把三軍統帥找來，立卽出動軍隊，我要他們把一切可疑人物擒來，寧枉毋縱！」

副官把市長的命令傳了出去！

警察局長史可通正由外面入來，邀功地說：「收藏炸藥的地方終於給我親自找出來了，就是在後面一叢矮林中的野草堆內，只有一箱……」

但是他話猶未完，一名軍火專家由外面匆匆趕上，補充道：「不止一箱，是四大箱，而且有引綫互相連貫。爲安全計，請市長和這裏的人全部撤退！」

市長當然不再相信史可通的話，他臭罵了史可通一頓，正待離開官邸，電話又響了起來！

電話中有人說：「如果你不去聽阿發訓話，我們立卽引爆那四箱炸藥！而且只是一個開始，好戲可能還在後頭！」

那人只說了短短幾句，立卽掛斷了！

在場的人都心感不妙！

市長面色十分難看，又驚惶，又生氣地問：「誰是阿發？」

「阿發？」在場的人互相交換着眼色，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史可通想了想，答道：「阿發就是劉發，他就是要脅着一名看更人做人質的TNT黨徒，他一直嚷着要見市長你！」

市長盯了他一眼：「這種事你早該告訴我！人命關天，快叫人備車，我要去親自見見他！」

史可通爲之啼笑皆非，他明明是通知了他，只是他不肯就範而已，現在看他凡事親力親爲的樣子，誰也不敢否認他是個仁慈的父母官。

保安人員嚴密保護下，市長終於乘坐他的座駕車離開了他的官邸。

由局長史可通親自率領的隊伍，仍在市長官邸四周戒備。

軍火專家小心翼翼地，將綫路查看清楚，發覺四箱炸藥分置市長官邸後面的山坡上，藉住一些矮林野草的掩飾，要不是小心查察，實在不易發覺！

四箱炸藥從外表看來，正是那批失踪炸藥的一部份。一些引綫把四箱炸藥互相連系起來，最後出現在引綫末端的，是一具遙控引爆器！

軍火專家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因爲沒有人知道對方什麼時候令它爆炸。可能就在他們動手拆卸中，也可能是現在！

這種遙控引爆器是可以利用電波感應，而令到兩個電極接觸而發生爆炸的。遙控儀器可能就在距離市長官邸不太遠的地

方。

局長史可通覺得事態嚴重，暗中派人到隣近一帶截捕可疑份子，另一方面親自召來派駐市長官邸的保安官員，要他們解釋此事如何發生！

保安官員自知疏忽，無奈市長官邸佔地太廣，裏面除了泳池，球場和花園之外，還有供隨從居住的寬闊住宅，當然不是規限每人只可佔地數十方呎那一種，而是紅牆綠瓦，亭台樓閣的美輪美奐建築。再加上後山的山坡樹林等處，儼然一個小村莊。要憑這十數人的保安隊伍將每一寸地方監視，的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名軍火專家正要動手拆卸那遙控引爆裝置，另一名在旁協助的專家却叫住他：「請慢一點動手，你瞧！這是什麼？」

專家側頭細看，原來是一張十分模糊的字條。

字條原本貼在引爆器一旁，可能是由於宵來露水將它淋濕了，以致上面的字跡有如霧中看花！

字條寫住：——

「小心！切不可拆卸！否則必自食其果！」

下署三個英文字母：——

「T．N．T．」

軍火專家把字條撕下，走下山坡，向局長史可通報告。

史可通生氣地說：「無論如何也要在市長回來之前拆去！如果你連這一點也不明白的話，還學什麼人家做軍火專家？他媽的！」

軍火專家原是一片善意，將見到的報告上司，想不到反而換來一頓臭罵！

他眞想立即就辭職不幹，但是，這豈不是等於承認自己是個懦夫？

於是他唯有硬住頭皮，重新帶着工具和助手，爬登山坡之上！

其他警方人員都找掩護體躲了起來，以防萬一！

既然號稱「專家」，自然是個對於一切爆炸裝置十分了解的人，但是，這位專家早已明白這種無綫電遙控裝置的危險性並非目前所能看見的。假如他在拆卸中給對方知道了，只要對方輕輕一按掣，後果就難以想像。

因此，那位專家吩咐助手說：「現在可能有人從高處居高臨下監視着我們，你不妨佯作檢查引爆儀器，讓我先把綫路剪斷，也許可能減少許多危險性！」

專家的助手依了他的吩咐去做！於是由專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綫路截斷了！

在理論上說，只要炸藥的引綫與引爆器絕緣，即使對方運用無綫電控制方法，將引爆器的二個電極接合，也是徒勞無功的。所以專家才會利用這個先截綫再拆卸的方法！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助手剛俯首望向遙控引爆器之際，看見一塊通電用的銅片「卡察」地一聲響，跟住冒出了一股火花！

助手大驚失色，急忙不顧一切地飛身躍離現場，直滾下山坡下面去！

說時遲那時快，驀地「轟隆」一聲，一時之間有如天崩地塌，沙石飛辨，草木連根拔起，彷彿世界末日一樣！

專家在彎腰截綫的時候，已隱約聽到了「卡察」地沉聲一响，因此他總算能夠及時俯伏下來，避過飛沙走石的正面攻擊。但是，一塊由山上滾下的山石，却在他的身體上輾過！

專家慘叫一聲，痛得昏了過去！

現場上有若戰場，一聲爆炸過後，烟霧瀰漫，火藥氣味極之濃厚！

市長官邸裏，靠近山坡邊緣的一幢建築物倒塌了。這就是飛沙走石的來源，相反，專家俯伏的山坡上，却見沉寂！

市長官邸之內雖說大部份人已經撤退，但仍有部份保安人員留守，他們以爲山坡距離較遠，而且又有建築物阻擋，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想不到倒塌的就是接近山坡的一幢二層高建築物！

於是有人給磚石擊傷，而弄得頭破血流！

局長一邊詛咒專家作法自斃，一邊命人急電召來救傷車！

幸好爆炸只有那僅有的一聲，而不是接二連三的，否則後果更不堪設想！

現在一隊搶救隊急急衝上山坡，將專家抬下來。他並未死去，只是痛極昏迷而已！

經過一番急救，專家首先甦醒過來，他發覺自己未被炸死，還以爲做夢！

其餘數名受傷的保安人員已被十字車送往醫院急救，只有那位手部受傷的專家心有不服，負創重登山坡之上！

上面那四箱炸藥絲毫未動，證明剛才的爆炸與此無關！

專家再三細心檢驗之下，才發覺另外一條綫路竟然被人巧妙地埋藏於草叢泥土底下，直透至市長官邸那幢二層建築物下面。那兒現在已露出一個大洞，證明這兒曾被人悄悄埋下了一箱炸藥！

換句話說：那具無綫電遙控爆炸器有着一明一暗的二條綫路，一條可以看見的，顯然連貫住四箱炸藥，看不見的只有一箱！

因此，專家剛才即使截斷其中一條，却無法令到另外那一條看不見的失却了作用，於是爆炸便因此而發生！

警察局長在驚惶失措中，親自進入市長官邸調查，只要傷者不是市長家屬，也總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 ×

市長這時候正在市中心區帝王大厦門前，聽取着劉發大發議論！

劉發當住衆多記者面前教訓市長，令到這位最講體面的政府首長，感到面目無光！

市長忍無可忍，終於下令將記者驅逐出半條街位以外！他所持的理由就是爲各人的安全設想！這不但成爲理由，而且十分動聽。因爲劉發始終未有放鬆過手中的電掣。同時老淚縱橫的六叔，仍然背着那一箱炸藥！

那箱子雖然只有一英尺長，五英寸左右高，六英寸那麼闊，但是看見六叔的吃力情形，就知道它的重量一定不會太輕。

看更人六叔年逾花甲，看他渾身大汗，滿面淚痕的可憐樣子，無論劉發有着多大值得別人同情的理由，也會叫人對他產



劉發手持遙控器，六叔背着裝炸藥的鋼箱，坐在石階上威脅警方要叫市長到來談判。

生無限的憎惡！

市長趁住記者羣後撤之際，對劉發道：「你到底想我怎麼樣？只要你叫你的同件別再鬧事，你要我怎樣做我都可以答應你！」

劉發笑道：「如果你早懂得這樣說，事情就簡單得多了。其實我們的要求合理而且單純，我們只想你把你的政府改革成眞眞正正的政府，別像開商店一樣，只知道賺錢。把市民當作市民，不要把我們當作傻瓜和顧客，就是這樣已經很够了。」

「那是十分合理的事情！」市長說，「我剛上場不久，其實一切已在着手改革中。」

「我本來有太多的話要說，可惜……」劉發面上那洋洋自得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市長心裏一凛，他非常担心劉發會按動手中持着的按掣；他身旁正在發抖的看更人六叔已證明這按掣足以令到地牢那九箱炸藥同時發生爆炸。唯一不知道的只是未清楚引爆裝置是利用生電，抑或乾電池而已。

劉發坐在較高的石階上，而六叔則坐得較低，這樣才易於監視。

劉發聲音嘶啞，竟說不下去！這可能由於他整夜未眠，也可能與情緒激動有關！假如是屬於後者，危險性當然十分大！

市長想像到整座大厦萬一在他面前倒塌下來，那種可怖的情形。

大厦倒塌在他統治的地方已不算新聞，舊的固然可以在一夜之間倒下來，就是新建的樓宇，也隨時可以看見裂痕處處；甚至一場風一場雨，整幢大厦像紙紮的模型一樣塌下而死人無數，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他的德政之一便是凡事皆設調查會，使人覺得這位大人對任何事情都十分認眞。但可惜左查右查的結果都是千篇一律，要不是歸咎於「意外」，就是永無答案！

現在他已彷彿感受到被活埋在瓦礫中的可怖情景，因此情不自禁地說：「親愛的年青人，請你冷靜點，千萬不可做出傻事；只要你放下手上的電掣，萬大的事情也可包在我的身上！」

劉發冷然一笑：「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可以赦免你一切罪狀，只要你聽我的說話。」市長說道。

「但是，我昨晚殺了一個人！」

市長自然不知道劉發殺了他的同黨金子文，因此問道：「你殺了誰？」

「一個叛徒！他企圖出賣我們，不聽從我的勸告，所以我殺了他！」

「那有什麼要緊？」市長說，「反正只是一個，只要你不再殺就行了！」

「可是，殺人者死啊！」劉發道，「俗語也有說：殺人塡命，欠債還錢！」

市長苦笑道：「話雖這樣說，但你別忘了我是市長，即使法庭判你死刑，我也可以赦你無罪省釋，這個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明白？什麼明白？」劉發顯然想錯了另外一方面去，「是不是要我付出相當代價？」

「不！不！」市長又陪着笑臉說，「我不是個貪官，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只想息事寧人，只要你相信我，沒有人敢難爲你的！」

劉發舒了一口氣。「我在這個地方出生，長大，見過無數吃公家飯的大小官員，你是我一生人之中第一次見到態度最好的公務員！」

市長笑道：「我也是市民公僕之一，自知保持笑容是十分重要，我也經常這樣訓示各部門人員，要對市民和藹一點！」

「眞的嗎？」劉發傻氣地笑了笑！

「當然是眞的，也許過去他們未能完全做到，但是以後……」

市長正想說下去，突然「隆」然一聲巨响，遠處一股濃烟直沖雲霄！

所有人的視綫都望向南面山崗那邊，那兒正是市長官邸之所在！

市長大吃一驚！口裏不由自主地咒罵道：「他媽的！炸了我的郊外別墅還不算，連我的居所也炸燬，這還成何體統？」

市長這樣生氣固然情有可原，任何人遭遇到這種情形也會像他一樣，何況他還是一市之長呢！但是，聽到劉發的耳中，情緒上的反應就複雜了！

劉發本來就抱着一死了之的决心，現在眼見市長這盛怒的表情，難免又想起過去歷年來受盡的烏氣！

他既然生於此長於此，自然接觸過政府各部門的人員，那些官員的態度就像眼前市長的面孔一樣——十分難看！

於是劉發腦海中稍爲平靜的情緒，又再度激奮起來！

只見他咬牙切齒的，拇指蠢蠢欲動，看來立即就要將電掣按動！

可惜劉發那種怪異的表情並未引起大多數在場的人的注意，因爲大家的視綫這時都集中到南方的山崗之上——那是市長官邸之所在地！

只有一個人目睹劉發面部表情的變化，這個人就是市長的保鏢！

當時他一直留意着劉發面目的神情，以及他的一舉一動；這一切都跟市長的安全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沒有跟其他人一樣望向南方！

保鏢眼看劉發的拇指就快要按下去了！一聲巨响跟住飛沙走石的場面，大概就要出現在眼前，於是保鏢奮不顧身，趁住劉發注意力稍爲分散之際，一個飛身撲過去！

劉發坐在石階之上，即使保鏢有更驚人的身手，也無法來得及制止他按動電掣；尤其是那電掣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

因此，市長保鏢的突如其來的行動，只有加速劉發引爆的意念而已！

只見劉發手一緊，拇指已經將電掣按下！

保鏢的衝擊只能將劉發撲倒地下，却未能制止他拇指的活動。

可憐的老看更六叔，一直在爲自己的生命快將結束而担心，想不到不幸的事情立即就要發生！以其坐而待斃，何不鼓其餘勇，擺脫死神的糾纏？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六叔迅速站起，捨身沿住石階飛奔而下！

六叔當然也想過了，只要連貫着背上那箱炸藥的電綫被他扯斷，他就不致被炸到粉身碎骨！至於地牢下面另外九箱炸藥引爆的後果，六叔已無閒顧及了。

六十餘歲的六叔，雖然經過整夜的驚惶，精神上受盡折磨，此際本已疲憊不堪，但一想起相依爲命，共處了四十四年的老妻，他就不顧一切的，健步如飛，如有神助的，轉眼已背着那個鋼箱奔出了半條街位以外！

在場戒備的警方人員看見這情形，也明白到局面開始起變化！於是有人拔槍瞄準劉發，有人一衝而上，也有人忙於逃命，急急奔離現場！

在這一刹那間，可以看出人性的眞正表現，因爲每一個在場戒備的人員，差不多完全了解到局勢的爆炸性。只要劉發理智一旦失去了控制，或者有人突然向他襲擊，整座帝王大厦就可能在幾秒鐘之內，將各人活埋在瓦礫下面！

不過，他們都是吃公家飯的公務員，自然也明白到這是任務，也是上司的命令！但是，當他們明知災難即將發生了，試問又有多少能緊守崗位？

除了一名保鏢將劉發撲倒之外，其餘數名保鏢已將市長擁離現場！

警探們紛紛拔槍衝上，希望來得及從劉發手中奪去那個引爆的電掣！

保鏢力大無窮，把劉發壓在下面，極力令到他無法動彈，無奈劉發在絕望中，只有拚出他的最後一口氣力去按下那個按掣！

一切都是有了準備的，電掣，電綫，電池以及引爆器等等，劉發老早就將它偸偸運入他管理的貨倉之內。而對於電學，他又是那麼熟悉，只要他有勇氣按下那個按掣，大約不出半秒鐘之內，首先就可以聽到來自地牢的轟然巨响，跟住不出數秒鐘光景，整座二十多層高的帝王大厦，就會倒塌！

至於以後的情形怎樣，連劉發自己也不敢去想！

不過，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都過去了，爲什麼一點動靜也沒有？

劉發一直對自己的引爆裝置非常有信心，他利用了汽車引擎所常用的乾電池，而無須依靠大厦的電流，更加對自己的製作有百份之百的把握；即使在這緊急的最後關頭，有人截斷電流，對他的引爆裝置來說也是沒有影响的。

爲什麼會這樣？……

劉發在混亂中胡思亂想，他根本也沒有多大的氣力去反抗；只想到不久之後襲擊他的人便會與他同歸於盡……

可惜他想也沒有想完，就給人在混亂中擊得昏倒過去！

頭破了，血在流，但仍然有人担心他反抗，於是爲他加上一副手銬！

然後有人迅速剪斷連貫住電掣的電綫。不過這顯然是多此一舉，假如地牢下面的炸藥要爆炸的話，早就該爆了！

一組包括軍火專家在內的警隊，急急衝入地牢下面！

地牢的門這時是打開了的，所以他們無須破門而入。

爲首一名高級警官警見貨架後面有人影移動，立刻舉槍瞄準！

軍火專家見狀吃了一驚，急忙喝道：「千萬不要開槍，這裏有九箱炸藥！」

警官似乎給他提醒了，是的，九箱炸藥的威力如何？作爲一名警官當然會明白，但那九箱炸藥發生爆炸，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警官在進退維谷中喝問道：「誰？誰在那邊？」

「是我，我是冒險進來爲你們拆炸藥的。你們不感謝我，竟然還如此無禮，怪不得給劉發臭罵你們這輩了！」貨架後面

一名男子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然後慢慢地走了出來！

那個人的輕鬆表情與軍火專家們的緊張，剛好成反比例。

不過，他的出現很快就令到一些警官的緊張心情頓然鬆弛下來，因爲許多人都認得他以及那特徵——一枝鐵枴杖！

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良！

「呂俠士，怎麼你會在這裏？」一名自後衝進來的探目不禁問道。

呂偉良聳聳肩笑道：「我本來不打算揷手這件事情的，但去到醫院跟女朋友談起來，給她罵了一頓，只好偸偸回到這裏來！」

他一邊說着，一邊彎腰把一條長長的電綫自地上拾起，示意衆人道：「這是眞傢伙，劉發並非得把口靠嚇！剛才我檢查過了，他自製的引爆器效果良好，所用的汽車乾電池也是全新的。」

夏維、辛尼以及阿生等人，都先後湧了入來！他們看見呂偉良出現於地牢之內，無不大感驚奇！

尤其是阿生，他一直以爲他師父呂偉良留在醫院陪伴着林愛莉，想不到他竟然神出鬼沒地出現在這裏。而且還奇跡地把夢想要做的事，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做得如此妥善！

至於夏維，他在緊張關頭，面對强敵之際，唯一能助他一臂之力的好友竟然靜悄悄地離他而去，事後他聽了助手的報告才知道呂偉良臨陣退縮的原因可能是爲了林愛莉受傷入院，也可能是存心讓劉發大顯威風，藉以把事情弄大，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夏維與呂偉良由敵對地位而逐漸變爲好朋友，相處的日子不短，當然明白這位俠盜的怪脾氣。他喜歡做的事沒有人可以阻止他；相反，他不願意做的事情，也沒有人能强迫他！

阿生當了解到一切危機已成過去時，也忍不住問道：「師父，你在什麼時候來的？」

「天亮之前。」呂偉良說，「我看見你攀上了屋簷又被人叫了下去。其實這種事情，何必讓太多人知道？這幢大厦四面單邊，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讓你偸進來，可惜你自從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對這門技藝也陌生起來了！」

呂偉良的一番說話差點兒引得在場的警方人員笑了起來！

是的，這時候他們確實可以輕鬆一下了。

不過身爲警方首腦人物的夏維探長，聽呂偉良說他在未天亮之前已經潛入這裏，他倒不禁有點氣結地問道：「既然你老早已成功潛入這裏，相信老早就截斷了這電綫，爲什麼一直獃到現在？你早點讓我們知道你在這裏，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是的，師父，你不該讓我們在外面緊張了大半晚，許多人因此嚇破了胆！」連阿生也有點啼笑皆非地埋怨着說。

呂偉良却慢條斯理地說：「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嗎？老看更六叔背上的一箱炸藥，同樣可以殺死許多人的。在我未能肯定劉發用什麼方法控制六叔背上那箱炸藥時，我怎敢輕舉妄動？」

呂偉良這番解釋當堂令到在場的人都爲之啞口無言，因爲劉發留給各人的印象太過深刻，他手中的電掣和六叔背上那一箱炸藥，足足令到數以百計的警務人員爲之束手無策！

不過，剛才警方已經檢查過六叔背上的鋼箱子了，裏面所儎的，並非炸藥；出乎意外地，是一些罐頭食物以及鈔票，此外就是一些書信。

罐頭食品顯然是取自貨倉貨架上的，是屬於這家洋行所代理的貨品之一。

書信是劉發的遺書，分別留給他的一位堂叔，以及他的女友。大概他也明知逃不出這裏，因而退而思其次，跑到這裏躲起來寫遺書。

但是，爲什麼他要放進這許多鈔票？老看更六叔發誓自己對於這一切絕不知情，否則他决不會嚇到滿額大汗。

原來六叔在貨倉內一直給劉發綑綁住手脚，雙眼也用黑巾幪閉住，他根本不知道劉發在幹一些什麼。甚至現在六叔也不知道劉發的居心何在！

鋼箱之內除了二封遺書之外，還有一張字條，上面這樣寫着：——

「六叔：對不起，如果我預先告訴你一切，你就不會演得那麼迫眞，我只希望你能替我拖延一些時間，因爲我實在須要好好教訓那班庸才！我預算在最後關頭把你放走，請替我把遺書交給唯一的親人——我的堂叔和我的女朋友阿珍。區區之數，聊表敬意而已，豈敢說是補償？但願他們千貪萬貪，別貪掉了你老人家這點小數目，那就阿彌陀佛了！——阿發。」

警方人員當時看見了這張字條上面所寫的，難免爲之啼笑皆非！

鈔票的數目其實也不算小，足有二千多元。

爲什麼還要加進一些罐頭？原來劉發既然存心欺騙看更人六叔，要他合作「演戲」，六叔偏偏不是個職業演員，最好的方法當然是令他深信箱中載着的確是炸藥。因此加上一些相當重量的罐頭，可算是天衣無縫！

各人撤出地牢，只留下軍火專家以及有關偵探人員。

市長雖則被保鏢和警方人員擁進了另一幢大厦之內，他却關心官邸內爆炸造成的後果；他氣得呱呱大叫，雖然明知眼前的危機暫成過去，但是還有那其餘的數百箱炸藥下落未明，萬一歹徒將它同時引爆，相信這小小都市立即就會夷爲平地！

一想到這裏，他就不禁握拳頓足，大罵史可通是個飯桶！他决心在事過情遷之後，叫他滾蛋！

× ×

國際特警處長任如重，在天色未亮之前已經趕到郊區臨時指揮部來。他知道阿生忙於協助當地警方解决來自市中心區的危機，因此漏夜趕來親自處理這件事。

任如重聽取了麥森等人的報告之後，担心躲在海濱別墅的歹徒會在天亮之後乘快艇逃去無踪，因此立即就地策劃了一次夜襲行動！

不！快要天亮了，以其稱夜襲，不如就叫它「拂曉進攻」吧！

一組特警人員首先摸到海灘，悄悄把快艇上的機件毀壞，這樣就可以防止別墅中人在最後關頭利用水路逃亡！

別墅內的燈光已熄滅了很久，照躲在山上窺伺的特警推測，這時候他們也該睡了。

如果他們眞的睡覺，這個時候應該是最熟睡的時候。於是十多名特警先後摸到別墅旁邊去！

他們一直担心這間別墅就是存放着四百多箱炸藥的地方，所以，要不是任處長親自下令，麥森他們才不敢輕擧妄動！

任如重老謀深算，企圖利用國際特警所擁有的優異設備，令到歹徒們在夢中束手就擒！這時候只見二名特警把一個石油氣似的鋼罐搬至屋旁靠近窗處，那就是無色無味的「迷魂氣體」。

一名特警悄悄將一條膠管伸入屋內，扭開開關，讓氣體大量灌入屋裏去！

麥森等人則戴上了簡單的防毒面罩，偸偸將門鎖弄開，由正門一擧攻入！

這是萬無一失的做法，卽使歹徒們突然從夢中驚醒，也會給迷魂氣體令他失去知覺，因而失去了抵抗能力，最後只有束手就擒！

但是，當特警將屋內燈光按亮了之後，他們就感到非常失望！因爲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只是一間空屋，根本一個人也沒有。

麥森等人心有不甘，尤其是奉了阿生之命，一直留在遠處山頭上利用望遠鏡監視這屋子動靜的人，他力證從未見有人由這屋內走出去！

其他的人當然也相信他的說話，因爲快艇仍在海灘外面；二部車子也沒有開走。然則，屋子裏的歹徒們難道會隱形嗎？

任如重下令搜索屋內每個角落，可能這裏有個地牢之類，這裏的人可能都躲在下面吧？

果然別墅下面有個地牢，一度暗門通進去，可惜裏面根本也沒有人，却有着一箱箱的炸藥堆積在那裏！

特警們都認得這一批正是政府失去的炸藥，約畧計算一下，竟達四百餘箱。

一名特警正要檢驗一下那一箱箱的炸藥，突然之間却傳來一陣陣笑聲！

這種笑聲當然不可能是特警們的。

當笑聲停止之後，那人就說：「你們何必來送死？快走吧！還有三分鐘這批炸藥就會發生爆炸，我們不想有人陪葬，却希望引起當局的注意……」

聲音很古怪，不像是有人在卽場說的，却似是一卷錄音帶之類！

機警的特警隊員很快找出了機關之所在。原來他們剛才撬開這地牢的大門時，觸動了一個自動掣，一副隱蔽着的錄音機於是自動打開開關，同時亦牽連到一個自動計時器開始計時！

特警們一看計時器上的指針，果然只有三分鐘便到達最後時限！

這種計時器的最後時限通常是那個「〇」字，只要指針指正零字，相信屆時地牢內的炸藥便會被自動計時儀器引爆！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人動那地牢之內，或者用另一種方法將門打開，也許自動儀器不會一連串的作連環式的一一開動。

但是，特警們事前根本想不到這種巧妙的設計會在這裏出現。

特警組裏面有的是人才，他們本來可以動手將計時器拆卸，或者令它停止！但是，對方設計這一切時似乎也估計過了，因此他們把自動計時儀器安置在一個不碎玻璃罩之下，下面那個座却是水泥鋼根的結構。別說是三分鐘，相信三小時亦未必能將它打開！何況綫路完全隱蔽起來，地牢內光綫不足，要完成拆卸工作，就非半天時間不可！

設計得如此周到，特警們只可認輸！

時間越來越少，只有兩分鐘不到的光景，任如重下令各人緊急撤出屋外，還担心來不及逃離現場就發生猛烈爆炸，於是令各人坐上停在別墅外面的二部汽車，開足馬力，衝向遠處公路那邊！

二輛車子一直沒有停下來！別墅那邊已經發生猛烈爆炸！

轟然一聲巨响，聲震遐邇，一股菌狀雲直冲霄漢，彷彿一次核爆試驗剛進行！

一時之間地撼山搖，二輛車子雖在高速馳中，仍然被猛烈爆炸所引起的狂風，吹到差點兒衝出了公路旁邊去！

車中各人有過一個短時間完全聽不到聲音，耳鼓在嗡嗡地作响！

連同任如重在內的十多名特警組人員，彷彿處於世界末日的環境底下！

當車子在公路遠處停下來的時候，各人回頭仍可以看見那朶菌狀雲停留在天空中。想起剛才他們如果走遲半步，相信不死亦會重傷！各人不禁爲之揑了一把汗。

他們好像由一場噩夢中驚醒過來。時間已經是早上七點多鐘！

那巨大的聲浪卽使在市區裏也可以聽到，尤其是清靜的早晨，許多市民都給吵醒了；市長官邸也在較早時發生爆炸，熟睡中的人都以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了，否則怎麼會接二連三地聽到隆然巨响？幹早活的人更可以看見高高在上的菌狀雲，彷彿一場可怕的核子戰爭已拉開了序幕！

夏維等人當時正對劉發施行急救，以便問他一些口供。劉發是給保鏢毆擊得頭破血流的，他已陷於昏迷狀態中。

呂偉良並不關心市長官邸的爆炸是否傷亡慘重，他只知道威脅着市中心區的十箱炸藥，不會再有危險。他的冒險是値得的，否則這個心臟地帶就會攤瘓。

警方卽場向呂偉良鳴謝，甚至驚魂甫定的市長也向他表示敬意；但是呂偉良都不希罕，他只知道應該做的事情已做了。

於是他又離開了現場，跑到醫院去陪伴正在療傷的林愛莉。

林愛莉一直在收聽着收音機的現場實地轉播。她知道呂偉良終於聽從了她的勸告，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不禁咧唇而笑。

呂偉良因爲聽了劉發一番議論，當時他說得理直氣壯，竟然可以令到這位急公好義的鐵枴俠盜也放棄了揷手這件事。但是，後來林愛莉冷靜地對他說，青年人是衝動的，他們可能把整個社會秩序搗亂！

呂偉良於是憑着他驚人的身手，在警衞森嚴中闖進帝王大厦，不但劉發一點也不知道，連包圍着大厦的警方人員也懵然不知！

呂偉良親耳聽到劉發教訓市長，他覺得這班青年人的出發點可能是良好的，可惜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太過劇烈了。

最感到震驚的却是阿生，因爲他忙於協助當地警方照顧帝王大厦的危局，正是分身不暇之際就看見郊外引起猛烈爆炸。

阿生担心他計劃的監視行動可能已功虧一簣，於是匆匆回到他的汽車裏來！

阿生的汽車裏還有着他的助手，助手剛才已經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郊區臨時指揮部連絡過了，知道這次行動是由任處長親自指揮的。助手這時正將所知的情形向阿生報告！

阿生並不因此而放下心來，反而担心處長的安全。他看見帝王大厦的現場已受到警方的控制，便令助手驅車趕往郊區！

沿途阿生不斷用無綫電話與市郊的臨時指揮部連絡，指揮部的特警因爲還未收到任處長等人的訊息，所以亦無從向阿生回報，這就更加令到阿生焦急與驚惶！

阿生是特警組行動隊長，本來只命令下屬對別墅中的人採監視行動，想不到因爲市區出了事，這才暫時離去。豈料就此出事。萬一處長和他的下屬們有什麼不測，阿生當然也有責任！

想到這裏，阿生就令助手將汽車速度加快！

轉眼間，汽車開出了郊外。

這時候特警組的市郊臨時指揮部已收到任處長等人的平安訊息，於是用無綫電話向阿生報告，阿生這才悄悄鬆了口氣！

阿生在想：TNT黨徒顯然已經發覺有人跟踪監視他們，否則又怎麼會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悄悄離開了海濱別墅，而只留下炸藥？

阿生終於透過指揮部的連系，和任如重通電話；這時任處長已回到山頭上特警組的無綫電汽車裏。他在無綫電話中對阿生說：「我們僥倖沒有人受傷，可惜的是：我們又來遲一步！都給他們溜掉了。」

「乘快艇嗎？」阿生問。

任如重道：「不，快艇沒有開走，汽車也留在屋外，但屋內除了炸藥之外，鬼影也沒有一個，這才叫人感到奇怪！」

大致情形剛才指揮部的人已經對阿生說及，但阿生仍然難以想得出答案來；也許他們有暗道，可供離開別墅之用，故意令特警組的人撲個空！

阿生的汽車正開往爆炸現場和任如重等人會合，突然迎面有一輛汽車開來！

這時候已是早上一時左右，郊區主要出路的交通開始熱鬧起來；但這條偏僻的出路一向很少車輛經過，除非在假日裏。

阿生也無閑注意其他，他一心只想着TNT黨徒如何離開海濱別墅；但他的助手却發覺有些事情不大對勁，因此立卽通知身邊的阿生。

阿生首先發覺車中一些追踪儀器的指針正在急劇移動。這副儀器是用以追踪那批塗上磁性透明漆的鈔票的，敏感性極高，指針的跳動已不尋常，這時更作一百八十度的急轉！當時迎面而來的一輛汽車已在他們身旁一掠而過，正向市區開去！

阿生正待命令助手將車子掉頭進去！

第二輛車子又出現在視綫之內！

第一輛車子是紅色的，轉眼間已將距

離越拉越遠；第二輛車子是黑色的，這時正越來越迫近他們！前後二輛車子都是向南行，準備開入市區去，阿生的車子還未掉頭，方向仍是轉北！

阿生回頭再看追踪儀，紅針在跳動中又指回「〇」字的位置，通常這是表示目的物在前方的意思。阿生是特警隊長，自然明白這些科學儀器的作用和原理。

幌眼之間，那輛迎面而來的黑色汽車也在阿生的車子身旁一掠而過！追踪儀上的紅針再一次作一百八十度的急劇移動！

於是阿生肯定剛才二輛汽車載着那二百萬元塗有磁性透明漆的鈔票，急命助手將車子掉頭，追踪二輛可疑汽車。

憑那一剎那間的印象，剛才二輛汽車之內，每輛似乎都坐了幾名男子，看情形他們正是海濱別墅中逃出來的人。

阿生一邊用無綫電話通知他的上司任如重，一邊致電警方的無綫電台，希望透過警方電台的廣播，讓正在巡邏中的警車將前面二輛車子截停！

事實上警方正由於接到海濱別墅發生猛烈爆炸的報告，正派出大批警員乘車趕到郊區來，這時正好與二輛可疑汽車打了一個照面！

警車因爲及時接到報告，迅速採取行動，只見數輛警車一字兒在公路上攤開，令到迎面而來的二輛可疑汽車無法通過！

但是，二輛可疑汽車的駕車人十分機警，而且駕車技術也相當厲害，竟然在急馳中掉頭，他們顯然不肯就範，再朝北開走！

阿生的車子正由北面回來，一直與二輛可疑汽車保持一個距離，這時看見他們掉頭再向北駛，心裏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助手不敢跟他們硬碰，因爲二輛可疑汽車之內可能有炸藥！雖然任如重在電話中告訴阿生，別墅內儲藏的炸藥是有四百多箱，但却沒有確實的詳細數目。萬一每輛可疑汽車內只有一箱炸藥，它的威力與危險性仍然是非常驚人的！

因此，助手唯有再一次急急把汽車掉頭，只是跟踪，却不敢強迫對方停下來！

現在包括數輛奉命開到爆炸現場調查的警車在內，全部車輛這時都朝着北面開去！照道理，前面在逃的二輛可疑汽車是不可能會逃得脫的。但是阿生仍然利用他汽車中的無綫電話，將此事再通知正在北面山崗的任處長。

任如重正率領特警組人員，等待時機進入爆炸現場進行調查，而當時爆炸現場仍是一片熾熱，令到他們無法接近！

現在任如重接到了阿生的報告之後，立刻命令下屬駕車在公路上兜截！

二輛本來就不是屬於特警組人員的汽車，也是對方將它停在別墅外面的汽車，曾經幫助過十多名特警人員逃過一次刼難。這時却給特警開到路心去，打橫一字兒排開！

由於阿生在無綫電話中提及可疑汽車內可能有炸藥，所以特警們趁住可疑汽車未到，紛紛逃下車來；他們以爲二輛橫在路心的汽車已足以令到可疑汽車被迫停了下來！

轉眼之間，二輛可疑汽車已風馳電掣地開到！他們顯然意料不到前面有汽車攔路，此際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爲首一輛黑色房車企圖由路旁的空罅一掠而過，無奈特警們都是專家，他們老早已經計算過了，這一段路面擺放了二輛汽車之後，留下一左一右以及中間等三條空罅，看上去相當寬濶，但是即使最小型的汽車也無法可以通過！

黑色汽車撞着打橫擺放在公路上的那輛客貨二用車「轟隆」一聲，隨即引起爆炸！一股濃烟冲天，車內果然載有炸藥！

阿生倒沒有估計錯。

後至的汽車紛紛停下來，但一些沙石仍然像下雨一樣，落在汽車頂上，險象環生！另一輛可疑的紅色房車，車內坐了四名青年人，這時也被迫停下，而且停在最前面，因爲它是緊隨在同黨的黑色汽車後面的，所以首當其衝，擋風玻璃震得粉碎，坐在前面的二名青年立即身受重傷，滿身鮮血淋漓，慘叫連聲！

坐在後廂的另外二名青年人在驚魂未定中，搶出車外逃命，立即被警員拘捕！

一場驚心動魄的連環追踪，終於結束了。九名青年人五死二傷，僅有落網被捕的二名受到輕微擦傷，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市長付出的二百萬元塗有透明磁性漆的鈔票，只找回一半——一百萬元。另外一百萬因爲放在前面的黑色汽車裏，早已付之一炬，與人車共毀！

救傷車開到現場，將二名身受重傷的青年人送往醫院急救；二名落網的青年人只不過由於汽車急劇剎掣而受了輕微擦傷，由救傷車上的人員敷藥包紮之後，留下來協助警方在爆炸現場展開調查。

二名青年人之中，一個叫丁木，另一個叫廖小年，出乎阿生等人意料之外，他們都是富家子弟；丁木的父親是著名的廠商，廖小年的父親更是一名紳士；兄長還是大學裏的教授。

「爲什麼你們要參加這種恐怖組織？」阿生不禁問道。

廖小年聳聳肩，苦笑道：「這不算得恐怖，既不是箍頸，又不是持械行刼，我們只不過教訓一下你們那位糊塗局長，以及迫使市長尊重民意而已！」

他顯然以爲阿生也是當地警方的人，但阿生沒有向他解釋。

任如重問：「你們既然志不在錢，爲什麼又要向市長勒索二百萬元巨欵？」

丁木答道：「我們須要經費，因爲組織裏一些職員是貧苦子弟，但他們跟我們一樣，不滿意政府只知道賺錢，更不同意賺了錢就悄悄運回祖家去，簡直是豈有此理！」

廖小年補充說：「他們不但不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道理，甚至令老百姓的生活担子日重一日，百上加斤，簡直想連母鷄也吃掉！這麼樣的一個政府，叫我們如何容忍？」

阿生對身旁一名高級警官說：「這些口供希望你能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相信局長看了一定大爲感慨，如果能呈交市長過目當然更妙了。」

警官會心一笑！

事實上警員仍正在一一將二名青年人

的口供寫下來。

任如重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的出發點本來是好的，可惜手段却用錯了。現代青年關心政治是個好現象，但用這種方法太危險了，不但無法獲得同情，以身試法實在也不值得！」

丁木苦笑道：「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先爬上紳士的地位，然後振臂一呼麼？還是競選做議員，大發議論？可惜我們這個地方的議員都是市長指定的應聲虫，能够說話的人又盲又聾，心眼裏只知道利用他們的地位去增加本身的財富，此外一切不問不聞。」

阿生問道：「你們有多少成員？」

「你是指那一方面？」丁木說，「加入TNT黨的，還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加入TNT黨的。」阿生說。

「暫時只有十多個。」丁木道，「因爲我們剛剛開始，甚至TNT這名稱，也是因偷得炸藥才想起採用的。由於我們担心保密工作困難，還不打算吸收太多的黨員。但是我不妨對你說，與我們有着同一思想，同一立場的青年人，最少也有一百萬以上。」

阿生道：「我可能也是你們的一份子，但是儘管不滿現實，也不會愚蠢到拿自己的性命去開玩笑。其實每個政府難免都有他的缺點存在，可能我們的政府缺點更多一點而已。」

「你是政府人員，拿的是政府支付的薪金，當然幫着他們。」廖小年說。

阿生笑道：「你想錯了，我並非政府僱員，我只是一名國際特警，並不屬於他們。我覺得，如果你們有這種勇氣，加入我們的隊伍與罪惡作戰，總比做出這些傻事更好。」

任如重說：「你們的首領是誰？」

「招雷。」廖小年指指前面焚燒中的汽車，「他策劃一切，非常成功，所以我們推舉他爲首領，可惜他……」

「可惜他畢竟還是功虧一簣！」阿生說，「炸藥。林沖偷的，對嗎？」

廖小年道：「他只是內應，我也有份。我們用船拖到海灘那邊，然後搬入海濱別墅的地牢內。」

丁木道：「我們知道會被人跟踪和包圍，所以悄悄由地下隧道偷到另一座海邊別墅，以爲將鈔票帶走，你們亦未必可以發現炸藥之所在。即使發現了，相信也不易搬走，因爲我們早有了準備，只要你們把地牢的門打開，就會觸動機關，自動錄音會開始發生警告，讓你們有足够的時間逃走！」

「有足够的時間？」任如重想起逃走時的狼狽情形，就不禁爲之氣結。他悻悻然道：「三分鐘時間，我們差點兒就送掉了性命。」

廖小年已經弄清楚，知道國際特警不屬於當地警方。他說：「我們只以爲你們是這裏的警察。」

身旁一名警官道：「就算不幸炸死我們，你們又於心何忍？我們加入警察隊伍之前，也只想着服務於社會。你們這年青的一群，可能給一班敗類影响了對我們的印象。其實，你不該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如此龐大的隊伍，害群之馬難免會有的。現在我不想跟你多作解釋了，請你跟我走吧！」

二名青年人終於被警方押走。除了一部份人員留在現場和海灘那邊調查之外，任如重和阿生等人也返回市區去！

廖小年等人所乘坐的汽車裏，除了一百萬元之外，果然也放置了一箱炸藥。據他們解釋，這是打算運入市區去，製造另一次爆炸事件，以引起市民注意的，可惜又是棋差一着！

不過，這已經是最後一箱未引爆的炸藥，其餘的除了帝王大廈地牢中找到的十箱之外，就只有市長官邸後山那四箱，此外全都爆炸了。

年青人大多數是不滿現實的，但是如果有人問他們怎麼樣的一個政府才是盡善盡美的，他們又可能啞口無言。

誠如丁木所說，與他們有同樣想法的青年人，此時此地可能觸目皆是，尤其是那班剛由學校走出來的人，他們找不到工作，到處遭人白眼，如果加上家境不好，整天在街頭流浪，結識了一些壞朋友，危險性就更加大了。但是，有誰去注意他們，了解他們呢？

廖小年他們家境富裕，結果還難免誤進歧途，試問那些缺乏父母管教的貧苦子弟，又豈能安份守己？可惜只聽到有人大讚繁榮，却沒有人想到青年人的憤怒彷彿是社會一顆計時炸彈！萬一被歹徒加以利用的話，相信比較那五百箱烈性炸藥更爲可怕！

劉發治好傷勢之後，因爲殺死金子文被判牢；丁木和廖小年等人，雖有律師辯護，也難免要被判入獄。至於那些漏網之魚，他們既不允供出，警方也無可奈何！

這件事的確轟動一時，震撼了全體市民，也令到市長彷若大夢初醒。於是他向全體市民許下諾言，非要澈底改革他的政府不可。至於是眞是假，那只能用時間去證明了。……

（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客串兇手」

馬雲 著

電影明星有客串的，但想不到殺人兇手也有客串的。「鐵拐俠盜故事」一貫過去作風，將繼「玩命的人」之後，介紹一篇緊張刺激的新故事「客串兇手」，內容另創一格，結局非至最後無法忖測。敬請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刀客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就在消魂娘子楊燕想暗算白天星而沒有成功的那一晚，也就是品刀會第二天狠刀苗天雷登台論刀的那天晚上，被廖三爺招待在賓舍中歇宿的刀客們，紛紛各自個別離開七星莊，避免聽那降龍伏虎刀唇人豪的簫聲，狠刀苗天雷在品刀台前被人由後面一刀刺透前胸而死。翌日，全鎮的人聽到了這驚人的消息，也見到了這血腥的場面，張弟再也忍不下去，要白天星挺身出証，指出那首席評証人一品刀是西貝貨，白天星提出反問，他若指証了對方的假冒，但又有誰來指証他才是眞正的一品刀——

十年埋首學　一刀盛名揚

白天星並不是不想過問這件事，而是另有隱衷。人人都知道武林中有位一品刀，但活着的人，誰也沒見過。他若是貿然出面，除了爲本身惹來是非之外可說一點益處沒有。同時，那位冒牌的一品刀，明知道眞正的一品刀這次一定會來，居然仍敢冒此大不韙，其別有居心，不問可知。

更說不定，兩名刀客之死，只是一種陪襯，其目的就是要將他這位眞一品刀，從暗處引到明處來！

白天星見他久久不語，又喝了口酒，笑笑道：「我從不白吃別人的東西，今天這兩碗酒，你至少可換取我一項保證。」

張弟道：「什麼保證？」

白天星笑道：「保證以後將再不會有人死在品刀台前！」

張弟眨着眼皮，露出不信之色道：「你這樣有把握？」

白天星笑道：「是的！但這並不是保證今後沒有人死。我的意思只是說：今後他們若是還想繼續殺人，他們就必須另外換個花樣！」

張弟道：「你打算今後守在品刀台前，一直守到天亮？」

白天星道：「這是方法之一——送命的方法。」

張弟面孔不禁微微一紅。

他其實話一出口，就感到後悔了！就算世上最笨的人，也不會去打這種傻主意。如今正値滿城風雨，若是深更夜半，鬼鬼祟祟的在品刀台附近給人撞見了，到時候豈非百口莫辯？

他紅着臉，訥訥地道：「要不然，你……你……」

白天星笑笑道：「那是明天兩碗白酒的酒資。現在且聽聽台上那位鬼刀在說什麼吧！」

×　×

歡喜喝茅台酒和吃老鼠肉的鬼刀花杰，不知道是患了感冒，還是昨夜沒有睡好，一張原本紅通通的面孔，如今看上去竟然靑得像塊鐵皮！

一切儀式，均與前二天沒有兩樣。

他在一品刀提出例行詢問之後，稍稍思索了片刻，才沉聲從容回答道：「關於一個使刀的人，應該特別注意那幾件事，花某人原準備好了一篇說詞，但由於快刀馬俠與狠刀苗俠之變故，花某人如今臨時決定將原先要說的話，改成一句：花某人宣佈放棄這次七星刀之爭取！」

四位刀證，以及廖三爺和另外十五名刀客，人人相顧愕然。

台下廣場上，也隨着響起一片竊竊私議之聲。這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鬼刀花杰話一說完，抱拳一揖，人即返回耳台。

張弟緊緊皺起眉頭，心中相當不是滋味。

十八刀客一直是他心目中嚮往的人物，如今這位鬼刀竟因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遭人謀算而萌怯意，實非他始料所及！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

張弟皺着眉頭，說道：「這位鬼刀也未免太不爭氣了，這時候宣佈棄權，多不像話。」

白天星嘆息着道：「的確不像話。」

張弟像遇上知音似的，忙補了一句道：「你說是嗎？」

白天星緩緩接着道：「要如果換了我，這句話，我一定不會等到這時候才說出來。」

張弟一怔道：「你說什麼？」

白天道：「我說他這話不像是個聰明人說的，跟馬立和苗天雷比起來，他差得太遠太遠了，連口棺材都搶不到。」

張弟不禁又是一怔道：「——你意思是說，如此一來，這位鬼刀就不會步上馬立和苗天雷的後塵？」

白天星喝了口酒道：「我不會算命，也不會看相，這種臆測之詞，你最好只信三分。」

張弟道：「刀客被謀算，如果起因於七星刀，那位消魂娘子楊燕豈非也有極大嫌疑？」

白天星又喝了口酒道：「無論起因如何，這女人在這次事件中我敢說都是一個要角。」

張弟道：「既然如此，那你爲何不從這女人身上着手？」

白天星笑笑道：「昨晚不就已經開始了麼？」

×　×

什麼事情都有一個開始。

不論是好的事情，或是壞的事情，一旦發生之後，都必然會牽涉到很多人——形形式式的人。

這些人裏面一定有一些是聰明人，有一些是傻瓜蛋。

有些人被人利用，有些人利用別人。

有些人看上去像是在利用別人，實際上是被人利用；有些人看上去像是在被人利用，實際上却是在利用別人。

×　×

白天星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七星鎭上的人誰也不敢遽下結論。

因爲他有時看上去很聰明，有時看上去却又有點傻里瓜氣。

所以，如果一定要下結論，也許只能這樣說：他似乎是個像聰明人樣的傻瓜蛋，或者是個像傻瓜蛋樣的聰明人！

或是兩者都有一點點。

又聰明又傻。

又傻又聰明。

但不管白天星是個什麼樣的人，有一件事總錯不了，這浪子在七星鎮上很得人緣！

鎮上每個人都對他有好感！

他有時在鎮上打打工，有時去異鄉流浪；有時成天喝酒，有時整日睡覺；有一段時期，甚至什麼也不幹，天天泡在錢廂子的熱窩裏，賭也來，嫖也來，直到把幾個辛辛苦苦積起來的錢花光爲止！

但儘管如此，鎮上的人，還是對他很好，雖然喊他浪子，却不以爲這個浪子是七星鎮的恥辱，更不担心這個浪子會爲鎮上的年青人帶來壞榜樣。

因爲這個浪子生活雖然放蕩，平日做事待人，却極守分寸。

他賭，但絕不借下債來賭；他嫖，但絕不對鎮上的婦女輕薄。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個浪子儘管看起來像條懶虫，但你只要有事情交給他辦，他可一點也不馬虎，辦起來，只有比別人更快更好！

× ×

張弟對這個浪子也頗具好感。

不過，他對這個浪子的看法，與一般人的看法，並不一樣。因爲他對這個浪子的事情知道得較別人多，了解得也較別人更深刻！

張弟歡喜白天星，並不是因爲白天星自稱是眞正的一品刀，崇拜他的名氣，羡慕他的武功。

他對白天星有好感，完全是因爲這個浪子待人風趣而眞誠！卽令白天星不是眞正的一品刀，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工頭，他也絕不會輕易放棄他對這個浪子的友誼。

× ×

如今，張弟對這個自稱一品刀的浪子，除了具有好感之外，無形中又添了幾分欽佩之意。

因爲白天星的保證已初步兌現；甚至連臆測之詞，也似乎成了事實。

× ×

第二天的品刀台前，果然沒有再繼續發現屍體。

第三名刀客死的地方，是七星莊外的桑林附近。

同時這位援在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之後死去的刀客，果然也不是排名緊接在快刀和狠刀之後的鬼刀花杰。

第三個死去的刀客是血刀陰太平！

× ×

這位血刀陰太平說起來實在死得很冤枉。

因爲岳人豪昨夜並沒有吹簫！

其他十五名刀客，除了一個奪魂刀薛一飛，人人都待在自己的廂房裏，獨獨這位血刀陰太平，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一個人溜去莊外。

不過，據鎮上人事後猜測，這位血刀昨夜心情不佳，也是意料中事。

第二天出場的刀客，就輪到他了；在他前面的三位刀客，一連死掉兩位，第三位鬼刀花杰，見勢不妙，馬上宣佈退出，底下輪到他，該怎麼辦呢？

跟鬼刀花杰學樣宣佈退出吧？不僅英名受損，想想也未免可惜；但要如一本初衷，競爭到底，又担心會不會也步上快刀和狠刀的後塵？

所以，昨夜岳人豪雖然沒有吹簫，但在這位血刀來說，實際上並無區別。

不管岳人豪吹不吹簫，他也無法待在廂房裏！

至於降龍伏虎刀岳人豪昨夜何以會大發慈悲，居然沒有吹簫？這個秘密到目前爲止，恐怕只有三個人知道。

一個當然是岳人豪自己。

另外兩個人，一個是白天星，一個是張弟。

因爲那支簫如今就在白天星手裏！

× ×

簫有很多很多種。

簫愈好，愈難吹。

越是難吹的簫，吹起來也越是份外清幽動人！

最好的簫，是斷腸簫。

如今拿在白天星手上的這支簫，便是簫中聖品：「斷腸簫」！

× ×

張弟呆呆地望着那支簫，隔了很久很久，才長長嘆了口氣道：「眞想不到你會的本事還眞多！」

白天星從那支斷腸簫上抬起頭來，霎了霎眼皮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張弟道：「我說你會的本事多！」

白天星道：「你說的本事，是指我吹簫的本事，還是偸簫的本事？」

張弟道：「兩種本事都不錯。」

他接着又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現在只有一件事還弄不明白。」

白天星點頭道：「問吧！你我之間，就像稗官野史的作者，爲他們書中人物所安排的一樣，你不懂的，總是問我，而我注定似乎總該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張弟又朝那支簫望了一眼道：「我不明白——你既然有偸簫的本事，爲什麼你不乾乾脆脆去偸那把七星刀？」

白天星道：「偸來幹什麼？」

張弟道：「送給消魂娘子楊燕呀！你不是說，你已答應那女人，早晚要替她將那把七星刀弄到手嗎？」

白天星道：「我是說過。」

張弟道：「那麼，你爲什麼不趁現在就動手？」

白天星道：「因爲我不想動手。」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當然有我的原因。」

張弟道：「什麼原因？」

白天星也長長的嘆了口氣，又低頭摸摸那支斷腸簫，才緩緩抬頭懶洋洋的道：「那女人如果眞對七星刀感興趣，我爲了一親美人芳澤，說不定發個傻勁，當眞會替她去偸來，亦未可知。只可惜那女人感興趣的實際上並不是那把七星刀！」

張弟愕然道：「那麼她要的是什麼東西？」

白天星道：「我的命！」

張弟一呆道：「你們有仇？」

白天星道：「沒有。」

張弟道：「既然彼此過去無仇無怨，她爲什麼一定要跟你過不去？」

白天星笑笑道：「這就很難說了。」

張弟道：「何以難說？」

白天星道：「因爲這種事很難有一個適切的解釋。她本意也許無心傷害我，然而，就我的預感來說，她目前似乎已無選擇！」

張弟道：「受人唆使？」

白天星道：「在眞象未明之前，這無疑是唯一較爲合理的猜測。」

張弟想了想，忽然皺起眉頭道：「像消魂娘子楊燕這種女人，應該是她利用別人才對，何以她如今反被別人利用？」

白天星笑道：「了解這一類的女人，並不是我的專長，不過這個問題我仍然可以回答你。不論男人或女人，只要你能利用別人，別人就能利用你。一個人只要有了慾望，就難免沒有弱點暴露；暴露了本身弱點，你就絕無法處處都佔上風！」

張弟點點頭，沒有開口。

白天星敍述一件事時，道理並不高深，他說出來的話，人人都能聽得懂。但是，在他說出這些道理之前，要你去想，你硬是想不透！這是否就是每一個人都希望具有智慧呢？

白天星忽然拿着那支簫，緩緩站了起來道：「走！」

張弟道：「去那裏？」

白天星笑笑道：「吹簫去！」

× ×

吹簫宜在黃昏後，最好是清風明月之夜。

吹簫的地方，亦以雅齋靜室，或高樓深院爲佳。

很少有人選在早上吹簫，更沒有人會在豆漿店門口吹簫，早上坐在豆漿店門口吹簫，這種事恐怕只有像白天星這種浪子才做得出來。

說早已經不早了，這時正是豆漿店生意最好的時候。

七星鎮上的人本來習慣於早睡早起，如今受了品刀大會的影响，想早點睡，已不可能，睡得旣遲，當然無法早起。

所以何寡婦這幾天的豆漿，也往往要賣到日上三竿，才賣得完。

何寡婦正在忙着招呼客人。

看到他們進來，只朝他們打了個手勢，便又走開了。她的意思是說，大家都是熟人，用不着客氣，如果要喝豆漿，儘管自己拿碗去舀了喝！

但是，他並沒有照她意思去舀豆漿喝，却搬了一張櫈子，坐去店門口，取出那支斷腸簫，慢慢吹奏起來。

張弟過去很少聽人吹簫。

所以，他不敢批評白天星的簫，究竟吹得是好是壞。不過，他可以堅信不疑，白天星一定比這支簫的原主人，降龍伏虎刀岳人豪吹得高明得多！

他聽不懂白天星吹的是什麼調門。

他只感覺到簫音十分凄涼，而且相當好聽，如果換了深更半夜，他相信這陣簫音必然更爲清婉動人！

倘若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也能吹成這樣，他敢打賭其他那些刀客聽了，一定不會紛紛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這世上有很多事，有時候也難說得很。

× ×

這裏喝豆漿的並不全是本鎮人。

只要是七星鎮上的人，白天星別說是早上吹簫，就是他此刻拿條蛇在手上玩，也不會有人覺得奇怪。

但那些由別處趕來看熱鬧的客人就不同了。

他們望望白天星再望望何寡婦，神色之間彷彿在問：這小子是不是有點毛病？

何寡婦只是微微而笑。

女人的微笑，在不同的時候，在不同的地方，可作很多不同的解釋。

甚至於在不同的男人眼裏，解釋也往往不盡相同。

何寡婦此刻的微笑，可以視爲一種默許：「你猜得不錯！」也可以視爲一種否定：「我怎麼知道！」

何寡婦是個聰明的女人。

聰明的女人都知道用微笑來回答不易答覆的問題；一個淡淡而含蓄的微笑，往往勝過千言萬語！

那些客人也都跟着露出會心的微笑，他們彷彿每個人都領會到了何寡婦微笑的意義。

還有一點，便是那些客人儘管覺得詫異，但對白天星的簫聲，顯然並不感到討厭。只有一個客人是例外。

那是一個約莫三十上下年紀，穿着一身黑色的勁裝，眼神閃鑠不定的方臉濃眉大漢。

他似乎對白天星的簫聲沒有什麼好感，這時兩眼在那支斷腸簫上溜了幾轉，忽然一聲不响，放下幾枚青錢，匆匆出店而去。

張弟注意到了這個人。

他本想提醒白天星一下，但看看白天星吹得正起勁，只好忍住，沒有開口。

白天星的簫聲，馬上就引起了好多人的好奇心。

對面開豆腐店的黑皮牛二，左隣的井老闆，右隣的蔡大爺，都紛紛探出頭來朝這邊張望。

白天星分別一一點頭招呼。

現在張弟才看出白天星在吹簫方面是個高手。因爲白天星儘管見人就點頭招呼，但簫仍然照吹不誤，一點不受影响。如非老於此道，豈能如此運用隨心？

西邊街頭，這時忽然走出一名少女。

莫青青。

這個被鎮上人喩爲烏鴉窩裏出鳳凰的大丫頭手上提着一隻竹籃，籃裏滿盛着熱騰騰的燒餅。

這是每天的例差，她是爲何寡婦送燒餅來的。

簫聲戛然而止。

白天星笑着道：「青青，你今天來晚了。你爹這兩天眼睛好了一些沒有？」

莫青青露出兩個可愛的小酒渦，笑笑道：「謝謝白大叔，好多了。」

張弟聽了暗暗好笑。

好一聲「白大叔」——如今他才算弄清楚了白天星放着這麼個天仙般的美人兒不動腦筋，却拚命去追求熱窩裏那個什麼燕娘的原因！

人家一口一聲大叔，看你這個大叔還能怎麼樣？

莫青青口中在回白天星的話，一雙明如秋水的大眼睛，却在張弟臉上飛快的溜了一瞥。

張弟兩頰發熱，心裏忍不住暗罵道：「該死的丫頭，別人問你的話，你瞧我幹什麼？」

只聽白天星又笑着道：「你幹嗎謝我？你們該謝謝那位薛大俠才對呀！」

莫青青道：「你是說那位刀客薛大哥麼？我們當然要感謝他。」

她喊白天星為「白大叔」，喊薛一飛則為「薛大哥」，白天星聽了雖無表示，但聽在張弟耳朵裏，却覺得很不是味道。

何寡婦過來接下燒餅籃子。

莫青青揮揮手道：「我回去了，白大叔，有空來我家裏坐坐啊！」

白天星含笑點頭道：「一定去！」

莫青青婀婀娜娜，輕輕巧巧地走了。

她臨走之前，還偏着臉孔，以眼梢溜了張弟一眼。

白天星扭頭低聲道：「瞧見沒有？這妞兒對你好像蠻有意思哩！」

張弟繃着臉道：「吹你的簫！」

白天星頭一點，笑道：「遵辦！」

他果然拿起簫，又嗚嗚咽咽的吹了起來。

× ×

只是這一次的簫聲，沒有維持多久，便給一個聲音打斷了。

「你這支簫是那裏來的？」

離店門口不遠的街心中，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了一個人。

話就是這個人問的。

語音生硬，陰沉，冰冷！每一個字都彷彿帶着稜角叫人聽在耳朵裏很不舒服。

白天星放下那支斷腸簫慢慢的抬起了頭。

發話者是個身材很矮，但胸脯却挺得很高的紫衣青年。

降龍伏虎刀岳人豪！

張弟突然緊張起來。

他十分清楚這位降龍伏虎刀的性格，這種人拔刀的機會永遠比說話的機會多，他不知道白天星將如何解釋這支簫的來路。如果措詞不當，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可是，白天星却似乎並沒有他這樣緊張。

只見白天星就像從沒有見過這位降龍伏虎刀似的，上上下下將對方打量了好幾眼才慢條斯理的反問道：「閣下是誰？」

岳人豪道：「我姓岳！」

白天星道：「我姓白。」

岳人豪道：「我不管你姓什麼！」

白天星輕輕一哦道：「是嗎？那麼閣下想管的又是什麼？」

岳人豪道：「我只問你：你這支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白天星道：「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岳人豪道：「你非告訴我不可！」

白天星道：「為什麼？」

岳人豪道：「因為這支簫是我的！」

白天星道：「你說這支簫是你的，上面可有什麼記號？」

岳人豪道：「當然有！」

白天星道：「什麼記號？」

岳人豪道：「上面鐫有一首雙調慶東原小令。全文是：拔山力，舉鼎威，喑嗚叱咤千人廢。陰陵道北，烏江岸西；休了衣錦東歸。不如醉還醒，醒還醉！」

白天星捧起簫來，仔細查察了一遍，不禁點頭道：「唔唔，果然一字不差！」

岳人豪冷冷地接着道：「現在你該相信這支簫是我的了吧？」

白天星道：「相信是相信，不過得稍稍更正一下。」

岳人豪道：「如何更正？」

白天星道：「過去是你的，現在是我的！」

岳人豪道：「現在是你的？」

白天星道：「如果不是我的，它怎會在我手上？」

岳人豪冷冷一笑道：「不錯，這一點我正想追問！」

白天星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不論多麼珍貴的東西，有時也難免會換換主人……」

岳人豪臉色漸漸發青，雙目中也慢慢浮現出一片殺機。

白天星似乎毫未覺察，仍然婆婆媽媽的道：「打個比喻說：就像廖三爺的那把七星刀，目前它雖然還是廖三爺的東西，但要不了多久，它便是別人的了，到了那時候，廖三爺總不能還見人就指着那把七星刀說：這是廖某人的刀，這是廖某人的刀……」

這個比喻的確很恰當。

如再有兩個這樣的比喻，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不給活活氣死才怪！

大街兩邊，已經慢慢的攏聚了很多閒人。

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為了顧及自己的身份，這時雖有點按捺不住，總算還沒有馬上發作出來。

他強忍着一口氣，沉聲道：「這支簫該總不是岳某人送給你的吧？」

白天星道：「當然不是！」

岳人豪道：「那麼你能否告訴我，這支簫在你之前，它的主人是誰？」

白天星搖頭道：「不行！」

岳人豪道：「為何不行？」

白天星道：「七星鎮上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我白浪子一向講信用，那人曾經一再交代，叫我不要將他的姓名告訴別人，我答應了人家的事，從來沒有改變過。這一點，閣下若是不信，儘可以去問問廖三爺！」

岳人豪僵立着，隔了很久很久，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好！」

白天星如釋重負似的，長長鬆了口氣，道：「聽說十八刀客人人都是君子，如今方知果然名不虛傳。」

他話才說完，臉色忽然微微一變。

原來岳人豪仍站在原先站立的地方，並未如他所想像的已轉身離去。

惟一不同的是，那位降龍伏虎刀的一隻右手，如今已經移放在腰間那口佩刀的把上！

白天星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原來這年頭真正的君子並不多。」

岳人豪下巴一擺，冷冷地道：「你出來！」

白天星道：「出去幹什麼？」

岳人豪板着面孔道：「聽說你這個浪子也會兩手，還簫的事，且放一邊，讓我在武功上先向你這個浪子討教！」

白天星緩緩搖頭道：「不來！」

岳人豪冷笑道：「你不敢？」

白天星道：「不是不敢。」

岳人豪道：「應該怎麼說？」

白天星道：「犯不着！這兩天死的人已經够多了。別人家死，是為了七星刀，多少還算死得有點名堂；我算什麼玩藝兒？我既不是刀客，又不想獲得那把七星刀，如果也跟在別人後面打時髦，死了豈非白饒？抱歉，這種傻事我不幹！」

他不等岳人豪開口，又接下去道：「再說，老古人有句話：好死不如賴活！人活着，雖然窮了點但至少還可以吹吹簫，喝喝酒，悠哉游哉，自得其樂。若是忍不住一時之氣，被人一刀砍掉腦袋，試問還有什麼好耍的？像我這樣的人，死後最大的享受，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口白皮棺材罷了！」

岳人豪打鼻孔裏哼了一聲道：「全是懦種說的話！」

白天星搖頭道：「你又說錯了！」

岳人豪道：「你不是個懦種？」

白天星道：「不是。」

岳人豪道：「你是什麼？」

白天星道：「我只是君子動口不動手，肚量比別人大一點而已！」

岳人豪冷笑道：「是的，我說錯了，你的確不是個懦種——你其實只是一條小白狗！」

白天星嘆了一聲道：「有話好說，何必出口傷人？」

岳人豪道：「我罵的是一條狗，不是人！」

白天星轉向張弟道：「你瞧瞧！這就是名滿江湖的十八刀客之一，降龍伏虎刀，岳人豪岳大俠！」

張弟一聲不響，突然站起身來，大步向街心中的岳人豪走了過去。

岳人豪似乎有點意外道：「你這小子是誰？」

張弟站定下來，冷冷地道：「狗的師弟！」

岳人豪側目上上下下將張弟打量了兩眼道：「你小子是不是嫌活着難過？」

張弟道：「拔你的刀！」

岳人豪沒有拔刀。

他轉向白天星道：「你是不是以為由這小子出面，我岳某人就下不了手？」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算了師弟，忍着點，人家帶了刀，咱們沒有，別寃枉送掉性命……」

突聽西邊人羣中，有人接口道：「沒有關係，我把刀借給他！」

× ×

願意借刀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位成天混在莫瞎子燒餅店裏，想打莫青青主意的奪魂刀薛一飛！

這算不算也叫借刀殺人呢？

只見那位奪魂刀已從人羣裏走了出來，臉上堆滿笑容，似乎頗以能成人之美，感到十分愉快。

但是，白天星却連望也沒有望這位奪魂刀一眼。

他走出店外，目光四下一掃，忽然指着東邊人羣中的一個人道：「那位兄台的刀，能不能借來用一用？」

衆人順着白天星手指之處望去，馬上認出白天星指着的人原來也是一位刀客。

怪刀關百勝！

衆人不禁暗暗納罕，都覺得這個白浪子的脾氣真是特別。

奪魂刀薛一飛願意借刀他不理，却轉向另一位不一定肯借的刀客借；兩把刀都沒有出鞘，孰優孰劣，誰也不清楚，換人借刀，算什麼意思？

白天星的用意，這時大概只有張弟心裏最清楚。

薛一飛的那把刀，刀身太寬，也較為沉重，白天星知道他使用起來一定不太習慣。

關百勝的那把刀就不一樣了。

怪刀關百勝雖然號為怪刀，刀却不怪。他那把刀，刀身較薛一飛的刀要狹些，份量也輕得多。

最重要的是，他那把刀跟張弟的刀，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強敵當前，如果兵刄不趁手，自然首先要吃大虧。但是，怪刀關百勝的刀肯不肯借人呢？

還好！怪刀關百勝居然沒有拒絕。

練武的人，兵刃為第二生命，除了知交好友，或是別有居心，恐怕很少有人願將自己的兵刃輕易借給別人。

怪刀關百勝願意借出自己的刀，是不是因為過去這幾天，受够了斷腸簫的騷擾，希望今後永遠不再聽到這種簫聲呢？

× ×

張弟接下了關百勝遞過來的刀。

岳人豪揮揮手道：「站開，把刀交給姓白的，我要找的不是你小子！」

張弟冷冷地道：「你要找的人，正是我！」

岳人豪不屑地一哼道：「你小子算老幾？嘿！」

張弟道：「不算老幾，只是恰巧就是那個拿你簫的人！」

岳人豪一怔，面帶將信將疑之色道：「你小子有此能耐？」

張弟道：「那得看是什麼人的東西。偷別人的東西，也許不太容易；但像你這種人的東西，偷起來却是易如反掌！」

岳人豪道：「此話怎麼講？」

張弟道：「因為小爺別的沒有學會，學會的本事，只有一樣：偷雞摸狗！」

只聽有人大笑鼓掌道：「妙，妙！好比喻，好比喻！」

說話和鼓掌的都是同一個人。

白天星！

張弟站着，一動不動，他沒有接白天星的腔，也沒有掉頭去望白天星一眼。

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緊盯着岳人豪，只等對方拔刀。

面對着一個佩刀的敵人，他決不會分心去留意另外的任何事。

馬老先生傳授他刀法時，曾告誡過他很多事，只要是馬老先生說過的話，他都一再默憶，一句也不敢忘記。

「練武防身，只是講得好聽；尤其是練刀的人，有幾着是防守招術？那一招那

兩期完新穎俠情中篇創作

江南・文
盧令・圖

嶺南之虎（上）

一式不是在講求如何致敵於死地？所以，一個練刀的人，不拔刀則已，否則便只有一條路可走：想盡方法，戰勝對方！」

「打不倒敵人，倒下去的人就是你自己！」

「拔出刀來，就得見血。記住：敵人的血，不是你自己的血！」

× ×

岳人豪也在盯在張弟，他好像也沒有聽到白天星的話。最後，他終於點點頭，又說了一聲：「好——」

他緩緩抽出佩刀。

一把短刀！

他是十八刀客中身材最矮的一個，刀也是最短的一把。兩尺五寸長的刀鞘，拔出的刀，却只有尺八左右。

張弟向後退出一步，蓄勢以待。

閑人四下紛紛閃讓，白天星也跟着閑人遠遠退去一旁。

白天星的一張面孔，本來繃得緊緊的，似乎有點緊張，這時見張弟忽然自動向後退出一步，臉上神情頓時開朗，目光中也露出讚許和寬慰之色。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小動作。

雖然只是退後一步，但在行家眼中，這一步很可能就是這一戰的生死橋樑！

岳人豪人矮刀短，張弟人高，刀也較長，高個兒對矮個兒，長刀對短刀，第一件必須注意的事，便是距離！

只有保持適度的距離，方能作最大的發揮。

白天星與張弟之間，彼此從沒有問起過對方的武功師承，這也許是他們彼此間到目前為止，唯一未經觸及的一項秘密。

不過，張弟至少已經知道了一件事。

他至少已經知道白天星就是目下武林中，名氣更在十八刀客之上，為黑白兩道人人敬而畏之的一品刀！

知道了這一點，就已足夠了。

這就正像你已知道對方提在手上的一盤八珍糕，是應天府百福齋的出品，你就决不會再問對方的味道是否可口一樣。

反過來，白天星對張弟又知道了多少呢？

他知道張弟十九歲，有一把刀，練過刀法；脾氣執拗，為人梗直，心地善良，沒有江湖經驗，不知世道人心險惡，嚮往十八刀客的名氣，一心只望出人頭地！

在這以前，他知道就只這麼多。如今，他無疑又多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這個鹵莽而可愛的少年，雖然欠缺臨敵經驗，但至少曾經有過一位相當高明的師父！

× ×

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的神情也似乎微微變了一下，但表面上看去仍然十分鎮定。

他緩緩拔出那把短刀，下巴一抬，冷冷地道：「動手！」

張弟道：「承讓！」

他話一說完，長刀隨即欺步揮出！

× ×

這是張弟有生以來揮出的第一刀！

也是他兩年多以來，飽經風霜之餘初次實現了他的夢想。

他終於向一名刀客揮出了他的刀！

這一刀也許會為他未來的一生帶來一個好的開始，但這一刀也很可能會為他以往十九年的生命作一結束！

× ×

刀光如匹練般直奔岳人豪的胸膛！

岳人豪眼皮眨也不眨地注視這一刀的走勢，容得刀鋒堪堪沾身，身軀突如陀螺般一轉，以毫厘之差避開張弟的刀鋒，跟着又是一轉，身形捷若旋風，一下搶入張弟右脅下的空門，刀尖猝吐，疾逾蛇信，驀向張弟腰肋間一刀戳去！

好快的身法，好快的刀！

人羣中有人失色驚呼。就連奪魂刀薛一飛和怪刀關百勝，都止不住為之神色一緊！只有白天星視若無睹，依然鎮定從容如故。

岳人豪這一招，似乎早在他意料之中，他似乎已料定岳人豪別無選擇，只有冒險貼身搶攻一策。他並不是不替張弟担憂，而是張弟在交手之先，向後退出的那一步，已為他帶來了信心！

他相信張弟既然知道應付這樣一名敵人保持距離的重要，便應該知道撲擊一旦開始，這一類的險招，就難保不會出現。

從張刀揮出第一刀的姿態，他已看出張弟在刀法方面的火候相當不弱。

岳人豪這一招雖然陰狠毒辣兼而有之，但這一招也並不算如何出奇，只要張弟不過份謊張，應該不難予以化解。

白天星料事一向都很準確，尤其是判定一個人的武功高低，更可說從來也沒有走過眼。但是，這一次他却估計錯了。

張弟在刀法方面的火候，竟比他所想像的還要高明得多！

以他這位一品刀的眼力，他竟沒有能看出張弟揮出的第一刀，原來只是一招虛招。

事情幾乎發生在同一瞬間，岳人豪身形旋轉，張弟的身形也跟着突然旋轉！

轉的是同一個方向——就像是一個滾動的旋風，帶起了另一個旋風。

岳人豪一刀戳出，張弟身形突然於一閃之間消失不見。

等岳人豪一刀戳空，發覺情形似乎有點不妙之際，張弟已反客為主，一陣風似的轉到了他的右側！

張弟揮出了第二刀。

也是這一戰的最後一刀！

× ×

轟雷似的歡呼聲，在經過一陣沉默之後，突然從人羣中響了起來。

一個新的少年英雄就這樣在閃電般的兩刀中產生了。

產生在品刀大會開始後的第四天。

產生在七星鎮！

張弟終於嚐到一舉成名的滋味！

一舉成名，是什麼滋味呢？

像在雲霧裏？

像在夢中？

像酒醉？

也許都有點像；其實都不像！

沒有人能說得出那是什麼滋味，包括張弟在內。

因為沒有人能說得出「空白」是什麼「滋味」！

（未完）

小啓：「曉山風雲」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拳打摧花客　脚踢滋事徒

傍晚時分，返家的已返了家，出門的還沒出門，街上行人稀少，連野狗也不多個，街道是非常寂靜的，尤其較為偏僻的街道和小巷，更是如此。

一輛黃包車載了兩個女人，拉車的邁着疲乏的雙脚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得很慢，從他走路的脚步可以看出他這一天已經走過了多少路了。

車子在小巷口停住了，遠處響着賣餛飩麵獨有的敲竹聲：「卜得，卜得，卜卜得！」

車停了，坐在下格的少女先下車，坐後格的女子也站起身子，正在打開銀包掏車資，突然由橫巷衝出三個小流氓，其中一個色迷迷的，一上前就抓住少女的手臂，還捏她的俏臉，嘻嘻地笑，十分開心的樣子。

另一個雖然沒動手，却更壞！他神神氣氣地向少女說：「快，把衣服除了！快除呀！」

少女忿然的瞪對方一眼，轉身便想走開。

「走？嘿！走得這麼容易！」流氓伸手一攔，擋住了少女不許走。

「你，想幹什麼？」

「想看你除衫，明白啦！還不除？要我們來動手？」

少女仍然不答，怒視對方。

「怎麼？小婊子，你還充什麼貴家小姐？擺什麼架子？等到老子動手，你可沒有這麼好看了！」

「對嘛，你整天整夜的，還不是在客人面前脫衣，陪人睡覺！」

「你到底脫不脫？有胆就說一句！」

「叫你媽脫吧！叫你妹妹脫吧！叫你……哎呀，你打人！」

「打你又怎樣，小婊子，打死你也不是大事！」

「先剝光她再打，那會更好看！」

「哈哈，祗怕剝光之後，你可捨不得打她了！」

三個流氓纏着那個少女，有人揑臉，有人摸胸，有人抓屁股，更有人撕毀她的衣服，她大叫，掙扎！

她原來是個小舞女，姓張，大家都叫她張小妹。因為年輕，樣貌長得娟秀，却不會應付客人，無意中得罪了舞客，就惹來這次麻煩。和她同坐一輛車來的是王珍珍，也是舞女，年紀畧為大一些，她先付過車資，便向張小妹走過去，却也嫌遲，張小妹的外衣已經被撕，雙手緊緊抓住褲頭，已無法掩護酥胸了。

三個流氓自然不是憐香惜玉之輩，他們的大力抓揑，不但使張小妹受到侮辱，且深感痛楚。

王珍珍走過去，大聲說：「各位，她年紀輕，不懂事，請各位饒了她吧！我這裏，請各位喝杯茶！」

「卜得！卜得！卜卜得」的竹聲，傳的近了，聽來就在街尾，或者巷口。

「去你的！你再走近，連你也剝掉！」一個流氓把走近去的王珍珍一推，倒在地，她跌得不輕，「哎呀」一聲之下，立卽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有人要殺人呀！」

「你叫，老子先斃了你！」一個流氓對王珍珍大聲喝呼。

張小妹已經支持不住了，連褲也給扯下了，全身只留有一條內褲，但是有人伸手去扯，看來她免不了要被眞眞剝光了。

「拍！拍！」

「哎呀！」

「拍！拍！」

「哎呀！哎呀！」

「你，你不想活了！」兩個流氓被人各打了兩掌，踉蹌後退，第三個也放開了張小妹，退了兩步，怔怔地看着突然出現的青年漢子！

這個年青人大約有二十三四歲，長的個子不算高大，肌肉却是十分結實，給人以一種刀槍不入的感覺。他穿的十分樸素，却具威嚴。他注視對方，對方不由自主的又退了一步！

「你快和姐姐先走，這幾個人，由我對付他！」青年把張小妹的褲子，破衣檢起來，叫她和王珍珍先走。

「不許走！誰走，就殺誰！」流氓發威了。積威之下，兩個女的果然不敢走。

這可氣了那個年青人了。他挺前一步，冷然說：「三個男子漢欺負一個女子，你們還有臉說這種話！」

「揍他！」

「好，揍他！」

三個流氓一齊動手，從三方面攻擊年青人，張小妹不敢看，背轉了身，王珍珍却相反，她注視着。

那三個流氓手中突然都有了武器，多了一柄小刀，這一來，王珍珍也駭然了。

陡然，寒光閃閃，三柄小刀都向年青人身上揷去，王珍珍已不由自主的「嘩」然大叫，就差未叫救命，未曾逃走。

但是，一轉瞬，她看到的却是三個流氓都倒退回去與倒跌出去，年青人手中已握着三柄小刀，他是怎麼奪下小刀，怎樣打倒對方的，王珍珍一點也看不到，但三個流氓已經倒退與倒地，却是事實。

王珍珍放心了，她揑揑張小妹的手臂，告訴她，三個流氓捱了揍。

「眞的！那太好了！」張小妹在低聲叫痛之後，欣然說，忘記了臂痛。

「你看，他們多狼狽！」

「哈！太妙了！太好了！」

「你別叫，看呀！」

「我看着呀！」

她們說話間，三個流氓再作了兩次進攻，都莫名其妙的給打退了，跌倒了，受傷了！

迭次捱揍，受傷，跌倒之後，三個流氓明白自己不是對方手脚了，所以都不敢久留，一聲走，大家都怕殿後，爭着搶先了。

「你們還不走！」年青人見王珍珍和張小妹仍然未走，有點驚奇，話才出口，又問：「這位小姐受傷過重，走不動？要我代叫架車？」

「不，謝謝你！」張小妹說。

「小廣東，謝謝你！看不出你這麼好打！」王珍珍說。

「還够義氣，肯幫助人！」張小妹說，「剛才，如果不是你救我，我不知要受到怎樣的侮辱呢！」

小廣東就是年青人的別號，他聽得王珍珍叫他的別號，詫異地問：「啊，你認識我？」

「我見過你！他們叫你小廣東，但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這樣叫！」

「因爲我是個廣東人！他們就這麼叫了！小姐，我好像未見過你！」

「這叫做施主認得和尚，和尚認不得施主呀！」

「要我送兩位一程？」

「不用了，謝謝！」

小廣東目送兩個女的遠去之後，再打响他的竹板：「卜得，卜得！卜卜得！」也走了。

小廣東是個賣餛飩麵的小販，因爲年紀輕，有氣力，人又有義氣又和易，所以和顧客很合得來，生意是不愁的。

他回到餛飩麵檔，已經有好幾個人在等着他了，他快手快脚的把雲吞倒進鐵桶，不一會，已大碗大碗的送到客人面前。

「小廣東，你眞是個廣東人嗎？」

「當然是，要不，我也不會亂認！」

「我看你的性格倒像個山東人！爽直，有義氣，有膽量，有氣力！」

「難道廣東人就沒有這些？」

「小廣東，我說的是實話，希望你不要生氣！」對方說，「我認識的廣東人不少，他們都是胆小，怕事，寧可明裏吃虧，却在暗中報復的，不像你這樣敢說敢幹，像個山東人！」

「哈哈！你說對了！我不怪你！老兄，你說得很對，你對我們廣東人，可算觀察入微！」

「我說他像個山西人！」

「你又有什麼道理？」

「因爲我是個山西人，我高與有這樣一個鄉里，這就是道理！」

「哈哈！你想拉關係！」

「老鄉，你過獎了！你們再這麼說，我可要賠老本，不收錢啦！」

「哈哈！哈哈！」

小廣東與顧客說着，眞個賓主盡歡，恍如一家，爲別家雲吞檔所無！

五個漢子朝小廣東的餛飩麵檔走過去，小廣東背向他們，並未注意，他的顧客山西人却聽到他們的談話，借加添一碗淨餛飩，走近小廣東，告訴了他，叫他要小心。

「謝謝你，我會注意的！」

「嗯，五碗餛飩麵，快點，老子吃了要趕路！」

「五朵芙蓉要開花！就來啦，請等一等！芙蓉花，早晚變顏色，且看變出個什麼色來！來了！」

小廣東眞快手，說來就來，轉轉眼工夫，已端來五碗雲吞麵了！

一個個小鐵盤，下面放了三碗，上面疊放一碗，右手托着一碗！小廣東的左手

把小鐵盤忽高忽低的升降着，四碗餛飩麵穩如磐石，一點湯也沒濺流出來，他右手那一碗托得更妙，用食指，中指與無名指，伸成一個鼎足，頂住碗底，也是一高一低的起落着，那碗餛飩麵全無傾側倒瀉的迹象。

小廣東露了這一手，那五個人互相對望了一眼，都沒有卽時動手。

顧客已走了一些，但又來了一些，仍然保持有十一二人，生意是蠻好的。

那五個人是有心尋仇而來的，決不會就此作數，當他們餛飩麵吃光之後，其中一個說：「小廣東，今天沒帶錢，記賬吧，改天再給你！」

「好！出門人換過衣服忘了帶錢，慣啦！小意思！改日好了！」

小廣東的爽快，大出對方意外，一時反而生不起事，但一呆之後，又說：「你做好人做到底，再借點錢給我，改日一併還你！」

「我這小本生意你看到，但出門人有三急，多的我辦不到，小的無所謂，你想借多少？」

「十元如何？」

「十元不多，但現在沒有，現在只有五元，十元嘛，收檔時我可以借你！」

「你瞧不起我，認爲我只值五元？」

「老兄，你這麼說，太寃枉好人了！這兒的老兄都是個見證，你們吃了東西，因爲忘了帶錢，我許你們欠；你說要我再借十元，我只有五元，就借你五元，這怎能說我瞧你不起？老兄，你算算，五元，在你看來也許是小事，但對我來說，却是大半天的收入了，要好幾百碗餛飩麵才能賣到五元呢！」

「好！五元就五元！」

「我們每個人都要五元！」

「什麼？每個人都五元？」

「當然是，快拿來！」

「對不起，我沒有這許多錢借給你們了！」

「他媽的，你剛才說有，現在說沒有，不是誠心調侃我們！」穿白衣的一拍桌子，一掃，三個碗掉到地下，「嘩啦啦」幾聲，碎爛了。

「你們原來，是來生事的，那就請來吧！」

「小廣東，你憑什麼欺負我們兄弟！今天，你要還債了！」五個人陡地分開，把小廣東圍在中央，有的顧客怕事，已經走了！但也有留下來看熱鬧的，聞聲來看熱鬧的人則不少。

五個人中有三個握着小刀，小廣東手中只有條抹碗碟的毛巾。

五個人一齊撲上去了，小廣東向左一閃，毛巾陡然向右飛出，各人只見白影一閃，聽到「拍」的一聲，緊跟着便有人慘叫，他向前邁步，毛巾又向後射出，同樣是「拍」聲過後。便緊隨着驚叫！之後，他忽而向右，忽而靠左，忽而退後，忽又撲前，有時轉個身，有時蹲下去，只見他高呀轉的，毛巾不斷飛射出去，不一會已把五個漢子都打得臉傷手損，狼狽而逃。

小廣東沒有追趕，只在後邊叫着：「記住，你們還欠我五碗餛飩麵未付錢呢！」

「小廣東，你眞好打！」

「小廣東，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他們是鬼閻王的人，你和他們結了寃，以後可要小心呀！」

「小廣東，寡難敵衆，你不如避避他們，到別個地頭去過一段日子吧！」

顧客的關懷，小廣東十分感激，但他不願走，不願到別個地方去過日子！

不過，小廣東自己也知道，得罪了這些人，難免會惹來麻煩的。但他又想，天下烏鴉一樣黑，這裏有鬼閻王，別處一樣有，這兒，自己熟悉，生意容易做，到別處去，人地兩生，生意可就不易做了，既然處處都有鬼閻王，又何必搬走！他因有此想法，所以不肯走。

流氓的想法又如何呢？他們吃了敗仗，心不忿，氣難平，一邊走一邊想着報復的辦法。但他們不是人家對手，如何報復？他們除了請人帮忙之外，便再無辦法了，想到請人帮忙，就想起了邱六橋。

一個說：「對！我們先找小江北，再托他請邱六爺出個主意！只要邱六爺答允，饒他十個小廣東，也不及邱六爺放個响屁，就把他彈了個十萬八千里！」

「既然，有此門路，我們快去找小江北！」

小江北不在家，出去了，去了那裏，沒人知道，流氓只好放下了禮物，悃然告退。

小江北去了那裏？他和邱六橋找海棠紅去了。

五個流氓從小江北家中出來，沒有一定的目標，胡亂地走。他們本來就沒有一定的工作，走到那裏都無所謂，怎知亂走亂碰，却意外地碰上邱六橋與小江北！

「小江北，我們去你家找你，他們說你去了找海棠紅！」

「不是！我陪邱爺出來喝杯，嗯，對了，你找我有什麼事？」

「也無什麼大事，不過，我們給人欺負了，這口氣難受，想請你帮帮忙！」接着，他們把經過與要求說了，小江北聽後，口輕輕地說：「這還不容易，一個餛飩檔的小販，算什麼東西！」

「好，謝謝你！」

「我們還去找海棠紅不？六爺！」

「今天不去了，改天再去吧！我們先去看看小廣東，看他是怎樣一個人，再想辦法對付他！」

「六爺，一個小販，何以看得這麼嚴重？不是我誇口，我小江北一個人去就能收拾他……」

「不，你太大意了！他既稱小廣東，必是廣東人，一個由廣東來上海的人，居然如此大胆，敢於和他們爲難，必有所恃！所以千萬不能小看他！」

「既然六爺這樣說，我們就去看看他，明天再去找海棠紅吧！」

邱六橋他們去看小廣東，王珍珍和張小妹却去看海棠紅，把自己受侮辱與得到小廣東救助的經過告訴海棠紅。

「小廣東？就是賣餛飩麵的小廣東？他眞是一個這樣有義氣的人？」

「是的，眞的！」張小妹急急證實。

「不錯，眞是他！」王珍珍也加以證實。

「這麼說，我是看錯人了！一直以來

，我都瞧不起他，鄙視他！眞想不到，他是這樣一個人！」

「古人說，人不可以貌相，這話我聽得多了，却做不到，也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正在說話間，茶房拍門，他說有客人等她，叫她馬上過去！

「先收錢，知道嗎？」海棠紅說。

「你有王和尚做靠山，還怕人家不給錢！」

「我不想多費唇舌！」

「好吧！我負責，你快點去吧！」

「晝夜不分，這有什麼味道！」王珍珍忿然說。

「哼，做妓女，還說什麼味道！」

「你也是，爲什麼，不跟我同去做舞女？」

「小姐，你以爲我高興的？我欠了王和尚的債，沒有你這樣自由呀！」

海棠紅這也是實話，環境所迫，他沒辦法改變，心情便不好了。

王珍珍想着海棠紅的話，心情沉重，黯然無語。

王珍珍是出自一番好意的，但她了解到海棠紅的處境，她說的也是實在話，一個妓女，欠下了王和尚的債，受到王和尚控制，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擺脫的。

王珍珍只有眼睜睜地看着海棠紅出門，望着她的背影嘆息。

「小廣東，生意還好吧！」海棠紅聽了王珍珍的述說，對小廣東有了好感，路經小廣東的餛飩麵檔時，停了步向小廣東打個招呼，表示一下心意。

海棠紅打扮得十分漂亮，身上還洒上了香水，陣陣香水味透進小廣東鼻孔，他直情是受寵若驚，有點暈了。

海棠紅見小廣東一連回答了兩個「好」字，却失魂落魄的直望着她。她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已猜到八九，不禁嫣然的一笑。

海棠紅已經坐黃包車去遠了，轉了拐角，看不見了，小廣東仍如靈魂離竅，怔怔地直望遠方。

顧客中不少都是老主顧和小廣東很熟絡，見他這麼樣子不免取笑幾句，有的更講述「古今奇觀」中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故事，也有人勸小廣東結婚，找個人帮手。不管眞心還是取笑，總是和女人有關。

小廣東早已識得海棠紅，知她是一個比較紅的妓女，且聽不少顧客談過她的故事，對她頗爲敬佩，認爲她是個風塵女子，居然有那樣傳說的行爲十分難得。但因爲身份不同，他自己明白，不敢妄想。想不到她竟那麼和藹，和自己打招呼，且朝他嫣然一笑，這是他此後一生恐怕也不會忘記。

「我剛才必然十分傻氣！不知她怎麼想？」

小廣東一邊爲顧客賁餛飩，一邊仍然念念不忘的去想海棠紅。

「小廣東，小心你的靈魂給她勾了去才好！你自己不可惜，我却怕此後再吃不到這又便宜又靚的餛飩麵呢！」

「對了！小廣東，你可別爲一個妓女着迷啊！」

顧客們找到取笑的話題，那肯輕易放過！他們又把話題兜了回來了。

小廣東成了取笑的對象，任誰都說他幾句，他不但傻兮兮的只是笑笑，還故意做點滑稽小動作引人開心，他的目的在希望大家能談到海棠紅的身世與言行，希望知道多一點關於她的平日爲人。他不是迷於她的色，他是敬佩她的爲人。

小廣東不負所望，盡在顧客口中聽到一些關於海棠紅的事情。但他是要靠賣餛飩麵搵食的，不能花太多心神在海棠紅身上，當顧客一多，催得幾催，他便忘了一切，專心於做生意了。

突然，他發現有個小孩子抓住一個麵飽，一邊咬一邊走，直走向小廣東的餛飩麵檔。

「唔，原來有人追着他！」小廣東自語地說，說得很輕，沒有任何人聽到。

小廣東也會捱過窮，知道窮人的苦處，更猜料得到這小孩必是餓荒，抵受不住，所以偸了人家一個麵飽，被人發覺了，追趕着要抓他！小廣東雖然不贊成偸，呃，拐，騙，搶這一套，但却同情那個小孩子，不願他給人家抓住捱苦，於是，讓過小孩子，却擋住了追趕的大漢。

「嗯，你怎麼啦！」大漢喝叫！

「啊！對不起，阻住你了！」小廣東身子一挪，閃開了，但不知怎的，竟碰着那個水杓子，飛起了一蓬水，不偏不斜，一杓子水潑在追趕小孩子的漢子頭上，潑得他一臉是水，頭髮也濕了。

這是一個意外，那大漢自然受到影响，但他明明看到小廣東好心地閃避他，讓他通過，不會見到小廣東動手潑水，所以無法深責小廣東，只問：「你怎麼啦？這是什麼水？」

「乾淨的餛飩水！眞的乾淨的！對不起！眞是對不起！」

大漢見此情形，實在再難發脾氣，何況小廣東還用一塊乾淨的毛巾替他揩抹乾那些水。

「不用了！下次小心，潑了別人，可不得了！」

「謝謝！眞是謝謝！」

大漢想掙脫小廣東的手，却無法掙得脫，原來小廣東也會用奸，他替大漢揩抹頭上的水時，乘機抓住他的手不放。

小孩子已經走遠，不見了，大漢卽使再追也是徒然，追不上了。只好恨恨地走回頭。

「這小鬼，算他造化！」小廣東自言自語。心中感到一陣輕快。

但是，顧客可不耐煩了，有人冷冷地說：「嗯，你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還賣不賣？要我等到什麼時候？」

「來了！來了！」小廣東急急把半湯碗餛飩倒到滾水裏，再把蛋麵在鐵撈中扯鬆。轉轉眼就送到客人面前，十多個客人都有得吃了。

「小廣東，有人來收地稅了，你小心應付才好！」有個顧客悄悄告訴小廣東。

「謝謝你！各位慢慢，我去對付這班衰人！」

「小廣東！」小江北朗叫一聲。

「嗯，要什麼？芙蓉？淨麵？還是淨餛飩？要一碗中的好不好？」小廣東裝作不懂，以應付一般客人的態度去招呼他。

小江北一怔。他想不到小廣東會來這一招絕着，一時應付不來。

「我們不是來吃餛飩麵的，我們是來收份子錢的，少跟我們開玩笑！」

「什麼？份子錢？」小廣東裝得眞像呢。

「打醮費！」小江北說。

「打醮？打什麼醮？」

「超渡鬼魂！」小浦東插嘴解釋。

「人還吃不飽，還超渡什麼鬼魂？沒有！」

「你再說一遍！」小江北冷冷盯他一眼。

「沒有！沒有！我說沒有，你聽到了？」小廣東比他說得更加大聲。

「他媽的，你小子跟我們搗蛋！」小江北一手奪過文員手上那個墨盒，就丟進小廣東賣餛飩的一鍋湯裏。小廣東一看，全鍋湯變黑了，生意做不成了，還丟了一鍋湯。

小廣東恨極了，一轉身，衝向小江北就是一拳，打得小江北慘叫跌倒。

「打人呀！」小浦東大聲叫嚷，但才叫得一聲，小廣東已衝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胸衣，迎面就是一拳，打得他滿天星斗，眼冒金光，口血，鼻血齊流。

小江北不服氣，翻身再撲攻小廣東，但他那是小廣東對手？三幾招已經吃不消，跌了幾次，臉損唇腫了。

兩個文員先走了，小江北與小浦東也不願留下來捱打，匆匆逃走了。小浦東仍行前充胖子，大聲說：「小廣東你別高興太早，你等着瞧吧！」

「你來好了！我每天都在這裏賣餛飩，你幾時來都可以！」小廣東豪氣干雲地回答，一點也不退讓。顧客已走了幾個，留下的都爲小廣東鼓掌，讚他有種，不向地痞流氓低頭，在小廣東餛飩檔附近的小販甲，乙，丙，丁等，見小廣東打走了小江北與小浦東，也都爲他叫好，讚他是英雄，替大家出了一口氣。

但是，也有人提醒他，不要高興得太早，更不要以爲打敗了小江北與小浦東，他們就會害怕，不敢來。相反，他們吃了敗仗，必然不甘心，回去加鹽加醋，找人再報仇，勸小廣東以後要小心一些。

「怕什麼？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打一雙，多的來，密的手，怕什麼？」

「小廣東，你眞叻！你是我們的大英雄！」

「不！我們大家如果同心合力，大家都是英雄！我們人多，能合起來，就什麼也不用怕了！」小廣東口是這麼說，臉上却盡是笑，看得出，他戴上「英雄」的帽子，十分受用。

小廣東有點飄飄然了！

晚上，小廣東意外地又見到白天偸麵飽那個小孩子在黑暗無人的巷子裏吃麵飽，當他發現小廣東時，害怕得瑟縮地向後退。

小廣東嚴肅地看着他，他也驚怯地看着小廣東。

片刻過後，小廣東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毛！」

「你爸爸呢？」

「死了！」

「媽媽呢？」

「也死了！」

「你還有什麼人？」

「有嬸嬸！」

「你怎麼一個人走出來了？」

「我嬸嬸，不給我吃飯，老是要打我的！」

「大概你不聽話吧？是不是？她打你，你就逃出來，是這樣吧？」

「不！她很兇，總是打我！」小毛委屈地說，眼淚也流下了。

「小毛，你如果聽話，嬸嬸怎會打你？走，我送你回去，我會叫你嬸嬸以後不再打你！」

「不要！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小毛轉過身，要從另一端逃走了。

小廣東追前，一把抓住他。他掙扎着，大聲叫：「放開我，我不回去！」

「好吧！不去就不去！我不會勉强你的！」

小毛沒出聲，仍然怯畏地看着小廣東，目光溜動，似乎不相信小廣東的，伺機逃走。

「小毛！你知道嬸嬸爲什麼常常打你？她有說過爲什麼要打你嗎？」

「嬸嬸罵我是個掃帚星，尅死爸爸媽媽，所以不喜歡我，打我！」

「哦，原來是迷信！」小廣東明白了眞相，便問：「你做我的學徒，帮我賣餛飩麵好不好？」

「好！」小毛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回答得爽快，响亮。

「我會洗碗碟，燒開水！嬸嬸常要我做的，我會做！」小毛主動提出自己的工作範圍。

「你會洗碗碟，那更好了！」小廣東說：「不過，你要記住，做了我的學徒，再不許偸東西！」

「我，我眞是不偸的，但我餓……」

「餓也不許偸！」小廣東斷然說：「如果人人都學你一樣，餓了就偸，不是天下大亂，成爲賊世界了？怎能這樣！」

「我知道了！」

「好啦，跟我回去吧！」

小廣東把小毛帶回自己那簡陋的棚戶裏，燃亮了不很光的油燈，對小毛看得更清了，覺得他眉清目秀，是個很精靈的小孩子，可惜瘦一點，若是胖一些，一定更逗人疼愛。

小廣東仍未有妻，心中高興把孩子摟在懷中。小毛失了父愛母愛，長期受到嬸嬸虐待，如處冰雪之中，這時突然受到小廣東疼愛激動得流淚不已。他是內心激動，熱淚迸流。流出歡樂的眼淚，他算是暫時找到安居的處所了。

這一晚，小毛睡得很甜，小廣東却有甚多感觸，無法安睡。

小廣東看看小毛的小臉，想起自己的遭遇，想起小毛的身世，這麼小就沒了父母，不但失於家教，更缺乏父母之愛，這已經够慘的了，偏偏還碰上這樣勢利和迷信的嬸嬸，終日打他出氣，長久日子受這樣折磨，怎能不瘦？

「我要好好教導他，栽培他，使他將來能做一些有益大家的工作，做一個對大

衆有益的人！」

小廣東想得很遠，也很美。可是一回到現實，他呆住了。他自己的處境也這麼差，晴天還好，不愁溫飽，下雨落雪，括大風，可要吃穀種了，在此情形之下，憑什麼養育小毛？

小廣東開始感覺到金錢的可愛與威力。過去他不是沒有感覺過，祗是過去只他一個人，生活簡單，經濟問題很快就解決，所以感覺是有，却不深，這一回，他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小毛。他決要養育小毛！

小廣東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他既然收留小毛做學徒，就希望把他教好，希望他成爲一個有用之人，希望他能出人頭地，爲自己爭一口氣。但是，這希望太渺茫了，首先使他感到困難的是金錢，因此，他下了決心，每天要早一小時開業，晚上遲半小時收檔，再加上工作時快一些，這樣，每天多賣一百幾十碗餛飩麵，一日一百碗，十日就一千碗，一個月三千碗，小數怕長計，三千碗的收入不少呢！

「對！就是這個辦法！」他一時忘形竟拍起掌來，使酣睡中的小毛也驚醒了，轉了個側，稻草發出了聲音。

夜靜，細微的聲音，也能聽到，小毛轉側的稻草發出聲響，立卽就使小廣東聽了。他心頭一跳，看看手掌，自己笑了。

他想到自己明天要起早，也該睡了，要不，那加多的一百碗就無法實現了。

「唔，別想了，睡吧！睡吧！」小廣東再看小毛一眼，便在心中對自己說！

快到入睡之際，朦朧間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狗吠聲，他驀然而醒，以爲發生了什事，一種練武人的正常反應，使他坐了起來，靜聽。不錯，確是狗吠得厲害，但相當遠，少說也隔了三數十間舖位，他認爲不是附近的事，理不了那麼多，正要再睡，却聽到有個女人叫救命的聲音，一聲，兩聲……

「不錯，有人叫救命！」小廣東腦中出現了兇徒持刀追斬女人的兇相。

小廣東一陣風似的衝了出去。出到門口却茫然了。那女人在那一方叫呢？在屋內他分不出來，出了屋外却沒了聲音。找不到綫索，祗好碰運氣的向四邊走走，了却一番心事！

意外的，他碰到個手車伕，拉着空車經過，便截住他問：「你剛才聽得到叫聲不？」

「叫聲？什麼叫聲？」車伕詫然望着小廣東，等他回答。

「一個女人叫救命？」

「女人叫救命？沒聽到！」

「可能不在這一邊！」小廣東揚揚手，要走。

「會不會是那個騷婆娘跟情人耍花槍吧？她們，什麼都叫得出來！」

「那怎會呢！」

「你少見多怪了！先生！有一次，有個騷娘兒在我的車上，也大叫救命呢！我問她怎麼，她却把臉埋在情人胸膛吃吃笑啦！她們的話，怎能相信！」車伕邊走邊說。小廣東還是聽到了！

受了車伕的影响，小廣東隨便走了走，便回去睡覺，一覺醒來，第二天，已把這件事淡忘了。

打劫，在當時的上海是尋常得很，一日幾宗也絕不出奇，所以顧客談起打劫，就如叫了一碗餛飩麵一樣隨便。

不過，觸動起小廣東的心弦，他却聽得十分留意，及至知道案件的發生不在他住處附近，這才放了心。

但是，白天沒事，晚上都發生事故了，而且，看情形對方竟是沖着他而來的。

睡前，他照例回想白天所做過的一切與計劃一下明天要做的事情。

小毛已經睡了。燈火也熄滅了，但他却未睡。

突然，遠處又傳來一陣狗吠聲。有過去夕經驗的小廣東，這一回學乖了，馬上起身，走出門口，眼裏看到有三個人影在閃動，他們是貼牆而來，又會急竄急伏，來得可眞快。

「他們是什麼人？」小廣東第一個興起的念頭是猜測對方是誰，跟着，他想到的是他們想幹什麼？爲什麼而來？

這是不易找到答案的，除非已看到事實。

小廣東肯定這些人不是善男信女，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弄個水落石出。

奇怪，這三個人不是撲向高樓大屋，却走向小廣東的住處，三個人都目光閃閃地注視着。

「他們難道是找我來的？我並不認識他們！」小廣東已看到三個人的面孔。

「是這裏了？」高的一個問。

「不錯！」胖的回答。

「動手！」高的說。

「別忙！」矮的急忙攔阻。

「怎麼？你跟他是親戚？」高的說。

「我和他雖不是親戚，也得先弄個清楚，才不至殺錯了！」

「阿王，你說，眞是這裏？」高的移目光射向胖的，胖的肯定點頭。高的便再注望矮的說：「阿王的話你聽到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總認爲，仇不能不報！但也不能亂殺人！他不過只有一個人，我們何不弄醒他，證明確是他了，才動手也不遲！」

「你就是婆婆媽媽！」

「高四！不是我婆婆媽媽！二爺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每想起來我就不安！一錯不能再錯！」

矮的提到二爺，高四和阿王都黯然了。原來那另有故事？

這故事已經是兩年前發生的了，有一日，他們的手足被人殺了一個，傷了三個，阿王是受傷的人之一，大家要替死者傷者報仇，便分頭查探仇人下落，結果，仇人查到了，是阿王查到的，他帶人去報仇，入屋之後，見人就殺，鷄犬不留，把人家一家四口全殺了，還姦了人家的女兒！

大仇已報，心情興奮，當然値得高興，怎知第二天却變了樣，被殺的一家不是仇人，却是他們的二當家二爺的朋友，還有二爺的兒子。他是到探女朋友的，他的女朋友，就是那個被姦殺的女子，也是二爺的未來媳婦。二爺因此刺激，瘋了，自殺了！

大阿哥暗中查訪，覺得罪不在阿王，只是仇人太過狡猾，因爲仇人確是以商人

身份常到二爺朋友的家中，阿王只知其一，未深入了解，遂生此錯誤，所以對阿王沒有怎麼處分，但阿王却自感內疚！每想起此事便覺黯然。

矮漢提起這事，阿王便無話可說，高四也不再堅持，轉口道：「你把他弄出來吧，田馬！」

田馬答允了，走向屋門口，正要出聲，陡然，由牆邊走出小廣東，道：「朋友，不必費心，我都聽到了，想怎樣，說說吧！」

小廣東的突然出現，大出來人意外，更意外的是他竟兩手空空的，並無任何武器。

「你是小廣東，賣餛飩麵的？」

「不錯，你們是誰？找我有何事？」

「你裝得倒很像；小廣東，我們是來爲兄弟報仇的，你該明白啦！」

「你們爲什麼替兄弟報仇？我不明白呢！」

「哼！你狡猾也沒用！我問你，昨晚，你在那裏？你說！」

「昨晚？你說什麼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我也在這裏！」

「你也在這裏？放屁！有人見你在虹口殺人！你狡辯不了！」

「朋友，你弄錯了，那不是我！」

「不見棺材不流淚，你認命吧！」

一直都是高四在說話。阿王和矮漢田馬只在旁邊聽着。

小廣東終於說：「你說我昨夜在虹口殺人，我確實沒有，但你要打架，我倒可以奉陪！我這個人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會以雙倍至十倍百倍還擊。讓我再說一句，昨夜，我沒殺過人，更沒在虹口殺過人，可是今晚，却難說了，你們動手吧！」

「小廣東，我四哥說你昨晚在虹口殺人，是有證人的，你說沒有，你可有證據嗎？」

「你要證據，最好去問……」

「田馬，這種人，不到死時是不會認的，少跟他廢話吧！」

高四截斷了小廣東的話頭，不讓他再說下去，並且揮拳就撲擊小廣東。

小廣東恨他鹵莽，也不再加解釋，起而還擊，一個閃身避開正面一拳，側身猛踹一脚，蹬在高四的右腿上，高四受襲，痛極而叫，斜退幾步。

阿王是握有武器的，那是一柄尺來長的尖刀，和屠牛者用劏牛骨的相似。他見小廣東身手敏捷，便用武器進攻，連刺幾刀，出手甚爲狠辣。

「你想殺我？還不配！」小廣東一點也不示弱，展開空手入白刃的手法，硬搶來刀，好幾次都給他欺近身邊，幾乎眞給他把刀奪走，阿王吃驚之餘，膽怯了，揮刀只求自保，已少用進攻手法了。高四對此甚爲不滿，不斷催他上前。

小廣東不但出拳有勁，起脚有力，而且，身子靈活，手脚靈敏，左閃右避，攻前撲後，在三個敵人夾攻中，非但應付得來，而且還能還擊，予對方極大威脅。打到三二十個照面之後，小廣東的左臂中了一刀，「哎呀」一聲剛出口，便聽得高四叫道：「叫你知道我的厲害！」

「是嗎！」小廣東不屑地回答。

「不信你就等着……哎呀！」高四不知是計，給小廣東引亂心神，一個閃失，就中了一掌一拳，右臉和左胸同時中招，被震出幾尺，倒了！

「四哥，你怎麼啦！」田馬放開小廣東，去看高四。

「我沒事，你快幫阿王去！」高四急叫，因爲他看見阿王獨力難支，已支持不住了。

「你來不及了！」小廣東回他一句，果然，田馬還沒揷得上手，阿王又已倒了下去，他也中了一拳一掌，倒在高四的身邊。

「你是否也要躺一會兒？」小廣東對撲上來的田馬說。他因爲田馬早先的話比較光明有理，對他較有好感，所以不立卽予以重擊。不過，高四已經爬了起來，正以一根軟鞭掃向小廣東下盤。他因爲受過一拳一掌，心中有氣，出手更毒，小廣東也不能不防着他，一閃之下，便中了田馬一掌，肩胛感到一陣痛楚。

小廣東恨自己太過重感情，早先不曾擊倒田馬，反要受他一掌。這一掌打醒了小廣東，對他有很大幫助。

阿王也爬起來了，三個人手中都有了武器，兩刀和一鞭，小廣東把外衣除下來，抓着衫領，迎向阿王來刀疾拍出去，一隻袖子捲奪尖刀，一隻袖子纏向手腕，衫脚却平劏王旺胸膛，竟如大鏟，阿王曾在他手下吃過虧，識得厲害，怎敢硬碰，雙足一點，慌不迭後退。

「小廣東，你回不得廣東啦！」高四的軟鞭又已捲到，嚇了小廣東一怔。他剛要追趕阿王，却給高四攔住了。高四的軟鞭打向小廣東的中部，鞭勢如浪，鞭風呼呼，小廣東也看出他確不是一個弱者，特別在中招之後仍有如此功力，更爲難得。他倒希望他們是那一方面的人了。爲此，他使出絕學，左手一沉，陡然向上一拂，五指一伸一縮，恰好地抓住了來鞭，沉勢一扯，右手同時揮出外衣攻敵。

高四料不到他如此好胆，用出這樣怪招，張惶下，丟了鞭，他是可以躲得過的，但丟了鞭，如何還有臉見人？鞭萬不能丟！但不丟鞭就要中招，可能要丟命，那不是更加不値？電光石火的閃過這兩個念頭，一時之間竟是委决不來。

高四在遲疑間，小廣東本來是面對他的，陡然身子一旋，側對高四，手中衣仍然疾掃未變，對高四威脅甚大，高四分神在對付他的衣服，還要考慮拚與退，竟忘了他的腿，第二次中上一脚，給蹬在左脇，痛得他五臟六腑似乎都要翻轉過來，痛得他支持不住，一連續退出了五六步，最後還是倒了下去，跌坐在地上。

這一趟，高四傷得比前一次重許多，竟是爬不起來，高四一傷，阿王與田馬也先後受傷了。小廣東奪過阿王的尖刀，指着高四說：「你們找錯人了，昨晚在虹口殺人的並不是我！本來，我可以殺了你們，免得你們再來報仇的，但我不殺你們，如果爲昨晚的事，你們就不必來了；因爲那實在不是我殺的；若果你們爲今晚來找我，我隨時奉陪！」

「早先，你們問我有什麼證明我昨晚在這裏，我本來要說個明白，可是你，你不讓我說。現在，爲了證明我不是說謊，我告訴你，昨晚這個時候，我聽到有個女人叫救命，曾出門查看，碰到一個拉黃包車的，他大約還沒死，你們不妨去找他問個明白！你們走吧，我希望你們以後別再冤枉人！」說完，把刀一丟，頭也不回的回去睡覺了。

「四哥，我看他眞不是昨晚那個人！」田馬看着小廣東的背影說。

「不管是不是，這個仇結定了！」高四憤然回答。他是嚥不下這口氣。

「他會不會故弄玄虛？不敢承認？」阿王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我看不會！」田馬說。

「爲什麼？」阿王反問。

「道理很簡單！第一，他事前確想解釋，是我們不給他機會；第二，如果昨晚他殺死我們兄弟，剛才決不會放過我們。他殺得一個，就殺得兩個，三個，他所以留手，目的是希望我們去查問那個車伕，用事實證明不是他幹的！」

「但是，他會不會和那個車伕串同了呢？」

「這倒不會。相反，我怕那車伕沒胆，不敢替他證實，他就白費心機了！」

「現在我們怎辦？」

「我們去找那車伕問個明白！」

「不用問了！走吧！」高四斷然說。

「爲什麼？四哥！」

「還問什麼？這個仇已經結定了，是他，我們要報仇，不是他，我們也要報仇！一樣要報仇，還問什麼？不用問了，走吧！」

「四哥！」

「走！你走不走？」

「四哥，這是不對的！我們……」

「田馬，你怎麼啦，是你負責還是我負責？要問，你自己去問，我和阿王回去！阿王，你跟我走，還是跟他走？」

「我當然是跟四哥走！」

「那麼，我們走！他有毛有翼啦，要飛啦！還把我放在眼內！」

「四哥！唉，你這是絕大的錯誤！」

「我錯，我負責！不用你管！不服氣，你回去對大哥說，別跟我講！」

高四走了，阿王跟着，田馬雖然不同意，不高興，還是跟他們一起回去了。

高四向大哥報告經過，一口咬實小廣東在虹口是殺死他們兄弟的兇手，阿王不出聲，田馬也沒說話，座中各人都十分激動，要去找小廣東報仇，大哥却看出事情有蹺蹊，問阿王，阿王把實況說了，和高四所說有出入，再問田馬，田馬反對高四的說法。

「大哥，我認爲再問是多餘的，不管他是不是殺死阿雄的兇手，我們都不放過他！」

「對！他敢打傷我們老四，就該死！」許多人都這樣叫嚷。

「別吵，讓田馬說說他的意見！」大哥一揮手，各人都靜下來，把目光射向田馬。

「大哥，我認爲爲阿雄報仇，是一件事；今晚我們打敗了，要報仇，是另一件事，不該混爲一談！

「如果小廣東是殺阿雄的兇手，我們殺了他，是爲自己報了仇，也爲阿雄報了仇，那當然好，假如他不是，那麼我們殺了他，只是爲自己報了仇，還未爲阿雄報仇。所以，我們必須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殺阿雄的兇手，要不，縱使殺了小廣東，却放過兇手，是對不起阿雄！

「因此，我認爲查問黃包車伕是有必要！」

「對！田馬說得對！這是兩件事，不該混爲一件事！」

「還是田馬想得周到，如果不是田馬說得明白，我們只殺了小廣東了事，可能殺阿雄的兇手要笑我們膿包，阿雄也罵我們膿包呢！」

許多人都同意田馬的講法，連高四也承認田馬確是想得比較周到。心中雖然恨田馬丟他的臉，却無法提出反駁的意見。

「現在，我有一件事要告訴大家，但在我說出之前，我要先問問阿王！」大哥的目光陡然射住阿王，問他：「阿王，你要講老實，這事關係重大，你別和自己過不去！」

「大哥問吧，我不敢說謊！」

「好，你說！你怎會知道小廣東是兇手，去踩查他的行踪？是誰告訴你的？」

「是，一個朋友！」

「誰？名叫什麼？」

「他叫小浦東！」

「可是趙閻王的手下？經常和小江北在一起的？」

「大哥，你也認識他！」

「是不是？你還未回答呢！」

「是！」

「這就是了！」大哥點點頭，忽然又問：「阿王，我猜，這件事，不是你向他打聽，是他先向你說的，是不是？」

「是！他先說的！」

「小廣東住在什麼地方，也是他說的，是吧？」

「是！」

「你這位朋友，對你可眞熱心呢！你們常常見面？還是許久未見面了？」

「許久未見面了！」

「有沒有一個月？」

「大約三四個月沒見過了！」

「你早上怎麼不說，又說是你自己打聽出來的？爲什麼？」

「我不想把功勞讓給別人！」

「可是，你幾乎害了自己的命，還有高四和田馬，也幾乎給你害死了！」

「大哥，我不明白！」高四說。

「你當然不明白！」大哥說。「你們試想想，阿雄昨晚被殺，今天大家才知道，阿王昨晚沒出過去，怎能知道誰是兇手？同樣理由，小浦東也不可能知道誰是兇手！

「還有！小廣東昨夜直至午夜才收檔，就算他收檔之後馬上到虹口去，也得在凌晨兩點左右才到得虹口，但阿雄却是在十二點被人發現受害的，小廣東有什麼辦法這樣快可以去到虹口？

「早間阿王說得實際，又說有人目擊是小廣東幹的，我才相信，想不到他却是胡說八道！」

「大哥，你怎知道小廣東昨夜午夜才收檔？」

「我知道！我昨晚和大牛森，蛇仔明三個在他那裏吃餛飩麵，我們走時已過十一點，他還未收檔，那麼，他當然是在午夜才收檔了！」

這是他們黨人之一，自不會說謊，故意開脫小廣東。但高四想了想，又說：「可是，小浦東爲什麼要這樣說？」

「很簡單，他們吃了小廣東的虧，又打不過小廣東，便想出這借刀殺人計，叫我們去對付小廣東，你現在明白啦？」

「照大哥這麼說，小廣東眞不是殺死阿雄的兇手啦！」

「當然不是！」

「會不會是小浦東栽贓嫁禍？」有人這樣問了一句！

「你們以爲呢？說說大家的意見！」大哥表現得十分開明，見沒有人開口，他便指名問道：「田馬，你怎麼看法？」

「大哥，我以爲不會！」田馬肯定地說。

「爲什麼？」

「我以爲，小浦東當然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他自己沒有這個膽，趙閻王更不會這樣做，我以爲，他是知道阿雄被人殺死之後，才想到嫁禍小廣東的，兇手不會是小浦東！」

「對！我也這樣想！」大哥說，並且告誡各人不要再去招惹小廣東，要專心，耐心去查訪殺害阿雄的兇手，來替阿雄報仇！

大哥已經清楚明確地說明白了，各人自然不敢再有異議。阿王犯了錯，沒有被處罰，已經心中暗喜，當然沒有異動，只有高四一個人心中不快。他姓高，人又長得高，但做起事來却處處低人半截，比不上人家，就以這一次吧，他就比不上田馬。他是不服氣，妄動是不敢了，却仍然不死心，要找小廣東的錯處，還他一頓拳頭，才消心頭之恨。

這一天，他獨自一個人來到小廣東的檔口，小廣東當然認得他，但他此時不是尋仇，是帮襯，小廣東就得把他當顧客招待。

高四見小廣東與顧客有說有笑，就如朋友一樣，心中頗爲奇怪，對小廣東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他正想着，眼睛陡然外望，原來是給三位新來的客人吸引住了。

這三個客人年紀差不多，都是中年人。他們坐定之後，就抽烟，叫了餛飩麵，他們用筷子攪着，突然，白衣的一個叫起來：「喂，小廣東你怎麼啦？想害人嗎！」他說着，由碗中夾出一隻死蟑螂！他一嚷，各人都望過去，看到那死蟑螂就噁心，有的無法再吃，有的檢查自己的麵，有的反胃作吐，氣氛壞極了。小廣東連聲道歉，不住的說着「換過！換過！」忙把有蟑螂的一碗拿走，換上一碗新的！

但是，穿黃衣的一個這時又叫起來了，同樣是在他的麵中發現了死蟑螂！

「對不起！換過！換過！」小廣東又道歉了。

當他再換來新的，小毛突然在穿白衣的身旁出現，把桌上一個火柴盒拿起，用手指一頂，火柴盒中跌出了三隻死蟑螂，小廣東明白了，一把抓住白衣人，大聲說：「朋友，我沒得罪你，你何必這樣害我？要不是弄明眞相，今後我還能做買賣？你走吧，我不歡迎你這種顧客！」

白衣人給他推得退了幾步，不但不認錯，反而撲上前要打小廣東。

「小雜種，都是你，我打死你這個小雜種！」黃衣人追打小毛。

小毛年紀小，脚步窄，自然逃不過對方，他鑽枱底躲避，十分狼狽。

顧客們不乏仗義之輩，都要帮小廣東。小廣東怕他們招惹麻煩，極力勸阻，並催促白衣人等快走，免得惹他的性起。他們以爲小廣東怕事，更加放恣，更不肯走了。

高四看在眼內，對小廣東又有一些好感，覺得他實在不是一個招事生非的人。

小毛狼狽逃避，觸起了小廣東的俠義心腸，他大聲說：「我警告你們，你們敢動我小毛一下子，就要你的命！」

「你自己小心自己吧，還顧得了這小雜種！」黃衣人說時已經抓住小毛，並且打了他兩記耳光，打得小毛凄厲大叫。

「你找死！」小廣東一個轉身飛撲，一掌就把黃衣人打得跌出了丈外，跌得臉損手損，鮮血直流，極至可怖。

「你怎麼了？疼不疼？」小廣東抱起小毛。

「不疼！不疼！」小毛揩着眼淚。

白衣人與灰衣人這時齊向小廣東撲來，小廣東也不再客氣，把小毛放下，一推說：「你到那邊去，不要過來！」邊說邊還擊白衣人與灰衣人，只一招架，他們已經應付不來，痛得大叫，跟着，在小廣東再加幾下，白衣人已經跪地求饒了！

「你們爲什麼要害我？快說！」

「小廣東大英雄，不是我們要害你，是有人給我們錢，叫我們這樣做的！」

「誰給你們錢？給多少？」

「是小浦東！每人二毫子！」

「胡說，明是你們自己，却拖別人下水！」

「不，大英雄，眞是小浦東叫的，你不信，可以問他們！也可以問小浦東！」

「小浦東在那裏？」

「他在那邊涼茶店等着！」

「好，你帶我去，如果眞是，我就饒你！」

「是，大英雄！」

白衣人帶小廣東去找小浦東，高四也跟了去，他要看看白衣人說的是否眞話，如果是眞的，則小江北對阿王所說的話就是假的了。

小浦東看到黃衣人與灰衣人臉損手傷，衣服又破裂了，就知不妙，一問之下，果然。

「小江北，我們快走吧！」小浦東說着。

「好，我們走！」小江北同意。

「小浦東，你還沒給我們銀子呢！你說過的，每人二毫！」

「你們根本沒有做好，還有膽回來要錢！」

「你賴賬，不成！」

「你不給錢，別想走！」

「你放不放手？」（下期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目睹胡栢齡慘死，芳心中仇火怒熾，抱着不惜任何犧牲的精神，要憑天賦的美麗，作出爲胡栢齡復仇的壯擧，她返抵迷踪谷後，立即召集羣雄，在她還未發言之前，霍元伽已爲爭盟主之位而與鍾一豪打了起來，一向嬌柔的谷寒香，身經大變，突然變得堅强起來，她喝停鍾、霍二人激鬥，要鍾跟隨她離開迷踪谷，並把谷中一切設施贈予霍元伽，鍾一豪心中似不忿，指陳迷踪谷爲胡故盟主費盡心血建築而成，豈可輕易拱手讓人——

間關投異地　深種復仇心

谷寒香笑接道：「你相信憑咱們『迷踪谷』這點實力，可以抗拒住少林，武當兩派聯合的力量麼？」

鍾一豪道：「單憑武功實力雖難和兩派硬拚，但『迷踪谷』中山道綜錯，天險自成，人人用命足可阻當兩派高手……」

谷寒香嬌聲笑道：「我們志不在阻擋兩派中人進入此谷，守此何用，我已經決定了，你不用再多說啦。」

鍾一豪道：「屬下遵命。」

谷寒香緩緩站起嬌軀，大聲說道：「眼下這綠林盟主之位，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我大哥武功，何等高强，你們那一個自信武功能够勝過我的大哥？」

羣豪面面相覷，答不出話來。

谷寒香星目流動，掃掠了羣豪一眼，接道：「我大哥就死在那綠林盟主虛名之下，如果他不參加寒碧崖的羣雄大會，不奪得盟主之位，他也不會死了，我們現在，仍然是一對快快樂樂的夫妻……。」

她似是陡然間知道了很多事情，侃侃言來，只聽得羣豪個個默然無語。

一陣山風，吹了進來，飄起她長長的秀髮，她舉起雪白的皓腕，理理吹散的長髮，星目流轉，嫣然一笑。

這一笑，風情萬種，羣豪都爲之心神一動，每人都覺着她那笑容是爲己而發。

只聽那銀鈴般的嬌脆聲音，重又在耳際響起道：「我大哥取得了綠林盟主之位，也引起了少林，武當兩派中人對他的妬恨，才落得這般凄涼的下場，少林，武當兩派中人，所以不肯揮戈殺來，無非在重新佈署，如果諸位今日不走，只怕明日就難再離此地，我們實力無法和人家決戰，徒擁此綠林總案之名，豈不是自惹麻煩，你們都是我大哥活在世上時的屬下，我才不惜口舌的這般相勸你們，聽與不聽，那就任憑你們了。」舉步離開了枱案，緩緩向前行去。

苗素蘭對谷寒香這番條理分明，語語中肯之言，不禁大爲驚奇，心中暗暗忖道：「原來此人胸藏璇璣，只是昔日她不願多用心機，事事物物都依附在胡柏齡的身上……。」

忽聽個粗豪的聲音說道：「夫人要到那裏去呢？」

谷寒香停步說道：「天涯海角，行踪無定。」

那粗豪的聲音，高聲接道：「俺老王生平之中，從未遇得像胡盟主這樣大仁大

義的英雄，如今胡盟主雖已死去，俺老王對他崇敬之心，並未稍減，夫人既然要離此他往，俺們三兄弟也要離開這『迷踪谷』了，不知夫人有沒用俺老王之處？」

谷寒香凄涼一笑，道：「不用了。」又緩步向前走去。

王大康高聲說道：「夫人遊踪嶗山脚下時，千萬請到三義莊中坐坐。」

谷寒香道：「多謝盛情，如若機緣趕巧，定去拜訪三位。」

嶗山三雄齊齊施了一禮，說道：「夫人保重。」回首一招，立時有十六七個勁裝大漢，奔了過來。

王大康一揮手，道：「咱們服的是胡盟主，如今他死了，咱們放着現成的逍遙自在日子不過在這裏受人烏氣，走啦！」

他生性渾渾噩噩，說話沒輕沒重，說完了回頭就走。

霍元伽眼看嶗山三雄，帶着手下之人離去，並未出手攔阻，似是谷寒香一番話，已使他雄心大消。

鍾一豪突然放聲一陣長笑，高聲說道：「夫人恩澤廣被，霍兄如願以償，輕而易擧的得了盟主之位。」

霍元伽臉色一變，欲言又止。

鍾一豪又是一陣縱聲大笑道：「但願霍兄長命百歲，把這座天下總寨，整理得有聲有色，兄弟拭目以待。」微微一頓，高擧右手一揮，道：「兄弟就此別過了。」大步向外走去。

左面排列的羣豪，魚貫而出，隨在鍾一豪身後，出了大廳。

麥小明突然搶前了兩步，低聲對谷寒香道：「師嫂，咱們當眞要走麼？」

谷寒香道：「窮山絕谷留此何用？」

麥小明微笑道：「我們既然不要，那就不如放把火燒他個片瓦不存再走。」

谷寒香正待答話，遙見一匹快馬疾奔而來。

麥小明翻身拔出寶劍，攔在谷寒香身前相護。

但見那快馬奔至谷寒香身前四五尺處，突然停了下來，馬上人滾鞍而下，拜道：「大哥當眞死了麼？」

谷寒香突覺一陣心酸，兩行淚水，奪眶而出道：「姜宏，你們到那裏去了？」

出雲龍姜宏泣道：「想不到三日小訣竟成永別，大哥現在何處？嫂嫂快帶兄弟去奠拜一下。」

谷寒香搖搖頭，道：「不用拜啦！我已把他藏了起來，等咱們生擒了殺他的仇人之後，再請出他的遺體，香花素菓，人頭人心，奠祭在他的靈前，以慰他含屈寃魂。」

姜宏怔了一怔，目光投注到谷寒香的臉上，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爲人極重道義，對胡柏齡這位美麗的夫人，一向尊重無比，從未存過半點輕薄之心，目下這等相望，是他忽然發覺一向善良仁慈的谷寒香，忽然間性情大變。

谷寒香低聲問道：「你幹嗎只管瞧着我，爲什麼不講話呢？」

姜宏如夢初醒般，迅快的垂下頭去，說道：「唉！大哥智慧絕世，數日之前，似是已經知道他將要遭遇到不幸！」

谷寒香奇道：「你這話當眞麼？」

姜宏道：「小弟怎敢相欺嫂夫人……」他微微一頓，歎道：「夫人剛才不是還問我們到那裏去了麼？」

谷寒香道：「是啊！」

姜宏道：「三日之前，我們接盟主之令，趕往……」他突然住下口來，目光環掃了鍾一豪，麥小明等一眼，接道：「大哥曾經相囑小弟，他要是有了什麼不幸，讓兄弟把夫人帶到他指定的地方，並留下一封手書。……」

谷寒香急急接道：「那信上說了些什麼？」

姜宏道：「信上指明由夫人親手拆閱，小弟等怎敢偷拆！」

谷寒香突然流下來兩行淚水，伸出纖纖玉手，道：「快些給我，我要瞧瞧大哥那信上寫的什麼？」

姜宏道：「這個，這個……」

麥小明突然一揮寶劍，一縷寒芒，掠着姜宏頭頂掃過，冷冷接道：「什麼這個那個，快拿出來！」

姜宏瞪了麥小明一眼，又轉臉望着谷寒香道：「大哥指明，那封信必需要嫂夫人勞駕到他指定的地方之後，才能拆閱，兄弟不敢欺騙嫂夫人，但也不敢不遵從大哥的遺示？」

谷寒香擧起衣袖，拂拭一下臉上的淚痕，道：「你把那信拿出來，讓我瞧瞧大哥最後遺墨，好麼？」

姜宏沉吟了一陣，緩緩由懷中摸出一封信來，高擧手中道：「嫂夫人請看。」

谷寒香兩道目光凝注那信封之上，瞧了一陣，哭道：「果然是大哥遺墨……」

麥小明突然向前衝進一步，一躍而起，伸手向那信上抓去。

姜宏早已暗中戒備，一閃避開。

麥小明一抓未着，立時揮劍搶擊，他出手既快又辣，倏忽之間，攻出五劍，把這姜宏迫退了六七步遠。

谷寒香柳眉一皺，大聲喝道：「你這野孩子，還不給我停手。」

麥小明陡然收回寶劍，疾退五步，笑道：「這人不聽妳的話，難道我殺的還不對麼？」

谷寒香怒道：「你這般沒規沒矩的，以後，如何能和我走在一起？」

麥小明抓抓頭皮，笑道：「妳高興怎麼罵，就怎麼罵吧！只要答應我追隨着妳，就行了。」

姜宏不識麥小明，但見谷寒香已出言對他相責，不好再說什麼，淡淡一笑道：「這位小兄弟身手十分矯健，不知是什麼人？」

谷寒香道：「他是大哥的師弟，少不更事，不要和他一般見識。」

姜宏道：「無怪有此身手，原來和大哥同出一師。」

麥小明要反駁，但口齒啓動了一下，竟然忍了下去。

谷寒香回頭望望隨在鍾一豪身後的羣豪說道：「這些人都要跟着我們走麼？」

鍾一豪道：「聽憑夫人裁決，如果無此需要，屬下可把他們遣散。」

谷寒香輕輕的歎息一聲，道：「咱們行踪，力求隱密，帶着這樣多人，十分不妥，但日後咱們或有借重他們之處。」

鍾一豪道：「屬下遣他們重返江北，日後用得着他們之時，再由屬下趕往江北召集不遲。」

谷寒香緩緩點頭，道：「就這麼辦吧！……」她微微一頓，又道：「我要去整理一下衣物，帶上孩子，你們在谷口外面等我。」

鍾一豪道：「霍元伽雖已坐得盟主之位，但其人陰險難測，屬下就在此地候駕，以策安全。」

谷寒香不再言語，微微一笑，緩步行去。

苗素蘭，萬映霞，麥小明，緊隨身後而行。

鍾一豪低聲對余亦樂道：「余兄，咱們堵住大廳，不要霍元伽的人出來，封死他們的出路……」

余亦樂接道：「霍元伽的實力，並不弱於咱們，一旦動起手來，勢將鬧個兩敗俱傷之局，只要對方不找咱們麻煩，最好不要動手。」

鍾一豪揮手對姜宏說道：「姜兄請到谷口相候吧！」

姜宏一抱拳，翻身上馬，縱騎而去。

鍾一豪指揮手下，佈成一座方陣，擋住了大廳出路，輕聲對余亦樂道：「余兄是否要追隨夫人？」

余亦樂道：「這個，兄弟還在考慮之中。」

鍾一豪歎息一聲，說道：「過去我一直認爲她是一個嬌雅純潔的天使，可是現在……」

余亦樂接道：「現在你的看法變了，是麼？像她這般絕世姿色的人，也無法相夫教子，享受天倫的樂趣……」

鍾一豪道：「這話兄弟就有些不明白了，如若胡盟主還活在世上，英雄美人，豈不是一對很快樂的夫妻。」

余亦樂歎口氣道：「懷璧，美色，最易賈禍，縱然胡盟主不死，谷寒香也難和他白首偕老，沒有今日之禍，亦將是明日之憂！」

鍾一豪一怔，道：「兄弟還有些不大瞭解？」

余亦樂低聲說道：「兄弟有一個不當的例證，說將出來，鍾兄勿怪。」

鍾一豪是何等聰明之人，已聽出余亦樂話中之意，但又不便改口，只好裝着若無其事一般，道：「願聞余兄高論。」

余亦樂聲音低沉的說道：「假如胡盟主還活在世上，鍾兄可肯看着他們，歡歡樂樂的過一輩子麼？以此推論，正不知有好多人迷戀在谷寒香容色之下，……」話到此處，倏而住口不言。

鍾一豪臉蒙着黑紗，無法看得他臉上的神情，只聽他輕冷的笑聲，從那黑紗中傳了出來，道：「眼下胡盟主已然逝去，『迷踪谷』的羣豪，也將隨着烟消雲散，余兄如肯相隨夫人……」

余亦樂接道：「這件事用不着鍾兄相勸，兄弟自會考慮決定。」

鍾一豪道：「兄弟甚望余兄能看在故去的盟主份上，幫助夫人，完成她復仇的心願。」

余亦樂道：「你要替她作說客麼？」

鍾一豪不再答話，緩緩轉過頭去，向大廳之中張望。

只見霍元伽把屬下等分成了三隊，由嶺南二奇和他各領一隊，看樣子大有向廳外硬衝之勢。

鍾一豪突然伸手從腰中抖出緬鐵軟刀，高聲說道：「余兄，人家找到頭上，咱們總不能束手待斃吧！」舉起手中軟刀一揮。

但見廳外羣豪，一陣移動，「察」的一聲，全都拔出了身上的兵刃。

日光下寒光閃動，殺氣蒸騰，局勢忽然間緊張起來。

霍元伽一看敵陣形勢，心知己方如若硬出，定然要吃大虧，當下高舉右手，搖動了一陣，緩和了羣豪激動之情，低聲對嶺南二奇吩咐了幾句。

只見嶺南二奇不住點頭，大步直向廳外走了過來。

余亦樂急急說道：「鍾兄，且不可傳令屬下出手。」雙肩一晃，人已搶到了鍾一豪的身前，拱手對嶺南二奇說道：「兩位請轉告一聲，片刻之後，我等即將全部撤走，有屈諸位大駕，在廳中多留片刻工夫……」

拘魄索宋天鐸冷笑一聲，說道：「你們既有撤走之心，爲什麼還擺出這樣的陣式……」

鍾一豪大聲接道：「這叫做鐵卷屯羊，兩位如若不信，不妨出來試試。」

宋天鐸右手探入腰中，抖出拘魄索，左手抽出單刀，橫在大廳門口一站，冷冷笑道：「鍾兄少逞口舌之利，在下是何等人物，豈肯中你激將之法，你如有胆，可敢進入廳中，和我決一死戰。」

鍾一豪回顧一下身後的陳文，陳武，低聲說道：「你們準備毒針暗器，跟我一起闖入廳中。」

他說話聲音雖低，但余亦樂相距他身側不遠，聽得字字入耳，橫跨一步，低聲勸道：「鍾兄爲着夫人，也不應該這等冒險輕進，孤軍深入。」

一提起谷寒香，鍾一豪登時爲之一怔，心中暗道：是啊，霍元伽和嶺南二奇，武功都非泛泛之輩，動起手來，生死難預料，我如爲一時好勝之氣，孤軍深入廳中，萬一他們不守江湖信義，三人一齊出手，合擊對我，百合之內，定可把我傷在手下，豈不白白送了一條性命。

余亦樂看他果然停了下來，心中暗自一歎，忖道：此人驃悍勇猛，性如烈火，要作之事，誰也無法勸止，但一提谷寒香，他竟然能按下胸中之忿，看秉性難移之說，也是未必的了……。

忽然間，幾聲碎木擊磚的大震，傳了進來。

余亦樂臉色一變，暗道：霍元伽已下令所屬，破壁毀窗而出，看來這場仗，恐怕是非打不可了。

正自忖思之際，鍾一豪已搶先下手，低聲吩咐陳文，陳武，道：「你們各選帶五個暗器能手，繞到大廳後面，只要見到破窗擊壁之人，立時用暗器招呼。」

陳文，陳武應了一聲，各選五個暗器能手，疾奔而去。

余亦樂歎息一聲，道：「鍾兄一定要打麼？」

鍾一豪道：「事已臨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余兄如若怕受牽累，現在避開，時還未晚……」

幾聲凄厲的大叫，遙遙傳了過來。

鍾一豪心知那是陳文，陳武帶人施放暗器，傷了敵人，當下舉刀一揮，大喝說道：「今日之戰，事關敵我生死存亡，勝則兼併江南地盤，敗則無立足之地……」

話還未完，突聞一聲大喝，嶺南雙奇齊齊躍衝出來。

余亦樂雖不願打，但事情臨頭，也只好接了下來，他爲人極富心機，衡量形勢，自己決難置身事外，霍元伽早已把他看作鍾一豪的死黨，當下拔出鐵筆，取下銅鑼，雙肩晃動，當先迎接强敵。

宋天鐸右手一抖，拘魄索點擊過來，一條軟索，吃他內力貫注之後，有如一根鐵杖點到。

余亦樂銅鑼揮動，噹的一聲，封開了拘魄索，身子一側，直欺而進，銅鑼護身，鐵筆攻敵，一招「落筆生花」，寒芒流動，幻起一片筆影，分襲宋天鐸前胸三處大穴。

宋天鐸左手單刀，平胸掃出一招「霧起雲生」，一陣叮叮噹噹之聲，把余亦樂疾攻而來的筆影，震蕩開去。

倏忽之間，彼此各攻一招，雙方前進之勢，一齊停住。

這時搜魂手巴天義已和鍾一豪動上了手，鍾一豪勇猛過人，一出手，就全力搶攻，刀光霍霍，幻起一片似雲似霧的光影，縱劈橫斬，搶盡先機，巴天義登時被迫的節節後退。

這時，鍾一豪佈成的方陣，也隨着發動，但見兵刃耀目生光，層層圍了上來。

嶺南雙奇，被余亦樂和鍾一豪猛烈的反擊之勢，擋在大廳門口，難越雷池半步，以後其他之人無法衝出廳外。

激戰之中，忽聽霍元伽暴喝一聲：「閃開！」嶺南雙奇手中招術一緊，全力搶攻三招，把鍾一豪和余亦樂迫開兩步，讓開一條路來。

一條人影，由大廳疾衝而出。

鍾一豪突然橫削一刀，逼的巴天義，又向後退了兩步，翻身一躍，直向疾飛出廳的人影迎去，身懸空中，招術已發，一刀「穿雲取月」直刺過去。

來人雙足還未落實地，鍾一豪緬刀斜裏刺到，只聽他冷哼一聲，直向前面飛來的身子，突然向下一沉，右腕一揮，一道烏光，疾飛而起，反向鍾一豪小腹點去。

鍾一豪一刀擊空，已知對方必然有極辛辣的招術攻來，立時懸空一個倒翻，倒退了七八尺遠。

就這一瞬工夫，那圍守四週的人，已紛紛衝了上來，刀鎗並擊，齊齊向霍元伽攻了過去。

霍元伽大奮神威，手中蛇頭軟鞭，呼的橫掄了一百八十度。

他腕力驚人，但聞一陣金鐵交擊之聲，十數件兵刃，盡吃他封架開去。

就這一緩之間，廳中之人，急急向外湧出。

鍾一豪突然大喝一聲：「回去！」右手一揚，一蓬銀綫電射而出。

只聽一陣彼起此落的悶哼之聲，當堂倒下了十三個，餘下的果然爲鍾一豪這歹毒絕倫的追魂神針所懾，立時又回頭奔入了大廳之中。

鍾一豪得手，朗朗一陣大笑，喝道：「你們都退開去，我要和霍元伽單獨拚個死活出來。」

圍攻霍元伽的羣豪，聽得鍾一豪大喝之聲，紛紛向後退開。

霍元伽回目一顧死傷的屬下，雙目中暴閃出忿怒的火燄，道：「鍾一豪，咱們今日最好不死不休！」

鍾一豪橫刀笑道：「好極，好極，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舉手一刀，「天女散花」斜斜劈去。

霍元伽揮起漫天鞭影封開這一刀，說道：「別人怕你追魂神針的暗器，我霍某人却是不怕，你有好多，盡管施展。」

鍾一豪縱聲大笑，道：「你不用怕，只要嶺南二奇不出手相助，我决不施展毒針就是，不用多囉嗦，快些動手啦！」說話之間，欺身而上，揮刀搶攻，刷，刷，刷，連劈三刀！

霍元伽被他陡然間的快攻，逼的退了兩步，正待揮鞭反擊，忽聽一個嬌若銀鈴的聲音，喝道：「鍾一豪，快退下來，不要和他動手。」

這聲音雖然柔媚婉轉，但鍾一豪却如奉綸音，翻身一躍，退後八尺。

霍元伽抬頭看去，只見谷寒香一身玄裝，披蓬飄飄，肅容而立。

她的美麗，仍然耀目生花，但緊繃的臉色上，却流現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肅煞之氣，只聽她清脆、冰冷的聲音，飄傳過來，道：「霍元伽，你已得了盟主之位，難道還不滿足，可是想留難我們麼？」

霍元伽急急說道：「在下並無此心，但鍾兄下令屬下，圍了大廳，迫的屬下不得不出手自保了。」

谷寒香冷然一笑，回頭對鍾一豪道：「咱們走啦！」轉過身子直向谷外走去。

鍾一豪帶領羣豪，排了長長的行列，緊隨在她身後。

這情景使羣豪回想到，相隨胡柏齡初入「迷踪谷」的情景，那時間每人都雄心萬丈，豪氣千雲，曾幾何時，形勢大變，來時去時，兩樣心情。

山風飄起谷寒香的衣袂，她回顧着兩側山勢，初入此谷時，她走在最後，但當出谷時，她却走在最先，胡柏齡那雄偉身影，不住在她腦際盤旋，只覺山色糢糊，兩行情淚已順腮而下。

她舉手拂拭一下臉上的淚痕，茫然的向前走着。

峻拔的山峯，一個個都幻成胡柏齡魁梧的身形，深深的懷念與痛苦，又在她心中燃燒起仇恨的怒火，她回頭望一下緊隨她身後的孩子，暗暗的歎息一聲，忖道：「大哥死去了，就像散了的雲烟，連一脈骨血也未留下，這孩子雖非大哥的骨肉，但他是大哥用盡了心血救活的性命，我得要好好的撫養他成人長大……」善良的天性，從她滿腔復仇的怒火中，重又萌芽。

太陽逐漸向西山落去，天際間泛起了半天美麗的彩霞。

谷口處並排站着了四個雄偉的大漢，每人的臉色上，都是一片沉痛。

那最左一人，突然快步迎了上來，抱拳一個長揖，道：「行途遙遠，山道崎嶇，嫂夫人請上馬趕路吧！」

谷寒香輕輕嘆息一聲道：「姜宏，你們江北五龍，只餘下四個了？」

姜宏黯然答道：「錢兄弟死啦！」

谷寒香道：「我想起了你們初和大哥相會的情景，唉！曾幾何時，大哥和錢兄弟竟然先後死去這仇恨你們不能忘去。」

姜宏正容答道：「嫂夫人放心，但有用得兄弟之處，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谷寒香淒涼一笑，回過頭對鍾一豪說道：「咱們要趕路了，不能再這樣多人走啦！」

鍾一豪一抱拳道：「屬下就把他們遣散。」縱身躍上一塊巨岩之上，高聲說道：「盟主已死，『迷踪谷』領導無人，夫人雖有承繼盟主大志之心，但眼下時機不對，必得暫時隱密行踪，勢難帶着諸位同行……。」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眼下諸位先請返回江北舊地，日後如有借重之時，兄弟再到江北相請。」

羣豪一陣騷動之後，有人高聲答道：「我等極願追隨夫人，替盟主復仇，雖死無怨。」一句話羣情激動，彼起此落，盡都是替盟主復仇之聲。

鍾一豪大聲喝道：「快些住口，有話慢慢說。」

羣豪吃他一喝，果然肅靜下來。

谷寒香突然接口說道：「不要這樣對他們。」緩步向人羣之中走去。

苗素蘭怕她有失，低聲對萬映霞道：「照顧着孩子。」一緊搶兩步，和她並肩而行。

但見羣豪紛紛抱拳，退到一側，讓出一條路來。

谷寒香美麗的面頰上，流現着淒涼的笑意，緩步從羣豪身前走過。

她胸中燃燒着復仇的怒火，心念轉動，忽然覺着這些人都是有用之才，她大胆的伸出雪白的皓腕，纖纖玉指，向身前一個全身深藍勁裝大漢手上一握，道：「爲着死去的盟主復仇，多多珍重身體。」

那人受寵若驚的呆了一呆，道：「但有用得小的之處，粉身碎骨，亦不自惜。」他說的眞情激蕩，熱淚盈眶，顯然那是發自內心的承諾。

谷寒香黯然一笑，緩行一步，又和第二個人握手低囑。

她緩步繞行在羣豪面前，每個人都經她一握玉手之緣。

要知那時代的男女防界甚嚴，谷寒香這等胆大的舉動，幾使人難以置信。

她美麗的容色，原使人有着不可逼視的感覺，每一個和她握過手的人，都在心底留下了極深的回憶和溫馨，也征服了一百餘顆心。

太陽沉下了西山，山深日早暮，夕陽更暫短，轉眼已是暮色蒼茫時分。

谷寒香高舉着右手，輕輕的搖揮着道：「諸位多多保重了。」舉步跨上馬鞍。

不知甚麼人，扯開了喉嚨，高聲喊道：「夫人保重。」

一起羣和，空谷傳音，剎那間，滿山回鳴，盡都是夫人保重之聲。

數百道目光，一齊投注她的身上，蹄聲得得中，放轡而去。

苗素蘭突然想到，一直未見文天生的面，忍不住低聲問萬映霞：「萬姑娘，令師兄那裏去了？」

萬映霞道：「我也不知道啊！」口中雖是說的滿不在乎，但却掩不住眉宇間憂苦之色。

出雲龍姜宏接道：「萬姑娘不用憂慮，令師兄早已在那裏等我們了！」

萬映霞微微一笑，道：「我才不管他呢。」

谷寒香回過頭，問道：「那地方很遠麼？」

姜宏道：「雖不太遠，但山道崎嶇，只怕也要得一天以上的行程。」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道：「大哥生平之中，從未欺瞞過我，但這件事我竟然事先毫不知道。」

姜宏道：「那是一片人間仙境，世外桃源，唉！盟主似早已料到了身後之事，……」他似是自知失言，倏而住口，不再接說下去。

麥小明突然接口說道：「哼！天下的風景，只怕沒有超過天臺萬花宮……」他也似突然警覺自己說溜了嘴，趕忙住口不言。

但那天臺萬花宮，已引起鍾一豪，余亦樂的注意，齊齊把目光投注過來。

麥小明冷冷的說道：「你們瞧什麼，哼！」

鍾一豪冷笑一聲，轉過頭去。

余亦樂却是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好大的火氣！」

麥小明冷笑一聲，道：「怎麼樣？」

余亦樂笑笑道：「你又想和我打一架麼？」

麥小明突然格格大笑道：「不論什麼人？只要招惹到我，我就不放過他去，我一生就是不願吃虧。」

余亦樂輕輕一拂長袖，笑道：「當今之世，狠人甚多，如若小兄弟這脾氣不改，只怕日後有得苦頭要吃。」

麥小明道：「不用勞駕費心，我死了也不關你事。」

余亦樂微微一笑，不再理他。

兩人對答之言，早已聽在谷寒香耳中，心中甚感奇怪，暗道：不知那天臺萬花宮是個什麼所在，麥小明何以不肯告人。

心念一動，回頭問道：「麥小明，那天臺萬花宮是什麼地方？」

麥小明怔了一怔，道：「天臺萬花宮麼？是一處風景很好很好的地方。」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你去過那地方麼？」

麥小明道：「去是去過的，不過，不過，……」

谷寒香心中疑竇更大，接道：「不過什麼？」

麥小明被谷寒香迫急的追問，逼的面紅耳赤，頭上汗水，滾滾而下，長長歎了一口氣，道：「不過不能告訴別人。」

谷寒香道：「爲什麼？」

麥小明道：「因爲那地方從不許生人涉足，去了就別再想活着出來。」

谷寒香道：「有這等事？」

麥小明道：「我如對師嫂有一句謊言，天誅地滅！」

谷寒香笑道：「這麼說來，咱們眞得要到那地方瞧瞧了，等咱們定居下來，你帶我去吧！」

悍不畏死的麥小明，聽得谷寒香的話後，突然臉色大變，搖搖頭道：「師嫂要我殺人放火，上天入地，我都可以答應，唯獨要我帶你去天臺萬花宮一事，却萬萬不可。」

谷寒香道：「愈是不能去的地方，我就愈是想去，你如不肯帶我去，咱們就永別見面了。」

麥小明苦笑一下，道：「如果師嫂一定要去，妳就先把後事安排一下。……」

谷寒香看他說的十分認眞，心中更是奇怪，暗道：難道那地方當眞不能去麼，畧一沉忖，問道：「可是那裏有毒蛇，猛獸，人跡難到？」

麥小明道：「如果是猛獸毒蛇，我也不怕了，但那裏住的是人……」

此時的谷寒香已然非昔日的吳下阿蒙，胡柏齡的死，使她性格大變，她似是陡然知道很多事情，而且對人對事，也不像先前那般毫無心機，只聽她輕輕歎息一聲，道：「那地方既然住的是人，又有什麼可怕呢，你如一定不帶我去，我就自己一個人去了。」

麥小明突然恢復慣有的笑容，道：「去就去吧，反正一個人只能够死上一次，早死和晚死，都是一樣。」

谷寒香雙目流動，打量了鍾一豪和余亦樂一眼，想從兩人神色之中，看出一點蛛絲馬跡。

但見兩人神情嚴肅，一語不發，似是不敢對那天臺萬花宮置評。

谷寒香故意歎息一聲，道：「鍾一豪，你去過天臺萬花宮麼？」

鍾一豪道：「屬下沒有去過。」

麥小明格格一笑，道：「師嫂不用問了，當今之世，除了我之外，再也沒有人能答覆你的問話。」

谷寒香奇道：「爲什麼？」

麥小明道：「因爲那些去過天臺萬花宮的人，決不會再活在世上，不是永淪爲宮中奴役，就是死在天臺，屍骨無存！」

谷寒香好奇之心大熾，忍不住問道：「縱然死人也該留下屍體才對，爲什麼無存？」

麥小明說道：「那天臺萬花宮中，養了一大批很美麗的鳥兒，最喜歡生食人肉，但如死人過了兩個時辰，牠們就不再吃了。……」

谷寒香道：「那些鳥兒，定然長的十分難看，如何能當得美麗二字呢？」

麥小明笑道：「那些鳥也不知生長何處，但每個的羽毛，都生得華麗異常，翠綠、緋紅、繽紛奪目，看上有如五彩霓虹，但生性却是殘忍無比，我曾經眼看兩個武林高手，生被那鳥兒撕的片片碎裂。」

谷寒香歎息一聲，道：「如若咱們也能養些和牠們一樣鳥兒，那就好了。」

苗素蘭道：「養那鳥兒做什麼，再厲害的鳥兒，也無法和人相爭。」

麥小明冷笑一聲，道：「你知道什麼，哼！那些鳥兒，一個個鋼爪長嘴，啄石成粉，縱是武功很高之人，被牠啄上一口，也要皮破血流！」

萬映霞接口說道：「你就不會用手中兵刃打麼，站在那裏讓牠啄呀？」

麥小明道：「一隻二隻可以對付，如若百隻千隻，掩雲蔽日而來，如何能對付得了？」

谷寒香道：「那麼多鳥兒，牠們不會飛走麼？」

麥小明道：「這我就不知道了，牠們爲什麼不肯飛去。」

谷寒香忽然微微一笑，道：「那天臺萬花宮中主人，能養這樣厲害的鳥兒，本領一定很大了？」

麥小明欲言又止，口齒啓動了兩下，重又閉上了咀巴。

余亦樂，鍾一豪，苗素蘭，都默然隨在谷寒香馬後，顯然都被天台萬花宮這五個字所吸引，都想聽一點端倪，但又知麥小明生性漂悍，除了谷寒香外，誰也和他說不上話，只好默然不語，讓谷寒香來追問於他。

只見谷寒香回過頭來，望着麥小明道：「你在天台萬花宮中住了很久，想來定然知道那宮中主人的本領了？」

麥小明無可奈何的說道：「他武功之高，當今武林之中，只怕難有他的敵手，不過，但他不能離開萬花宮中一步罷了，如若他能够離開萬花宮，武林形勢，早又另是一番局面。」

谷寒香道：「難道他沒有腿麼？爲甚麼不能離開萬花宮呢？」

麥小明道：「師嫂說的不錯，他正是沒有腿了，他練武功，練的走火入魔，不但自斷雙腿以保性命，而且人也練成了半身癱瘓，除了那座萬花宮外，難出宮門一步。」

谷寒香笑道：「那咱們就不怕他了，他不能出宮門，咱們守在宮外，他就沒有法子了。」

麥小明搖搖頭道：「那是一片禁地，到處都有守護之人，只要你進了那禁地一步，就別想再出來了！」

谷寒香嫣然一笑，不再多問，一抖韁繩，放馬向前奔去。天色完全的暗了下來，山道崎嶇，馬行已極不易。

出雲龍姜宏突然橫跨一步，抓住了谷寒香的馬韁，說道：「夫人請休息一陣，待月亮上來之時，再走。」

谷寒香微微一笑，跳下馬來，在路邊一棵矮松旁坐下。

姜宏接過馬去，牽到一處山泉地方，讓牠飲些泉水。

這羣人中，除了谷寒香，都是步行趕路，她已下馬休息，羣豪也都旁着那矮松停下。

余亦樂目光一掃羣豪，抱拳說道：「夫人前途保重，屬下想就此拜別。」

谷寒香怔了一怔道：「你要走麼？」

余亦樂道：「屬下自愧無能，無法替盟主報仇，追隨左右，也是無補大局。」

谷寒香緩緩站了起來，長長歎息一聲，道：「大哥在世之時，常對我說起先生老謀持重，今日借重之處正多，先生却要告別……」她說得眞情激蕩，熱淚滾滾，順腮而下，雙目神凝，盯住在余亦樂的臉

上。

余亦樂一和她目光相觸，立時感覺到心頭一震，只覺她那目光之中，充滿着凄凉和誘惑，不自禁心神震蕩，趕忙垂下頭去，說道：「夫人已有鍾兄和苗姑娘等隨身相護，屬下縱然留隨身側，……」

谷寒香幽幽接道：「鍾一豪和先生才具各異，……」她微微一頓之後，忽然面上泛現出美麗笑容，道：「當今武林之中，只怕再難找出我大哥那等文武兼具，智勇雙全的人了……」她輕輕歎一口氣道：「你們不要生氣啊！事實上，你們武功機智，都要比我大哥稍遜一籌。」

余亦樂大笑道：「何止稍遜一籌，事實上是難及萬一！」

谷寒香嫵媚一笑，道：「鍾一豪只能夠衝鋒陷陣，斬將奪關，勇猛有餘，智慮不足，至於料敵判事，運籌帷幄，那就要借重先生了，唉！把你們兩個人加在一起，也只能算得我大哥一半，要是你再走了，我這復仇的力量豈不又要削弱甚多。」

這些話如若從別人口說出，余亦樂縱然不致發作，亦必拂袖而去，鍾一豪更難忍受，但從谷寒香的口中說出，兩人竟然能默默聆聽，毫無怒意。

麥小明忽然格格一笑，目光掃掠過苗素蘭和萬映霞，道：「咱們三個人是沒有用啦……」

谷寒香轉過臉來，怒道：「你胡說八道些甚麼？」

麥小明大眼睛眨動了兩下，道：「師嫂不用生氣，算我沒有說，也就是了。」

余亦樂沉吟了良久，道：「屬下蒙夫人如此看重，心中感激莫名，夫人如若一定要留用屬下但望能答應我一件事情。」

谷寒香道：「不論甚麼我都答應，你盡管提出來吧。」

余亦樂道：「屬下追隨夫人，只能聽命於外，不願主謀大局。」

谷寒香道：「先生才重一時，大局全仗主持，何以不肯受我重托。」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屬下之意，是期望夫人指命屬下主謀一事，就該一心一意信託於我，凡夫人交我之事，最好別再多問。」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已明白了你的心意，不用再說啦！」

余亦樂突然抬頭望着天上星辰，說道：「夫人才華絕代，容色無倫，胡盟主在世之日，夫人心有所托，一意於相夫教子，不願多問盟主之事，一般人不解內情，只道夫人當眞一位閨閣弱女……」

谷寒香凄然一笑，接道：「我和大哥相處之時，甚麼事也不願去想，也不願去懂。」

余亦樂道：「自從盟主死後，夫人開始運用自己的智慧，雖是才智初展，但已鋒芒畢露，這今後主謀大局之任，還得夫人親費心力，屬下等只不過從旁相助，聽命行事而已。」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先生太誇獎我了，大哥智勇過人，生前已預爲我預置下退居之地，但不知他的安排，是否和我心願相合。」

余亦樂仰首望天，緩緩接道：「胡盟主胸襟廣大，事事爲人，以在下想來，他預爲夫人佈設之路，那該是一條平和安靜之境。」

谷寒香凄然說道：「我不能替他養兒生女，繼承父志，這爲他復仇一事，只有我一身承當了。」緩緩轉過身去，登上馬背，放轡而去。

這是一段崎嶇的行程，谷寒香胯下坐馬，雖然是重金選購良駒，一夜急趕，也跑的滿身大汗，曙光初露，那健馬已然不支倒地。

出雲龍姜宏，急急趕了上來，道：「夫人，這馬已經不行了，而且前面險地天成，馬也無法再走，讓兄弟等抬……」

谷寒香接道：「我昔日曾隨大哥，終年奔走在深山大澤之中，不論何等之地，我都走過，這一點山路，我就不能走？」

多爪龍李傑說道：「嫂夫人不用固執，我們早已備好了竹轎，……」說話之間，噴火龍劉震，飛天龍何宗輝已從道旁一株巨松之後，抬出一頂竹轎出來。敢情他們早已備好竹轎，存放那松樹之後。

鍾一豪道：「夫人連日憂傷未眠，只怕體力早已不支，不用再推辭了。」

谷寒香略一沉忖，坐上竹轎，又從李傑手中要過孩子，劉震，何宗輝抬起竹轎，姜宏搶先帶路，直向一座高峯上面攀登上去。

這高峯立壁如削，雖有矮松垂藤可以攀登，但走來亦甚吃力，劉震，何宗輝抬着竹轎，更是走的滿頭大汗。

足足走了將近一個時辰，才登上了峯頂。

姜宏遙指對面山峯上倒掛下一片瀑布，道：「咱們過了那片瀑布，就到了。」

余亦樂極盡目力望去，但見山色凝翠，瀑布如雪，難見一點蛛絲馬跡，忍不住問道：「那瀑布後面還有人家麼？」

姜宏道：「瀑布旁側，有一個裂開的山縫，僅可容兩人並肩而過，過了那條狹道之後就是咱們要去的地方，那地方山花繽紛景色幽絕，當眞是一片世外桃源。」

谷寒香道：「咱們沒有帶食用之物，那地方既是人跡罕至，難道咱們終日生食野果不成？」

姜宏道：「不勞嫂夫人費心，胡盟主早已代我們準備了，裏面有存粮，足供我們一行人兩年之用。」

余亦樂微微一愕，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當下先下絕壁。

羣豪魚貫而行，下了一段削壁，半山腰有一道羊腸小徑，通往那垂瀑所在。

姜宏搶先一步帶路，繞着小徑，直向那瀑布走去。

這是一條傾斜坡度甚大的小徑，下臨百丈絕壑，小徑之外，盡是生滿青苔的壁石，只一失足，勢必跌入那絕壑之中，摔個粉身碎骨不可。

在這等天然的險地之下，羣豪縱有極好的輕身武功，也不敢冒險疾行，舉步維艱，如履薄冰。

那瀑布雖然一目可及，但他們也走了一個時辰左右才到。

姜宏輕車熟路，身子一側，直向那垂瀑下面行去。

谷寒香低聲說道：「讓我下來走。」

劉震，何宗輝這一陣攀山履險，體力已感不支，依言放下竹轎。

麥小明突然一側身子，從苗素蘭，萬映霞身側衝過，抱着那孩子，說道：「我背着他走吧！」

此人年紀幼小，但確有着生死有如兒戲的豪氣，山徑上滿濺水珠，滑溜異常，他竟然從人側疾行而過。

谷寒香怒聲說道：「小心一些，摔壞了孩子，你就引疚自絕，永別見我。」

麥小明笑道：「妳放心好了，除非我跌入絕壑之中，決然傷不着他。」緊隨姜宏身後，穿入那瀑布之中。

羣豪魚貫而行，進入那暴瀑之下，但覺水霧拂面而過，人已隱入瀑布之下。

原來這瀑布後面，有一道丈餘高低的突巖，水勢從那突巖衝下絕壑，貼壁處倒滴水皆無。

行約四五十丈，姜宏突然停了下來，道：「到啦！」一轉身向山壁裏面走去。

去路突然折轉，後面之人看去，只道他衝入山壁之中。

這時，日光全被那倒垂的瀑布遮去，羣豪如行在濃霧掩遮之下，但覺曲曲轉轉，又行了兩里多路，景物突然一變。但見一片繽紛花色，燦爛奪目，景物突然開闊着。

姜宏縱身一躍，跳了下去，回頭說道：「這地方就是了。」

原來繞道到了此地，突然中斷，距實地成了七八尺高低一道斷巖。

羣豪依序跳落實地，打量四週的形勢，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道：「這地方當眞是美。」

余亦樂道：「四面高山環繞，立壁如削，僅有一條出入之路，又被垂掛而下的瀑布掩遮，這一條山谷的夾縫也不過兩三尺寬濶，只要把這一條夾縫堵死，或是由一兩個武功高强的人守住要道，可算得一夫當關，萬夫難入。」

這是一塊羣山環繞的盆地，形勢隨着那突起的山勢，成爲狹長之狀，也許是土質沃肥，氣候適宜花草生長，滿地盡都是盛開的山花，五色繽紛，目不暇接。

姜宏帶着羣豪，穿行在花叢之中，走約二三里路，在一片高聳的樹林前面停下來。

這片樹林只不過兩三畝地大小，林中滿生着二寸長短的青草，一片綠苗清翠欲滴。

姜宏回頭對谷寒香道：「不知何人，在這林中建了幾座木屋，週圍環以竹籬，那知那些竹籬木牆，竟然活了起來……」

萬映霞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都眞是聞所未聞的奇觀，姜叔叔快帶我們去瞧瞧。」

麥小明冷笑一聲，道：「有甚麼好瞧的，這土地中之水分充足，山谷又成東西狹長之勢，可獲充足陽光，最適合草木生長，只要那竹木有一端能和土壤相接，獲得一綫生機，就不難枯木復活，哼！少見多怪！」

羣豪似是都未料到他小小年紀，竟然知道這樣多事，甚感意外，不自覺都把目光投注到他的身上。

麥小明眉頭一皺，大聲說道：「你們看甚麼？我講的不對麼？」

余亦樂笑道：「就是高論大有見地，我們才投以敬佩的目光。」

麥小明道：「哼！你不用給我戴高帽子……」

谷寒香聽他一開口就不肯給人留一點下台之階，心中甚是氣惱，大聲喝道：「放下我的孩子。」

麥小明怔了一怔，依言放下手中孩子，道：「怎麼啦？我又沒有惹妳。」

谷寒香道：「你這野孩子，沒有一點教養，不論對誰說話，都是沒輕沒重。」

麥小明聳聳肩膀，笑道：「我從小就沒爹沒娘，又無兄嫂，自然是沒有人管我了。」

谷寒香道：「你以後再要這樣蠻橫，那你就早些請便吧，我這裏留你不得。」

兇殘成性，慓悍絕倫的麥小明，對待谷寒香，倒是十分服貼，搖搖腦袋，笑道：「我以後對人和氣點也就是了。」

姜宏怕谷寒香餘怒未息，再出口責罵，趕忙抱起孩子，說道：「那居屋就在前面，咱們瞧瞧去吧！」當先帶路行去。

羣豪隨他身後，走約十幾丈遠，果見兩幢枝葉嫩綠的房子，停在面前。

谷寒香急急奔了過去，推開籬門，直向屋中走去。

這座房屋築建的十分高大，房中也十分寬暢，一座廣闊廳房外，還有兩間隔離的房間。

谷寒香推開左面複室房門，但見錦榻綉被，鋪設的十分整齊，不禁輕輕啊了一聲。

仔細看去，不但那室中錦榻粧台佈設的位置，和自己在「迷踪谷」時一般無二，而且帳被的色彩，也都是自己平時極喜愛的顏色，不禁微微一怔，暗道：我喜愛這些顏色，除了大哥之外，別無人知，難道他們預備的這般巧合麼？

正忖思間，忽聽姜宏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遺書，嫂夫人可要過目麼？」

谷寒香急道：「快拿進來吧！」

綉簾起處，姜宏緩步而入，雙手捧着一封書信，恭恭敬敬的交到谷寒香手中之後，立時退了出去。

信封上寫着「書奉賢妻粧前親拆」八個大字，字蹟蒼勁，龍飛鳳舞，正是胡栢齡手筆。

谷寒香覩書思人，兩行清淚，不自禁的滾了下來。

她緩緩移步榻前，坐下了嬌軀，然後恭恭敬敬的拆閱信套，凝目望去。

只見上面寫道：香妹，拆閱此信之時，小兄已然不在人間，……。

只見得這兩行字，立覺一股憂傷，悲忿之氣冲了上來，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等候在廳中的羣豪，聽得這大哭之聲，立時奔了進來。

谷寒香淚眼流轉望了羣豪一眼，用衣袖拂拭一下淚水，說道：「你們請退出去吧！」

羣豪見她無恙，一個個依言退去，只有苗素蘭站着不動。

谷寒香望了她一眼，道：「妳怎麼不出去呢？」苗素蘭道：「我留在這裏照顧妳。」

（未完）

七代劍

美人窩裏春光洩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冒充爲南蠻王門下花錢公子，在蘇州城大肆招搖，引起地頭蛇鮑四海設計騙他，使一老者冒充龜奴，誘戚往一深山，不料這一騙局爲鬼鴇母拆穿，將鮑四海等人處死，而戚明星卻見到了眞正的鬼鴇母，戚明星要求要海友蘭，鬼鴇母索取十萬銀子，戚明星一口答應後，返回城中，詐騙了高壯十萬銀子，銀票剛到手，龜奴之一的豹頭老者便親自引領戚明星往見鬼鴇母，戚明星跟他奔馳了將近兩個時辰，來到一處叫靈巖山，戚明星明知故問山名，豹頭老者據實以答，戚明星又問可是就在這兒—

豹頭老者不答，策騎繞山麓而行，復行一二里，到達一處偏僻無人的山林間，停了下來。

戚明星跟着勒住坐騎，揚聲問道：「到了?」

豹頭老者點點頭，下馬在一旁坐下，說道：「咱們在此等一會兒……」

戚明星也下馬找了一塊地坐下，又問道：「她們還沒到?」

豹頭老者搖頭道：「不是等她們。」

戚明星詫異道：「不然，等誰?」

豹頭老者自懷中抽出一支桿烟，裝上烟絲，點火抽了起來，然後慢吞吞的答道：「等我的同伴。」

戚明星道：「你是說另外四龜奴?」

豹頭老者點點頭。

戚明星道：「他們那裏去了?」

豹頭老者吐出一口烟，緩緩道：「在咱們後面……」

戚明星道：「哦?」

豹頭老者露出一抹詭笑道：「要是我猜的不錯，他們至少會帶回一顆人頭!」

戚明星驚訝道：「帶回一顆人頭?」

豹頭老者點頭道：「是的。」

戚明星道：「帶回誰的人頭?」

豹頭老者道：「跟踪者。」

戚明星恍然道：「有人跟踪麼?」

豹頭老者道：「這次一定有，不過可能是個小人物——你不以爲高壯會派人跟踪你?」

戚明星輕噢一聲道：「不錯，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我敲了他十萬兩銀子，他當然不肯讓我走掉。」

豹頭老者微笑道：「所以，你以後再向人勒索的時候，可要想到這一點，否則遲早會丟掉小命!」

這話剛剛說完，遠處已隱約傳來一片馬蹄聲!

豹頭老者敲掉烟灰，笑道：「他們來了!」

果然，蹄聲由遠而近，轉瞬之間，但見兩匹駿馬已馳臨林下。

二騎者，一個是五十多歲的青衣老者，一個是四十多歲的藍衣中年人，前者獐頭鼠目，後者貌如病夫，兩人看起來都有些窩囊相，但是仔細一看，你就會從他們的眉宇間找到冷酷的煞氣。

他們沒有帶回人頭，卻帶回一個人!

那個人是青年小伙子，他被掛在藍衣中年人那匹馬上，身子軟綿綿的，正陷於昏迷中。

豹頭老者笑問道：「他是龍虎武館的人吧?」

藍衣中年人跳下馬，順手將那青年拖下，含笑答道：「正是!」

豹頭老者道：「你把他帶來幹麼?」

藍衣中年人道：「路上有人，不便下手，所以只好把他帶來。」

青衣老者下馬笑道：「現在可以下手了。」

藍衣中年人點點頭，一腳踩上那青年的頭，只聽幾聲骨碎聲響，青年的頭已成肉餅!

豹頭老者站起來，向戚明星笑道：「好了，你跟我來!」

說着，向山上登去。

戚明星起身跟去，一顆心開始跳動起來，因爲他知道馬上就可見到海友蘭，而當見到海友蘭之後，也就是自己「成敗生死」的時候，他已經「領教」過了五龜奴的殘酷手段，深知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兇徒，龜奴如此，鴇母更不在話下，自己要對付鬼鴇母和五個龜奴，恐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弄不好可能反賠上性命!

但是，他雖然緊張，意志卻很堅定，

他決心盡一切能力救海友蘭脫離鬼鴇母的魔掌!

豹頭老者在前領路，青衣老者和藍衣中年人則跟隨在他後面，四人走上一座山坡，穿過一片樹林，來到一處形若峽谷的地帶，就看到了一輛馬車。

那輛馬車並不很新，但裝飾得很美，整個車廂就像一乘華麗的轎，它是由兩匹棗紅駿馬輓着的，此刻正靜靜的停在那形若峽谷的地上。

鬼鴇母坐在車旁的一顆大石上，她左手拿着一面小銅鏡，右手拿着一把梳子，正在梳理頭髮，態度悠閒已極!

另一邊，還坐着兩個中年人，他們一着白衫一着黑衫，相貌比豹頭老者三人要端正得多，但又顯得十分陰陽怪氣，透着幾分娘娘腔!

鬼鴇母看見豹頭老者三人將「花錢公子南保羅」帶到，很風騷的拋了一個媚眼，桀桀笑道：「南公子，很抱歉叫你跑了這麼遠的路。」

戚明星微微一笑道：「不妨。」

鬼鴇母繼續梳理頭髮，一面問道：「錢帶來了沒有?」

戚明星點頭道：「帶來了。」

鬼鴇母道：「是票子?」

戚明星道：「是的。」

鬼鴇母眼睛轉注到豹頭老者的臉上，豹頭老者點點頭道：「沒有問題，是順記錢莊的!」

鬼鴇母聽了笑瞇瞇道：「眞不簡單，您南公子果然是有備而來的呀!」

戚明星道：「錯了，這十萬兩銀子是別人替我出的，我喜歡『就地取財』!」

鬼鴇母一哦，注目問道：「誰替你出的?」

戚明星道：「龍虎武館。」

鬼鴇鬼失聲笑道：「嘿，你倒吃定他們了!」

戚明星聳聳肩，視綫移上那輛馬車，問道：「她就在那裏面?」

鬼鴇母笑道：「正是，如果你不想歇，馬上就可上車，不過要先給錢!」

戚明星道：「玩女人要先付帳，這倒是本公子第一次碰到的怪事。」

鬼鴇母道：「這是老身訂的規律!」

戚明星道：「讓我先看看如何?」

鬼鴇母道：「可以。」

戚明星上前拉開車廂，只見車中坐着一個容貌美麗的少女，看其氣質卽知確是個處女，心中頓時激動起來，不禁脫口問：「姑娘，妳是海書郎的女兒海友蘭?」

那少女低首不答，眼淚卻一滴一滴掉了下來。

戚明星見她落淚，深深體會到她這些年來所受的苦難，心中很替她難過，恨不得立刻劍斃鬼鴇母六人，向她表明自己的身份，但他知道鬼鴇母六人不是容易對付的，一定要先想個不致使她受到傷害的計策之後，才可動手與鬼鴇母六人一搏，當下故作輕浮的哈哈大笑道：「啊哎!怎麼哭起來了?這眞是個梨花一枝春帶雨，我見猶憐!哈哈……」

那少女聽了更是淚如雨下，卻不敢哭出聲來。

鬼鴇母起身走過去，伸手做要錢狀，笑道：「我的南公子，人家是尚未經人道的處子，你少調侃她，把票子給老身，上車去吧!」

戚明星笑道：「別忙，本公子要先驗明正身，然後才能付錢!」

鬼鴇母不悅道：「怎麼，你怕她不是海書郎的女兒?」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本公子不能花十萬兩銀子嫖了一個假的海友蘭!」

鬼鴇母臉色一沉道：「你聽說過老身賣過假貨麼?」

戚明星道：「您老賣的姑娘，也還沒有像這一位身價十萬兩銀子，是不是?」

鬼鴇母冷哼一聲道：「也罷，你要怎樣才肯相信她是海友蘭?」

戚明星道：「我聽說海友蘭的腰上有一塊胎生的紅斑，它的形象，很像一朵蘭花。」

鬼鴇母立刻轉對車中的少女道：「丫頭，讓他看看!」

那少女羞不可抑，掩臉哭了起來。

鬼鴇母怒喝道：「聽到沒有!」

那少女對她似甚畏懼，聽到喝叱，趕忙停止哭泣，拭去眼淚，動手解衣，露出雪白的腰部。

那腰上，果有一塊狀似蘭花的紅斑!

戚明星一看就知那是眞的紅斑，絕不是用紋身的針刺出來的，因此已知她是眞正的海友蘭不錯，當卽掏出銀票遞給鬼鴇母笑道：「這是十萬兩銀子，拿去吧!」

鬼鴇母笑嘻嘻的收下銀票道：「老身給你一個時辰的時間，一個時辰之後，老身便要將她帶走，你好好享受享受吧!」

說畢，向五龜奴打個手勢，隨卽轉身而去。

五龜奴隨亦散開，隱入附近的樹林裏去。

戚明星看着他們避開之後，立卽一跳進入車廂，順手關好車門。

海友蘭好像遇上一隻餓狼，臉色一下變得好不蒼白，恐懼的往後縮退，嬌軀悚悚發抖起來。

戚明星故意大笑道：「別怕，海姑娘，本公子最懂得憐香惜玉，只要妳乖乖的順從本公子……哈哈……」

海友蘭瑟縮一隅，乞憐的望着他，渾身發抖不止。

戚明星笑道：「來吧!不要害羞，這是妳們女人遲早必須經歷的事……」

他口中說着，卻自懷中摸出一張紙箋，遞到她面前，同時做手勢示意她不要開口。

海友蘭登時面露驚疑之色，吃驚的望他片刻，才把視綫投注到那張紙箋上。

紙箋上是這樣寫的：

「海姑娘：我是令尊的繼承人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是特地來救妳的，請不要害怕。」

海友蘭看過紙箋上的字，臉上升起了又驚又喜又疑之色，低聲道：「你——」

戚明星輕「噓」一聲，將紙箋收起，又發出大笑聲道：「哈哈，幹麼這樣扭扭捏捏的?來!不要怕，眼睛看着我……」

他一面說一面取出藏在身上的無鋒寶劍，又遞到她面前，輕語道：「這是令尊的無鋒寶劍，妳可以相信我了吧?」

海友蘭一看到無鋒寶劍，就好像看到了父親，一把搶過寶劍，抽出劍身看着，眼淚又撲簌撲簌的掉下來。

戚明星低聲道：「不要哭，好好聽我說……」

海友蘭擧袖抹去眼淚，盡量壓低聲音問道：「她說我爹死了，是眞的麼？」

戚明星點點頭。

海友蘭眼淚又奪眶而出，傷心欲絕的哭道：「我……我還以爲她騙——」

戚明星趕忙伸手掩住她的嘴，低聲道：「不要哭，被她聽到了就糟了！」

海友蘭也很懂事，當下抑制了滿腔悲痛之情，推開他的手，低聲問道：「你要怎樣救我？」

戚明星湊近她耳邊，道：「我聽說鬼鴇母和五龜奴身手十分厲害，所以我必須先設法收拾他們才能救妳。」

海友蘭問道：「如何收拾他們？」

戚明星道：「我還想不出，我原打算出其不意的擊斃他們兩三個，但這法子恐怕不妥當，萬一一擊不成，反成打草驚蛇——妳一向被囚禁在什麼地方？」

海友蘭道：「一座靠近山邊的莊院裏，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戚明星道：「這地方是靈巖山，他們開車走多久才把妳帶到此地的？」

海友蘭道：「大約是走了兩個時辰之久。」

戚明星想了想，道：「那麼，那座莊院距此大概有百里之遙，鬼鴇母在那莊院之中是否還收藏着許多姑娘？」

海友蘭道：「不多，只有十一個，不過都是武林名人的女兒。」

戚明星道：「我想這樣如何，等下我們假裝已成就好事，然後我就上路離去，再悄悄轉回跟踪這輛馬車，等跟踪到達那座莊院，再偸偸入莊救妳出來。」

海友蘭道：「你也打算救出那十一個姑娘？」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海友蘭道：「這樣也好……」

戚明星道：「不過，等下妳要裝出很傷心的樣子，讓鬼鴇母認爲妳已經……懂麼？」

海友蘭臉泛紅潮，點了點頭道：「我懂的。」

戚明星靠上車窗，由窗縫向外窺視，不見鬼鴇母等人的影子，但他知道她和五龜奴必藏在附近監視，當下故意推動車廂，同時發出陣陣「淫笑」……

海友蘭臉更紅，垂下螓首。

戚明星一邊搖動車廂，一邊低聲問道：「妳在那莊中住了幾年？」

海友蘭輕輕答道：「快三年了。」

戚明星道：「她待妳如何？」

海友蘭道：「吃穿都還好，但她不准我們離莊一步，曾有幾個姑娘想逃走，結果還沒出莊就被抓回，鬼鴇母把她們吊起來用鞭子抽打，打得好慘。」

戚明星道：「那麼，有沒有姑娘被她殺害了？」

海友蘭道：「有的，有個叫周秀玲的姑娘，據說是『武林神醫周子良』的女兒，鬼鴇母替她找了一個嫖客，可是她抵死不從，鬼鴇母一怒之下，就當着我們面前挖下她的雙目，割斷她的舌頭，那情景可把我們嚇壞了！」

戚明星道：「原來周姑娘是被鬼鴇母殺害的，武林神醫竟誤認是獨孤婆婆幹的，要找獨孤婆婆報仇。」

他想到武林神醫可能已找到慕容燕，心頭一陣抽緊，不禁長嘆一聲。

海友蘭問道：「獨孤婆婆是誰？」

戚明星道：「一位亦正亦邪的老婦人，以後有機會我再詳細告訴妳。」

海友蘭也沒興趣追究別人的事，她接着問道：「告訴我，我爹是怎麼死的？」

戚明星道：「令尊以爲妳是被大仇家南蠻王擄去，便遠赴南荒尋妳，結果不幸中了百花瘴氣。」

當下，便將海書郞臨終前的情形，扼要叙述了一遍。

海友蘭聽得淚如雨下。

戚明星道：「妳在鄱陽有位姑媽，是麼？」

海友蘭點頭道：「是的，小的時候，我爹曾帶我去過一次，我姑丈是在鄱陽開布莊的。」

戚明星道：「令尊要我尋到妳時，帶妳去投靠妳姑媽，上次我帶了一個假的海友蘭去到鄱陽，找到那家布莊時，它已改名爲『林記布莊』，不過我相信那是鐵船幫要的鬼把戲，那天我見到的那位中年商人必是妳的姑丈赫連少華無疑……」

海友蘭聽得滿臉錯愕，問道：「你說什麼？你帶了一個假的海友蘭去到鄱陽？這是怎麼回事？」

戚明星又將越西鴻爲謀奪大殺門武學而派「小辣椒」冒充她接近自己的經過畧述一番，最後說道：「爲了找尋妳，我一連上了兩次當，但願這一次不是！」

海友蘭怔怔的望着他道：「你懷疑我不是眞的海友蘭麼？」

戚明星微笑道：「不，我只是順口說說，妳腰上那塊紅斑，我看得出不是用針刺出來的。」

海友蘭低首一嘆道：「我倒眞希望我不是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郞的女兒……」

戚明星一怔道：「什麼意思？」

海友蘭道：「因爲我不配做他的女兒，我本該自盡的，可是我沒有勇氣。」

戚明星搖頭道：「這話不對，妳雖是海書郞的女兒，但妳沒練過武功，而且妳在十二歲的時候就被鬼鴇母擄去，那樣的年紀可說什麼都不懂。」

海友蘭道：「我很怕她，我怕得要命，有時我也想一死了之，可是我又希望能再見我爹一面……」

戚明星道：「如今妳不必害怕了，我會盡能力救妳脫險，我想我辦得到。」

海友蘭道：「她是個很可怕的婆子，還有那五龜奴也很厲害，你要小心些。」

戚明星點點頭，又向車外偸窺幾眼，然後低聲道：「我想差不多了，妳可不可以把衣裳脫下來？」

海友蘭臉又發紅，道：「你……」

戚明星道：「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是我們必須裝得眞實一些，讓她以爲我們確實已經……這樣她才不會生疑，而我也才有機會救妳。」

海友蘭嬌羞的瞟他一眼，羞答答道：

「一定要……這樣麼？」

戚明星點點頭道：「一定要，不過妳等我下車再脫亦可，總之，妳一定要裝得很像。」

他把無鋒寶劍藏起，然後將外衣解開，再脫下鞋子拿在手上，低聲又道：「我下去了，妳開始脫吧，等下鬼鴇母上來察看時，別忘了要故作飲泣狀，這一點很重要。」

語畢，開門一躍下車。

海友蘭依言脫下全身衣裳，然後就倒臥於車中，抱頭「哭泣」起來。

戚明星走去一邊，找了顆圓石坐下，開始整衣穿鞋，一面揚聲道：「鬼鴇母，本公子已辦完了事，你們可以過來啦！」

一言甫畢，鬼鴇母和五龜奴已由四面的樹林中轉出，一齊走了過來。

鬼鴇母笑道：「這麼快就完了？」

戚明星笑歎道：「沒辦法，本公子一碰到漂亮的姑娘，總是很快就棄甲曳兵而走……」

鬼鴇母笑道：「不過，時間已過半了個時辰，你能支持這麼久，功力也算不錯了。」

她走近車前，探頭向車中的海友蘭看了看，見她全身赤裸，正匍匐於車上抱頭哭泣，不禁桀桀怪笑道：「丫頭，別啼啼哭哭的，再來一兩次，妳就能領畧出滋味啦！」

戚明星怕她看出破綻，連忙接口笑道：「鬼鴇母，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鬼鴇母轉望他問道：「商量什麼？」

戚明星道：「妳出個價錢，把她賣給我，我想帶她回南蠻門去。」

鬼鴇母笑道：「你買不起的！」

戚明星笑道：「多少？」

鬼鴇母道：「五十萬。」

戚明星叫道：「妳開玩笑？」

鬼鴇母笑嘻嘻道：「一點也不，五十萬已是太便宜，老實告訴你，頂多一年，老身就可從她身上撈到一百萬兩銀子。」

戚明星「哈」的一笑道：「妳認爲武林之中有很多個像我這樣揮金如土的『花錢公子』不成？」

鬼鴇母笑道：「老身算給你聽聽吧，她現在雖已非處女之身，但憑着她是『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郞之女』這塊招牌，願意問津者必然大有人在，假定以後接客一次以五千兩銀子計算，每日只要接一位客人，一年下來便有一百八十多萬的收入，所以你如果拿得出五十萬兩銀子，老身還得考慮考慮呢！」

戚明星站了起來，聳聳肩笑道：「妳說的也許不錯，不過我可不願花五十萬兩銀子買她，因爲……哈哈，她雖是海書郞的女兒，但是那方面跟一般女人是完全一樣的，並無特別之處。」

他說到這裏，拱手一揖道：「好了，本公子興緻已盡，就此告辭了。」

說罷，轉身便走。

鬼鴇母道：「慢着。」

戚明星停步搖頭道：「不要講價，本公子頂多只付二十萬，多一文也不要！」

鬼鴇母桀桀笑道：「你別做夢，老身不是要跟你談價錢……」

戚明星轉回身子問道：「不然，有何指敎？」

鬼鴇母道：「你等我們走了再走！」

戚明星詫聲道：「什麼意思？」

鬼鴇母詭然一笑道：「因爲老身不願被人跟踪！」

戚明星以爲剛才與海友蘭的談話已被她聽出，不禁面色一變道：「我跟踪妳幹麼？」

鬼鴇母冷笑道：「你也許不會跟踪，但老身却不能不防。」

戚明星一聽始知她只是怕被人跟踪，而不是已洞悉自己的計劃，當下展顏笑了笑道：「我如要跟踪你們，先走後走不是一樣？」

鬼鴇母道：「不一樣，因爲老身走了後，會有人留下來陪你。」

戚明星明白她所謂「陪」的意思，是要命一兩個龜奴留下看住自己，等她們走遠之後，才讓自己離去，這樣一來，自己打算跟踪馬車的計劃就要告吹了，因之心中暗暗着急，當下故作不悅道：「妳這是什麼意思？」

鬼鴇母道：「別無他意，只想委屈你在此待些時候罷了，這對你應該沒有什麼不方便吧？」

戚明星輕哼一聲道：「妳不以爲這樣做對本公子太無禮？」

鬼鴇母笑道：「當年令師嫖過程愛娥後，情形也是如此，令師並不抱怨！」

戚明星冷笑道：「要是本公子不答應呢？」

鬼鴇母露出「可怕」的笑容，陰惻惻地道：「那麼，老身只好採取第二個辦法，你是聰明人，一定猜得出老身的第二個辦法是什麼！」

戚明星當然知道她的第二個辦法是什麼，他覺得沒有把握一擧擊斃她和五龜奴，於是念頭一轉，點頭笑道：「也罷，妳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妳要本公子在此待多久？」

鬼鴇母道：「一個時辰就够了。」

戚明星道：「好，妳們去吧！」

鬼鴇母於是向五龜奴中的三個——藍衣中年人和那兩個陰陽怪氣的龜奴——打了個「走」的手勢，自己卽上車坐下，那藍衣中年人隨卽登上前面車座，準備駕車，而那兩個陰陽怪氣的龜奴則由林中牽出兩匹馬，跨坐上去，一個馳至車前，一個轉到車後——

「走！」

一聲令下，馬車便在二龜奴的前導後護之下，慢慢的駛下山坡，走了。

豹頭老者和青衣老者留下看住戚明星，他們態度十分沉着，各自找了塊石頭坐下，前者又取出桿烟裝上烟絲，悠閒的吞雲吐霧起來。

青衣老者則向戚明星笑道：「南公子，一個時辰，很快就可過去，坐下來歇歇吧！」

戚明星依言坐下，含笑道：「唉，本公子沒想到嫖姑娘會有這許多麻煩……」

青衣老者微微一笑道：「雖然麻煩一些，但你應該引以爲榮，因爲海書郞乃是武林第一奇人，你有機會玩他的女兒，還不覺過癮麼！」

戚明星點頭笑笑道：「這話倒是有道

理，但我若不說出去，有誰知道我曾玩過海書郎的女兒呢？」

青衣老者道：「你要到處去宣揚亦可，反正海書郎已死，沒有人去找你麻煩，不過有一點你要記住，千萬不能說出鬼鴇母三個字，否則我們會找你！」

戚明星笑道：「找我幹麼？」

青衣老者咧嘴一笑道：「何必明知故問？」

戚明星揚揚劍眉道：「你們碰到過『不知死活』的人出沒有？」

青衣老者道：「碰到過一兩個。」

戚明星道：「結果呢？」

青衣老者道：「他死了。」

戚明星笑道：「二位身手一定很高明，可否露一手讓本公子見識見識？」

青衣老者檢起地上一顆鷄蛋大小的卵石，五指一合，也沒見他用力，那顆卵石頓成粉末，石粉由指縫間流到了地上！

戚明星喝采道：「果然高明，佩服佩服！」

青衣老者微笑道：「這算不了什麼，我想南公子也一定辦得到！」

戚明星搖頭道：「不成，本公子殺人可以，揑碎石頭的本領可沒有！」

這話說得很絕，極盡諷刺之能事，妙的是他是以「謙虛」的口氣說出的。

青衣老者好像挨了一記耳光，臉上不禁一紅，乾笑道：「哦，你殺人的本領很成麼？」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本公子要殺人時，那人一定活不成！」

青衣老者嘿嘿笑道：「那麼，你也露一手讓老夫開開眼界如何？」

戚明星道：「好啊！」

身形突如旋風飄起，閃電也似的飛臨對方跟前，一拳擊了過去。

青衣老者一見他的拳頭往自己的面門擊來，本能的抬臂格出。

他這一格，含有四兩撥千斤的招式，自信可將戚明星摔出數丈之外。

那知結果恰恰相反，他明明看見戚明星的拳頭擊臨自己的面門，不料抬臂一格之下，却格了個空，而就在他一格格空之際，胸口已「砰！」的一聲，中了重重的一拳，整個身子登時應聲飛起，跌出了二三丈遠，摔落地上時，已躺得「四平八穩」了！

豹頭老者只道他們只限於「切磋」而已，這時一看青衣老者情況似甚嚴重，不禁神色一呆道：「你……打死他了？」

戚明星揚眉一笑，說道：「本公子剛剛不是說了麼？我要殺人時，那人一定活不成！」

豹頭老者一個箭步跳到青衣老者身邊，定睛一望，只見青衣老者兩眼直直的，已是一副死相，不由大驚失色，叫道：「老郭！老郭！」

但青衣老者早已靈魂出竅，毫無反應矣！

豹頭老者登時驚怒交迸，身子一轉，怒視戚明星，厲聲道：「好小子，你眞幹了！」

戚明星聳聳肩膀，沒事人似的道：「當然眞幹，跟你們這些萬惡的老龜奴還要客氣不成！」

豹頭老者勃然震怒，霍地站起身子，身上的衣服好像一下灌滿了氣，突然膨脹了起來。殺氣騰騰地道：「你是蓄意的，嗯？」

戚明星點頭道：「對了。」

豹頭老者兩顆眼睛幾幾乎要迸出眼眶，狂怒的吼叫道：「爲什麼？」

戚明星以平靜的聲調答道：「因爲你們已惡貫滿盈，該死了。」

豹頭老者還是想不通這個「花錢公子南保羅」何以突然從「友善」一變至此，他全身骨格發出了必卜聲响，雙手十指曲張如爪，已蓄力準備殺敵了，但是仍又從嘴裏迸出這一句：「你姓南的幾時變成了鋤奸懲惡的俠士？」

戚明星緩緩說道：「我不姓南，我姓戚……」

一面說，一面自懷中抽出無鋒寶劍。

他已決定硬幹，因爲形勢發展至此，已迫使他非採取這種手段不可，他必須趕快擊斃或制服對方，否則時間一久，就無法追上那輛馬車了。

豹頭老者一瞥及那柄寶劍，神色遽變，失聲道：「你是——」

戚明星徐徐拔劍出鞘，道：「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豹頭老者厲吼一聲，身形猛起，餓虎撲羊般的向他猛撲過去。

人未到，十指透出的勁風，已如猛揮而出的十條長鞭，「呼！呼！呼！」的襲臨戚明星身前！

戚明星這才知道五龜奴果非庸手，其功力不遜於享譽武林的中原三老，剛才若非出其不意的以一招「普渡衆生」擊斃了那個青衣老者，自己的計劃只怕又要落空，心中想着，手脚可不敢遲緩，疾忙滑步竄開數尺，手中寶劍一式「犀牛望月」，隨身橫削而出。

這是大殺門劍法中的一絕招！

豹頭老者一擊落空，發覺戚明星的寶双已反削到自己的右腰上，心中凜然一驚，但他反應亦快，身形疾速一擰，左腿順勢橫起，飛踢戚明星右太陽穴，出脚又快又猛，凌厲絕倫！

戚明星見他以攻爲守，踢得巧妙，不禁喝采一聲，當卽一挫身低頭避開，同時變招點出一劍，攻他胯下陰部。

豹頭老者長嘯一聲，身子凌空飄起，也避過了他的一劍，緊接着右掌猛沉，劈向他左肩膀。

他每一出手，都挾帶着一股銳不可當的勁風，氣勢着實驚人！

戚明星見他攻勢猛烈，心中並不生怯，反而暗忖道：「我若不能在三十招內制服此獠，也算不得是第七代大殺俠了！」

思忖中，絕招復發，寶劍向上一衝，使出一招「魚跳龍門」，反擊對方小腹。

這一招「魚跳龍門」是專門對付身在空中的敵人，一般武林人若遇此招，十之八九非死卽傷，但豹頭老者確實不含糊，一見之下，左右二脚「呼呼」連環踢出，竟反迫得戚明星不得不撤招後退。

他一見戚明星後退，立時雙掌暴出，乘勢追擊，推出一股怒濤般的掌風！

戚明星一跳避開。

掌風落地，發出「蓬！」的一聲巨响，地上土石頓如水花飛濺而起！

戚明星突然大喝一聲，劍如飛虹，一口氣發出了七劍，劍劍都是大殺門絕學。

豹頭老者一時措手不及，被迫得連連倒退下去。

戚明星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劍招連續而出，又攻出了十多招。

豹頭老者拚命想爭取主動，無如大殺門的劍法乃是武林中一等一的武學，每一招都神奇妙絕，威力無窮，他幾乎使盡渾身解數才將戚明星的劍招化解或閃掉，那裏還有機會出手反擊？

他越打越驚，勉强又避過數招之後，忽然雙足一頓，倒縱數丈，足尖落地時，身形一轉，再度縱起，向山坡下掠去，打算開溜了。

戚明星豈容他逃掉，跟着電撲追上，大笑一聲道：「不要走，咱們再玩玩！」

喝聲中，一劍已點近對方背心！

豹頭老者突然刹住奔逃之勢，身子猛可蹲下，右脚疾抬，踢向戚明星的小腹丹田。

這一脚踢得出人意料之外，狠毒無比，但是，戚明星早已防到這一着，因之在對方蹲下身子之際，他的寶劍，已化點爲砍——

於是，豹頭老者踢起的右脚，正好迎上了他的寶劍，只聽「克查！」一响，豹頭老者的小腿應聲而斷！

刹那間，斷足鮮血迸濺！

豹頭老者呆了一呆，才抱脚狂呼狂叫起來。

戚明星怕被他的血濺上身子，趕忙一步跳起，然後納劍入鞘，冷眼而視道：「你要不要命？要的話，回答我一個問題，我便替你止血。」

豹頭老者狂號數聲後，忽然咬緊牙關，忍住劇痛，一手緊緊握住斷足，一手解下腰帶，用腰帶將斷足緊緊束綁起來。

戚明星冷笑道：「這樣沒用，如果沒有人替你治療，你仍將慢慢流血而死！」

豹頭老者面色蒼白，又驚又急道：「你……你要問什麼？」

戚明星道：「鬼鴇母收藏姑娘的那座莊院，它在什麼地方？」

豹頭老者不肯回答，看見斷足繼續在流血，連忙又用雙手去緊緊握住傷口的上部。

戚明星冷笑一聲道：「你不說也沒關係，反正那輛馬車才離開不過兩刻時，我追得上的。」

說畢，轉身欲行。

豹頭老者急了，忙道：「別走！」

戚明星回頭答道：「怎樣？」

豹頭老者强忍劇痛道：「我告訴你，你眞肯替我醫治斷足之傷？」

戚明星點頭。

豹頭老者猶疑了片刻，忽然長嘆一聲道：「罷了，我已斷去一足，鬼鴇母也不可能繼續雇用我了，我告訴你便了，那座莊院坐落於茅山西麓！」

戚明星歪頭一想，道：「茅山西麓距此有多少里路？」

豹頭老者道：「兩百餘里。」

戚明星笑了笑，轉身便走。

豹頭老者大叫道：「戚明星，你這言而無信，算得什麼第七代大殺俠！」

戚明星繼續朝山坡下走去，一面笑道：「我只對誠實的人守信，不對說謊的人守信！」

豹頭老者一怔，繼而苦笑一聲，說道：「好好，算你厲害，老夫實說便了，你回來！」

戚明星轉身走回，指着他的鼻子笑道：「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你如再說謊，我會砍斷你另一脚！」

豹頭老者嗒然道：「你知道蘇州城外有一座寒山寺麼？」

戚明星點頭笑道：「知道，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是一座有名的古寺啊！」

豹頭老者道：「寒山寺位於虎丘西南，而我們那座莊院則在虎丘西北的山腰上，莊名『歸來莊』，你到了那裏，很容易可以找到。」

戚明星道：「那地方，距此又有多少里路？」

豹頭老者道：「十來里路。」

戚明星冷笑起來。

豹頭老者見他不相信，忙道：「是眞的，這次老夫沒騙你！」

戚明星冷笑道：「可是據我所知，你們那輛馬車走了約兩個時辰才到達此地，十來里路，要走兩個時辰之久不成？」

豹頭老者一呆道：「是那海友蘭告訴你的？」

戚明星道：「不錯！」

豹頭老者道：「她有沒有告訴你，我們帶她出來時，是蒙住她的眼睛的？」

戚明星沒有說話。

豹頭老者又道：「我們爲恐她認出地點，故帶她出來之前，先用黑布蒙住了她的眼睛，又恐她算出路程，還故意在城外繞圈子轉了兩個時辰，你聽她說馬車走了兩個時辰，便以爲——」

戚明星已知他所言屬實，當下截口道：「好了，我再問你，你們那座『歸來莊』既在虎丘西北，那又不是很隱僻的地方，爲何始終沒被人發覺？」

豹頭老者道：「因爲我們僞裝得很巧妙，對外宣稱我們『莊主』原是朝中大官，後來告老歸隱的，故附近的居民均未有懷疑。」

戚明星問道：「誰是莊主？」

豹頭老者道：「一個姓謝的老人，他是鬼鴇母的表哥，一個老不中用的人，名雖是莊主，却要替鬼鴇母洗小脚，窩囊透了。」

戚明星覺得不必再問了，當下駢指爲他封住了腿上的血脈，然後取出一包金創藥扔給他，說道：「把這藥敷到傷口上，只要不繼續流血，你就可保住老命！」

語畢，轉身來到拴馬之處，他將豹頭老者和青衣老者的兩匹馬放走，然後登上自己的一匹，縱馬便往虎丘寒山寺馳來。

由靈巖山到寒山寺，約有五六十里路程，騎馬疾行，一個時辰可到，他希望能趕在鬼鴇母之前去到「歸來莊」，以便先在莊中做些手脚。

他認爲鬼鴇母不會直接返回「歸來莊」，而仍會在城外兜圈子以矇騙海友蘭，故只要全力疾趕，應可早她半個時辰到達

「歸來莊」。

是以，他頻頻催馬，全力疾馳。

一個時辰不到，他已趕到虎丘寒山寺了。

這時，暮色已濃，他由寒山寺的山下轉向西北繞着山脚行約三四里。已到虎丘的西北面。

舉目一望，但見這座蘇州城外的名勝地虎丘已在暮烟籠罩之下，蒼茫中隱現翠綠，山丘重重，林木層層，却看不見那座「歸來莊」的一點影子。

他復策騎前行數百步，才發現山脚下有一條山路蜿蜒伸入山中，心想它必是通往「歸來莊」的道路，當卽下馬牽入附近樹林中拴好，然後沿着山路往上奔來。

轉眼工夫，已奔到一處山腰間，果然看到了一座隱於濃蔭中的莊院！

他彎身潛行到莊院門口，只見那門庭上果然橫懸一匾，刻着「歸來莊」三個草字，心中暗喜，忖道：「那老傢伙果然沒有騙我，但不知鬼鴇母是否已回莊了？」

山路上和莊門口都有車輪的痕跡，但是他弄不清那些車輪痕跡是早先下山的或是剛剛上山的。

他悄悄繞行到莊左圍牆下，雙手扳上牆頭，引身上去，探頭向莊中窺覷，但見莊中房舍約有二十多間，分前後二進，建築頗爲高雅，到處種植着不少花木和盆景，的確很像一位歸隱林下的文人的居所，唯一「怪異」之處，是全莊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

這情景，戚明星並不感到奇怪，因爲他已知道這座「歸來莊」只住着鬼鴇母等七個人，至於那些被擄劫來的姑娘，她們必被困禁於莊中一處很秘密的地方，鬼鴇母當然不會准許她們在莊中自由行動，而假如鬼鴇母一行人尙未回到莊中，那麼此刻能在莊中自由行動的，就只有那位姓謝的「莊主」了。

他，可能正在某一間房中……

戚明星偷窺了一會，忖度鬼鴇母一行人八成尙未回莊，此刻正是入莊的好機會，當下不再遲疑，雙手微一用力，身子橫飄過牆頭，輕輕落到牆內。

他行動極快，雙足一落地，立卽一竄數丈，跳到一排房舍的牆壁下。

凝神諦聽，房舍中似無人在。

他於是緊靠牆壁走到最靠近天井的一處屋角，探頭搜覷，也沒見天井上有人，心中更加篤定，暗忖道：「看情形，鬼鴇母必然尙未回莊，我還是趕快利用這段時間，先制服那姓謝的『莊主』再說。」

主意一定，正想轉去前面搜索，忽聞一片蒼老的吟哦聲由前院傳來：「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吟至最後一句，「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時，其人已行至天井上。

這人年已七旬以上，滿頭灰髮，身穿華服，看模樣，有幾分儒者之相，但是，神態鬱悒，面無光采，一副不得志的頹喪之狀！

戚明星一看卽知他必是鬼鴇母的表哥姓謝的掛名「莊主」，聽他吟着李後主的相見歡，神情一片凄惋，心中暗暗好笑，思忖道：「這老傢伙住在這兒侍候鬼鴇母，心裏一定很苦悶，這也難怪，每天要替鬼鴇母洗脚，那種滋味，可眞是『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了！」

這時，只見那老人在天井上住了足，仰頭望着漸呈黑暗的天空，輕輕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天快黑了，她怎麼還不回來？唉，不回來也好，最好是永遠不要回來……」

戚明星一聽此言，卽由屋角轉出，含笑道：「謝莊主對於替令妹洗小脚已感厭煩了是不是！」

那老人突見出現一個陌生青年，渾身一震，駭然失色道：「噫，你是何人？是怎麼進來的？」

戚明星走上前道：「我叫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是自己進來的。」

老人沉下臉道：「你找誰？」

他大概不知道「第七代大殺俠」爲何物，故聽了不但不吃驚，還擺下了臉孔。

戚明星笑道：「我來找姑娘，聽說這莊中藏着不少姑娘是麼？」

老人面色大變，怒喝道：「胡說！本莊主乃是當朝一品——」

戚明星一把抓住他的胸襟，另一手「劈拍！」摑了他兩記耳光，道：「少跟我來這一套，快說出那些姑娘在何處，否則宰了你這個老王八！」

說着抽出七首，抵上他心口。

老人登時嚇得面無人色，雙脚直發軟，氣都喘不過來，戰戰兢兢道：「好漢饒命，老漢只是……只是……」

戚明星疾顏厲色的喝叱道：「少廢話，快說那些姑娘在何處！」

老人顫慄地說道：「是，是，我說，我說……」

他正要說的時候，却聽莊門口傳來一片轆轆車聲——顯然是鬼鴇母回來了！

戚明星心中一驚，顧不得再聽他說下去，疾忙倒轉七首，用刀柄在老人的腦門上敲了一下，老人登時昏厥過去，他隨將老人攬腰抱起，拔步往莊後奔來。

奔到莊後，見牆邊有一堆柴，中間可藏人，他便將老人藏入柴堆中，然後返身奔回。

將到莊中天井時，便聽鬼鴇母的喊聲陣陣傳來。

「榮哥，榮哥——咦，這老窮酸死到那裏去？」

戚明星刹住脚步，四顧一眼，隨卽騰身縱起，飛上一座後廳的簷下，人就攀附在那廳簷下面。

這時，天已全黑，莊中又未點燈，四下一片黑暗，他隱藏於簷下，是不慮被發現的。

他選擇這間後廳的簷下藏身，也有其用意，因爲他猜想鬼鴇母等人一定會進入這間後廳歇息，那時他就可偷聽到他們的談話。

「榮哥！榮哥！」

鬼母鴇的喊聲響到後廳這邊來了！

隨着喊聲，便見鬼鴇母大步來到後廳門前，她見廳中無燈火，住足未入，又擺頭四望，大聲喊道：「老窮酸，你別跟我捉迷藏，快給我滾出來！」

老窮酸當然滾不出來，於是她冒火了，破口大罵道：「他媽的，你眞死了不成

？告訴你，你要死也得經過我的同意，否則我會從陰司裏把你抓回來！」

忽見黑暗中人影一閃，那個藍衣中年人已趕到她面前問道：「怎麼回事？」

鬼鴇母怒冲冲道：「誰知道，他胆子越來越大了，先是酗酒裝瘋，今天却躲着不出來了！」

藍衣中年人道：「會不會是走了？」

鬼鴇母道：「走？他往那裏走？他要是有辦法，十多年前就走了，還會等到今天？」

藍衣中年人道：「要不然就是喝醉了，正在睡大覺，我去他房中看看。」

說畢，轉身奔去。

鬼鴇母生氣的一跺足，走入廳中，點亮了兩盞燈，隨在廳中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口中還喃喃罵道：「你敢走？哼！今生今世，老身是吃定你了，不論你逃到海角天涯，老身也要抓你回來！」

正怒罵之際，只見那黑白二龜奴一齊入廳而來，她乃道：「把她帶下去了？」

穿白衣的龜奴答道：「是的。」

鬼鴇母道：「那些丫頭怎樣？」

穿白衣的龜奴又答道：「沒事啊！」

鬼鴇母道：「她們已經吃過晚飯了沒有？」

穿白衣的龜奴點點頭，說道：「都吃過了。」

鬼鴇母皺皺眉道：「奇怪……」

穿白衣的龜奴問道：「什麼事？」

鬼鴇母道：「他不見了！」

穿白衣的龜奴笑道：「不會吧，他已燒飯給那些姑娘吃過，足見剛剛還在莊內，我想大概又喝了酒，醉倒了。」

鬼鴇母冷哼一聲道：「從明天開始，老身決不准他再喝酒！」

穿白衣的龜奴又笑道：「他已侍候妳十多年，也算够苦的了，唯一的嗜好就是杯中物，妳要是不准他喝，那不等於要了他的命麼？」

鬼鴇母憤憤然道：「他欠老身太多了，老身非折磨他至死不可！」

穿黑衣的龜奴似乎還不清楚她和老表哥的關係，這時便乘機問道：「他欠大姐什麼呢？」

鬼鴇母道：「欠我的債！」

穿黑衣的龜奴問道：「欠了多少？」

鬼鴇母道：「多得很，一輩子也還不完！」

「哦，到底欠了多少？」

「不是錢！」

「那……」

「是感情的債！」

「啊，怎麼說呢？」

「老身十八歲的時候，他欺騙了老身，花言巧語的說要娶我，等到老身的身子給了他後，他就不告而別，跑得不見個人影兒！」

「原來如此。」

「後來老身才知道，原來他跑到京師去赴考，而且居然給他考了個進士，外放金華知府，在當地娶了個名門閨秀爲妻，全把老身忘了！」

「哦，原來大姐這位老表哥竟是個薄情郞。」

「他自以爲從此平步青雲，還好老天有眼，過了不到兩年，就因貪污被參丢了官，他那妻子也因難產而死！」

「活該！」

「有一年，老身在長安找到了他，那時他已窮困潦倒到淪爲廟祝，老身便把他帶出來，決心整他一輩子。」

「哈哈，原來大姐每天要他替妳洗脚洗衣，就是這個緣故。」

「他是個沒志氣的男人老身要他洗脚，一方面是要折磨凌辱他，但一方面也希望激發他反抗的勇氣，要是他有勇氣反抗，老身便會放過他的，誰知他硬是窩囊到了家，替老身洗了十多年的脚，居然毫無怨言，唉！」

「大姐何不乾脆殺了他？」

「殺他？才不呢！這些年來，他洗脚的技術越來越高明，把老身洗得上了癮，而今老身一天沒有他洗脚，就會渾身不舒服……」

「哈哈哈！」

黑白二龜奴聽得大笑起來。

適於此時，藍衣中年人已回到廳上來，鬼鴇母立刻問道：「是不是喝醉了？」

藍衣中年人搖頭道：「沒有，他不在房中！」

鬼鴇母一怔道：「那麼，他死到那裏去了？」

藍衣中年人道：「他可能眞的走了，因爲屬下還去四處找了一下，沒見他的影子！」

鬼鴇母緊張起來，站起道：「好傢伙，他眞敢逃走不成，你們快去仔細的找一找！」

三龜奴應了一聲，疾奔出廳而去。

鬼鴇母焦躁的在廳中轉了一會，隨亦走出後廳，往自己的臥房走來。

她的臥房就在後廳左面，是一間很精美的樓房，她入房點上燈火，換上一件衣服，然後出房來到另一幢樓閣，開門走了進去。

這幢樓閣建得也頗美觀，只是裏面陳設簡單，好像沒有人居住，是一幢空屋。

她走入樓閣，又點上一盞燈，提燈走近一堵壁前，伸手移開壁上一幅山水畫，在那後面壁上摸了一下。

刹那間，便見整堵壁緩緩上升，現出了一條秘密的甬道！

甬道寬約三尺，筆直伸入兩旁各有三扉房門，一共是六間秘室，房門都是鐵製的，上方開有一個小窗口，此刻六個小窗口都射出燈光！

鬼鴇母走到右方第一間秘密門前，掏出一串鑰匙，揀出其中一支，開了秘密的門進入。

秘室中，燈光明亮，是一間設備齊全的大臥房，房中擺有兩張床，此刻床上各躺着一個姑娘！

她們的年紀約在二十之間，都有一副花容月貌，看見鬼鴇母進來，一齊吃驚的推被而起。

鬼鴇母道：「不要怕，今天不要妳們接客，老身只想問妳們幾句話……」

她轉對其中一個姑娘，道：「上官玉鳳，妳來回答！」那被稱爲「上官玉鳳」的姑娘很乖順的應了一聲「是」，下床站着。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繼志、朱家鳳跟隨神秘老人前往學藝，幽冥教捨棄酆都，大張旗鼓地進駐蘇州，宴請天下武林同道，並公然宣佈聘請三劍客爲該教供奉，三劍客中除李致中失陷魔方，餘楊天佑、朱伯倫並沒出面否認，那晚，岑浩然，卞青蓮進入陳宅，說是奉主上命前來勸諭楊天佑接受該教供奉職位，楊天佑不允，卞青蓮向楊天佑挑戰，楊天佑正欲出手，突一青衣少婦自暗處步出，要與卞青蓮一鬥，隨即亮出一把精光奪目的緬鐵軟刀，口中喝聲接招，話落招隨，刷地一聲，一刀向卞青蓮橫掃過去——

拚將熱血洒　勇抗傾巢敵

卞青蓮已看出對方使的是一把上好的緬刀，一般情況之下，一把上好的緬刀，其鋒利程度，不下于一枚寶劍。

所以，以日前青衣美婦手中這把緬刀的鋒利，加上那精湛的內家眞力，如果以一枚普通長劍去封格，很可能一接觸就會毀去兵刄。因此，卞青蓮不敢冒這個兵刄被毀的危險，而不得不閃避。

但于第一招就逼得閃避，心中實在不甘，因此，她于閃避的同時，左掌卻回敬了一記夾雜着「離火神功」的劈空掌力。

但她那熾熱如焚的劈空掌力，却換來對方的一股森寒勁氣，和一聲嬌笑道：「好啊！雙管齊下，才更够意思。」

卞青蓮一面揮劍搶攻，一面訝問道：「妳方才使的是甚麼掌力？」

青衣美婦漫應道：「妳說它是甚麼掌力，就算甚麼掌力吧！」

卞青蓮由于顧慮自已兵刄上的劣勢，于搶攻之間，自然不能暢所欲爲，而顯得有點兒蹩扭。

但青衣美婦似已看透了對方的心事，因而接着又嬌笑道：「妳盡管放手搶攻，我絕對不毀妳的兵刄就是。」

卞青蓮冷笑一聲道：「有本事妳儘管毀吧！」

青衣美婦笑道：「話是妳自已說的，可別後悔……」

就這對話之間，兩人已交手十五招以上，由于雙方的身手是在伯仲之間，因而一時之間，頗難分出高下來。

旁觀的岑浩然已于青衣美婦的刀法上看出了端倪，不由驚咦出聲，叫道：「『奪命刀法』？妳是衡山伍家的甚麼人？」

青衣美婦冷哼道：「你不配問？」

岑浩然訕然一笑道：「妳的話聲中，帶有濃重的湖南口音，我早該想到妳的來歷的。」

青衣美婦冷然問道：「你以爲我是誰呢？」

岑浩然接道：「妳，九成九就是伍天池的三夫人牛家菊，當年血洗伍家時，沒發現妳的屍體，也沒找到『奪命刀法』的秘笈，想必是……」

青衣美婦截口厲叱道：「當年血洗伍家，是不是有你一份？」

岑浩然笑道：「血洗伍家，不但有我一份，而且，還是我負的全責……」

青衣美婦又厲聲接道：「匹夫，血債血還，我且先宰了你再說。」話聲一落，刀掌兼施，奮力將卞青蓮逼退五尺之外，飛身而起，向岑浩然撲了過來，並厲聲叱道：「老賊！還我丈夫的命來！」

岑浩然一面揮劍硬接，一面揚聲邪笑道：「要我賠妳一個丈夫，我自已倒是現成的，而且，在下信譽保証，不論那一方面，都强過妳原先的死鬼伍天池就是！」

牛家菊（卽青衣美婦）銀牙緊咬，只是悶聲不响地，拚命搶攻。

在開始的幾招中，由于岑浩然使的是陳家的「追魂劍法」，同時，牛家菊又是在復仇心切的情況下，一鼓作氣地拚命搶攻，因而居然將岑浩然逼得節節敗退。

但十招一過，岑浩然劍法一變，使出知機子嫡傳神奇劍法來，不但立卽將頽勢穩住，並反敗爲勝地，將牛家菊迫得落了下風，緊接着，又冷笑連連地說道：「老虎不發威，妳眞把牠看成病貓了。」

這當口，楊天佑只是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戰況的進行，並暗中凝神戒備着的。

牛家菊被迫退丈許之後，也再度展開反擊。不過，她的反擊主力，却不是手中的緬刀，而是那徒手的左掌。

只聽「砰，砰，砰」三聲爆响過處，業已佔盡上風的岑浩然，居然被迫退了五尺，緊接着，却是一聲驚呼，手中的長劍，也在被對方的奇異掌勁震盪而疏神中，被削掉寸許長的一節。

但復仇心切的牛家菊，却仍然是得理不饒人地，刀掌兼施，節節進逼。

一旁的卞青蓮，已有點沉不住氣了，手按長劍，不自覺地，緩緩向鬥場逼近。

楊天佑算得上是旁觀者淸，他已看出，岑浩然並非眞正敗落，只是由于牛家菊所使的神功，對其有尅制作用，才不得不故裝姿勢，藉以消耗對方的眞力，然後，伺機作制命的反擊。

同時，楊天佑也已看出，牛家菊由于奮不顧身拚命搶攻，眞力消耗過多，雖未明顯的呈現後力不繼狀，那掌力的威力，已逐漸減弱。

因此，他眼看卞青蓮躍躍欲試地，卽

將參戰與乃夫聯手之際，立即震聲大喝道：「住手！」

惡鬥中的牛家菊，岑浩然二人，聞聲住手，各自倒射丈外。

岑浩然目注楊天佑，淡然一笑道：「楊大俠不愧是菩薩心腸，眼看在下即將支持不住了，却適時叫停！」

牛家菊冷笑一聲道：「匹夫，你自信還能支持多久！」

岑浩然邪笑道：「男女肉搏，吃虧的總是男人……」

楊天佑沉聲叱道：「閉咀！這種下流話，虧你也能說得出口！」

岑浩然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好，我先聽聽你這位上流人的上流話？」

楊天佑沉聲接道：「我沒工夫跟你廢話，有一件事情，你必須替我轉達貴上，那就是必須善待我二弟李致中……」

岑浩然截口笑問道：「這是說，楊大俠已高抬貴手，不打算留下愚夫婦了？」

楊天佑哼了一聲道：「廢話！」

岑浩然笑道：「廢話到此為止，在下說句你楊大俠喜歡聽的正經話吧！」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楊大俠，要想拯救李二俠，只要你自己想開一點，通權達變，接受本教的聘任就行了，在下言盡于此，請多多三思。」說完，抱拳一禮，與卞青蓮二人雙雙縱身飛射而去。

目送那兩位的身形，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後，楊天佑才向牛家菊苦笑道：「伍大嫂，方才，妳不該出頭的，但我當時沒法阻止妳。」

牛家菊也苦笑道：「是的，我太以急躁了一點，但我沒想到，多年苦修，仍然是等于白費。」

說完，禁不住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不！」楊天佑正容接道：「大嫂的功夫不曾白費，只是我們應該善加利用才行。」

牛家菊又苦笑了一下道：「對了，方才，幸虧楊大俠及時喝阻，否則，我眞不知如何收場才好……」

楊天佑連忙截口接道：「伍大嫂千萬別這麼說，其實，方才縱然我不喝阻，岑浩然也未必能奈何得了妳。」

牛家菊正容接道：「不論如何，我該先行致謝才對。」

說着，向着楊天佑盈盈一福！

楊天佑連忙還禮道：「在下担當不起，大嫂請到室內再談吧……」

進入室內之後，楊天佑正容問道：「大嫂方才所施展的，好像是屬于五行神功中的『戊土眞煞』？」

牛家菊點點頭道：「是的，這是我在無意之間所獲得的一本秘笈學來的，本以為練成之後，可以復仇雪恨，方才更在暗中聽到，那賊子想以『離火神功』來尅制楊大俠的『乙木眞煞』，我因『戊土眞煞』對『離火神功』有尅制作用，才暗中以眞氣傳音通知你，强行出頭，沒想到道長魔高，幾乎又弄得灰頭土臉……」

楊天佑截口笑道：「伍大嫂別以一時挫折而難過，到目前為止，咱們有兩項能尅制敵方的神功，只要善加利用，是大有可為的。」

牛家菊一怔，問道：「那另一項甚麼神功？」

楊天佑道：「那也是五行神功中，屬于『癸水』部門的『玄陰寒煞』……！」

接着，並將那位神秘的灰衣老人的一切，簡畧地說了一遍。

牛家菊靜靜地聽完之後，才正容說道：「對于五行生尅的道理，我也畧為懂得，令郎與朱姑娘既能由那灰衣老人處，獲傳屬于『癸水』部的『玄陰寒煞』，如再輔以我這『戊土眞煞』，則對尅制賊子的『離火神功』，當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楊天佑苦笑道：「大嫂言之有理，而且，我曾聽到那位神秘的灰衣老人說過，希望能獲得『戊土眞煞』的輔助，但世間事，不如意者常八九，這一願望，目前可沒法完成。」

牛家菊訝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因為。」楊天佑苦笑着接道：「我不知道他們閉關的地址。」

牛家菊也苦笑道：「那位灰衣老人，居然連閉關的地址，也不肯告訴你？」

楊天佑輕輕一嘆道：「否則，他也就不够神秘了。」

沉寂了少頃之後，楊天佑又正容說：「大嫂也毋須沮喪，目前，我們正感人手不足，大嫂來得可正是時候。」

牛家菊幽幽地一嘆道：「可是，我的修為太淺了，幫不上甚麼忙。」

楊天佑連忙接道：「大嫂千萬別這麼說，妳這一項『戊土眞煞』，是可以派上用塲的，兩個娃兒的啓關日期，當在三個月之後，大嫂也正好利用這一段時間，好好進修，到時候，也同樣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

牛家菊苦笑了一下道：「但願如此就好了！」

畧為一頓話鋒，又注目接道：「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在埋首苦練功夫，對外間的一切，都陌生得很，不知十大家中，還有沒倖存的人？」

楊天佑長嘆一聲道：「到目前為止，據我所知道的，十大家中，除了大嫂妳之外，就只有陳家的陳紅蓼，但陳紅蓼對我誤會太深，唉！」

牛家菊正容接道：「楊大俠也不必為這事而難過，既然是誤會，總有眞象大白的一天。」

楊天佑又是一聲長嘆道：「敵人的手段太厲害了，要想消除這一次誤會，可實不容易。」

牛家菊道：「世間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楊大俠還是請暫時放開愁懷為是！」

楊天佑苦笑道：「我是非常看得開的人，對于外間的蜚短流長，我採取笑駡由人的態度，根本不加辯解，只要我自己問心無愧就行了！」

「正該如此才對。」牛家菊沉思着接道：「聽說，碧霞宮與紫雲宮的兩位宮主，已投入幽冥教中，確否？」

楊天佑點點頭道：「不錯，杜碧霞與覃紫雲兩位，的確是在幽冥教中，不過，她們究竟是甘心投效，或者是受了甚麼禁制，却不得而知。」

牛家菊正容接道：「這兩位仙子，是十大家中有名的神秘人物，她們的行動，也是不能以常情去衡量的，所以，我們應設法與她們秘密接觸，必要時，將她們爭取過來。」

楊天佑連連點首苦笑道：「對，對！不是伍大嫂提起，我幾乎將這兩位給忘掉了哩！」

牛家菊嬌笑道：「楊大俠目前是俠義道中的中流砥柱，日理萬畿，有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是難免會想不起來，而忽畧過去的。」

楊天佑苦笑道：「伍大嫂這一說，可眞使我汗顏得很。」

接着，却是一整神色說道：「時間已不早了，伍大嫂就暫時在這兒歇息下來可好？」

牛家菊輕輕一嘆道：「我已是無家可歸的人，能够托庇楊大俠在這兒安頓下來，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楊天佑連忙接道：「大嫂言重，好，咱們一切明天再談。」

接着，扭頭向一旁的左映紅笑道：「映紅，勞駕妳帶伍大嫂去安歇吧……」

× ×

牛家菊一語提醒夢中人，當此道消魔長，羣俠方面，相形之下，感到勢單力薄之時，對于將原屬十大家中的紫雲，碧霞兩宮宮主爭取過來，楊天佑可的確發生了興趣，而且，也劍及履及地，採取積極的行動，在尋找那兩宮的主人。

杜碧霞，覃紫雲二人，在十大家的首腦人物中，據一般的說法，她們的功力，是與陳家的陳紅蓼，在伯仲之間，但這兩位，由于投効幽冥教，却還保存着完整的實力。

所以，如能將這兩位爭取過來，縱然不足以影响正邪實力的消長，至少也可增强羣俠方面的聲勢。

也就是基于這種理由，楊天佑明知不容易達到爭取的目的，也不得不勉力以赴了。

說起覃紫雲，杜碧霞這兩位神秘人物，不但是在原來的十大家中，有着極為濃厚的神秘色彩，即使目前已投効幽冥教之後，也仍然有着不少的神秘成份。

首先是她們在幽冥教中的地位，就是一個謎，她們沒有名份，也沒有實權，連幽冥教的幾位公主，都可任意指揮她們，但在整個幽冥教中，不論是核心份子，或外圍人物，却是算她們兩位最清閒，也最自由，自由得可以任意行動，只要向值班人員打一個招呼就行了。

楊天佑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于第二天午後，在劍池旁邊，找到了她們。

當然，楊天佑已不是本來面目，他已經過改裝易容，而成為外表看來，顯得頗為潦倒的落拓文士。

當楊天佑負手緩步行近她們兩人時，那兩位却目注劍池湛藍的池水，在默然沉思着，對于另外有遊客走近池邊，似乎渾無所覺。

楊天佑在她們兩人身邊約莫八尺處停了下來，含笑問道：「二位宮主，何思之深耶？」

兩位宮主將目光由池面上移注楊天佑，並由杜碧霞首先笑問道：「如果我猜想不錯，閣下該是名滿江湖的『四海游龍』楊天佑楊大俠？」

楊天佑含笑點首道：「杜仙子好銳利的目光！」

杜碧霞針鋒相對地接道：「楊大俠好沉着的功夫！」

楊天佑禁不住長嘆一聲道：「上蒼不仁，以萬物為蒭狗，目前，狐鼠橫行，烽烟遍地，在下怎能沉着得下來。」

杜碧霞嬌笑道：「如此說來，楊大俠並非是忙裏偷閒，前來遊山玩水了？」

楊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在下要是有這種閒情逸緻，就好啦！」

一直冷眼旁觀的覃紫雲，這才注目問道：「難道楊大俠此行，是對愚姊妹，有所指教而來？」

楊天佑正容接道：「不敢當『指教』二字，應該說是在下專程向二位仙子有所請教而來。」

「哦！」杜碧霞含笑接道：「那麼，咱們都不必客套了，楊大俠還是開門見山地說吧！」

「杜仙子說得是，」楊天佑微頓話鋒，才正容注目問道：「二位仙子覺得目前這種生活方式，過得很愜意？」

杜碧霞苦笑了一下，說道：「楊大俠說笑了，寄人籬下，哪還能講究甚麼愜意不愜意的。」

覃紫雲笑問道：「楊大俠莫非有點眼紅，而有意效法，準備接受幽冥教的供奉之職？」

「對了，」杜碧霞嬌笑道：「如果楊大俠覺得我們這種生活，過得很愜意，那麼，你要是接受幽冥教的供奉之職後，那可比我們姊妹，更要愜意得多哩！」

楊天佑苦笑一聲，道：「二位仙子說笑了，在下再不長進，也不致于向惡勢力低頭呀！」

杜碧霞向覃紫雲瞟了一眼道：「覃家妹子，說起來，妳我可眞是够慚愧了。」

楊天佑連忙接道：「二位仙子請莫誤會，在下的話，可並無一絲諷刺二位的意思！」

覃紫雲正容接道：「這一點，我們知道，但愚姊妹是一介女流，可不能跟你楊大俠比，在某些情況之下，却不能不向惡勢力低頭。」

楊天佑輕輕一嘆道：「二位是受了那位『主上』的甚麼禁制？」

那兩位同時「唔」了一聲，既不否認，也沒承認。

楊天佑神色一整道：「二位仙子，能否信得過在下的話呢？」

覃紫雲嬌笑道：「楊大俠俠名遠播，仁德廣被，你的話如不能相信，還能信誰的話呢！」

楊天佑正容接道：「那麼，請恕在下說幾句交淺言深的話，二位仙子都還保存着完整的實力，為甚麼不毅然脫離他們的控制。」

杜碧霞截口苦笑道：「我也懂得，寧為鷄口，勿為牛後的道理，可是實行起來，却是困難太多。」

楊天佑接道：「如果是為了禁制的問題，請二位相信我，那位主上的武功，與我同源，手法上難不倒我，如果是屬于藥物性的，有『地獄神醫』張勁秋在我這邊，也可設法解除。」

杜碧霞似笑非笑地接道：「愚姊妹所受的禁制，既不是手術性的，也不是藥物性的，所以，當今之世，可沒人能够解除得了，除非……」

忽然頓住話鋒，沒有接下去。

楊天佑不禁蹙眉問道：「除非怎麼樣呢？」

杜碧霞輕輕一嘆道：「說出來也沒法辦到，還是不說也罷！」

楊天佑喟然長嘆，沒有接腔。

杜碧霞也正容接道：「楊大俠這一番好意，愚姊妹只能心領了，如果楊大俠不嫌我交淺言深的話，我也有幾句話要奉勸閣下。」

楊天佑苦笑道：「在下恭聆！」

杜碧霞輕輕一嘆道：「楊大俠，愚姊妹爲閣下借箸代籌，目前，閣下只有兩條路可走。」

楊天佑笑問道：「不知杜仙子說的，是哪兩條路？」

杜碧霞接道：「第一條路，是接受幽教的禮聘，出任供奉之職。」

「第二條路呢？」

「第二條路，是高蹈遠引，找一個秘密的洞天福地，隱居下來……」

楊天佑雙眉一揚，截口接道：「很抱歉！這兩條路，我都不想走，我有我自己應該走的路。」

覃紫雲笑道：「楊大俠不愧是俠義道中的領導人物，居然想以隻手挽狂瀾于既倒。」

楊天佑正容接道：「也許二位仙子認爲我楊某人過于狂妄，但我的想法却不同，我只想盡自己的本份，能够做多少，就算多少，……」

杜碧霞蹙眉接道：「如此說來，咱們之間，就沒甚好談了。」

覃紫雲苦笑着接道：「楊大俠，卽使我們能接受你的勸說，也無濟于事，因爲，論起個別功力來，我們還不如幽冥教中的公主們哩！」

楊天佑笑了笑道：「武林中，個別功力的高下，並不是決定勝負的主因，須知强大的聲勢，也是主因之一。」

覃紫雲嬌笑道：「不錯，比較起來，在聲勢上，你們實在是相形見拙，但你楊大俠要知道，卽使我們兩宮中的人，能完整無損地，加到你們那邊去，你們的聲勢，也壯大不起來。」

楊天佑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杜碧霞歉笑道：「楊大俠，很抱歉，我們教你太失望了。」

楊天佑苦笑了一下道：「不！該道歉的是我，我打擾了二位仙子的遊興。」

接着，抱拳一拱，正容說道：「在下告辭……」

× ×

這是距太湖湖濱約莫五里處的一座竹林邊，時間是楊天佑與兩位宮主在劍池會談的當夜，大概是二更左右。

沉沉夜色中，三道幽靈似地人影，循官道疾步到達竹林邊。

那是改裝後的灰衣老人與陳繼志，朱家鳳等三人。

灰衣老人仍然是一身灰衣，不過是將長衫易爲短裝，面容上却比以前要顯得畧爲年輕一點，當然那是換了另一張人皮面具。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一個改裝成鄉下小伙子，一個則扮成村姑，與灰衣老人走在一起，倒有點像是祖孫的關係。

這三位，到達竹林邊之後，灰衣老人停了下來，沒頭沒腦地說道：「就在這兒吧！」

朱家鳳首先笑問道：「師傅，在這兒幹嗎啊？」

灰衣老人逕自走入竹林中，在一片較爲空曠的地方就地坐下之後，才向兩位年輕人擺擺手道：「你們也坐下來。」

緊接着，又連忙接道：「繼志，我要攷攷你的輕功。」

陳繼志苦笑了一下道：「那恐怕師傅會失望……」

灰衣老人探懷取出一個油紙包，遞了過去道：「你選一根最高的竹子，將這個綁在竹梢，貼竹幹綁好，並用枝葉隱蔽着，儘量莫使下面的人，能看出痕跡來，懂麼？」

陳繼志的目光中，有着太多的困惑，但他却只是連連點首，說道：「我懂，我懂，……」

灰衣老人截口接道：「那就快點，越快越好。」

「是！」

陳繼志恭應着，畧一打量，騰身上了株較高的竹幹上一個翻飛，已登上竹梢。

他的身法的靈活，並不下于一隻靈猿，那麼纖細的竹梢，加上他一個大男人之後，也僅僅是畧爲有點彎曲而已。

很迅捷地將那油紙包綁好之後，又捷如靈猿地飄落下來。

灰衣人這才向朱家鳳苦笑了一下道：「孩子，現在我要回答妳的問話了。」

朱家鳳嬌笑道：「您再不回答，我又要發問了哩！」

灰衣老人擺擺手道：「現在，你們兩個都坐下來。」

兩個年輕人都就地坐下之後，灰衣老人才喟然長嘆道：「敵人像陰魂不散地跟着我們，旣然沒法擺脫，就只好在這兒放手一搏了。」

聽到又要厮殺了，兩個年輕人，不由目射異彩地，顯得頗爲興奮。

灰衣老人又是長嘆一聲道：「這可不是好玩的事，是生死之搏，所以，我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

畧頓話鋒，抬手向那綁在竹梢上的油紙包一指，以最低的語聲接道：「那上面，就是『玄陰寒煞』的口訣和兩粒靈丹，那都是屬于你們兩個的，待會，如果情況不對時，聽我的暗號，你們兩個先行逃命，以後，再前來將油紙包取走……」

陳繼志截口接道：「師傅，不會那麼嚴重的。」

朱家鳳也含笑接道：「眞要情況嚴重了，我們也可以幇一陣忙……」

灰衣老人臉色一沉，截口接道：「我的話，就是命令！」

由於灰衣老人的聲容都顯得無比嚴肅，兩個年輕人這才同時正容點了點頭道：「徒兒遵命。」

「這才乖。」灰衣老人正容接道：「當然，師傅也不希望有那種情況發生，但事情既已顯然沒法避免，我們就不能不先作最壞的打算。」

接着，又長嘆一聲道：「但願天可見憐，楊大俠的人，也會在暗中跟來，否則，我將會死不瞑目的。」

朱家鳳故意嬌笑道：「師傅，楊伯伯非常精明，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會在暗中派人護送我們的。」

陳繼志也附和着道：「是的，徒兒也是這麼想法。」

灰衣老人苦笑道：「但願如此，就好了。」

朱家鳳注目問道：「師傅，你爲什麼不將我們的目的地，告訴楊伯伯呢？」

灰衣老人輕輕一嘆道：「孩子，師傅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陳繼志接道：「奇怪？我們停下來，那跟踪我們的人也停下來了？」

灰衣老人接道：「那個人很精明，武功也很高，我判斷不是岑浩然，就是卞青蓮，目前，他就在箭遠之外監視我們。一方面也是在等後面的援兵。」

接着，精目中神光一閃道：「人已經來了……」

少頃，竹林外傳來一陣勁疾的衣袂破空之聲，很快就到達竹林外停了下來。

灰衣老人精目中寒芒一閃，沉聲喝道：「朋友，大大方方的進來吧！」

竹林外，傳來了于君璧的語聲道：「老人家，我是于君璧。」

朱家鳳禁不住搶先嬌笑道：「于相公來得正好。」

改成一個商人裝束的于君璧，已緩步而入，灰衣老人含笑接道：「不錯，老弟來得正好，請趕快帶着兩個娃兒，繞道離去……」

于君璧截口苦笑道：「已經來不及了，目前，我們只有集中全力，一分高下才行。」

灰衣老人注目問道：「老弟是否已知道，來的是哪些人？」

于君璧正容接口道：「他們都已經改裝易容，但顯然是全部精銳，都已傾巢而出。」

灰衣老人自我解嘲地一笑，說道：「爲了我這一個糟老頭兒，勞動他們的全部精銳，傾巢而出，我應該感到非常榮幸才是。」

于君璧連連點首道：「是的，他們對于楊大俠，好像都不曾如此重視過。」

朱家鳳笑問道：「于相公！是楊伯伯請你在暗中照應我們的吧？」

「是的。」于君璧點首接道：「另外還有令尊和焦三孟二兩人，焦孟二人，已趕回去報信去了，但願楊大俠他們能及時趕來。」

陳繼志接問道：「于相公，你超前趕來，他們居然沒有攔截你？」

于君璧苦笑道：「也許他們另有打算，等我們全部集中了，再一網打盡……」

他的話沒說完，灰衣老人却向他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竹林外不遠處，傳來一個陰冷語聲道：「姓于的，你很聰明，完全猜對了。」

于君璧淡然一笑道：「你是誰？」

那陰冷語聲接道：「都是在巫山十二峯中，見過面的老朋友……」

隨着話聲，四道幽靈似的人影，已出現竹林邊。

答話的人是幽冥帝君覃逸手下，「官」拜右丞相秉一殿閻王的「冷面修羅」潘子丹，依次是一個身裁矮小的黑衣老者，和兩個年約三旬上下的黃衣人。

于君璧精目一掃之下，淡然一笑道：「原來是潘相爺駕到，只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你閣下……」

潘子丹截口冷笑道：「于君璧，今宵，已是形移勢易，光是咀皮子强，可救不了你的命哩！」

于君璧笑道：「究竟是誰要誰的命，目前還言之過早，那三位是甚麼人，先給我們引見一下吧。」

潘子丹陰陰地一笑道：「說得對，爲了免得你們死了以後還是糊塗鬼，在下自然會給你們引見一番。」

接着，抬手向黑衣老者和兩個黃衣人，分別一指，含笑接道：「這是本教左丞相『多臂金剛』廖侗，以及新來的兩位監軍。」

「監軍也該有個姓名。」于君璧冷然接上一句之後，又自我解釋地一笑道：「哦，對了，監軍是你們的上司，你自然不敢呼名道姓的，看來只好由區區自行請教了。」

一頓話鋒，才向兩個黃衣人注目笑道：「監軍大人，你說是麼？」

左邊黃衣人注目微笑說道：「在下居敞。」

右邊黃衣人同時接口說道：「在下布政。」

于君璧蹙眉說道：「貴教的監軍大人，都是畢名？也都是身着黃衫？是麼？」

布政冷然點首道：「不錯。」

于君璧笑道：「貴教中監軍的身手，在下是領教過的，眞不愧是貴上親手調教出來的青年才俊……」

布政截口說道：「今宵，在下也順便要索還牛監軍的血債。」

于君璧呵呵一笑道：「俗語說得好：開飯店不怕大肚皮，儘管牛銘是貴上自己殺死的；你要記在我們賬上，我們也一樣的認了。」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是哪一位先上？請吧！」

很顯然，他是打的速戰速決，殺一個少一個的如意算盤，因爲，在對方主力尚未集中之前，他自信要解決掉目前這四個，並不太費事。

由於對方四人中，有一個擅長使淬毒暗器的「多臂金剛」廖侗在內，因而朱家鳳早已將隨身所帶的，「地獄神醫」張勁秋所配製的祛毒靈丹取出，分別與陳繼志，灰衣老人等服下，並都已凝神準備，當然，這些情形，于君璧也早已看到。

一直在冷眼旁觀的居敞，冷然插口說道：「閻王爺又沒限定你報到的時間，慌甚麼！」

灰衣老人這才徐徐的站了起來，淡然一笑，說道：「是否要等貴上來了，才敢動手？」

居敞冷哼一聲，說道：「對付你這麼一個糟老頭兒，怎會用得着咱們主上親自出手。」

灰衣老人笑了笑道：「既然不等貴上，咱們就別拖時間了，老夫且先行領教一下兩位監軍大人的絕世神功……」

于君璧連忙接道：「老人家，有道是，笨鳥先飛，對付這些三流角色，理當由小可先上……」

他倒是說幹就幹，話沒說完，已是寒芒連閃，一式「分花拂柳」，同時擊向居敞和布政二人。而且，劍勢已出，才朗笑一聲道：「在下有僭了！」

于君璧是何等身手，何況，又是在存心殺敵立威的情況之下，猝然發難。

因此，他這一招「分花拂柳」，雖然極普通的招式，但其所蘊涵的內家眞力之強勁，却使得功力高如居敞與布政二人，也不由爲之臉色一變，而駭然後退。

于君璧一擊落空，劍式一變，飛身向居敞追撲，一面沉聲喝道：「哪裏走！」

但他的話聲未落，一旁的「多臂金剛」廖侗，已揚手一把鐵蓮子，以「滿天花雨」的手法，由側面破空生嘯地，擊了過來。

同時，居敞和布政二人，也回身夾擊，使得于君璧剎時之間，陷於三面包圍之中。

灰衣老人入目之下，沉聲喝道：「于老弟專心對付廖侗……」

話聲中，右劍左掌，同時發動，以雷霆萬鈞之勢，使得居敞長劍震飛，虎口破裂，布政却被一掌震退五尺，「哇」地一聲，噴出一口殷紅的鮮血。

這當兒，于君璧已以長劍護身，幻成一道晶幕，突破廖侗那密集如雨的淬毒暗器，有若天神下降地，一劍刺向廖侗的前胸，並怒叱一聲：「老賊躺下！」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幾方面的動作，却幾乎是同時發動的，因此，這些情況下，也就是于同一剎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于君璧，灰衣老人二人，既然打的都是速戰速決的主意，而以「蒼鷹搏兔」之勢，作雷霆一擊，自然都是得理不饒人地，跟踪追擊。

因此，當于君璧一劍刺向廖侗前胸的同時，灰衣老人，也是揮劍斬向居敞的腰際。

同時，朱家鳳，陳繼志二人，也不約而同地，雙雙撲向那位右丞相潘子丹。

以潘子丹的身手，對付兩位年輕人中的任何一人，都非敵手，又何能同時應付兩人。

就當那三位的生死一髮之間，一陣震耳金鐵交鳴之聲過處，于君璧，灰衣老人的長劍，同時被架住了。

接住于君璧的是卞青蓮，救下居敞的却是岑浩然。

不過，廖侗與居敞雖然檢回來一條老命，但廖侗被挑斷兩根肋骨，居敞却是右大腿上被削掉手掌大的一塊肥肉，可說是兩人的傷勢，都不算太輕。

最慘的還是潘子丹，在陳繼志，朱家鳳二人那雙劍交加的雷霆萬鈞攻勢之下，被斬成三段，連慘號之聲都不曾發出來。

一招接觸，對方四人中，一死三傷，如非是岑浩然夫婦搶救及時，極可能已經全軍覆滅了，這威勢，可的確是够驚嚇人的。

岑浩然架住灰衣老人的長劍之後，冷笑一聲道：「你們好狠毒的手段！」

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比起你們來，那是小巫見大巫啦！」

「嗆，嗆，嗆，」接連三招，將岑浩然逼退五步。

同時，于君璧也揮劍搶攻，將卞青蓮逼得連連後退。

由于灰衣老人與于君璧二人，仍然是抱定速戰速決的宗旨，一上手就凝聚十二成的眞力，奮力搶攻，因而顯得銳不可當，連岑浩然夫婦這等高手，也不得不被迫而後退。

就當此時，暗影中忽然傳來一個陰冷而蒼勁的語聲道：「住手！」

灰衣老人，于君璧二人，仍然是節節進逼，一面由于君璧發話道：「你鬼叫些甚麼……」

他的話沒說完，忽然捲起一陣陰冷的風，那本來是星月無光的黑夜，更是立卽增加了一倍的暗度，同時，四週也出現無數明滅不定的鬼火，和「啾啾」鬼叫之聲，並隱約地傳出一個陰陽怪氣的語聲道：「教主駕到——」

灰衣老人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那位自封爲幽冥帝君的覃逸來了，于老弟，咱們停下來，瞧瞧熱鬧吧！」

當然，這情形，對岑浩然，卞青蓮夫婦而言，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因此，立卽雙雙虛晃一招，飛縱二丈之外。

于君璧却是按劍卓立原地，披唇一哂道：「又沒人追殺妳，緊張些甚麼！」

卞青蓮俏臉一變之間，灰衣老人却揚聲喝道：「覃逸，你不覺得這些裝神弄鬼的玩藝兒，俗氣得令人齒冷麼！」

暗影中傳來一聲怪笑道：「閣下說得是，對付你這等高明人物，可的確是用不着這些排場。」

接着，又沉聲喝道：「你們都退過一旁。」

後面這句話，當然是向他的手下人說的，話聲一落，一串暴喏也隨之而起，剎時之間，鬼火與鬼叫之聲，也隨之消逝，而週圍的能見度，也突然開朗了很多。

約莫是十五六丈之外，一道幽靈似地人影，緩步而前，不！那不是緩步，那人使的竟然是武林中極難見到的「千里戶庭縮地大法」，因此，看似緩慢，實際上，却是快速已極地，一晃之間，已停立在灰衣老人的丈遠之外。

那是一位身裁與灰衣老人大致相若的青衫文士，目光冷厲，臉色青滲，顯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尤其是那雙精目，黑夜中看來，就像是兩顆寶石似地，閃閃發光。

他，目注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閣下別來無恙？」

灰衣老人「唔」了一聲道：「我老人家還活着，當然是無恙啦！」

接着，又微微一怔，說道：「你認識我？」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大概也只有我

能知道你是誰了。」

灰衣老人若有所悟地，點點頭，並一挫鋼牙道：「好！寃有頭，債有主，咱們這筆賬，提前清算也好……」

青衫文士截口笑道：「朋友，沒這麼嚴重，你好容易檢回來一條老命，我怎能忍心下得了手哩！」

灰衣老人厲聲叱道：「覃逸，廢話免了，亮兵刃！」

覃逸（青衫文士）冷然一哂道：「你行麼！」

灰衣老人頭髮怒張地，怒叱一聲：「我倒要看看你，究竟長進了多少……」

話聲中，人已飛身進擊。

灰衣老人雖然恨透了覃逸，但由於覃逸並未亮兵刃，他還是保持風度，不用長劍，而以雙掌和身進撲。

「砰，砰，砰，」三聲霹靂巨震過處，捲起一陣陰寒至極的寒風。

目前，本來是盛暑的六月，當這一陣寒風過處，旁觀的人，驟然之間，感到有置身在數九寒天的冰天雪地之中，禁不住直打哆嗦。

這三掌硬拚，似乎並未分出高下來，因爲，兩位當事人，仍然是相距一丈，嗔目對峙着。

但仔細一瞧兩人週圍徑丈之內，地面上的那一層薄薄寒冰，不由使旁觀的人，又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涼氣。

少頃之後，覃逸才淡然一笑道：「怎麼樣？在下這兩下子，並不比你差吧？」

灰衣老人冷然接道：「可也並不比我強。」

接着，又注目問道：「你已獲得『九幽寒煞』秘笈的副本？」

「是啊！」覃逸含笑說道：「所以，我的『九幽寒煞』，沒法强過你，也所以方才叫你別緊張，此行，我不是爲了殺你而來。」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卽接道：「但你要明白，並不是因爲我的『九幽寒煞』不及你，而殺不了你，今宵，本教精銳，已傾巢而出，如果我要殺你，卽使楊天佑夫婦，能够及時趕來，也只有多陪上兩條老命。」

灰衣老人接問道：「那你勞師動衆，所爲何來？」

覃逸笑了笑道：「朋友，你不該過早顯示『九幽寒煞』神功的，目前，既然已經顯示出來，就只有交出秘笈，以換取你的老命了。」

灰衣老人訝問道：「你已練成了『九幽寒煞』，還要我的秘笈幹嗎？」

「因爲。」覃逸含笑接道：「你保有的是正本，如果讓你練得大成，或者是傳給徒弟了，對我來說，那是無窮後患，所以……」

灰衣老人截口冷笑道：「你的如意算盤，打得眞好！」

覃逸淡然一笑，說道：「光是算盤打得如意，也沒有用，還得你閣下肯成全才行。」

「辦不到！」灰衣老人冷然接道：「今宵，你我之間，除了一決生死之外，已別無他途可循。」

覃逸陰陰地一笑道：「朋友，別那麼頑固，我不防提醒你一聲，你且回頭瞧瞧，站在上風位置的是誰？」

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我不用瞧，已知道那是『毒郞中』百里居。」

覃逸冷笑道：「既然知道，你該能想像到，只要我一聲令下，我可以兵不血刃，而教你乖乖就範。」

灰衣老人披唇一哂道：「想不到你龜縮了這麼久，還是這麼沒出息。」

覃逸含笑接道：「我的想法不同，只要有人能替我効力，也就等於是我自己的本領，談不上甚麼有出息沒出息的。」

灰衣老人徐徐亮出長劍，冷然接道：「你是否還要等你那位後台老闆來了，才敢動手一搏？」

覃逸呵呵一笑道：「目前，我就是武林至尊！當今武林中，誰還够資格當我的後台老闆哩！」

灰衣老人哼了一聲道：「那個假李致中，難道不就是牽着你的鼻子走的人？」

覃逸啞然失笑道：「哦！原來你說的是他。」

接着，又點點頭道：「現在，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那不過是我閉關期間的替身，是朋友，可不是我的主子。」

一直冷眼旁觀的于君璧，揷口問道：「可是，據我的觀察，你那個替身的身手，似乎比你還要高明？」

覃逸接着一笑道：「旣然能代表我主持一切，他的條件，自然不會比我差。」

灰衣老人接道：「我還是不相信，你將他叫出來給我瞧瞧。」

「可以。」覃逸揚聲笑道：「老弟，這位灰衣朋友要見見你哩！」

「來啦……」

話聲未落，一道人影，疾瀉當場，與覃逸並排站在一起，赫然就是那位一直冒充着李致中的神秘人物。

灰衣老人精目深注着，冷笑一聲道：「我還得試過才行！」

話出身隨，又是三聲霹靂巨震過處，灰衣老人與假李致中各被震退三步，居然也是不分軒輊，不過，他們雙方那未施展「九幽寒煞」，因而並沒方才那種令人着膚如刺的陰寒勁氣而已。

覃逸淡然一笑道：「怎麼樣？現在，你閣下是否已經相信了呢？」

灰衣老人輕輕一嘆道：「是的，現在我相信了。」

覃逸注目笑問道：「那麼，你是否願意交出秘笈來呢？」

灰衣老人冷冷地一笑道：「沒這麼簡單的事，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必要時，我拚着老命不要，你們兩個，不死也得脫層皮。」

覃逸「唔」了一聲道：「這話，我倒是信得過，不過……」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你我之間，並沒甚麼殺父之仇，或奪妻之恨，又何必非要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呢？」

假李致中也含笑接道：「朋友，在下不能不提醒你一聲，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一本沒有生命的秘笈，換下有用的生命來，不怕沒有東山再起之日，眞要拚個玉石俱焚，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義生向啞姑坦白說出當年乾坤一絕傳龍夫遇事時經過，但他仍弄不清是否自己做了忤逆弒師的事，經啞姑細心分析，才知是中了天毒谷的暗害，而李中元和廖小玫也對他釋去疑念，李中元更鼓勵他回長安與各師兄們會晤。一日，李中元和白義生返抵長安家中，驚見簡又青患了渴睡病症，李中元疑是朱錦如暗中做了手脚，立往朱家，迨晤見朱錦如後，朱錦如誠懇說出事情絕非她所爲，而他們也已有脫離黑龍會的打算，李中元正欲告訴她黑龍會主死訊，朱已搶先問他可是聽到黑龍會主什麼消息——

藝高周身胆　功玄滿座驚

李中元道：「我不是聽到『黑龍會主』什麼消息，而是親眼目見，見他死在一人掌下。」

金蛾妃子朱錦如訝然道：「李大哥，你怎樣……？」

李中元道：「你先別問我，把你得到的消息說來聽聽。」

金蛾妃子朱錦如伸手懷中，取出四封信函，交給李中元道：「小妹這裏有四封信函，請大哥一看就知。」

李中元接過那四封信函，信手抽出一封信函，只見那信函大意畧謂：黑龍會主已在「困龍愁」秘密基地，跟少林武當兩派所偷襲搏殺，目前少林武當兩派正根據所有資料，準備對各地「黑龍會」徒衆展開澈底掃蕩，因知妃子爲「黑龍會」長安負責人，所以特別預爲通知，早爲走避，以免被少林武當兩派所乘……等，非常關切的話，接着，便是一大堆如何景慕金蛾妃子武功機智等的恭維話，最後，便是歡迎金蛾妃子帶領所屬，到他那裏去暫渡危機，徐圖再舉等等。

四封信措詞儘管不同，但主要內容大都差不多，都是要金蛾妃子去投靠他們。

四封信的署名人，第一封赫然竟是于婆婆；第二封便是龍玲玲的師父唐彩雲；第三封是天毒谷現任谷主鄔化龍；第四封信却是七殺島島主七指叟韓烈。

李中元將四封信逐一看完之後，微微一笑道：「朱大姊，你的意思呢？」

金蛾妃子朱錦如不直接答覆李中元的問話，又從懷中取出一張紙片，交給李中元道：「李大哥，你再看看這個。」

李中元接過那紙片一看，只見那紙片上龍飛鳳舞寫了一大堆，就是一個字都不認得，不免一楞道：「這莫非是張天師畫的靈符？」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這是『黑龍會主』親筆下的密諭。」

李中元愕然道：「難道他沒有死？」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照他這件手諭看來，他應該是沒有死……。」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客氣地問道：「李大哥，你說你親眼看見他死在別人手中，那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李中元於是把在「困龍愁」與「黑龍會主」拚鬥的經過，說了出來。

接着，雙目一凝，沉思了一陣，道：「也許他眞的沒有死，在亂軍之中逃出了『困龍愁』……。」

接着，吟哦了一下，馬上又問道：「他這密書的意思是什麼？」

金蛾妃子朱錦如不敢再在李中元面前弄鬼；老實地道：「他要我們停止活動，自求掩護，然後待命行事，因他語焉不詳，小妹同時又收到了另外那四封信，所以非常困擾，現在李大哥你這樣說來，倒眞是小妹們脫離『黑龍會』的一個好機會，只不知李大哥你……。」

她有意追隨李中元，又怕李中元看不起她，因此話到口邊，又不好意思說出來了。

李中元當然明白金蛾妃子朱錦如的意思，接口道：「難得朱大姊你這樣看得起小弟，咱們以後互相照應就是。」

金蛾妃子朱錦如心地踏實，暗暗吁了一口長氣，道：「但凡你李大哥有用得着小妹兄妹的地方，小妹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以酬李大哥不念舊惡之情。」

李中元心中一動笑道：「朱大姊，快請不要這樣說，小弟就有一件事情，有勞你朱大姊相助。」

金蛾妃子朱錦如一聽李中元有事請她帮忙，疑慮之念，盡掃而光，欣然道：「什麼事？」

李中元口齒微動，用傳音神功向金蛾妃子朱錦如說了幾句話，只見金蛾妃子朱錦如連連點頭，說道：「小妹一定遵命辦到！」

李中元雙拳一抱，道了聲：「多謝！」轉身別了金蛾妃子朱錦如，依然越牆而出，當他飄身越出李府高牆時，忽然發現有一道勁疾的暗器，向他身後打來。

李中元閃身讓過那暗器，掉頭望去，只見一處暗角之處有一片衣角閃了一閃。

李中元眼明手快，身形一起，便向那暗角撲去，當他撲進那暗角時，只見暗角之中，貼着牆壁站了一人，而且向他搖手示意，要他噤聲。

李中元身形一歛，定眼看去，只見那

人依稀有些面善，但是却一時想不起他是什麼人來，當下輕聲問道：「尊駕有何見教？」

那人答道：「李大俠不認得老身？」

李中元一聽她說話的聲音，猛然想了起來，道：「你就是上次與簡三姑一同到威公府的那位前輩。」

那人微微一笑道：「老身叫三冬婆子，以後大俠就叫老身三冬婆子好了。」

李中元想起三冬婆子在威公府受挫離去時所表現的態度，實在是一位血性直腸子人，料想她此來，必有大事相告，當下一笑，問道：「前輩莫非有什麼事相告在下？」

三冬婆子笑了一笑，點頭道：「大俠說中了，……。」

接着，臉色忽然一正，又道：「不過我老婆子有一句話可要說在前面，我老婆子將這件事情告訴你，可不是貪圖你什麼好處存心賣友，而完全是報答你們上次沒有爲難我老婆子的一番情意。」

李中元口齒一張，正要有所表示時，三冬婆子搖手止住他發話，接着便道：「令正夫人酣睡之症，並不是中了什麼毒，也不是被人下了什麼陰手，如果不醫治，百天一到，自會清醒過來，要醫治也簡單得很，你只要三條五寸長以上的蚯蚓，放在瓦面上用火燒乾，與通草共研爲末，以人奶吞服，半個時辰之後，便可完全復甦。」話聲一落，忽然躍身而去。

李中元如果要伸手阻止她，當然不成問題，可是，他能阻止她離去麼？微微一怔之下，三冬婆子已是人影俱失。

李中元望着三冬婆子去向，慨嘆了一聲，回到威公府，如言施爲，簡又青果然霍然而醒。

旁邊只看得郭倩霞驚愕不已地道：「李五哥，你眞神，什麼事情，一到你手裏就迎刃而解。」

李中元感慨地把三冬婆子暗通消息的事說了出來，接着道：「只不知他們又是屬於那一路人馬？」

簡又青忽然接口道：「我知道，他們是屬七殺島的人。」

簡又青回復清醒以後，身子甚是虛弱，李中元怕她勞神，有許多非常想問的話，都捺住沒有問她，只叫她靜靜的試行調息。

可是，簡又青却忍耐不住，又接上了話。

李中元忙搖手道：「青妹，你就少操心，好好的給我休息好不好。」

簡又青坐起身子，笑道：「我沒有什麼，雖然虛弱一點，說話的力氣，還是有的。」

郭倩霞笑道：「人家是憐愛你呢！」

李中元笑道：「好！好！好！那麼我就問你，你是怎樣中了七殺島的暗算？」

簡又青一嘆道：「我遇見了三姑。」

李中元道：「於是，你就上了她的當了。」

簡又青苦笑一聲，道：「起初我對她的戒備本來很嚴，後來她說起她的遭遇，和有意改過自新的意志，我於是非常同情她，因此鬆懈了戒備之心，喝了她二口茶，誰知就中了她的暗算。」

郭倩霞笑道：「青姊，你本來最是精明，爲什麼老是吃虧上當？」

簡又青一笑道：「這就叫一山還比一山高，我遇見的都是比我更高的高手，所以只有連番倒霉了。」

李中元道：「你們相會談話，在什麼地方？」

簡又青道：「就在東大街口，那家裁縫舖裏面，……那裁縫店外面看來不大，裏面却有一道側門，進入一座大宅第，如今想來，那座大宅第，可能就是『七殺島』設在長安的暗樁。」

郭倩霞搖頭道：「不可能吧！她當時又沒有留住你，而且讓你安全回來，她把你帶到他們暗樁裏去豈不是自露身份。」

簡又青道：「可是我離開那宅第之後，腦子但覺一片空白，昏昏沉沉只想睡，回來之後，什麼話沒有說，就一睡睡到今天。」

李中元道：「不管是不是，我去看看！」他話聲一落，說走就走，人已頓失所在。

他依言找到那家裁縫店，只見那家裁縫店生意非常好，擠滿了做衣服的顧客。

這時，已是華燈初上時分，濛濛的光綫，將暗未暗，有的地方點上了燈光，有的地方沒有點燈，最是便於隱匿行踪的時候。

李中元混在做衣服的顧客裏，乘着沒有人注意的時候，身形一幌，便進入了那裁縫店裏面。

大家都在外面照顧生意，竟是沒有一個人，他找到那道側門，輕輕一推。側門應手而開，甚至門內也沒有看守的人。

李中元掩身而入，跨步進了那側門，入門是一間空房子，通過那間空房子，裏面是一間極爲寬敞的廳堂，看那廳堂的氣派，這裏定是大宅第的一部份，應無疑問，可是李中元搜查了一遍，除了這座廳堂之外，另外只有四間小房子，要說這就是一座大宅第，實在是一種感覺。

不過，由這一點看來，說這裏就是七殺島設在長安的暗樁之一，倒是極爲接近事實。

可是，這時整個屋子裏，爲什麼沒有半個人影呢？

這就奇怪了。

正當李中元推測之際，只聽那道側門被人重重的推了開來，接着，便聽見兩個人的脚步聲走了進來。

他們手中提得有燈光，李中元看那二人，年紀都只在二十左右，其中一人，口中嘀咕着，道：「手指頭那麼大小一點點東西，自己不小心，失落了又叫我們去找，這到那裏去找去。」

另一個人笑着道：「叫你去找，你就去找，誰叫你沒有支使別人的命。」

最先說話那人仰身向椅子上一躺，道：「要找你去找，我可要休息休息了。」

另一個人笑道：「我就該找是不是，要休息大家休息！」說着也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他們兩個人，這一坐下來，可就說開了，但說話的內容言不及義，李中元沒有聽到半句有價值的話。

兩人說了一陣，覺得耽擱的時光差不多了，其中一個站起來道：「好，我們可以回去復命了。」

另外那個，也沒有異議，兩個人也沒再找口中所說要找的東西，敷敷衍衍的退了出去。

李中元這時他不準備從側門跟了出去，他却揭開屋上瓦片，飛身而去，轉到前面，只見那兩個人正從裁縫店裏出來，向着大街之上走去。

李中元暗暗跟在那二個人身後，那兩個人竟走出城外而去。

李中元自是不會半途而廢，於是也跟着出了城。

那二個人出城之後，脚步突然加快，使上了輕身功夫，李中元暗躡在他們身後，不知不覺走了將近一個時辰，以當時的速度來說，最少已離開長安四五十里了。

前面就是杜曲了，可是到達杜曲之後，那兩個人依然向前奔行不已，一直奔進了五台山，向一座位處偏僻，香火冷落的寺院走去。

這一路奔行下來，雖然脚程甚快，但也奔行了將近二個半時辰，頭上月影微西，已是午夜過後了。

李中元跨步進了那寺院山門，只見寺院之內一片寂靜早已不見了那二人影子。

他順着一條叢草夾道的石板路，走到大殿台階之前，只見殿門緊閉，但隱隱透出一綫燈光。

李中元駐足殿前，微微沉思了一下，忽然拾級而上，走到殿門之前，伸手向殿門之上拍去，隨之發話道：「在下李中元，特來拜候七殺島韓老前輩。」

他話聲出口，只見殿門一閃而開，殿門開後，燈光耀眼之中，只見迎面殿內高高矮矮站了一大羣人，居中一人，是一個年約六十開外，五短身材的老者，看他一雙手掌，較常人大了一倍不止，左手手掌上只剩了二隻手指。

殿門一開，大家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靜了片刻。

李中元微微一笑，抱拳道：「不知韓老前輩，計邀在下到此，有何見教？」

李中元當然看得出，人家是早在大殿之中，等着他了。

由此可知三冬婆子的暗透消息，與那二個年輕人一番做作，都不是偶然的了。

這時當中那位七指叟韓烈忽然發一聲哈哈震天朗笑，越衆而出，迎着李中元一抱拳道：「老夫韓烈，冒瀆之處，有請李大俠見諒。」

李中元再次一抱拳，說道：「豈敢！豈敢！」

七指叟韓烈拱手肅客，請李中元入殿上坐，李中元既來之則安之，也就不再客氣，坐了上座。

七指叟韓烈請李中元坐定之後，又打了一個哈哈，目光四掃一過，道：「來！來！來！待老夫先替李大俠引見幾位朋友，以後便於談話。」

接着，便將殿中有座位，够身份的人，逐一替李中元作了一番介紹。

那些人，當然個個都是名頭顯赫，一方豪强。

其中，有二人，最是打眼不過，那就是李中元早就聽說要來找他的玉扇夫人董佩佩與辣手仙姬羅金鈴兩人。

她們兩人，向來是各行其是，不知這次爲什麼，竟然與七指叟韓烈連成一氣？

李中元轉念之間，七指叟韓烈已把在座之人，逐一介紹完畢，接着哈哈一笑，道：「各位朋友，老夫倖不辱命，把李大俠替各位請來了，各位有什麼話，就請各位當面向李大俠直說吧！」

李中元目光一轉，掠過七指叟韓烈面上，暗自忖道：「我只聽人傳說七殺島出來的人最是狠辣不過，想不到這位七指叟，似乎更多了一份心機，我倒要特別小心了。」

七指叟話聲一落，玉扇夫人董佩佩首先發出一聲格格清笑，道：「李大俠，我們是久聞大名，初次見面，不過我和大俠你的四師兄白義生，倒是素識，承他看得起，叫了我一聲『大姊姊』，不知令師兄在大俠面前，提過『大姊姊』我沒有？」

李中元一怔，道：「這個在下，倒是未曾聽敝師兄提起。」

玉扇夫人董佩佩笑道：「那時令師兄正和冷魂宮的那位寶貝孫女兒廖小玫打得火熱一般，他正被廖小玫帶回冷魂宮去，也許你們師兄弟還沒有見到面，不過我這個大姊姊不會騙你，因此，照說你也該叫我一聲大姊姊才是。」

這是一種笑面攻勢，最是令人難以招架，李中元只有以笑臉相迎，微微一笑，道：「理所當然，那麼小弟就有僭叫你一聲『大姊姊』了。」

玉扇夫人笑吟吟的道：「好兄弟，今天大姊姊保你過關了。」

李中元微微笑了一笑，保持着極度的風範。

玉扇夫人顯然因李中元給了她十足的面子，心中甚是高興，笑聲一落一起，又道：「兄弟，大姊姊承你看得起，那麼我大姊姊就老起面皮，有幾句話請問你，希望你兄弟不要見怪。」

李中元未答話之前，先望了大家一眼，只見大家的一雙眼睛睜得銅鈴一般大地瞪着自己，令人心理上產生着一種被壓迫的感覺。因此不由得與起了抗拒的意識。

笑了一笑，先壓住心中那種抗拒的意識，道：「但不知大姊姊這問話的立場，是在公呢？還是在私？」

玉扇夫人董佩佩娥眉輕輕一顰，道：「大姊姊算是中間人吧，算是兄弟與大家之間的橋樑如何？」

李中元道：「大姊姊如果站在私人立場，有什麼話問小弟，小弟是有問必答，絕不推諉，不過那是我們私人的事，我們得關室私談，……。」

一語未了，座中已有一個黑臉大漢，冷言冷語的截口罵道：「去你媽的蛋，原來是個見不得女人的東西！」

李中元望了那人一眼，聽而不聞的，接着又道：「如果要小弟當着大家之前，有問必答，答必中肯，小弟心理上却覺得有點不是味。」

玉扇夫人董佩佩笑着問道：「兄弟把話說得明白一點，好不好？」

李中元道：「兄弟覺得大家好像是吃定了我。」

辣手仙姬冷笑一聲，接口道：「李大俠，你的話沒有說錯，我們正是吃定了你，看來你也只有認命了。」

李中元微微笑道：「那也不見得！」

辣手仙姬一翻眼，玉扇夫人董佩佩目光示意，阻止了辣手仙姬，搶在前面道：「那你兄弟之意呢？」

李中元道：「各位要問在下的話，在下心裏有數得很，說句老實話，在下也很願意與各位開誠一談，不過不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轉一折道：「但是，今天這種機會也是可遇不可求，難得各方好漢，畢集此地，在下也不能過份辜負大家……就這樣吧！那位要問在下的話，請見教三招兩式，在下是不問勝敗，奉答一題，不知各位以為如何？」

玉扇夫人董佩佩哈哈一笑，道：「兄弟說得有理，是條漢子，大姊姊就先請賜教兩招，請問一題。」

李中元欠身道：「既是大姊要問，小弟不敢無禮，願奉這一問。」

玉扇夫人笑道：「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李中元目光一轉而過，語含深意的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公平，在座諸公如果都願視兄弟為弟，兄弟又何嘗不可以待他們是大哥大姊。」

玉扇夫人董佩佩乃是聰明絕頂之人，她之所以挺身而出，因為是受了大家的公推，不得不然，其實她在這段談話之間，已經看出李中元的厲害，心中早有顧忌，生怕求榮反辱，這時聽了李中元的話，暗中已是吁了一口氣，對李中元一笑道：「兄弟既然這樣說來，那麼大姊姊就厚起面皮，領了你這份情，請兄弟回答一事。」

李中元道：「請發問！」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最近江湖傳言，說兄弟你為討好各大門派，已將『翠谷藏珍』分贈各大門派一部份可有此事？」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實有其事，但事因不是大姊姊說的那樣。」

玉扇夫人道：「請道其詳。」

李中元解釋道：「因為那些物件，本來就是各大門派失落的東西，小弟不過是物歸原主吧了……」

話聲未了，辣手仙姬羅金鈴冷笑一聲，截口道：「對其他的人，你會不會一視同仁？」

李中元瞧了辣手仙姬羅金鈴一眼，暗自忖道：「對不起，我就只有拿你開刀了。」面色陡然一冷，道：「請前輩按規定問話。」

辣手仙姬羅金鈴愣了一下，說道：「你……。」

李中元道：「在下有言在先，前輩不會忘得這樣快吧，如果前輩能自低身份，稱呼在下一聲兄弟，那又當別論，在下自當奉送一問。」

辣手仙姬羅金鈴氣得一張粉臉漲得通紅，眼中殺機隱現，嬌叱一聲道：「叫你兄弟，你也未免太自高自重了，照打！」

她實在是氣極了，「打」字出口，人已射身而起，撲向李中元。

李中元搖肩飄向大殿中央，讓開她一撲，身形輕靈美妙，瞧得大家眼睛都是一怔，就憑這一手，已見李中元不是等閒之輩了。

辣手仙姬羅金鈴怒火中燒之中，只知自己不知有人，身形一轉，第二次又向李中元撲到。

李中元見她再次撲到，便不再避讓，右臂一揮，一股驚人的勁力，劃起一股嘯風之聲。

辣手仙姬羅金鈴想不到他反擊之勢，竟是這等強烈，不敢輕擋其鋒，撲擊之勢一收，身子打了一個轉，才讓開李中元那一揮之力。

李中元揮手擊退辣手仙姬羅金鈴之後，卻未乘勢繼續出手，立在原地未動。

辣手仙姬羅金鈴被李中元逼退之後，卻是更覺臉上無光，冷笑一聲，人又第三度撲上。

這次，她使用了她平生賴以成名江湖的絕學，只見她舞動雙手，又抓又打，像是發了瘋的潑婦一樣。

她這套打法，看似雜亂無章，其實一招一式，都有着無窮的變化，厲害非凡。

李中元當下一提丹田眞氣，只守不攻，準備試試這辣手仙姬羅金鈴的手法，到底有多辣，於是把門戶封得甚是嚴謹。

辣手仙姬羅金鈴的存心與李中元又自不同，她成名江湖已久，這次不但要打勝李中元，而且還想勝得光光鮮鮮，這樣才面子十足，所以搭上手之後，便着着進逼，招招煞手，攻勢猛銳到了極點，一口氣連攻了李中元三十六招，不給李中元絲毫喘息的機會。

李中元自與黑龍會主一搏之後，等於在長江河裏打過滾，如今辣手仙姬羅金鈴的這種打法，雖然凌厲已極，但和黑龍會主的「狂龍捲」比起來，功力方面卻相差了一大截。

那次他和黑龍會主一戰，要不是李環璐從中插手，給黑龍會主製造了有利機會，最後勝負誰屬，尚在未定之數。

李中元以對付黑龍會主的功力，現在用來應付辣手仙姬羅金鈴，羅金鈴攻勢雖然凌厲嚇人，在李中元的感覺來說，對他還構不成嚴重的威脅，從從容容就封住了辣手仙姬的猛烈攻勢。

辣手仙姬羅金鈴久戰李中元不下，面子上更是沒有光采，立時激起了怒火，大喝一聲，手法又變，出掌飛腿，更是詭異，身法的飄忽，也更是不可捉摸。

李中元微微一笑，又接了她二十招左右，朗喝一聲，道：「前輩的萬相變形手，在下已經領教完了，現在也請接在下不成章法的手法看看。」

話聲一落，立時反守為攻，手法一變之下，先機便立時到手，接着一輪快攻，便逼得辣手仙姬羅金鈴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辣手仙姬羅金鈴這才知道李中元之強，遠在她想像之上，求榮反辱，大是懊喪不已。

可是李中元一經發動反攻，便勢如長江大河一般，綿綿不絕逼得她欲罷不能。

廳中羣雄都看出辣手仙姬羅金鈴形勢險惡，無不倏然變色，緊張得紛紛站了起來。

李中元目光環掃四週羣雄，看出自己

的身手，在他們之中已經引起了極大的震驚，殺鷄警猴的效果已經收到。

當下便不為已甚，倏的攻勢一歛，縱身斜向一側躍開丈遠，舉手一拱，說道：「前輩功力過人，在下毫無勝機，甘願認敗服輸，回答前輩的問題。」

辣手仙姬羅金鈴自認這次可要大大的丟人了，想不到李中元忽然收手自認失敗，這種完全不合武林常情的舉動，使她不由得一楞，望着李中元失了神。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現在在下回答前輩剛才問話，在下的答覆是『當然一視同仁』！只要六家說得出名目，能證實該物為各位師門之物，而在下藏珍之中，亦確有其物，在下定當如命奉還……。」

話聲忽然一頓，心念一動，想起了一個極可能發生的問題，馬上加以說明道：「不過在下有一句話，說明在先，這次在下為支助黃河水災受難者，重建家園，曾售了不少藏珍，當時因不知來歷，所以出售沒有保留，將來如果證實其中有各位師門之物，因該物已經出售，不能收回，只能以其他珍物賠償，關於這一點，則有請各位原諒。」

李中元的答話，可說在情在理，使聽話的人不由心中不服氣，辣手仙姬羅金鈴搖頭一嘆，道：「李大俠，老身算是服了你了，今日之事，老身到此為止，有緣他日再見。」

「見」字出口，身形陡然疾射而起，穿出殿外而去。

李中元站在大廳中央接着發話道：「那位還有什麼話垂詢？」

辣手仙姬羅金鈴的丟人，似是影响了大家的勇氣，增多了大家的顧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沒有人敢馬上接話了。

沉寂了片刻，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我有話問。」

李中元投目望去，原來就是那個罵過他的猛漢，他記得七指叟介紹他時，他叫張威，當下向着他笑了一笑，道：「請下塲賜教！」

張威大踏步而出，走到李中元面前一站，道：「兄弟要和你硬碰硬，互擊三掌，你答不答應？」

李中元看他身形粗壯，聲如洪鐘，顯然是一個自負力大無窮的人，心中暗自忖道：「好在只對三掌，那就試他一試吧！」當下點頭道了一聲：「敬遵台命！」立時，氣納丹田，運起一股眞元內勁。

張威也作勢運功了片刻，忽然舌綻春雷，大喝一聲，雙掌猛運潛勁眞力，向前一推。

李中元見他雙掌齊出，不敢大意，也同時推出了雙掌。

四掌相接，但聽轟的一聲，李中元頓覺雙臂一麻，幾乎被震得站立不住，後來再吸了一口眞氣，才穩住身形，而那張威却踉踉蹌蹌向後退了三四步。

李中元的內力何等深厚，張威一掌之下，雖然自己退了三四步，但能震得李中元雙臂發麻，這等力道，也足叫人胆寒。

張威一退之後，毫不調息，接着第二次推掌又到，張威第二次身子被震回之後，接着第三次又到。

一口氣連攻三掌，李中元雖將他一一擊退，自己却也出了一身大汗。

張威三掌無功之下，心裏可就對李中元起了敬服之心，面色一正，抱拳道：「兄弟敗了！」

李中元道：「張兄客氣。」

張威大氣道：「敗了就敗了，有什麼客氣可言。」

李中元暗暗一微笑，忖道：「敢情，他是一個實心眼的直性漢子。」接着道：「張兄有什麼話，可以問了。」

張威道：「說老實話，兄弟可沒有什麼藉口扣在師門身上，兄弟只問你一句，你一個人得了那麼多寶物，用也用不完，能不能大家分一份玩玩。」

李中元搖頭道：「不能！」

張威道：「為什麼？」

李中元道：「武林人物，上千上萬，分不到的，豈不要怨我。」

張威點頭道：「說得有理！兄弟不和你作對了。」

李中元抱拳道：「我們是不打不相識，我們交一交好不好？」

張威笑道：「兄弟的拳頭，很少有人接得下，你比我强，兄弟我聽你的。」

李中元一笑道：「張兄請回座。」

張威大步走了回去，臉上毫無不愉快的神色，他心裏是眞的服了。

這兩塲拚鬥下來，李中元在羣雄眼中的地位陡增，再沒有人敢輕視他了，有些人為了自惜羽毛，心中更是有了怯念。

李中元放眼四週一轉，接着又說：「還有那位前輩賜教……。」

這時，羣雄各懷鬼胎，更是沒有人接話了。

正在這時，外面忽然走進一個人來，交給七指叟韓烈一張條子，七指叟韓烈看了那條子，臉色變了一變，轉向李中元說道：「李大俠，你可是剛從『困龍愁』回來？」

李中元道：「不錯。」

七指叟韓烈道：「李大俠在困龍愁和黑龍會主作過一塲生死搏鬥，是不是？」

李中元道：「也不錯。」

七持叟韓烈哈哈一笑道：「敢情，黑龍會主就是死在你李中元手上呀，老夫等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

一陣拱手之後，接着揚聲向大家道：「各位朋友，黑龍會主尚且不是李大俠的敵手，何況你我兄弟，更不如黑龍會主。豈是李大俠敵手，咱們不必在李大俠面前丟人現眼了。」

李中元見他把黑龍會主之死，記在自己身上，心中實在好笑，連連搖手，說道：「韓老前輩錯了，在下雖然與黑龍會主拚鬥了一塲，但落敗的是在下，並非黑龍會主，至於黑龍會主之死，更不是在下所為……。」

七指叟韓烈笑道：「李大俠，請不要謙虛了，這就是困龍愁剛剛送回來的確實消息，上面說得明明白白，請你大俠自己一看。」

同時，將那紙條交給了李中元。

李中元接過那紙條一看，紙條上確是說黑龍會主乃是死於李中元掌下。

李中元暗中一皺眉頭，忖道：「這是什麼道理，難道少林武當傳出這種消息，

別有用心不成？」

李中元轉念之下，於是不再申辯，微微一笑，算是默認了。

七指叟韓烈拍着李中元的肩頭笑道：「老夫痴長你幾歲，叫你一聲老弟，不為過吧！」

李中元笑道：「老前輩何等身份，在下實感榮寵。」

七指叟韓烈哈哈大笑道：「武林之中學無前後，達者為尊，老弟，你能力服黑龍會主，就現在本殿在座羣豪而言，只怕再無任何一人，能和你老弟頡頏了。」

李中元遜謝道：「那裏！那裏！老前輩七殺島武學，名震天下，在下微末之技何足與語。」

七指叟韓烈朗朗一笑道：「老弟好說！老弟好說……。」

話聲一頓一轉，轉向大家帶笑道：「咱們大家好險，簡直是在魯班門前弄斧，想鬥李老弟，那是自己找人丟，各位要是沒有意見，老夫主張各罷干戈，套一句俗話『不打不相識』，大家便彼此交一個朋友吧？」

江湖人物，見風轉舵的事，並不為奇，七指叟一呼百應之下，大家哈哈一笑，都沒有了敵意。

七指叟韓烈接着馬上也向李中元表示道：「老弟，過去我們大家之間，既不相識，也沒有任何交情，因此大家對你老弟雖存非份之想，意圖計算你老弟，其實說來，這也是人之常情，希望你老弟多多原諒，不要再放在心上，從今日起，咱們大家交上了朋友，老夫胆敢向你老弟担保，凡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從今以後，決不會再對你老弟無禮。」

李中元心裏暗自反問道：「這是眞的麼？」

武林之中，不能說沒有這種出乎意外的轉變，但他却不相信這種轉變，會出現在七殺島七指叟韓烈的身上。

李中元心中存疑，臉上却是表現得完全相信以為眞地抱拳相謝道：「各位高義，在下有謝了。」

七指叟韓烈笑道：「不用謝了，待會多喝二杯酒就是！」

說着，同時向廳旁一位侍立漢子，一揮手道：「吩咐下去，擺上酒席來，為李大俠致歉。」

那漢子欠身領命，轉身走了出去。

李中元出聲叫住那漢子道：「請慢行一步。」

那漢子轉回身來，恭謹靜候吩咐。

李中元向七指叟韓烈拱手為禮，道：「盛宴心領，如果老前輩不以為意的話，在下想就此告辭回去……。」

七指叟韓烈一把抓住李中元截口道：「老夫知道你回到長安，坐未暖席，就被老夫等賺來此地，可是今日把話說開之後，明天大家便將各自東西，再見難期，因此老夫大胆，要硬留下你老弟，共聚半夜。」回頭，又向那漢子一揮手道：「快吩咐下去。」

那漢子生怕李中元再叫住他，急急的走出大廳而去。

李中元被他這樣一說，情不可却，只好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就是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就此一走了之，好，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叨擾老前輩一杯。」

七指叟韓烈點頭笑道：「老弟豪爽，請上座。」

片刻之後，酒席擺好，李中元硬被推着坐在中央首席之上。

他們這席，只設了四個座位，李中元與七指叟韓烈是賓主上下相對而坐，左旁坐的就是玉扇夫人董佩佩，右旁却坐着一位名叫高一鳴的半百儒生。

李中元過去沒有聽說過高一鳴其人，不過他既然也被七指叟韓烈請坐在上席，其非等閒人物，可想而知。

同時，看樣子玉扇夫人董佩佩和那人也不甚熟習，彼此矜持着，未曾交談一句話。

李中元心中暗暗忖道：「玉扇夫人董佩佩剛才有意向我套交情，不管她是眞是假，既然有那回事，我現在回轉頭來向她身上做工夫，諒她也不致不好意思的不理我……。」

念動之下，李中元運起腹語玄功，唇舌不動的，已自丹田之內發出一絲細聲，投入玉扇夫人董佩佩耳中，道：「董大姐，小弟可以請教你一些問題麼？」

玉扇夫人董佩佩聞言之下，臉上掠過一道異樣的神采，其中夾雜着欣喜與自慰的表情，頭一轉，擧目向紛紛擾擾的全廳看望。

這時，她的傳音入密神功，已脫口而出道：「只要你兄弟相信大姊，大姊不會害你的。」

她的傳音入密神功，因為需要唇舌發音，別人雖聽不見，却依然可以看得見，所以非別頭掩飾不可。

於是，李中元與玉扇夫人董佩佩一個用腹語神功，一個用傳音入密神功，交談了起來。

李中元道：「大姊，你看七指叟韓烈是不是別有用心？」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你相信他會這樣輕輕易易的放手麼？」

李中元道：「大姊知不知道他用心何在？」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不知道！」

李中元一怔道：「你們沒有事先商量好？」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商量過，但現在完全不是那回事。」

李中元「哦！」了一聲，道：「這樣看來，他對朋友之間，有了彼此之分。」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兄弟你說得一點不錯。」

李中元話題一轉，問道：「你對面那位高一鳴是何許人，大姊知不知道？」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我出道時日不算少，却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我想他大約是改名換姓，掩住了本來身份，這種人，你可要特別小心。」

李中元暗叫一聲道：「對了，他一定是用的假名假姓，我得摸摸他才行！」

轉動着眼珠，動起了腦筋。

玉扇夫人似乎有着李中元同樣的心意，向着李中元微微的笑了一笑。

這時，正好有一個手捧菜盤的漢子走過來，他手上端的是一盤熱氣蒸騰的紅燒

魚翅，玉扇夫人董佩佩候他走近桌旁上菜時，陡然暗中吹出一口細如遊絲般的眞氣，向那漢子耳中灌去。

玉扇夫人董佩佩這一口無形眞氣，乃是她奇門絕學之一，不但那漢子不及防備，就是李中元和七指叟韓烈與那高一鳴都毫無所覺。玉扇夫人董佩佩那口眞氣一灌入那漢子耳中，那漢子但覺耳中突然一炸，立時天旋地轉起來。

同時，更本能的一甩頭，身子便向高一鳴身上倒去，他這一倒，手中那盤紅燒魚翅，也翻向了那高一鳴臉上。

事出意外，誰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七指叟韓烈身為主人，更是大驚失色，大喝一聲，出手奇快的抓住了那倒向高一鳴的漢子。

可是他雖抓住了那漢子未倒到高一鳴身前，但那漢子手中那盤紅燒魚翅却已脫手而出，依然倒向高一鳴臉上而去。

好一個高一鳴，只見他雙眉微微一挑，右手一翻而出，迎住了那盤已脫手而出的紅燒魚翅，一覆一順，再一翻腕，托住了盤子，輕輕放回桌上。

說來眞叫人難以相信，那盤原已潑了出來的紅燒魚翅，這時竟點滴不濺洩的依然如故的在盤子之內，再看那盤子四週，連油漬都沒有一點。

更奇怪的是，那紅燒魚翅上面，原本放了幾種顏色鮮美的菜花，也都像沒有動過的一樣，依然擺在最適當的位置之上。

玉扇夫人董佩佩脫口叫了一聲「好！」道：「好一手『風雲際會』，小妹可開了眼界了！」

這瞬間的急變，說來話長，其實前後之差，間不容髮，其快速的程度，有如電光掠空，一閃而過。

玉扇夫人話聲出口，七指叟韓烈已是怒氣冲天的將抓回來的那漢子，振腕摔了出去，喝道：「推出去，把他廢了！」

殿前一聲應喏，便有二個執刀大漢奔了過來，扶住了那至今糊裏糊塗的那送菜漢子，就要拉了出去處置。

玉扇夫人董佩佩笑聲喝道：「不要怪他，都是小妹之過。」

韓烈目光一凝，道：「是夫人你？」

玉扇夫人董佩佩點點頭道：「正是小妹，在貴伴身上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七指叟韓烈臉色微微一變道：「夫人，你……。」

玉扇夫人董佩佩柳眉微微一揚，截口道：「韓兄可是要和小妹反臉？」

玉扇夫人董佩佩可是江湖上有名的厲害女人，平生無大志，行事之間，却是非常任性，惹翻了她，她是什麼也不在乎，七指叟韓烈對她當然知道得非常清楚，在這節骨眼上，他那會自找麻煩和玉扇夫人翻臉，當下暗中捺住這一口氣，笑道：「夫人遊戲人間的脾氣，兄弟又不是不知道的……。」

玉扇夫人道：「那你就不要為難貴伴了！」

七指叟韓烈轉頭向那兩個執刀漢子吩咐道：「把他推出去，算了。」

他眞是忍着一肚子氣，把玉扇夫人應付了過去，誰知那位高一鳴心裏却又不願意了，只聽他冷笑一聲，道：「夫人當着大庭廣衆之前，給兄弟來這麼一手，不知夫人意欲何為？」

玉扇夫人董佩佩面對着高一鳴的責問，只淡淡的一笑道：「我要看看你够不够資格與老身同席並坐。」

高一鳴冷笑一聲，道：「夫人現在可滿意了。」

玉扇夫人董佩佩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高一鳴哈哈一笑，道：「夫人可是還想出手考量兄弟一番？」

玉扇夫人董佩佩一笑道：「高兄如果有心借題發揮，一顯神功，小妹那敢不奉陪。」

高一鳴臉上閃掠一抹殺機道：「夫人可知道，拳脚無眼，擧手無情，萬一兄弟失手傷了夫人……。」

玉扇夫人一笑道：「那就算我倒霉好了！」大步離開座位，向左邊空殿走去。

高一鳴哈哈一笑道：「夫人，這次只怕你眞要倒霉了。」霍的也站起了身子。

七指叟韓烈伸手攔住高一鳴道：「兩位都請暫息雷霆之怒，聽兄弟說幾句話如何？」

高一鳴嗤笑一聲，道：「韓兄有話，等我們打完了再說不遲。」

七指叟韓烈笑道：「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兩位都是兄弟的好朋友，傷了誰都非兄弟之願，兩位何不看在兄弟份上，彼此忍讓一點。」

高一鳴目光閃動，望了全殿一眼，道：「老弟辱承韓兄雅愛，妄據首席，貴友之中，只怕有不少人，對兄弟有着玉扇夫人同樣的想法，認為兄弟是有所不配，兄弟……。」

七指叟韓烈哈哈一笑，截口道：「高兄，你這是多慮了，在座各位，都是兄弟好朋友……。」驀地，一聲冷笑從人叢之中發了出來，聲音不大，但却極為刺耳，尤其聽在七指叟韓烈耳中，使他有着被人大摑耳光的感覺，當下不由得話聲一歛，目射淩芒，向全殿搜去。

只見大眼瞪小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的臉上也找不出可疑的形跡。

就他這搜尋發聲冷笑之人的時候，高一鳴已是跨步而出，走向了玉扇夫人。

七指叟韓烈這時已不便再加阻攔，只好哈哈一笑，道：「兩位既然堅欲在武功上作一印証，兄弟也不便再說什麼了，不過雙方都是朋友，但望彼此點到為止，不要眞的傷了感情才是。」

玉扇夫人董佩佩一笑道：「韓兄放心，小妹手下自有分寸。」

高一鳴冷笑一聲道：「取出你的玉扇來吧，我高某人倒要看看你在那把扇子上，有沒有眞實功夫。」

玉扇夫人董佩佩眼法高明，剛才見他使了一招「風雲際會」已看出他內力火候極為深厚，是一位非常棘手的人物，只是僅憑他那一招「風雲際會」，仍然無法看出他的身份來歷，所以只有動手一途了。

玉扇夫人董佩佩存心逼他現出原形，自己勢非全力以赴不可，她的玉扇奇學，是拿手一絕，當下微微一笑，右手一揮，便將玉扇取到手中，接着道：「高兄，你的兵刃呢？」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小說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為怒天尊者古雷錚音震昏，甦醒過來後，發現古雷正以錚音相抗九天琴仙金筠音的琴音，他掙扎着爬身起來，高一脚低一脚的向前亡命奔逃，終於誤打誤闖地進入了藏僧天龍大師槃涅的洞府，又依循着天龍大師遺墨，劈開石壁，發現數十年前九派掌門人臥屍之處，更檢獲射日劍，他便在洞中停留下來，依着九派掌門刻在石柱上的武功練法，朝夕勤練，兩年後，白雲飛藝成下山，在官道上遇兩騎少女疾馳而過，當他正欲把被馬蹄揚起濺在衣袍上的泥塵拂去時，身後又是一騎如飛馳來——

神功懲惡少　絕色引英豪

這紅袍怪人正待躲開，耳邊已聽到一聲大吼道：「混帳，還不走開，你想要找死？」

一溜尖銳的聲響掠過他的頭上，急劈而下。這紅袍怪人雙眉一聳，左手迅捷如電的往上一撩，五指合處，已將急速抽下的鞭梢扣住。

頭頂風聲起處，四蹄騰空，一騎烏騅馬長嘶聲裏自他頭頂掠過。

那根馬鞭由於兩邊用勁一扯，在空中便斷裂數截，墜落泥地。

這紅袍怪人被自空掠過的快馬，濺得滿身都是水。他怒叱一聲，左手劃一弧形，順着身子急竄之勢，一把將颺在空中的馬尾抓住，左臂一彎往懷中用勁一帶。

那匹烏騅馬急掠之勢未停，是以馬尾立刻便被扯斷，直痛得駿馬長嘶一聲，騰空七尺多高。

那馬上騎士驚詫的咦了一聲，已見到紅袍怪人滿臉泥污，一頭亂髮的怪樣子，但是他雙腿却仍然緊挾着馬股，一點都不害怕。

這紅袍怪人抓得一手的馬尾，他恨恨地一摔，然後左手望臉下一抹，登時抹得一臉的污泥。

他似乎沒有想到自己的臉上會有這麼多的泥漿，所以微微一楞後，立刻便勃然大怒。

他將右手拿着的長形布包往背上一揷，身形掠處，已人急矢般穿出四丈開外。

那匹烏騅馬已經自空中斜躍而下，四蹄飛踢，正好落在他的頭頂之上。

「啊啊——」兩聲驚悸的嬌呼傳了過來。

但是這紅袍怪人却聽若未聞，他雙臂伸出，一把扣住這烏騅馬的兩蹄，上身一沉，雙臂抖處，大喝一聲，將托在手中的烏騅馬摔出兩丈開外，硬生生的摔死。

馬聲悲嘶，騎在馬上的騎士已經騰空躍起，飄身落在四丈開外。

紅袍怪人露出這一手神力，駭得那兩匹棗紅色馬上的女郎都臉上變色，收斂了原有的笑容。

他眼睛瞥了一下兩匹棗紅馬上的姑娘

，立即轉到站在自己身外的那個年青的騎士身上。

那人身穿一襲銀灰色的綢緞夾襖，腰下掛着一個長約一尺的銀灰色袋子，身材修長，玉面朱唇，眉長鼻挺，生得很是英俊。

這紅袍怪人眼光凝注在那個青年漢子身上，沉聲道：「像你這樣的年輕人，豈可如此狂妄，今日若是我不會一點功夫，豈不是已喪身於馬蹄之下，所以我罰你步行回去，叫你下次騎馬時小心點。」

他擦了擦臉上的污泥，說完話便洒開大步走了。

那年青漢子被教訓了一頓，氣得臉孔都漲得通紅，他見到紅袍怪人轉身便走，忙跨前一步，喝道：「慢走！」

這時騎在右邊馬上的瘦削姑娘輕輕蹙了下眉毛，叫道：「哥——」

那年青漢子轉首喝道：「妳別多管，今天我要教訓教訓這混帳——」

那紅袍怪人才跨出三步，猛地回身，問道：「你罵誰混帳？」

這年靑漢子一拍胸膛，道：「是本少爺罵你，怎麼樣？」

他兩道長眉一豎，又道：「你別以為憑着你有兩斤蠻力，便可以在我面前賣狂，看你那一身窩囊樣子……」

紅袍怪人冷笑一聲道：「也不知你老子前世作的什麼孽，養出你這個寶貝兒子，剛才我是看在你那兩個妹子份上，不願使你太難堪，是以也就容忍了，現在我倒要看看你憑仗着誰的威風……」

那年輕漢子大喝道：「廢話少說！且看本少爺的絕技！」

他身形一動，輕靈地躍了起來，五指揮處，滿空指影倒洒而來。

紅袍怪人沒料到像那等浮華的年輕人竟會具有如此奧秘的功夫，他輕咦一聲，上身斜移五寸，左掌斜切而出，封住外門，右手五指如鈎，急速扣出。

那年青漢子一見對方僅是左掌一切，面前便是壁壘森嚴，攻不進去，他微微一驚，身形在空中立時一頓。

就在他一頓之際，紅袍怪人右手五指已經急扣而至。

他輕哼一聲，右手小指倏然斜挑而出，劃向對方的右手脈門而去。

一指劃出，他眼中突地閃煞意，左手一抖，五指聚合如錐，悄無聲息的自對方右臂空隙插入。

他這一式去得險惡無比，那紅袍怪人身上紅袍一陣拂動，身子立時退出八步開外，避開這如電的一擊。

「那裏去！」這青年漢子喝叱一聲，原式不變，雙臂交錯追擊而至。

紅袍怪人長吟一聲，身形倏然迴空繞了兩匝，躍出五丈開外，避開對方一連兩次的追擊。

他那濃黑的劍眉往上一聳，肅穆地道：「你這手指上功夫是誰傳授的？是否九天琴仙所授？」

那年青漢子狂笑一聲道：「我還道你果然有什麼眞才實學，原來也只不過是崑崙門下的一個無名小卒……」

他臉色陡然沉下，道：「你連宮少爺這手指功都不曉得，還到江湖上來現什麼醜？至於說什麼九天琴仙，十天琴仙，本少爺可不認識。」

紅袍怪人原先見對方出指之間，奧秘詭異，陰柔輕盈，極似九天琴仙金筠音的絕技，是以才肅然相問。

誰知這年輕漢子却狂妄地大放厥詞，頓時使他大怒起來。

他的眉心之中倏然現出一點淡淡的紅暈，漸漸的愈來愈紅……

他跨前一步，沉聲道：「你是殘星指宮天鵬的兒子？」

那年青漢子傲然地道：「不錯，本少爺正是宮澤雨。」他喝問道：「你怎敢如此稱呼我爹？」

紅袍怪人哈哈大笑一聲，道：「宮天鵬又算得什麼……」

宮澤雨怒吼一聲，十指一翻，有似十隻小劍樣的刺來，豈知他一式攻出，紅袍怪人已拿揑好時間，欺身攻進他的空門之內。

紅袍怪人大袍一翻，身形滴溜溜地一轉，右手已迅捷地扣住了宮澤雨左臂「臂儒穴」上。

他喝道：「滾開去！」

宮澤雨左臂穴道被托，半邊身子都已麻了，一直被紅袍怪人拋出六丈開外，「叭噠」一聲，摔倒在泥漿之中。

紅袍怪人剛將宮澤雨摔出，耳邊一聲嬌叱，勁風颯颯急襲而至。

他上身一仰，右臂彎一大弧，一式「仰觀星月」擊出。

眼前漾起一條粗黑的大辮子，兩隻如玉的纖手，劃出悽迷的弧線，倒拂而下。

紅袍怪人雙掌往上一綳，立即便觸到那拂下的五指。

在這一觸之下，他雖然是驟然不及防，但是却可以估計出這個女孩子是較之宮澤雨的功夫要強得多。

他身形才閃開去，那個少女已嬌叱一聲，大辮子一摔，身形美妙地一扭，斜穿過來。

紅袍怪人大袖一揮，一股剛猛的勁道自袖底湧出，逼將過去。

那綠衫姑娘身形一窒，倏一蹲一晃地，有似一條泥鰍滑過泥漿之中，自他那强勁的掌風裏穿過。

紅袍怪人微一錯愕，胸前衣衫已被那少女擒住。

他低嘿一聲，雙掌迴旋拍出，掌緣切向那少女兩肘關節之處。

那少女嬌喝一聲，雙手一盤一絞，頓時產生一股迴旋不已的勁道，想要將紅袍怪人摔得翻了個筋斗，也同樣的跌進泥漿裏。

紅袍怪人猝不提防對方雙手之間會產生如此怪異的勁道，身子再也站立不住，頓時翻跌開去。

他的身子眼看便將跌落泥漿之中，倏然之間，他雙袖一抖，身形平空射高五尺，斜飛而起，繞了一個大弧，飄身落在兩丈開外。

他脚步站定，臉現驚訝地道：「妳是否殘星指宮天鵬的女兒？」

那個少女眼見對方在離地不足三尺之處，仍然能够毫無憑藉的凌虛翻身而起，這等神奇的輕功令她驚詫不已。

她驚忖道：「崑崙何時出了這麼一個高手，將崑崙的迴空反折的輕功練得如此精深……」

一時之間，她都忘了回答對方所問。

紅袍怪人哼了一聲道：「妳這功夫是否歐陽空所傳授的？」

那少女臉色一變，望了望另外一個騎在馬上的少女，問道：「你是誰？」

「我問妳的問題妳還沒有答覆我！」

那少女氣得雙掌一交，五指箕張，又待猱身上前。

紅袍怪人輕罵一聲道：「不知好歹的人頭……」

這時騎在馬上的少女躍了下來，她伸出手攔住另一個少女道：「燕燕，妳不是他的對手。」她微一襝衽道：「請問前輩尊姓大名？」

紅袍怪人臉色稍爲和緩，問道：「妳是與他們一道，那麼，妳們怎麼認識歐陽空？」

那少女嬌聲道：「他老人家是我們師父……」

宮澤雨大聲喝道：「蒨蒨，妳不要跟他多說！」他滿身污泥的走了過來，狠狠地喝道：「你有種的話，再接我九招殘星指！」

紅袍怪人不屑地道：「憑你這種材料，再練過十年吧！」他目中掠過一絲奇異的神彩，沉聲道：「不久，我會找你老子宮天鵬，一起算這筆帳！」

宮澤雨一愣，隨即狂笑道：「本少爺任何時候都在莊裏等你！小子，你有種把名字說出來！」

紅袍怪人目光一轉，瞥見那被叫做蒨蒨的少女一臉焦急的神色，似乎是深恐自己會對宮澤雨有所不利似的。

他微微一愕，眼光已掠過她背上帶的一柄銀月形彎刀，刹時，他目中射出一股烱烱奇光，沉聲道：「妳是落月刀葛洪的後人？」

那少女大眼睛一閃，點頭道：「落月刀葛洪正是我爹。」她眨了眨長長的睫毛，問道：「前輩是否從邊陲而來？」

紅袍怪人還未回答，身後兩溜勁風急響而起，朝他背心襲來。

他理都沒有理會，攤開手掌，對宮燕燕道：「這是妳身上所綴的珠串，拿回去吧！」

他的手掌上，一小串渾圓的珠串，陡然跳了起來，朝宮燕燕射去。

宮燕燕接過珠串，方始發覺正是自己在衣襟上的串珠，顯然是剛才近身之時被對方摘下的。

她臉上一紅，抬起頭來，却見到宮澤雨揮手發出獨門暗器「殘星筆」。

刹時，她臉色不禁大變，尖聲喊道：「哥——」

但是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宮澤雨兩枝「殘星筆」已經擊中紅袍怪人的背心之上。

宮澤雨哈哈冷笑一聲，道：「這小子死定了……」

他話聲未歇，紅袍怪人猛然翻身，一把往後抓去。

宮澤雨臉色一變，右手一抖，想要將「殘星筆」撤回。

紅袍怪人一把扣出，入手是一條細長的銀色鍊條，他馬步一沉，扯住銀鍊，陰沉地道：「我一生之中最是憎惡人自背後偸襲……」

他左手一翻，已將掛在肋下的小斧拿在手裏，一道烏光閃爍，他右手用勁一帶，鐵斧急砍而下。

「嗆」地一聲輕響，那根銀鍊頓時斷裂開來。

紅袍怪人身形一動，躍出兩丈，斧影一現，斜劈而下。

「啊——」宮澤雨慘叫一聲，一條右臂齊肘而斷，血光閃現時，他已跌倒泥漿之中。

宮燕燕大叫一聲，撲了過去。

紅袍怪人身形一晃，移開丈外，避開對方飛撲之勢。

葛蒨蒨臉上現着淚痕，叱道：「他與你有何深仇？你這麼狠心的將他一臂削斷，使他終身殘廢！」

紅袍怪人面色一沉道：「我已再三相讓，原不欲與他計較，但他硬要將我置於死地，這可不能怪我狠心，因爲我不殺他，他要殺我，我還算對他客氣了！至於說到仇恨！哼！我與你們有不共戴天之仇！現在看在歐陽空的面上不與妳們計較，妳回去告訴葛洪，叫他五日之內小心着！」

葛蒨蒨一怔，但是未及細想，已見到宮燕燕有似瘋狂的飛撲而來。

她哭喊道：「你也殺了我吧！」

紅袍怪人右手一拋，手中銀鍊帶着兩枝筆形尖刄激射而去，將宮燕燕身形擋得緩了一緩。

他大喝一聲，道：「妳們別再使我激起殺意！」

葛蒨蒨見到宮燕燕那等傷痛，以爲宮澤雨已經死了，她咬了咬牙，拔出肋下的月形彎刀，自右臂急劈而去。

紅袍怪人正在說話之際，耳邊一聲異聲響起，他微一側首，眼前閃起一道銀虹，破穿劈將下來。

他的雙肩一晃，猛地迎了過去，往葛蒨蒨劈下的刀刄湊去。

葛蒨蒨微微一驚，毫不猶疑地手腕一緊，刀刄急速切下。

紅袍怪人冷哼一聲，手中小斧陡然一翻，詭異地斜劈而去。

他去勢迅速，距離又近，斧刄一揚，「嗆」地一聲，已將對方手中月形銀刀削斷。

葛蒨蒨不料對方那柄毫不起眼的小斧竟有如此鋒利，她手中刀刄一斷，左掌倏然一豎，猛地反切而去。

她這一式去得陰險之極，完全沒有顧到自己的生命，是以一掌正好擊在紅袍怪人的胸前。

「拍！」地一聲，紅袍怪人怒吼一聲，斜踏半步，右臂曲肘一撞。

葛蒨蒨一掌切下，但是却見到紅袍人若無其事的受了這一擊，她神情一震，對方那一記肘槌已經將要撞上她玄機穴上，頓時她的臉上浮起了恐懼的神色。

眼見她將血脈崩裂而死，那紅袍怪人猛地右肘一沉，五指一把抓住葛蒨蒨的右臂，喝道：「妳還不住手？」

他揮手一托，將葛蒨蒨擲出三丈開外

，落在那一匹棗紅色的馬上。

他沉聲道：「我是看在歐陽空的份上再一次的對妳們容忍，希望妳們立即將那寶貝小子帶回，否則他將無藥可救了！」

葛蒨蒨睜大了雙眼，怔然地問道：「他沒有死？」

紅袍怪人道：「我已將他穴道閉住，一時之間，不致死去，妳們還是快些回莊吧！」

葛蒨蒨楞了一下喚道：「燕燕，我們走吧！」

宮燕燕蠕動了一下咀唇，狠狠道：「你有種告訴我們什麼名字？」

「五天之內，我便要到大眉山莊去找尋葛洪，到那時妳便會知道我是誰了。」

葛蒨蒨冷冷地道：「枉你身負絕藝，却不敢說出姓名，看來也是個藏頭露尾之輩。」

紅袍怪人雙眉一軒，沉聲道：「妳們回去之時，可說當年射日劍白長虹後人白雲飛，將於近日赴貴莊拜候落月刀葛洪，殘星指宮天鵬。」

葛蒨蒨和宮燕燕齊都一怔，臉上浮起了驚駭的表情。

葛蒨蒨瞪大了眼睛，驚問道：「你就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似乎頗覺意外，他皺了皺眉忖道：「我今日才下山，又怎會讓他們曉得我是什麼冷血劍客？」

宮燕燕冷哼一聲道：「冷血劍客白雲飛何等瀟洒，豈是像你這等襤褸樣子。」

白雲飛仰天長笑道：「想不到我白雲飛初次下山，竟會被人認爲假冒的，眞是天下奇聞異事了！」

他滿頭亂髮一陣抖動，聲音倏然一寒道：「不管我是否眞正的冷血劍客白雲飛，五日之內，大眉山莊將可見點蒼絕學『射日劍法』！」

他目光寒凜，緩緩將鐵斧掛在脅下，右手取出揹在背上的長布包，沉聲喃道：「現在我讓妳們見見點蒼射日神劍，也好明辨一下眞僞——」

「僞」字剛一說完，一聲裂帛聲響裏，淡紅的劍鞘泛現於空中。

白雲飛舉起手中射日神劍，神情肅穆地望着泛着淡紅霞光的劍鞘。

倏然，他一抖手，「嗆」地一聲有如龍吟輕響，劍鞘直飛而起，一道耀眼的光芒劃裂蒼空。

他豪邁地長嘯一聲，寒芒迸現，劍刄如水，繞着他的身子，斜斜飛騰而起，射向蒼穹而去。

紅艷刺眼的光芒漫天而起，迴空繞逝兩匝，向着西北而去，半空中閃爍起一條長長的光痕，轉眼便消失了。

葛蒨蒨呆楞地望着田野裏消失的光痕，半晌方始吁了一口氣。

她喃喃地說道：「射日劍法！射日劍法！」

宮燕燕凜然道：「他這是身劍合一的御劍之術！」

葛蒨蒨臉色沉重道：「燕燕！快回去通知妳爺，白雲飛若是來時，我爹爹一定抵擋不住。」

宮燕燕黯然道：「就算是師叔也恐怕不是對手了。」

葛蒨蒨凝思了一下道：「我回去找師父看看，他一定識得這個白雲飛的，至於妳，還可到峨嵋去請龍劍宇文龍來，他秉習崑崙兩派劍術，一定可以抵擋得住點蒼射日劍法……」

宮燕燕皺眉道：「現在，只可以如此了……」她嘆了口氣又道：「都是我哥哥不好，無端端要賽什麼馬，以致惹出這場大禍。」

葛蒨蒨長嘆一口氣道：「不管如何，射日神劍與我們有仇，終會找上門去的，眼看平靜了兩年，又是劍影刀光了……」

宮燕燕托起了宮澤雨，跨上馬去，道：「蒨姐，快走吧！」

兩騎如飛而去，馬蹄奔處泥水四濺。

× ×

日正當中，成都府那高聳的麻石城牆在陽光下閃現着灰暗的色彩。

由於年代過久，城門的漆都剝落了，一塊塊的污痕浮現在木板上，甚至連門上的兩個銅環都已經生銹而變得黯綠。

白雲飛抱着長劍，揹着包袱，仍是那副樣子，大搖大擺的走到了成都府城。

他的頭髮草亂，頷下鬍鬚一大把，身上的大紅袍上儘是點點泥漿，但是他却毫不在意的大步跨行着。

路上行人紛紛，帶着嘲諷的目光望着他，望着他那黃泥沒脛的芒鞋，望着他的紅袍，望着他的亂髮……

顯然，他們都當他來自鄉下的土包子，沒有人不笑他的怪異裝束。

但是白雲飛連眼睛都不斜一下，儘是只顧自己行走。

當他來到城門口時，他不禁爲那剝落的敗壞的城門而興嘆。

「唉！這古城怎會敗壞成這個樣子？地方官也都不整修一下，蜀地乃富饒之地，有天府之國的稱呼，豈會連這兩扇城門都沒錢換過？」他暗自嘆道：「顯然這是當官的人沒注意到這種地方，只顧整日酬酢宴會……」

他正站在城門口之際，猛地兩聲鑼響，蹄聲得得裏，路上的行人都讓開兩旁。

一個身着金黃盔甲的年靑軍官，昂然的騎在一匹白色的駿馬上，緩緩的行過。

在他身後有個手持長槍的卒勇跟着走過城門。

接着是兩乘軟轎被抬着緩緩行過。

白雲飛站在城門口，靠着那頹敗的城門，望着兩乘軟轎而去，接着又是兩乘軟轎，行過他的面前。

他見到那轎子都是華麗無比，轎旁窗上的流蘇隨着轎夫的行動，一晃一晃的閃着霞光，煞是好看。

倏然，他聽到一聲輕笑自第四乘轎子裏傳出道：「小姐，妳看那站在城門旁的紅袍怪人，好一副髒樣子！」

白雲飛微微皺了皺眉，自那薄薄的黑紗窗裏望去，隱約可見到一個頭梳雙丫角的丫鬟模樣的小姑娘，正衝着他在笑。

他知道自己一身邋遢樣子，的確會使人笑的，所以也並不在意。

誰知道當他皺眉頭時，一個柔和的聲音自第三乘轎裏傳出道：「翠兒，別笑人家了，妳可看見我們的城門，還不是油漆剝落，門面蒙污？這只是沒錢去修理罷了

，並非是大門的可恥，妳何不同情人家的困境呢？」

白雲飛心裏一震，忖道：「這是誰？聲音如此好聽，而且她竟能同情人的衣飾不佳，並非可恥，而只是沒有錢罷……」

他正在發愣之際，突然第三乘軟轎的紗窗幕帘被拉了起來，自裏面伸出一隻白如新雪的纖手。

那纖纖的玉手猶如春筍，緩緩地朝外一揮，自那軟白嫩的掌心裏滾出一錠碎銀，落在白雲飛腳前。

白雲飛自那被掀開的窗帘後，看到了一張美得驚人的臉孔，那黛黑的柳眉，清湛的秋水，挺秀的鼻樑，紅潤的櫻唇，組合成一張絕美的臉靨，美得令人眩目……

白雲飛登時楞住了，僅呆呆的望着轎中那美麗的少女，望着那烏雲似的秀髮上一隻搖着的金鳳凰………

那少女似是沒見過白雲飛這種傻樣子，櫻唇綻啓，「噗嗤」一笑，現出鮮白有如編貝的玉齒，她立即將窗簾放下，玉手掩住紅唇………

這一笑嫵媚之至，直把白雲飛的心魂幾乎勾去，他楞楞的隨着轎子行了兩步。

第四乘轎中那叫翠兒的丫鬟嗤之以鼻，冷冷道：「哼！別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快檢起地上那錠銀子去買套像樣的衣服吧！」

白雲飛自幻想中驚醒過來，他並沒有理會那丫鬟所說的話，還是望着漸漸遠去的轎子在發楞。

那一列轎子消失在城牆轉角處，白雲飛才悵然若失的呼了一口氣，檢起地上的銀子。

這時，他才發覺好多人停下腳來望着自己，他臉上一紅，尷尬地笑了笑，往城裏走去。

一路上，他的腦海之中儘是那個少女的影子，他忖道：「眞想不到世界上會有那麼美的女孩子，美得使人眼睛都爲之暈眩。」

他看了看手裏的那些碎銀，彷彿也接觸到那個少女手指裏的溫柔。

走着走着，他的心裏依然縈念着那個少女，抬起頭來，眼前一個酒簾在空中飄舞，他暗忖道：「我何不先進旅館裏洗澡換衣，將頭髮整理一下，修修鬍子，哦，先要問問那列轎子是誰家的………」

他大跨步進右邊的平安老店，問道：「伙計，你過來！」

自店裏走出一個滿是眼屎的伙計，他揉了揉眼睛，走到櫃台前面，一見白雲飛的樣子，猛然一怔道：「你來幹什麼？這兒可不是要飯的地方。」

白雲飛勃然大怒，一掌打在櫃台上，「叭」地一聲巨響，櫃面上立即印了一個三寸多深的手印。

他喝道：「瞎了你的狗眼，快把眼睛睜開一點，看看這是什麼。」

那伙計嚇得打了個哆嗦，一見櫃台上的手印，抱着頭便待蹲下去，誰知他目光一閃便瞥見白雲飛手裏拿着一錠足足有十兩重的金元寶，頓時他楞住了。

白雲飛將金元寶往櫃台上一放，喝道：「馬上替我準備一個客房，燒一壺熱水，來一桌飯菜，請一個理髮師父來，還替我買兩套內衣褲，兩套銀白色的長衫！」他聲音一頓道：「此外再給我買一匹白馬，要最好的，嗯！一共要多少錢？」

那伙計咀巴唸唸有詞，嚥了口口水，道：「大爺，差不多要五兩銀子。」

白雲飛伸出兩指，在金元寶上一挾，剪下約三兩的一小錠，說道：「你還要替我問一件事，剛才敲着鑼，一共四乘轎子出城外的是那家？這裏一共三兩金子夠不夠？」

那伙計點了點頭道：「夠了夠了，還有剩呢！」

白雲飛道：「剩下的全都賞給你了，去吧！不要謝了！」

那伙計歡天喜地的捧着那小錠金子，走到裏面去爲白雲飛準備客房和飯菜……

日影斜斜的照了進來，那個伙計正自盤算着今天撈進來的外快，猛地裏面響起了腳步聲。

他抬起頭來一看，只見一個身着銀白色長衫，頭戴一頂儒巾，腰懸一柄紅色劍鞘的年青人自裏面走了出來。

那人長的劍眉星目，玉面朱唇，臉靨豐潤，鼻樑隆準，瀟洒飄逸，有似神仙中人。

這伙計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眨了眨眼，再仔細一看，只見那身衣衫果然是自己剛剛出去買回來的。

他囁嚅道：「相公，你就是剛才那位大爺？」

白雲飛微微一笑道：「怎麼？你不認識我了？」他問道：「我託你打聽之事是否已經明白了？」

那伙計尷尬地笑了一下道：「相公，您等於是脫胎換骨一樣，與剛才完全不同了。」他搔了一下頭又道：「哦！您老叫我打聽的事，剛才那列出城的轎子是四川總督府的，裏面是衞總督大人的千金，據說是總督夫人大病初癒，她們去城外善化寺還願去的。」

白雲飛問道：「善化寺在那裏，怎麼個去法？」

那伙計道：「相公您騎着馬出城，朝右邊拐，走過一條石橋便可看到一片松林，在松林裏便是善化寺了……」

白雲飛點了點頭，昂然的走出門去，只見門口果然繫着一匹鬃毛全白的白馬。

蹄聲得得，敲擊在石板路上，惹得路人昂首觀看，在這個時候，他們的眼光裏滿是羨慕………

人俊馬神，他緩緩策馬行過街道，引得樓上的窗子都被推開，那些婦女都探首出來朝他觀看，拋下無數媚眼……

白雲飛連眼睛都沒斜一下，昂然的驅馬出城。

他的心裏有一股滿足的情緒，但是也有一種茫然的感覺，因爲他不知道要怎樣才好。

對於女人，他可從來都沒有眞正接觸的機會，兩年前當他自點蒼逃出時，是在昏迷後見到夏馥萍的。

那時他雖然對她產生了一絲朦朧的情意，但是也僅是年青人第一次見到女孩子時的好感，混和着羞怯與憧憬罷了。

後來當他知道夏馥萍是毒神夏鞏仞的女兒，而夏鞏仞却是置點蒼於毀滅的仇人

時，他也就抑制了自己的感情，不再去想她。

兩年來，他在青城山巔的洞府裏，每天都是以報仇雪恨，練功打坐爲念，吃的是茯苓，喝的是山泉，使得他幾乎都忘了自己還有情感。

誰知下山的第一天，他便碰到了這麼美得出奇的女孩子，而她却因見他穿得襤褸不堪而贈他一錠銀子。

白雲飛自懷中掏出那錠銀子，淡淡一笑道：「不知道當她見到我還給她這錠銀子時，會有什麼感想？」他思緒一轉，忖道：「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對她說？我只不過要想再見她罷了！因爲我還沒有見過這麼美好的女孩子………」

他的記憶運轉，想到了青城山時遇見九天琴仙金筠音在月下彈琴時的情景，那時他認爲她長的絕美了，但是現在觀念裏金筠音不會比那個總督千金長得更美……

「哦！這是因爲金前輩年紀較大，缺少那份青春的歡愉氣質所致，而且她臉上時時陰沉地，不帶一絲笑容，所以看來沒有衞小姐美………」

他在馬上胡思亂想一陣，已見到一條小徑傍着大路斜穿而去，耳邊已經聽到潺潺的流水聲。

他抬頭一看，小溪對面果然有一片松林，頓時精神一振，抖抖韁繩，驅馬向小徑而去。

蹄聲得得，他的腦海之中，思緒又開始轉動，突地他想到中午時葛蒨蒨所說的冷血劍客之事來了。

他皺了一下眉頭忖道：「不知是誰冒用我的名字，也不曉得他做了什麼事，竟使得我有了這個綽號！嘿！冷血劍客，誰知道我這冷血劍客竟爲了想着一個美女，而專程跑了一趟，是眞的冷血嗎？」

於是他記起了當日九天琴仙金筠音與他說起的點蒼神劍謝承岳之事，那時謝承岳有個綽號叫鐵石郞君。

他陡然一凜，忖道：「我這次下山是要查明當日九大門派掌門爲何會一齊中毒，而又一齊走進洞窟的原因。眞奇怪他們全部都將絕藝留下，爲什麼又沒有把事情發生的經過說出來？這眞使人摸不清楚……」他深吸一口氣又自忖道：「我不能爲了這個女人而將我報仇的計劃都妨碍了，這兩天內，我一定要到大眉山莊去見見落月刀，還有我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看來是九天琴仙金筠音替我葬了，我必須找到她！」

他正在沉思之際，一聲悠揚的鐘聲，繞着松林飄盪過來。

鐘聲悠悠裏，白雲飛馳馬緩緩行過石橋，進入松林之中。

林中幽邃清蔭，馬蹄敲擊在石板道上，發出得得的脆響，夾在陣陣松濤聲中，悠揚地傳了開去。

才行幾步便見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寺廟在一片虬枝之後，那碧綠的琉璃瓦在陽光下，反射着燦爛的光霞，紅色的高牆在綠蔭中顯得莊嚴肅穆。

他的眼光自纏結的松枝後望去，果然見到四座轎子停在廟旁的蔭凉之處。

心中興起一片欣喜，他雙腿一夾，加快速度往廟寺馳去。

蹄聲急驟而起，繞過松林，眼前豁然而開，一片燦爛奪目的花圃展現在平坦的草地上。

白雲飛似是沒想到在這松林後的寺廟邊會有這麼美麗的花圃，他微微一楞，眼光瞥處已見到一個頭梳雙丫身着翠綠衣衫丫鬟正手持一柄團扇追逐着翩飛的蝴蝶。

那丫鬟姿態輕靈，跟着翔空飛舞的蝴蝶，跳躍飛撲，但是却一直沒將那隻大花蝴蝶撲下來。

僅僅兩三個轉折，那丫鬟已越過花圃追逐蝴蝶來到馬前，驟然之間白雲飛大袖一揚，一股微風飄出，將那隻蝴蝶托得飛起兩丈。

那丫鬟一撲撲空，眼前掠過一隻大袖，她愕然一驚，猛然抬頭，只見一匹白馬靜靜地站在自己面前。

她的目光一閃，自然移向白雲飛身上，剎那間，她那原先惱怒的神色驟然一變，目光呆凝地望着白雲飛，眨沒眨一下眼睛。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小姑娘，妳可住在這兒？」

那個全身綠裳的丫鬟粉臉一紅，退後了兩步，搖了搖頭。

白雲飛見這個丫鬟正是剛才在城門口諷刺自己的那個翠兒，他又是淡淡一笑道：「那麼妳是住在城裏了？」

翠兒臉上又是一紅。點了點頭。

白雲飛眼睛一轉，笑問道：「妳叫做翠兒是吧？」

翠兒臉色通紅，兩隻烏溜溜的眼珠睜得老大的，驚訝地道：「你怎麼知道？」

白雲飛微微一笑道：「我還知道你們的小姐是在這寺裏燒香。」

翠兒訝異的望着這騎着白馬的俊逸騎士，咦了一聲道：「看你的樣子，不是本城人士，怎會………」

白雲飛微微一笑，落下馬來道：「在下的確不是本城人士，但是………」他凝視着翠兒問道：「妳又怎知道我不是本城人呢？」

翠兒被他眼光一逼，臉色又一沉道：「因爲本城從來都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她話沒說完，以團扇掩臉，反身便走。

白雲飛叫道：「翠兒，妳站着，我有東西給妳看………」

翠兒聞聲頓了一頓，脚步登時緩了下來。

白雲飛緩緩走前兩步，道：「妳有沒有見過這種東西？」

翠兒扭轉腰肢，移開臉上的團扇，回眸一笑，說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嘛？還這麼………」

她的眼睛突然一亮，射出驚訝無比的光芒，凝注在白雲飛的手上。

白雲飛道：「妳有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瑪瑙。」

敢情他手裏拿的是一個用瑪瑙做成的水蜜桃，在桃梗之上還有兩片翡翠的綠葉，整個桃子看來艷紅欲滴，栩栩如生，好似眞的一般。

翠兒瞪着大眼睛，道：「我可沒見過像這樣可愛的瑪瑙！」

白雲飛淡然一笑，說道：「妳想不想要？」

說要……」
　翠兒一楞，凝望着白雲飛道：「妳是
　白雲飛點頭道：「我是想要送給妳，
來，妳拿去吧！」
　翠兒啊喲的叫了聲道：「你眞的送給
我？」她搖了搖頭道：「我不敢要。」
　白雲飛詫道：「咦！這樣美的瑪瑙，
妳竟然不要？」
　翠兒囁嚅道：「那要值好多錢，我不
敢要，我怕小姐知道了……」
　白雲飛淡淡笑道：「這個倒不必怕，
等妳小姐問將起來，一切有我……」
　翠兒望了望白雲飛，詫異的道：「爲
什麼要給我這麼好的寶物？難道你……」
　白雲飛朗笑一聲：「難道妳還怕我對
妳怎樣不成？」他臉色一正道：「因爲我
曉得妳良心很好，並且我還受過妳的恩惠
，這只是表達我一點心意罷了……」
　翠兒被這幾句話攪得滿頭霧水，愕然
的問道：「你受過我的恩惠？我一點都不
認識你，怎會對你有什麼恩惠？」
　他話聲未落，已聽見一聲呼喚自身後
傳來。
　白雲飛日光一閃，看到中午騎着大馬
領着轎子出城而去的那個年靑軍官，自花
圃旁急行過來。
　翠兒回頭一看，臉色驟然一變，輕聲
道：「喂！你快點走，岳公子來了！」
　白雲飛微微一笑道：「在下旣非賊人
，又怕他何來？」
　那個年靑軍官臉色嚴肅的喝叫道：「
翠兒，小姐找妳好一會了，妳在這兒幹什
麼？」

　翠兒見白雲飛竟然負起手來，微笑的
望着自己，她心裏急得幾乎要冒火，一跺
腳，回過身去叫了聲道：「岳公子……」
　那年靑軍官應了聲道：「霜表妹叫了
妳好幾次，都沒有見着妳，妳到底是在做
什麼？」
　翠兒臉色一紅道：「我在撲蝴蝶……
」她舉步欲走，同時說道：「大概是小姐
與慈雲老方丈論道完，要小婢我去……」
　那年靑軍官臉色一沉，說道：「慢走
！」他的日光凝望着翠兒沉聲道：「那人
是誰？」
　翠兒瞥了白雲飛一眼，低聲道：「他
是問路的人……」
　那年靑軍官重重的哼了一聲冷笑道：
「問路的人？他是個問路的人？我明明聽
到他問過妳家小姐的姓名。」
　他側首望着白雲飛，冷冷地道：「近
兩年來像閣下這等借理由企圖接近衞家的
人不知有多少，但是却沒有第二個像你這
樣欲以寶物賄賂人家婢女的人，可見你的
人格有多卑鄙！」
　白雲飛兩道劍眉一揚，沉聲道：「你
不要含血噴人！」
　那年靑軍官狂笑道：「像你這等手無
縛鷄之力的窮酸，竟還腰掛長劍裝成一副
英雄樣子，眞是狗尾巴插花，臭美！」
　白雲飛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我一介
書生便可以加以凌辱？你豈不知士可殺而
不可辱？」
　那年靑軍官看到白雲飛發起怒來，自
有一番俊逸威凜的氣概，他心中妒忌之念
愈加深濃，狠狠地道：「你立即與我滾開

，否則我將你斬成兩截！」
　翠兒驚惶地大叫道：「不！不！岳公
子你……」
　那年靑軍官一瞪眼叱道：「走開　妳
還站在這裏做什麼？」
　白雲飛想不到自己才一下山，爲了要
想再看看那轎中的美人，又與這年靑軍官
起了爭執，而對方却是如此的蠻不講理，
他憤怒地道：「姓岳的，我與你無寃無仇
，你竟然在初見我面，便要置我於死地之
中……」
　那年靑軍官冷冷道：「你若怕死，迅
速滾出林外去，今後你若再看我表妹一眼
，我便挖了你的眼睛。」
　白雲飛這才曉得那轎中美人是這姓岳
軍官的表妹，於是他輕蔑地一笑道：「原
來你是在吃這份乾醋，哼！令表妹縱然是
天下最最絕色，我也不至於爲她而挖掉天
下人的眼睛……」
　那年靑軍官臉色一變，右掌一揮，斜
劈而下迅捷地朝白雲飛「血倉穴」按來。
　白雲飛大袖一拂，左手兩指斜斜一敲
，劃向對方脈門而去。
　那年靑軍官一式「玉樹瓊瑤」還未及
變招，整個掌式已被對方隱現於袖中的變
指所封，他神情一震，斜滑半步，收招護
胸。
　白雲飛淡然笑道：「峨嵋牽緣手並非
什麼絕藝，但是你對初次見面之人便要施
以殺手，未免太說不去過了！」他跨前一
步，問道：「你是峨嵋第幾代弟子？」
　那年靑軍官一臉的驚詫之色，默默地
望着白雲飛，好一會方始道：「在下峨嵋

二十一代弟子冷霜劍岳衡，現在要領教閣
下的劍法！」
　白雲飛臉上浮起一層淡淡的冷笑，道
：「峨嵋流雲劍法沉穩飄逸，像你這等輕
浮暴躁之人儘管再練十年也不能得到眞髓
，還是不比也罷！」
　岳衡大吼一聲，身形移處，連行四步
，一劍破空撩出，劍尖點處，星芒迸現。
　白雲飛哼地一聲，閃入對方劍光之內
，右臂斜劃，切向岳衡左肋。
　岳衡上身一仰，劍刃兜一半弧，自偏
鋒一連攻出三劍，輕靈飄逸，絲毫不帶一
點凝滯之感。
　白雲飛暗自忖道：「沒想到像他這麼
易怒善疑之人，也能够將流雲劍法練成如
此火候，眞個不簡單，看來，我是小看他
了。」
　他思緒連轉，身形毫不停頓，右臂伸
直，五指迸合，陡地自偏鋒也攻出一記「
白雲悠悠」。
　他這下以臂作劍，攻出的一式雖然較
慢，但却是後發先至，迎着對方同樣削來
的方向攻出同樣的一式。
　岳衡雙目一揚，心中掠過一絲驚駭之
意劍刃閃爍，原式不變往對方肋上削去。
　白雲飛見對方上身微側，劍尖斜斜昂
起，顯然是想在削斷自己手臂之後，變爲
「雲消霧散」之式，劍尖直刺心窩而置自
己於死地。
　他暗罵一聲道：「好狠的手法！」
　岳衡劍刃一轉還削到他的臂肘之處，
只見白雲飛一抖右臂，掌刃拍在對方劍背
之上。

「拍！」地一響，岳衡手中長劍斷爲
兩截。
　白雲飛進步移身，手腕一轉，倏地直
戳而進，五指快捷逾電點向對方胸口。
　他掌心一旋，力道陡然發出，頓時將
岳衡整個身子拍得飛出丈外，一交跌倒地
上。
　岳衡手中的半截斷劍，也都隨着身形
的飛起而脫手拋去，插進一枝松樹幹上。
　他一交跌倒於地，喃喃地唸道：「『
白雲悠悠』，『雲消霧散』。」
　白雲飛冷冷道：「不錯，正是你用的
雲消霧散！」
　岳衡大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洒落
滿地都是。
　他身爲峨嵋掌門大方上人關門之徒，
深爲師父寵愛，練成一手峨嵋劍法，爲本
門二代弟子中第一高手，誰知現在却被一
個他所認爲的窮酸以同樣流雲劍法之中的
一式擊敗，故而氣得吐血。
　白雲飛肅然說道：「練劍之人絕不能
過浮躁，若是不能艱苦深入眞髓則……」
　他話聲未了，一個低沉鬱悶的吼聲傳
來，直震得他耳鼓隱隱發痛。
　他劍眉微皺，眼光閃處，已瞥見一道
短虹有似電掣，急射而來。
　劍芒如冰，刺骨生寒，凜凜的劍氣，
逼入胸懷。
　白雲飛低嘿一聲，弓身拔劍，一道淡
紅的光華閃爍而起，瀰瀰的劍氣一現，立
即便隱沒無形。
　「嗆」地一下輕響，一枝短劍被削斷
三截，人影立處一個灰眉長髯的老和尚現

身在松林之中。
　白雲飛臉上浮起淡淡驚訝，神情肅穆
的望着面前那個老和尚。
　那老和尚豎掌頂禮道：「老衲慈雲，
敢問這小施主可是江湖號稱的劍郎君？」
　白雲飛緩緩舉起脚來，只見脚下兩個
淺淺的印痕，他沉聲道：「老和尚，你的
少林達摩劍法不錯！」
　慈雲方丈臉上一絲難堪的神色道：「
小施主的寶劍也很犀利。」
　他的眼光掠過白雲飛肋下掛着的射日
神劍，立即灰眉微皺，似在忖思些什麼。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老和尚，你的
袖子快脫落了……」
　慈雲方丈一舉右袖，這才發現自己大
袖被對方劍上鋒芒劃破，此刻被風一吹，
飄散開來。
　他臉色大變，眼光一掠躺在地上的岳
衡道：「小施主，你爲了佛門舍利而來，
也不該妄動殺機，將外人打傷……」
　白雲飛訝道：「什麼佛門舍利？我可
不知道，在下是爲了……」
　他的話聲陡地一頓，眼光凝望着前面
，沒有移動一下。
　在花圃邊的一條碎石小徑上，一個輕
挽雲髻，美麗無比的佳人，姍姍的行着。
　她的身後跟着身着綠裳的翠兒，正自
低垂着頭，緩緩而來。白雲飛的目光頓時
呆凝地投注在那雍容的麗人身上。
　那黃衫麗人視綫一轉，立即碰到白雲
飛的眼光，她那冷漠的臉色掠過一絲驚訝
的表情，目光畧一凝注，便移了開去。
　白雲飛只覺心裏一寒，那黃衫麗人冷

冷的神情使得他幾乎要立即掉頭而去。
　腦海之中泛過許多意念，他深吸口氣
，大步跨了上去。
　那黃衫麗人孃孃婷婷的走了幾步，站
立在一枝虬松旁，她瞥了站起來的岳衡和
慈雲一眼，立即又回到白雲飛身上。
　白雲飛肅穆地道：「這位就是衞小姐
吧？」
　那黃衫麗人冷冷的點了點頭，似是絲
毫都沒有被白雲飛俊逸瀟洒的姿容所動。
　白雲飛暗自嘆了口氣，一咬牙道：「
在下中午之時在城門樓之下，蒙小姐賜以
紋銀一錠，現在特來歸還小姐！」
　他自懷中掏出那錠紋銀，交在翠兒手
上，掉頭就走。
　黃衫麗人眼中掠過驚詫無比的神色，
她終於忍不住喚道：「喂！你……」
　白雲飛掉過頭來，緩緩道：「在下就
是那身着破爛紅袍，滿頭散髮，一臉鬍子
的鄉下人……」
　「啊……」黃衫麗人發出一聲驚呼，
舉起素潔的玉手，輕掩着微張的櫻唇。
　白雲飛見到翠兒瞪大了眼睛，呆凝地
望着自己，眼中儘是不知信的神色，他微
微一笑，將原先拿出的瑪瑙玉桃放在她的
手裏，道：「這是謝謝妳對我所施的同情
，現在妳總不會拒絕吧！」
　他伸手入懷，掏出一顆核桃大的明珠
道：「這是浥塵珠，是我贈與妳們小姐，
作爲答謝她的厚意……」
　翠兒茫然的望着白雲飛，簡直摸不清
楚他到底是誰來了，直到那顆淸涼的明珠
塞進她的手裏，她才驚醒過來，忙道：「

不！不……」
　白雲飛嘴角掛着淡淡的苦笑，道：「
妳能否告訴我，妳們小姐的芳名？」
　翠兒一愕，望着黃衫麗人不知所措。
　那黃衫麗人也是一愕，直沒想到白雲
飛會當着自己的面問她的名字，她一咬紅
唇，道：「我叫衞瓊霜。」
　白雲飛微一躬身道：「謝謝妳。」
　他返過身來掉頭便走，縱上白馬，昂
然奔向松林之外。在這刹那間，松林邊的
四個人齊都被他那種怪異而嚴肅的表情懾
住，一時之間，誰都沒有說出話來。
　蹄聲響起，白馬飛馳而去，冷霜劍岳
衡陡地大聲問道：「你到底是誰？留下名
來！」
　自松濤聲裏，傳來白雲飛那朗朗的聲
音：「在下白雲飛！」
　岳衡臉色一變，驚駭地道：「白雲飛
？他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黃衫麗人衞瓊霜全身一震，叫道：「
白雲飛，你等等！」
　她一展錦袖，身如飛燕凌空躍起，躡
行於松枝之上，向着白雲飛馳行的方向追
去。翠兒可從未見過她小姐會凌空飛起，
驚駭地叫道：「小姐……」
　慈雲老方丈臉色一變，禁不住「啊」
地一聲，那冷霜劍岳衡也是臉容驟變，大
叫一聲表妹，飛奔追去。
　微風拂來，林中松濤輕響，只聽到慈
雲喃喃地道：「眞是不可相信，那麼嬌柔
的川督小姐竟也會武，老衲我可是太老了
，老眼昏花，該死！」他話語隨風飄散，
漸至杳不可聞。

（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連載／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墨一上人與窮神凌龍先後離開酒樓，火眼金鵰蕭遲與左手神劍丁衣激鬥，蕭遲正被丁衣子母雙飛絕技迫至危在頃刻之際，突有金劍由窗外射來，爲蕭遲解危，靈蛇毛皐老羞成怒，正擬羣毆殺死蕭遲父子之際，跟隨計謀往洪澤、高郵兩湖掘寶之尉遲東山和梅允泰氣急敗壞地奔上酒樓，向毛皐稟告依照藏寶圖，發現了十多隻木箱，但箱中所載全是石頭，且箱中早被人預裝弩箭，開箱弟子首先遇害，繼之有黑衣人現身發射金劍殺死隨行弟子，掌斃計謀，此一消息，立把在場羣豪聽得呆在當地，樓中一片死寂——



强中有强手　血債要血還

毛文琪看了伏在桌上，似已入睡的繆文一眼，輕輕踱到她爹爹的身側，低着頭，在他手上的那兩柄金劍上觀看着。

八面玲瓏胡之輝却走到梅允泰身側，附着耳，低聲問道：「你們出事之後，是否就立卽回來了。」

梅允泰點了點頭，道：「弟子們將計二叔的屍身抬到大車上，交給趕車的弟兄，就連夜趕了回來，一路上換了兩次馬，連半刻都未曾躭誤。」

八面玲瓏胡之輝也皺起眉頭，暗忖：「以時間來揣測，允泰他們趕得的確也可謂快到極處，難道那金劍俠却脅生雙翅，還趕在他們面前？……如若不然，方才那柄金劍又是誰發出來的呢？以那人發暗器的手法來看，功力也已臻絕頂，難道那金劍俠竟分身有術嗎？」

他心中忍疑，靈蛇毛皐此刻俯首沉思的，却也是和他同一個想法。

這其中只有火眼金鵰蕭遲嘴角隱含冷笑，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其餘的人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心中自然難免悲愴了。

滿樓之上，此刻滿佈愁雲，濃厚地壓在每個人心上，壓得人人都彷彿透不出氣來。

突地，毛文琪一聲嬌喚，她驚惶地說道：「爹爹，這兩口小劍柄下面，刻着的字並不一樣呢。」

靈蛇毛皐手微一抬，目光閃電般在這柄金劍上凝目注視半晌，面色不禁又猛地大變，兩道濃眉皺得更緊，而且目光之中竟然露出一絲驚嚇的意味來，却是在這武林魁首面上前所未見的。

此刻和他關係較深，身份相當的，如子母雙飛，八面玲瓏等人，都湊了上來，都俯首朝這兩柄金劍上凝注一下，只見這兩柄金劍的劍柄下，劍脊上，果然都刻着了四個非經注意，便難發覺的小字，一柄上面是四個小篆，刻的是：「公道之劍」。

而另一柄的劍脊上，却刻的是「魏碑」，上面竟赫然是：「以血還血」！觸目驚心的四個字。

靈蛇毛皐面如死灰，嗒然將手中的兩柄劍，交給身側的胡之輝，仰首蒼穹，這武林魁首竟又落入沉思裏。

胡之輝將這兩柄金劍在手裏拈拈，又拿到眼前看了看，喟然道：「這兩柄劍製作的式樣雖然完全相同，但金子的成色却不一樣！唉！事情越來越更覺奇怪，眞使人有些弄不懂了。」

站在窗口仰首外望的靈蛇毛皐，此刻突地一陣狂笑，笑聲中滿是淒厲的味道，羣豪愕然望着這武林魁首轉過身來，狂笑着道：「這事的確透着奇怪，想不到挪姓仇的小子，眞有後人來替他報仇，好，好，反正世事都有了却的時候，强存弱亡，我倒要和他鬥上一鬥！」他雙目電張，笑聲頓住，獷桀之態，又復大作，刷地一拂袖子，走到梯口，一面朗聲道：「丁老弟，林姑娘，胡老三，你們都跟我走吧，侯老四這裏料理一下，照顧照顧你侄女兒，將她平平安安地送到河北去。」他在梯口住了足，又回首朝他愛女說道：「琪兒，你卽刻回到你師父那裏去，路上不要躭誤了。」

毛文琪點了點頭，却見她爹爹已別過頭，向梅允泰等說道：「允泰，東山，你兩人先在這裏歇息一下，然後立刻隨着你侯四叔一齊到杭州，路上隨便傳語各地的兄弟，這三個月裏，無論遇着什麼事都不要伸手，養精蓄銳，等着我的吩咐。」

這武林魁首果然頗具領袖之才，此刻雖然有些心慌，但臨事却仍不亂，三言兩語，又派了命令，突又跨前一步，朝那蕭氏父子冷然道：「今日之事，暫且放過，我姓毛的也不再爲難你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此後你我爲敵爲友，但憑尊意。」話聲一落，這武林魁首根本不再理會蕭遲張口要說的話，又一拂袖，急步下樓而去。

蕭遲愣了半晌，長嘆了一聲，却見子母雙飛冷橫自己一眼，步下樓去，又見那百步飛花林琦琤，瞇着眼睛，冷冷一笑，微扭纖腰，却又輕輕回顧伏在桌上的繆文一眼，也走了下來。

這火眼金鵰此刻心中五味翻湧，雖然氣憤，却也有些心灰，自己這一趟宿遷之行，險些就此送命，方才眼前劍光繚繞，已將下劈的那一剎那，此刻彷彿還使得這已在武林中翻滾了數十年的老人爲之暗暗心悸，他不禁又長嘆一聲，一捋長鬚，緩緩走下樓去，步履之間，似乎有了龍鍾老態了。

本來羣豪濟濟的酒樓，剎時之間，就只剩下寥寥數人。

毛文琪腳尖一動，將地上已經碎成兩半的一個海碗踢到樓梯口，看看那半邊破碗，在梯口晷爲一停，却仍然滾下樓去，帶起「嘩啦」一陣聲响，她知道這隻破碗已碎得更厲害了。

於是這美麗的少女，幽幽地嘆了口氣，抬起頭來，朝鐵手仙猿道：「四叔，我就住在右邊那條路上的慶福長客棧，最多再歇半天，就要趕路了，你老人家有事要辦，我也不再麻煩您了。」

鐵手仙猿此刻也有些心亂如麻，聞言點了點頭，說道：「路上可要小心些，還有什麼需要，只管告訴我好了。」

毛文琪搖了搖頭，走到繆文身側，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頭，俯下頭去，在他的耳邊說道：「文哥，別睡了。」

繆文抬起頭來，迷茫地四顧一眼，伸了個懶腰，重重打了個呵欠，撐着桌緣緩緩站了起來，朝鐵手仙猿微微一笑，也就走下了樓。

神劍使者望着兩人並肩而去的背影，暗暗啐了一口，低聲罵着：「不中用的書獃子！」原來這年輕人也對毛文琪有些愛意，此刻見了他兩人親密的神情，妬火中燒，忍不住罵了出來。

鐵手仙猿雙眉一皺，却聽得樓梯間又傳來一陣脚步聲，八面玲瓏胡之輝竟又去而復返。

他匆忙地走了上樓，將手裏拿着的一柄金劍，交給侯林，沉聲道：「大哥吩咐，叫你派幾個得力的兄弟，到鎭江府附近一帶的大小鄉鎭的大小金舖去打聽一下，最近幾個月來，有沒有人去打造這種黃金小劍的，如果有的話，切切要將那人的形狀，年歲查問出來，這事得趕快做，却不可洩露一絲風聲！」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頓，似乎考慮了半晌，終於又附在侯林耳畔，悄語道：「還有件事，就是請四弟你趕緊叫幾個鐵騎隊裏的弟兄，飛馬趕到粵東去，查問那邊的豪富巨商裏，有沒有一個姓繆的，將他的身家，情況，也詳細探查一下，趕緊回來告訴我。」

鐵手仙猿侯林唯唯答應着，八面玲瓏這才一伸腰，臉上的肉鬆弛了一下，裝出一個有些像是笑容的形狀來，微喟說道：「這些天，我馬不停蹄，眞是累得半死，四弟，你快替你三哥弄些酒菜——哈哈，最好還弄個妞兒來，我在這裏舒服個半天，今晚又還得趕到杭州去，哈——人一胖，就不太想動了，可是事情越來越糟！」

鐵手仙猿微微一笑，目光轉過處，太陽已射進窗子裏來，原來此刻已經過了午時了。

× ×

繆文連連地打着呵欠，隨着毛文琪走下了樓，剛往右邊一轉，眼角却已瞟見八面玲瓏胡之輝由另一方躲躲藏藏地走了過來。

繆文心中一動，却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施施然和毛文琪走出了這條兩旁仍然站着三五成羣的金衫大漢的橫街。

毛文琪一拐肘子，推了他一下，嬌嗔着道：「瞧你這副德行，才一天沒有睡覺，走路就幌幌盪盪的了。」

繆文一笑，道：「姑娘，我可比不上你，你是玩刀舞劍的女英雄，我可不行，熬了這個通宵，現在我兩條腿就像在彈着琵琶似的。」

毛文琪「噗哧」一聲，笑出聲來，指着他咯咯地笑着道：「你看你這副窮酸像，幾時我非逼你練武不可，不然你這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連個大姑娘都不如，人家一指頭就能把你弄個大跟頭。」

繆文邊行邊笑，突地駐足問道：「別的我都不奇怪，武功我也不要練，可是我倒要問問你，你那柄寶劍到底有什麼古怪，怎地，人家一沾着，就得像猴子一樣跳起來，喂！你那位師父是不是個會玩法術的女道士呀？」

毛文琪笑得似乎已直不起腰來，但却一面搖着頭，一面道：「你要問這個呀，我可不能告訴你。」頓了頓又道：「這口劍就算不是神仙造的，可也差不多了，我師父從小就喜歡各式各樣希奇古怪的東西，她老人家費了許多心力，才造了口這樣的寶劍，常說就算古時的湛盧，巨闕名劍，也比不上我這口劍的厲害，無論功夫再好的人，一碰上了我這口劍呀，嘿！他也受不了，你看昨天晚上那胖子，他——」

這純眞美麗的少女呱呱笑語着，突然看到繆文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了，立刻住了口，改變了個話題，溫柔地笑道：「我眞是，跟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喂！我問你，到了河北，我去找師父，你要到那裏去呀？」

「這個……」繆文沉吟着，忽地看到對面走過一個人來，這人穿着一襲已經洗得發白的淡藍長衫，長身玉立，衣衫雖然寒酸，但是神光煥發，滿臉英光，却半點也沒有寒酸的樣子。正如一粒明珠，縱然被裝在破舊的布袋裏，却越發顯得光彩奪目。這人迎面朝繆文行來，繆文一抬頭，恰好遇着他的眼神，兩人四目相對，這藍衫人竟朝繆文微微笑了一下。這人面上的輪廓，本極堅毅，兩眉之間隱隱現出三道溝紋，一眼望去，本覺甚是冷削，但經此一笑，却如春風拂面，煥然不同。

一笑之間，這藍衫人已從繆文身側擦肩而過，繆文忍不住回身去看，却見這藍衫人竟也回頭望着自己，不禁面上一熱，回過頭來，但心中却仍被這藍衫人的風儀所醉，久久不能自已。

毛文琪却已嘟起小嘴，又生嬌嗔，輕輕一跺脚，說道：「人家問你的話，你怎麼不答應呀，難道你聾了不成？」

繆文望了望這刁蠻，但却眞情的少女，心裏突然泛起了許多感觸，目光一轉，微指前面「慶福長」的店招，笑着說道：「我們回到客棧再說不好嗎？你看，街上的人已在望着我們了。」

毛文琪眼波滾轉，果然看到有十幾道目光，注在自己臉上，她粉臉不禁又紅了起來，口中却仍然佯嗔着說道：「我才不怕別人看哩，看就看，有什麼關係。」但脚下却已隨着繆文加快地朝那客棧走去。

毛文琪撒嬌放刁，佯嗔佯怒，想盡千方百計，以求博得自己心上人的歡心，繆文却始終是微微含笑，竟有些無動於中的樣子。

但這已深陷情網的毛文琪却看不出來，她只道芳心從此有寄，千種柔情，萬縷情思，都一絲不剩地放到繆文身上。

若說繆文是鐵石心腸嗎，那却也不見得，他的目光，他的嘴角，也不時會露出一絲半縷眞情，但是不知怎的，這年靑人竟像已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每當這種眞情流露的時候，他立刻會以一個莫測高深的微笑來遮蓋住，等到他這種的微笑擴散的時候他臉上所流露的眞情便立刻消失了。

回到客棧，毛文琪左問右問，來追尋繆文的來踪，去處，因爲他們距離河北越來越近，那就是說他們分別的日子已快要來了。

毛文琪雖然不捨得，但是她也不敢不去師父那裏，因之她追根尋底，爲的也不過只是要繆文說出決定等待自己的話來。

但繆文却左支右吾，叫他說一句眞心話，似乎比登天還難。

於是，毛文琪生氣了，嘟着嘴回到房裏，繆文仍然帶着微笑，也不追過去陪話，却一個人在房裏踱着方步，又問店家要了筆墨，却只是放在桌子上而已，根本沒有動手寫什麼。

果然，過了一會兒，毛文琪又忍不住跑了過來，又溫柔的來陪繆文說話，繆文却仍然微笑着，傾聽着，既不生氣，也不高興。如此柯柯騰騰，談談笑笑，竟然天又黑了，毛文琪覺得眼皮愈來愈重，終於熬不住，也打起呵欠，伸起懶腰來了。

於是繆文就陪她到房子去睡。他坐在床邊的椅子上，看着她漸漸睡着了，看着她在睡夢裏露出海棠一般的笑容，他的眼光裏不禁又流露出了一絲溫馨的情意，伸出手，想去摸撫一下她伸出被外的玉臂。

但是手剛伸出，就立刻縮了回去，他也隨之站起身來，悄悄走回自己的房間，又俯首沉思了半响，突然坐到桌旁，提筆寫道：「藍衫人，三十餘，瘦削堅毅，眉心有紋，目光烱然，務須留意此人來路，去向，一有消息，立卽通知。」擱下筆，又沉息片刻，站起來，在房中轉了幾轉，再坐下來接着寫道：「毛某已回杭州，留意察看其行踪，此間侯林若有行動，也須立刻告我，爾等行踪務須謹愼，切記！切記！」

寫完了，他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將這張字條仔細地叠成一個小方塊，握在掌心，整了整衣衫，走出房門到客棧門口。

他目光四下一轉，一個賣買人打扮的漢子從街角的暗影下走了出來，繆文手指微微一彈，掌心的那塊紙塊，就巧妙地落在那人手裏。

那人接了紙塊，就若無其事的走了開去，繆文却仍然在客棧門口觀望着，目光轉動處，心裏不禁又猛地跳了一下。

原來那藍衫人不知何時也走了過來，又望着繆文微微一笑，繆文心裏越奇怪，眼裏却也就越不敢再朝這人打量。

他低下頭，轉頭走進店，再悄悄回頭去望，那藍衫人却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 ×

毛文琪一睡下去，就像是死了一樣，還沒到戌時就睡起，此刻已過子時了，她仍然半點也沒有要醒來的意思。

但那原先一直打呵欠，伸懶腰的繆文呢？此刻却一點兒疲容也沒有，招呼店夥，送來酒飯，他一個自斟自飲，喝了兩杯熱酒，又吃了些飯，就斜倚在床上，靜靜地想着心事。

他心裏想着的究竟是什麼哩？這當然沒有人知道，只是他的面容，此刻却是忽而悲愴，忽而憤怒，有時却又隱含笑意，生像是在爲自己所做的一些事得意着，但過不一會，他又會皺起眉來。

二更敲過，店伙在外面走來走去，閂店門，熄爐火，過不一會，這些聲音就完全沒有了，只剩下一隻野貓，在屋頂上叫着春。

但繆文却仍未睡着，夜越靜，他的思潮就奔流得更厲害。

但外面的野貓叫得也越來越厲害，而且就剛好在繆文的房頂上，繆文皺着眉，從床上站了起來，走到窗口，推開窗子四下一望，外面是一條長長的院子，院子裏種着一些花，花都開了，被月華一映，被春風一吹，就像是一個美女似的，在曼曼而舞。

院子的那一邊是一道牆，此刻這院子裏靜悄悄的，但屋頂上的貓叫得太煩人！

繆文日光四下再搜尋一下，確定四下的確無人之後，這「弱不禁風的書生」，微撩長衫，身形一動，竟然穿窗而出。

他的身形，就像一縷輕烟似的，冉冉飛起，在空中輕輕一擰身時，不藉任何憑藉就悠然變了方向，輕巧地落在屋頂上。

野貓的兩隻碧綠的眼睛，望了他一眼，似乎也被他這種足以驚世駭俗的輕身功夫駭住了，竟蹲伏在那裏，沒有跑開。

繆文不帶半分聲息地在瓦面上走了兩步，朝那野貓一拂袖子，那野貓「咪嗚」一聲，竄過屋脊，遠遠地逃走了。

繆文微笑一下，突地屋脊那邊，也傳來一絲輕笑，一人輕聲說道：「兄台好俊的身手。」

繆文立刻爲之大驚，微一錯掌，身軀往前一探，沉聲喝道：「什麼人？」

屋脊又傳來一聲輕笑，一個黑衣人猛地長身而起，雙臂一張，就像一枝箭似的竄出四丈遠近，再一個起落，就想往黑暗中逸去。

繆文行藏已露，焉肯讓這個人就此一走，就在那黑衣人長身欲去的時候，他也撲了上去，低叱道：「好朋友，給我留下來。」

但那黑衣人身法出乎尋常的快，繆文剛撲進去，那人已掠走，繆文毫不遲疑地一擰身形，毫未作勢，也掠出四丈開外。

兩人的輕功竟然都好到毫巔，幾個起落，已飛掠了十餘家人的屋脊，繆文心中微凛，忖道：「這人的身手，若是毛阜一夥，倒的確可慮！」一念至此，脚下越發加勁，立心要趕上這人，將他廢在自己手下。

但是這黑衣人起步在先，本來已領先了七，八丈距離，繆文這一加勁，兩人之間的距離雖已漸漸縮短，却仍然有着四，五丈遠近。

繆文這裏暗驚這黑衣人身法之快，那黑衣人何嘗不在驚異繆文的輕功，這年方弱冠的少年竟有着如此功力，若非親目所見，說出去，任是誰也不會相信，因爲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兩人星飛丸瀉，瞬息之間，已掠出市

區，前面是一片空地，空地前黑黝黝的一大片，像是一個頗爲繁密的樹林子。

繆文心裏越發着急，知道自己若讓這人一鑽往「青紗帳」，那麼自己就再也別想抓着他了。

此刻郊野無人，繆文也就不再顧忌，一面加急飛掠，一面叱道：「好朋友何必藏頭露尾的，彼此都是男子漢，有什麼事不妨當面談談，朋友你要是再如此，可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那黑衣人在前面却哈哈一笑，身形亦未停頓，一面却也喝道：「兄台何必客氣，若說藏頭露尾四字，恐怕還是兄台高明哩！」

繆文心裏暗罵一聲，就這兩句話的工夫，那黑衣人距離樹林已越來越近，繆文一翻腕子，從懷中掏出一件暗器來，一面厲喝道：「朋友，你再不站住，我姓繆的就要發暗器了。」此時情況雖不必如此，但他兀自不肯暗箭傷人，先就喝了出來。

那知那人哈哈一笑，道：「好極，好極，小弟正要討教討教兄台的高招，而且小弟早就知道，兄台發暗器的手法，高人一等，兄台就請動手吧。」

繆文一皺眉，隨着身形動處，右手往外一揚，登時一縷尖風，急勁地朝那黑衣人背後打去，單憑腕力就能將暗器打出四丈開去，這種手法如那黑衣人所說，端的是高人一等。

那暗器眼看就要打在黑衣人身上，那知這黑衣人「嘿」地一笑，聽風辨位，頭也不回，手腕一反，竟然也打出了一件暗器。只聽「嗆啷」一聲輕響，這兩件暗器竟然在空中互擊而鳴，隨卽一齊落在地上，而那黑衣人又再「嘿」地一聲輕笑，頓住身形，轉過頭來，帶着一臉詭異的笑容，望着已然如飛掠來的繆文。

此刻星光閃爍，月光皎潔，風吹長草，蟲鳴雜樹，正是大好良宵，星月之下，繆文閃目而望，只見在前面縱躍如飛的黑衣人突地一反手，打出一道金光，竟不偏不斜地擊在自己向他打去的暗器上，只聽「嗆啷」一聲輕響，兩道金光，俱都落在地上。

繆文心中一怔，硬生生將自己如飛掠去的身形，倏然頓住，心頭暗駭道：「此人頭也不回，竟就將我發出的暗器擊落，身手端的驚人，而他發出的暗器，居然亦作金色，難道此人眞的是他？」須知他年紀雖輕，却是一生出來，便開始習武，教他武功的人，却又都是天下武林中頂頂絕頂的高手，常人要是得一爲師，便足終身受用，他心中自知，芸芸武林中，風塵俠士雖多，但要找一個像自己這種身手的，却並不多。

若論以「聽風辨位」之技，將別人暗器擊落的功夫，本無驚人之處，但繆文自知自己手中發出的暗器，其勁道和去勢，都絕不是一般暗器名手所能企及的，而此人却從容擊落，是以繆文方自心中暗駭，不知道宿遷城中，何來此武林高手？

抬目一望，只見這滿身玄衫的夜行人正在含笑望着自己，兩道斜飛入鬢的劍眉當中，溝紋宛然，面目依稀相識，竟是自己日間所遇的那藍衫書生。仔細一望，只見他身上穿着的也仍是那一襲藍衫，下擺掖在腰間的絲縧上，夜色之中，看不甚清，竟將藍衫當做黑衣。

那藍衫書生鳳目之中，稜稜生光，突向繆文當頭一揖，哈哈笑道：「深夜打擾實是無狀，唐突之處，還望兄台見諒。」

繆文目光一轉，亦自朗聲笑道：「打擾兩字，實不敢當，小可雖然愚魯，但今晨一睹兄台之面，便知兄台必是高人，只是——」他語聲一頓，劍眉微微一軒接道：「兄台夜深寵召，却不知有何見教？」

那藍衫書生微微一笑，瀟洒前行，一面道：「兄台人中龍鳳，小可早已有心高攀，只是無緣相識，只得出此下策了。」脚步微頓處，緩緩彎下腰去，伸手一探，繆文劍眉一皺，突地搶出如風，疾伸雙掌，那知那藍衫書生朗聲大笑中，身形倏然後退三尺，伸出手掌，掌中已多了兩口一式一樣，金光耀目的短劍。

繆文出手略遲，却見自己心中想拾的東西，已被對方拾了起來，心中不禁又一凜：「此人好快的身手——」抬頭一望，那藍衫書生正在將掌中的兩口金劍，不住把玩，一面微微笑道：「果然一模一樣——」語聲未了，突又「哦」了一聲，低低唸道：「以血還血，以血還血……」手掌一翻，將其中一口金劍用兩指揑着劍尖，遞到繆文面前，朗聲道：「這口劍想就是兄台的了，哈哈，若非上面的這幾個字，小可還眞分辨不出哩！」

月光之下，只見繆文清俊的面龐上，木然沒有任何表情，呆呆地望着他手上這口金劍，思索半晌，突地仰天長笑起來，道：「兄台想必就是名傳武林的金劍大俠了，小可聞名已久，却不想今日得見——」緩緩伸出手掌，亦用拇、食二指，揑着劍柄，兩人面上雖然俱是笑容不絕，但心中却各各存下衡量對方之心，此刻竟都將全身眞氣，貫注右臂，聚在這兩根手指之上。

剎那之間，只見這口長未達尺的金色小劍，隨着他兩人的四根手指，越來越長，那藍衫書生哈哈一笑，縮回手去，含笑說道：「無怪江湖傳言，都道那金劍俠的武功越來越高，行事也越來越是神出鬼沒，原來却是出自兄台手筆，小可雖然無心掠美，但人言鑿鑿，小可却之不恭，也只有生受了。」

繆文目光淡淡一睹那口此刻幾已變成一條細棍「金劍」，冷冷道：「小可方才本自奇怪，這小小的宿遷城裏，怎地有如此高手，此刻才知道是金劍大俠，想必是閣下聽到江湖道上，有了贋品，是以便趕來查看查看的吧！」手微一揚，掌中之「劍」，便已脫手飛去，「噗」地一聲，竟深深揷入地上，只剩下一段稍具原形的「劍柄」，仍在地面上不住地顫動。

那藍衫書生微瞥一眼，面上笑容，却仍未變，緩緩笑道：「兄台這却錯了，想兄台在江湖道上，以『金劍』之名，替天行道，所做所爲，正是小可所欲行而未及行者，小可正恨不得如同兄台這般『贋品』，再多上幾個，也好爲芸芸江湖伸張一些正義，爲莽莽武林留得一些公道——」

繆文面微一紅，心下暗忖：「人道『金劍俠』是個慷慨磊落的漢子，今日一見，果自名下無虛，我冒名行事，又復惡言

相加，他非但不以爲忤，還如此對待於我——」一念至此，不禁對眼前這藍衫書生大起好感。

須知他幼遭孤露，身具深仇，而仇家都是當今江湖中炙手可熱的人物，羽黨遍及天下，他自知自己雖因機緣湊巧，常人夢寐難求之物，自己却每每垂手而得，但自己若要報得深仇，却仍非易事。

是以他平日行事，愼重無比，唯恐行藏破露，被別人識得眞象，他雖是性情中人，但種種原因，却使得他對人們都有了提防之心，是以他先前對這藍衫書生的態度，便也因是而發。

那藍衫書生一雙鳳目，始終凝注在他面上，星月交映之下，他面上雖仍一無表情，但月光閃爍，却顯見他心中甚不平定的。

兩人目光相遇，繆文心中暗嘆一聲，沉聲道：「小可身世慘痛，又多難言之隱，冒犯之處，兄台必可見諒——」他微微一頓，又道：「兄台磊落男子，慷慨英雄，既欲折節下交，小可正是求之不得，日後如有機緣，還望不吝賜教。」言下之意，却是今日就此別過了。

但那藍衫書生却生像全然不懂他話裏的含意，哈哈一笑，道：「小可方正，複姓端木，却到此刻還未請教閣下的高姓大名呢！」

那知他語聲方落，繆文竟突地面色一沉，轉身欲去，這藍衫書生神色也不禁爲之一變，心道：「我好心結納於你，你又何苦做出這等面目來？」他自不知道繆文身世隱秘，有人問他姓名，正是犯了他的大忌，一念至此，冷哼一聲，身形動處，竟突地掠到繆文前面，雙臂微張，攔住去路。

繆文面色又是一沉，冷冷道：「兄台意欲何爲？」

這藍衫書生端木方正劍眉一軒，隨又哈哈大笑，道：「小可請教兄台姓名，兄台怎地如此相待，難道小可就眞的高攀不上嗎？」雖然仍是含笑而言，但語氣之中，却已遠非方才之客氣。

繆文蒼白的面色，倏然由白轉紅，又隨卽由紅轉白，似乎在强忍着心中怒氣，沉聲道：「小可與兄台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三無仇怨，可說是全無瓜葛，兄台却恁地盤查小可姓名來歷作什？」他語聲一頓，冷笑兩聲又道：「何況小可縱然用的暗器，亦是金劍，但却亦從未冒過『金劍大俠』的名聲，難道普天之下，就只閣下一人能用這金劍做暗器不成？」

端木方正怔了一怔，立卽軒眉笑道：「極是，極是，想那『金劍』一物，人人皆可用得，又並非我端木方正一人能用之物，只是——」他笑容一斂：「這『贋品』二字，却是出自兄台之口，又不是區區在下說出的。」

此番繆文却不禁爲之一怔，却聽這金劍俠端木方正接口又道：「兄台若說與小可一無瓜葛，此話小可却也不敢苟同。」

繆文目光一凜，厲聲道：「在下與兄台有什瓜葛，難道兄台也是與那——」語猶未了，那端木方正却已接口笑道：「兄台可知道，被兄台自高、洪兩湖中取去的『三才寶藏』，却本應是區區在下之物哩。」此話一出，繆文不禁面色大變，倏然倒退三步，戳指道：「閣下究竟是誰，怎地知道那——」語聲倏然一頓，却轉口道：「三才寶藏是誰取去的，難道閣下親眼見到是爲在下取去的不成？」

那知這端木方正却縱聲笑道：「正是，在下正是親眼所見，那三才寶藏是被兄台取去的。」伸手一掏，竟從懷中取出一張羊皮薄紙，想是因爲年代久遠，已泛黃色，端木方正雙手一張，將這張羊皮薄紙，張了開來，送到繆文眼前，道：「此是何物，兄台想必是見過的了。」

繆文目光一掃，面容更爲之大變，沉吟半晌，方欲答言，那知這端木方正微微一笑，將這張羊皮薄紙，又疊了起來，一面道：「這份『三才秘圖』，在下得到之時，想必遠在閣下之前，只是小可那時習武正勤，無法分心及此，直到年餘之前，小可那時武功小有所成，便依圖所示，尋得了那百十年來，爲天下武林中人垂涎不已的三才寶藏。」

繆文俯首沉吟，喃喃自語：「年餘之前……」驀地雙目一張，問道：「兄台那時怎地不取去呢？」

只見端木方正哈哈笑道：「只是小可那時孤身前往，雖有取寶之心，却無取寶之力，雖入寶山，祇得空手而回，本想儘快尋找幾個幫手，入湖取寶，但小可一生獨來獨往，要尋幫手說來雖易，行來却是極難。」他語聲一頓，將那張羊皮薄紙，緩緩收回懷裏，又道：「而且這『三才寶藏』深在湖底，取寶之人，不但要水性極佳，而且還要心存俠義，又得與那『水上蕭門』中人毫無關連，這三樣中要是缺了一樣，便萬萬不能求他幫助我取寶。」

繆文不禁暗中頷首，只見端木方正緩緩伸出三根手指又道：「我想來想去，只有那昔年名揚天下，今日却已歸隱，在武林水路中的地位，仍在那天下三十六道水路總巡閱之上的五湖龍王龍在天三位後人，『五湖三龍』，不但水性、武功，俱是上上之選，而且爲人俠義，也不會見財起意，是三條光明磊落的漢子，若能求得此三人助我取寶，那是最好也沒有了。」

繆文面色又是一變，沉聲道：「只是這三人却未見有空呢？」

端木方正軒眉一笑，道：「閣下所見極是，想那『五湖三龍』自從二十年前，『五湖龍王』突地消聲滅跡之後，便也相繼歸隱，小可與之又無深交，人家怎會冒然答應，但急病亂投醫，小可雖知無甚希望，也得去試上一試。」

繆文冷笑一聲，負手仰望，只見羣星滿天，月圓如盤，目光一垂，却見那端木方正正自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接着說道：「小可費了無數心力，才探聽到那『五湖三龍』歸隱之後，是隱居在那長江口中的崇明島之上，便毫不遲疑的兼程趕去，那知到了崇明島，那『五湖三龍』却都已離島而去，只剩下兩個垂髫童子，在那龍氏三兄弟所建的茅舍中守屋。

「當時在下心中十分奇怪，想那『五湖三龍』俱是歸隱之人，怎地會同時離島而去，便再三追問那兩個垂髫童子，那兩個垂髫童子先是不說，被我問得急了，才道：『幾天之前，來了位英俊少年，和師

父談了一夜，那一夜裏師父又哭又笑，我們正在奇怪，那知第二天師傅們就都和那位少年一齊走了。』我就問：『尊師臨行之時，可曾留下話來，說要到那裏去。』那兩個童子對望了一眼，我見他們彷彿不願說出，便又道：『我和尊師是數十年故交，此次來訪，是有着急事，你們自管說出，尊師必定不會見怪的。』」

繆文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閣下非但武功驚人，口才也是極好的。若是換了別人，只怕那兩位童子便再也不會說出來。」嘿地一聲，目光又望到天上。

那端木方正却生像是全然不懂他語中譏嘲之意。連聲笑道：「豈敢，豈敢。」

繆文「哼」了一聲，却聽他又自笑道：「當下那兩個童子又仔細打量了我兩眼，才說道：『師傅臨走的那天，將好久都未動用過的水衣水靠都帶了去，說是要到洪澤湖去，少則一月，多則三月，便要回來，尊客要是有要緊的事等他老人家，不妨在這裏住下來。』我一聽這話，嚇了一跳，心想，『莫非他們已被別人請去尋寶了？』口裏連說：『不必了，不必了……』轉身就走了出去，只聽那兩個童子在後面叫道：『尊客怎地連茶都不喝就走了。』我心裏雖很喜歡兩個童子的聰明伶俐，但又着急那『三才寶藏』，只得不理他們就走了。」

繆文兩目仍自望在天上，口中却冷笑道：「這個自然，想那兩個小孩子又是什麼東西，怎配和『金劍大俠』多話。」

端木方正軒眉笑道：「在下雖如此說，對兄台却是絕無惡意，兄台又何苦如此挖苦於我。」繆文哼了一聲，閉口不言，那端木方正又道：「我晝夜不停地趕到高、洪兩湖間的藏寶之處，那時正是中秋前一日，家家戶戶，都在忙着過節，高、洪湖畔秋意正濃，極目望去，只見秋水濃濃，一碧萬里，水波月色之中，却有三、五條人影，正在那荒蕪人跡的湖畔，互相低語。」

繆文面容驟然又一變，目光倏然轉到這端木方正面上。

只見他仍自不動聲色地道：「我躲在約莫七丈開外的一株木葉正濃，却仍未落盡的樹上，屏住聲息，凝目而望，只見這些人裏，有三個滿身水靠的慓悍大漢，和一個文質彬彬的英俊少年，還有一人，我雖不認得，但月光之下，只見他身手穩健，目光烱然，顯見得也是位內家高手。

「我心中暗忖：那三個穿着水靠的漢子，想必就是那『五湖三龍』了，但那文質彬彬的少年又是誰呢？只見這些人對這少年，彷彿都極為尊敬，我心裏更奇怪，不知道這少年是何來路？」他一面說着話，一面却含笑望着繆文，繆文面色連變數次，沉聲說道：「那少年既然知道藏寶之處，自然也有那『藏寶之圖』，想當年少林派掌教祖師，身具無上降魔能力的大空上人本將此圖畫成三份，却未言明此寶該歸那一份圖的得主，想必當然是先到先得，閣下既然遲到一步，又怨得何人？而那少年既得此圖，必有來歷，閣下又可必苦苦追查呢？」

端木方正哈哈笑道：「兄台此言，可云深得我心，當時在下心中就想：這少年既得此圖，那麼若非少林弟子，就必定是昔年名震天下的一代武林奇人『海天孤燕』的傳人了——」

繆文劍眉一軒，截口道：「那麼兄台定是武當一脈了。」心下却恍然而悟，忖道：「難怪方才羣雄各各大亂之際，那清風劍朱白羽却不動聲色，原來他早就從這『金劍俠』口中，得知此寶已被取去，是以那少林墨一上人一聽，便也就走。」

端木方正哈哈一笑，道：「兄台端的是明眼人，小可是武當弟子。」繆文心中又是一動：「武當派自從那一代劍豪白老宗師去世之後人材本極凋落，據我所知，當今武當派的第一高手，清風劍朱白羽，武功也不甚高，怎地這端木方正却有如此身手？」

却聽這端木方正又自笑道：「我心下雖在轉着念頭，目光却瞬也不瞬地望在這五人身上，只見他們低語了一陣，那少年突地笑道：『如此就麻煩龍兄了。』那三個穿着水靠的大漢齊道：『不敢，不敢，兄台既有家父之令，便是叫我兄弟三人赴湯蹈火，我兄弟亦是在所不辭的。』說着就從另一漢子手上，接過幾條繩子，接連着跳下水去，這三人果眞不愧是『五湖三龍』。入水之際，竟連水花都沒有揚起半點。」他微微一頓，又道：「我心裏一面暗佩這龍氏兄弟的水性，一面却在奇怪，那『五湖龍王』龍在天龍老爺子二十年前便已消聲滅跡，江湖中從未有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去向的，這少年年紀輕輕，怎的却知道他老人家的下落，而且還顯然還持有他老人家的手令，是以這『龍氏兄弟』才會跟着他前來，一面心中可恍然而悟：難道那兩個童子說師傅們和那少年談了一夜，又哭又笑，想必是這少年在說龍老前輩近年的遭遇了。」

繆文冷冷道：「難怪閣下能以飲譽武林，今日一見，果然聰明絕頂，什麼事都逃不過閣下眼裏。」

端木方正軒眉笑道：「豈敢豈敢，兄台如此稱讚於我，但在下那時却是一頭霧水，只見這少年和那漢子雙手提着繩索的一端，立在湖畔，未過片刻，他們雙手便自緩緩提起，倒退着走了十數步，我心中暗驚，只怕他們會發現我存身之處，那知他們還未到樹下，雙手又自一抬，水面微花處，便冒出四口箱子來，他們身形各自一動，便電也似地掠了過去，將那四口箱子抄在手裏，那時我才知道，那漢子看來武功雖極高，而那文質彬彬的少年的身手，竟還在他之上。」他目光又自往繆文面上一掃，滿含深意地微笑一下，又道：「這樣何消片刻，他們就從湖中提上十數口看來極為沉重的箱子來，那『五湖三龍』，便也躍出水面，從那身手矯健的漢子手中，接過一瓶酒，各自喝了幾口，哈哈笑道：『幸不辱命。』那少年連連抱拳，一面打開箱子，微微一瞥，我雖遠在十丈開外，但極目望去，仍可隱約望到他面上的神色，雖然有些笑容，却沒有什麼狂喜之色，不禁在心中暗暗稱讚，這少年果然是個角色。」

他目光又自一掃繆文，含笑接口又道：「那少年一瞥之後，便和另一漢子低語兩句，我雖用盡耳力，却也未聽出來，那

知那漢子突地呼哨一聲，湖岸四下的陰影中，竟隨聲躍出七，八條黑影大漢來，一人手中提着一口麻袋，我心中暗道一聲：『僥倖。』若非我極為小心，只怕行踪早已被人家伏下的暗樁發現了。」

繆文微微一笑，接口道：「若以閣下的身手而言，只怕比那些漢子武功再高十倍之人，也難以發現閣下的行踪哩。」

端木方正亦自一笑，兩人目光相對，彼此之間，竟各各交換了個互相瞭解的眼色，只是繆文在這種眼色之後，却有些提防之意，像是生像這「金劍俠」會發現一些自己不願被別人知道的秘密似的。

端木方正含笑又道：「那些勁裝黑衣大漢躍出之後，立卽垂手肅立，那少年微一揮手，這些大漢就將鐵箱內之物，全都倒在麻袋裏，我遠遠望去，只見箱內光華燦爛，竟都是黃金珠寶等物。

「恍眼之間，十多口箱子全都倒空，只剩下一口箱子，却由那身手矯健的中年漢子托在手裏，那少年微微一笑，我約莫只聽到：『梁兄……放在尊處……小弟必……來……全仗大力了。』那中年漢子躬身一禮，就率領着那些勁裝黑衣大漢走了，那些大漢手裏拿着那麼沉重的一袋東西，但步履却仍極為輕鬆，顯見身手俱都不弱。」

繆文雙眉一皺接口道：「後來呢……閣下可曾跟踪而去？」

端木方正微微笑道：「在下的確本想跟踪而去，但目光一轉，却看到那少年不知從那裏又拿來個小箱子，在那十幾個鐵箱上都裝了些東西，我遠看也不甚清，但却也知道是消息弩箭一類之物，只見他雙手不停，片刻之間便長身而起，仰天笑道：『以血還血，以血還血，如今你們也該嘗嘗那被人暗算的滋味了。』轉過頭去，又道：『只是又要麻煩龍兄了。』」

他略為喘了口氣，又道：「他這幾句話說得聲音極响，是以我聽得十分清楚，只見那『五湖三龍』，齊聲笑道：『兄台怎地如此見外，我兄弟如有効勞之處，只管吩咐便是。』說着，一人拿起一鐵箱，又躍入水裏，那少年負手而立，仰天而望，口裏喃喃地說着話，只是這次他却說得極輕，我一個字也沒有聽到。」

繆文輕輕冷笑一聲，俯身將那柄已插入土內的「金劍」，又拔了出來，仍是細細一條，他方才隨手一拋，竟將這柄細若竹筷的「金劍」擲得入土三尺，而形狀亦未有絲毫改變，這種驚人的內力，端的足以驚世駭俗了。

端木方正斜瞟一眼，兀自接道：「那『五湖三龍』不一會又將那十幾口鐵箱都帶入水中，我原以為事情已了，那知這少年竟又從懷中取出一張羊皮薄紙，我一望便知就是那份『藏寶秘圖』，心裏不禁又大為奇怪，不知道他將此圖取出作什？只見他將此圖仔細叠在一塊，放入一個金光閃閃的小箱子裏，一面和那『五湖三龍』說道：『休看這張薄紙已成廢物，但却是根大大的肉骨頭，等到這根肉骨頭被一些餓狗發現的時候——嘿嘿，那時你我却有好戲看了。』」

繆文目光一凜，冷笑道：「閣下倒聽得清楚得很。」

端木方正哈哈笑道：「在下不但聽得清楚，而且還看得極為清楚哩。」

繆文雙目一翻，冷冷道：「從前有個極為聰明之人，天下間任何事情都瞞不過他，他也頗為得意，那知我佛如來却嫌他聽得太多，看得太多，又想得太多，就罰他變為一個又聾又啞的白痴，而另一人却遠較他更為聰明，雖然聽到，看到之事，也較他為多，却什麼都不說出來，結果此人逍遙自在，直到天年。」

他目光一垂，直注着端木方正，冷冷又道：「兄台可知道這故事嗎？」

端木方正仰笑道：「這故事的確動聽得很，譬如說區區在下吧，雖然已知道那少年終將那份『藏寶之圖』，做成一份香餌，又將這份香餌，放入丐帮一個弟子的手中，却又不知弄了個什麼手段，使那鐵手仙猿知道這個消息，將那丐帮弟子殺了，一面却又暗地通知水上蕭門，嵩山少林，和那『窮家帮』的窮神凌龍，說那『藏寶秘圖』，已落入那鐵手仙猿之手——」

他語聲一頓，目光四掃，又道：「除此之外，在下還知道那少年如此做法，只是為着和那『靈蛇』毛臯，具有深仇，是以便挑撥天下武林，對他羣起而攻，想那『靈蛇』毛臯羽黨再豐，武功再高，却也敵不過天下武林的力量呀！」

繆文冷「哼」一聲，厲聲道：「那麼閣下想必也知道那少年便是區區在下。」

端木方正笑道：「正是。」

話猶未了，繆文突地厲叱一聲，身形微展，掌中金光一抹，閃電般地指向端木方正前胸，一面厲叱道：「你究竟是誰？和那姓毛的有何關係？」

眼見這道金光，已堪堪襲向他前胸的「乳泉」穴上，那知他竟突地仰天長笑起來。繆文一怔，倏然挫腕，硬生生將掌上力道頓住，只見金花錯落，朶朶不離端木方正的要穴，但却沒有一點眞的指在他身上，繆文却又喝道：「此事並無半點可笑之處，閣下若是再笑的話——」

他語猶未了，那端木方正笑聲頓住，冷冷說道：「我笑的是閣下看來聰明絕頂，不知却怎地問出如此呆話來？」

繆文不禁又為之一怔，却聽他接口道：「閣下難道不知道直到目前為止，那靈蛇毛臯最大的對頭還是區區在下嗎？閣下難道不知道那『鐵算子』計謀是死在誰的手上？我若和那靈蛇毛臯有着關係，閣下此刻還能和他那千嬌百媚的女兒笑話温柔嗎！」他語聲一頓，又自縱聲狂笑起來。

笑聲未絕，繆文但覺心中思潮翻湧，手中的「金劍」，也緩緩垂了下去。

那端木方正笑聲又自一頓，目光凝注繆文，緩緩說道：「在下自從那日於高，洪澤湖畔，暗睹兄台之面後，不禁對兄台所作所為既奇又佩，是以這數日以來，便無時無刻不在留意閣下的舉動，只見兄台年紀雖輕，行事却極老到，就連『靈蛇』毛臯那種奸狡之徒，都被兄台瞞在鼓裏，而且兄台對他已具深仇，是以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些地方，固是稍過狠辣，但若論兄台所做所為，却無一處有虧大節，在下一生雖少許人，但對兄台，却是誠心攀交，兄台若認在下別有居心，那却令在下失望得很了。」

繆文抬目望去，只見這端木方正目光稜稜，正氣凜然，心中不禁大生感愧之意，長嘆一聲，道：「在下的確對毛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縱然將之一刀殺卻，都不足以消去心頭之恨，是以正如兄台所說，有些地方不免稍嫌奸狡狠辣——」他語聲一頓，目光中滿露恨意，慘痛的往事，又復湧上心頭，沉吟半晌，又道：「不是小可此刻不肯坦誠相告，卻是因着此事因果既深且廣，又極複雜，想兄台知我諒我，必也不會見怪的吧？」

端木方正一笑道：「在下今夜深夜打擾，卻是爲着一事。」

繆文道：「但能相告，無不盡言。」

端木方正笑道：「在下此數日以來，雖對兄台已多瞭解，但有一事，卻令在下反覆思之，亦不得其解。」他微微一頓，又道：「兄台那份『藏寶之圖』，想必得自那一代奇人『海天孤燕』，更又與那水上大豪『五湖龍王』龍老前輩存着極不尋常之關連，而兄台在那些鐵箱之中所裝之消息弩箭，卻與那數十年前飲譽天下的『聖手先生』淳于獨秀同出一轍，想這二位老前輩俱歸隱多時，卻不知兄台怎地能得到這三位老前輩的傳授，這倒確是異數的了。」

繆文微微一笑，道：「這三位老前輩此刻共隱於一海外孤島，小可幼遭孤露，便是多虧這三位恩師教養成人的。」

端木方正一拍前額，笑道：「難怪兄台年紀輕輕，身手卻恁地驚人，卻原來是出自這三位前輩異人的門下，這就是難怪了。」

繆文卻又笑道：「小可亦有一事想請教兄台。」

端木方正哈哈笑道：「在下亦是知無不言。」

繆文道：「不知兄台出於武當那位道長門下？」

端木方正笑道：「小可本是一個書生，專好收集古書舊册，甚至斷簡殘章，卻在無意之中，發現一本昔年武當一代劍豪的老前輩遺留下的武功秘笈，那『藏寶之圖』，他也是附於其上。」

繆文亦大笑道：「這就難怪了。」抬目一望，卻見這端木方正目中亦現出沉思之色，想是也在回憶什麼，暗道：「難道此人也有着什麼慘痛之往事不成？」

只聽端木方正緩緩嘆道：「十七年前，在下還是個貧苦書生。一面緩步道上，卻見到一班强徒，飛騎官道，一言不合，便劫了小可故居城內『振武鏢局』的鏢，卻將銀子拋得一地，小可心中正自不懂，那知卻有個背插長劍的道人，問我可要學武，又要將我收歸門下，我見這道人亦是和那班强徒一路，便斷然拒絕了。」他目光一抬，又道：「後來我知道那班强徒，便是以『靈蛇』毛臯爲首，是以藝成之後，凡是與那姓毛的有關之鏢局所保之鏢，在下便動手劫來。」他仰天一笑：「這卻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哩！」

兩人目光相對，不禁齊各撫掌而笑，繆文先前對這「金劍俠」雖然深具猜忌懷疑之心，但此刻卻已爲之盡消，反生相惜之念。

他自幼至長，生命中這一段最最歡樂的時日，都在一個方圓不過百十里的孤島上渡過，相處之人，非師卽長，那些歸隱在孤島上的武林奇人，對他雖極親切愛護，但究竟年齡懸殊，何況這些武林奇人久已厭倦風塵，多年來的海外孤島歲月，更將他們陶冶得極爲恬淡，他們雖對繆文極爲愛護，但也不會放在表面上，是以繆文有生以來，可說是從未享受到友情的溫暖，再加以他志切深仇，心情便也未免失於偏激。

而此刻他與這端木方正言笑相對，心中卻漸漸感受到「友情」兩字之意義，這卻是他有生以來所從未感受過的情感。

風吹林木，簌然作响，兩人並肩而行，端木方正突地道：「此刻東方漸白，在下雖仍想與兄台盤桓些時，但亦知兄台不能再多逗留，來日方長，你我相見有期，只要兄台不嫌棄，小弟隨時可來尋訪兄台的，只是——」他微微一嘆，又道：「兄台既是身懷深仇，就更須小心謹愼，那『靈蛇』毛臯陰沉奸狡，城府極深，此刻表面看來，雖對兄台一無懷疑之念，但暗中卻未必如是，兄台天姿英發，但自古以來，英雄人物，未有不多情者，兄台對這『情』之一字，尤其要看得透些。」

繆文心中一凛，誠聲道：「吾兄金言，小弟敢不從命。」心裏想起自己的爹爹和那石磷，又豈非都是爲了「情」之一字，是以一個少年亡故，一個卻顚沛終生，不禁暗暗歎息一聲，目光抬處，只見這端木方正面上滿是誠摯之光，伸手緊緊一握自己的手腕，飄然而去。

月漸西沉，星光已隱，曉風殘月，已有料峭之意，站在曉風裏，繆文出神地望着他的背影，呆呆地愣了半晌，覺得此人眞是有如天際神龍，夭矯來去，想到他臨去之際所說的話，一時之間，更是萬念俱生，不能自已。

他仰視蒼穹，黯然低語道：「仇恕呀，仇恕，你名雖叫仇恕，父仇卻絕不可恕，但是你又怎能忘卻那一手將你撫養成人的母親替你取這名字的用心呢？你若手刄了仇人，豈非要傷了你母親之心，你若不能報此深仇，卻又怎對得起你爹爹的在天之靈？」

他沉重地嘆息一聲，又自黯然道：「蒼天呀蒼天，你能告訴我，該怎麼辦嗎，爹爹呀爹爹，我知道你是深愛着母親的，但我爲着你，卻又不得不令母親傷心——」他狠狠一跺脚：「我不管你老人家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知道你老人家是正直的，卑劣無恥的事，你老人家絕對不會做，無論是誰殺死了你老人家，我都要爲你報仇，那怕……那怕那人是我媽媽的嫡親兄弟。」

晨光曦微中，他急步走回宿遷城，心中已下了決心，無論任何一事都不能影响他，改變他離開那「海天孤島」時所立下的意念，那就是復仇，也許他不會親手殺死「靈蛇」毛臯，但他卻要使這名滿天下的武林梟雄，死在自己一手佈下的羅網之中。

× ×

他的身形是無比輕靈而迅快的，卽使此刻已將近日出，但在這種微明的晨光之中，人們仍然無法辨淸他的身形，縱然看

到了，也會疑惑是自己眼花，因爲很少有人會相信人類會有如此快的身法的。

他盡了全力，希冀自己能在毛文琪一覺睡醒之前趕回去，方才和那端木方正的一夕暢談，此刻雖仍在他心中激盪不已，因爲那逗起了他往事的思潮，也逗起了他對來日的憂鬱。

凌晨的空氣，像被水洗過似的潮濕而淸新，凌晨的城市，亦有如凌晨的空氣，這是江南的春天所通常有的好天氣。

滑過無數屋脊，他回到客棧，掃目四望，他那間房的窗戶，仍像他掠出時一樣地敞開着，一切都沒有變動，四下是靜寂的，誰也不能發現他曾經離開過，他滿意地暗中微笑一下。微撩長衫，避免着衣袂可能帶起的風聲，像游魚般滑進了窗戶。

但是……

當他目光瞥入室內的那一刹那，他前進的身軀便陡然停頓了下來，隻手一按窗檽，凌空一個翻身，因爲他目光動處，竟發現一雙穿着粉底快靴的脚，高高翹起在那張木床的窗架上。

年久失修的窗檽，在他這全身貫力猛一收撤的一按之下，發出「吱」的一响。靜寂的房間裏，也响起一陣輕微的笑聲，緩緩說道：「你回來了？」

繆文心頭驀地一跳，倏然飄落在地上，只見窗口人影一花，一個懶散而瀟洒的身形，突地自窗口現出，面上仍自帶着淡淡的笑容，緩緩又道：「快進來吧，這裏再沒有別的人了。」

繆文已經硼緊了的心弦，此刻爲之一鬆，因爲這身形並不是他所畏懼的，而是那在杭州一別，便無音訊的石磷！

於是他亦自微微一笑，道：「石兄怎地來了？」提氣縱身，躍入窗內，回身將高高支起的窗戶放了下來，房間內便驟然一暗，那支蠟燭他方才掠出時雖仍是燃着的。但此刻卻早已熄滅了。他側目一顧石磷，心中暗忖：「他來時蠟燭定必尙燃，那麼一定是他吹熄的了，奇怪的是他怎知道我住於此處，來此尋找於我，可是有何用意呢？」口中卻道：「小弟適才外出，以至石兄來此空候，實是抱歉得很。」舉手一讓，自己也坐到椅上，只聽隣室一無聲息，那毛文琪想必睡得仍熟。

石磷含笑坐到椅上，道：「古人秉燭夜遊，想不到仇兄亦有此雅興。只可惜小弟來遲一步，未能作仇兄之遊伴。」

繆文面色一變，驀然從椅上站了起來，目光直視石磷，卻見石磷目光中熙熙和和，半點也沒有惡意，遂又長嘆一聲，坐回椅上，道：「不錯，小弟正是姓仇，小弟早就知道是瞞不過石兄的了。」

石磷微喟道：「其實兄台也毋庸相瞞於我，十七年前……」他沉重地太息一聲，又道：「我與令堂大人本是知交，這十七年來我飄泊江湖，也無非是想知道你們的下落，想要知道你們是否平安，如今喜見你已長成，又如此英俊，我也高興得很，唉！十——七年的時日，彈指間過，我兩鬢漸斑，令堂大人想必也老了許多？」

從窗底間映入的晨光，黯淡地映在這昔年的年青名劍手身上。逝去的年華，往事的追憶，使得他面上慣有的笑容也爲之消失，繆文喃喃道：「華髮將斑，華髮將斑……」目光一抬：「家母這些年來的確已老了，她老人家的頭髮不但將斑，而是全白了，唉！憂鬱的日子，一年比兩年還長，這是家母常說的話，石……石叔父，你說對嗎？」

石磷緩緩點了點頭，目光沉重地留滯在灰黑色的地面上，道：「你還是叫我石兄的好……那些年來，我的生活像是已與往事脫了節，只有此刻，見着了你，往事雖然不堪回首，卻也容不得我不去想它了，老弟，令堂這些年來可還好吧？這些年來，你們是怎麼生活的呢？」他的目光始終在地面上溜滑着，像是想從這灰黑的地面上，搜索出一些並不灰黑的東西。

繆文垂着頭，沉吟着，但終於將他自己成長的地方說了出來，又道：「家母頭髮雖白了，但身體卻還健朗得很，她老人家有時候念及故人，也常想回來看看，但是……」

石磷嘆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若是她，我也不會回來的。」又道：「難怪你年紀輕輕，武功竟已如斯，原來你身受百十年來武林中最享盛名的幾位前輩異人的教誨，唉！十七年前，那時我血氣方剛，自命劍術已有小成，那知在人家手下，連三招都未走滿。」他目光又一抬，直注到「繆文」面上，接道：「當時我若知道那兩位將對你母親本是一番好意，我再也不會出手了。」

「繆文」黯然一笑，道：「那件事家母也曾對小侄說過。」

石磷道：「你此次以『繆文』兩字爲名，可有……」

「繆文」接道：「小侄本名『仇恕』。這是家母替小侄起的名字，『繆文』兩字，不過是胡亂用用而已。」

石磷目光一垂，低語道：「仇恕，仇恕……」突地朗聲道：「你可知道令堂以此二字取名的道理嗎？」

仇恕雙目一張，目光中光采又復大露，卻聽石磷接着又道：「老弟，你年輕英發，正是人間的祥麟威鳳，以你的智慧武功，不難在人世間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來，若你以私仇爲重，那你就錯了。」

仇恕劍眉一軒，朗聲道：「父仇不共戴天，不報焉得爲人子。」

石磷嘆道：「但是你可知道，你的仇家，卻是令堂的嫡親兄長，你如此做，豈非要傷了你母親的心？」

仇恕長嘆一聲，目光又緩緩垂了下去，沉聲道：「石叔父，家母說芸芸天下，只有你老人家是她的知己，此刻我才知道這話果然不錯，她老人家始終將先父的事隱瞞着我，爲的自然就是不願我復仇，但是……唉，任何事都絕不會永遠被隱藏的，先父的慘死，我既然知道了，又怎能置之不理，唉！我縱然知道這樣會傷母親的心，但是——唉，父仇卻是非報不可。」

石磷突地冷笑一聲，道：「好個孝子，好個孝子！……」語聲突地一頓，長身而起，又道：「你母親懷胎十月，受盡困苦，養你育你，你卻不知孝母，只知孝父，還談什麼爲人子之道，何況你那父親——哼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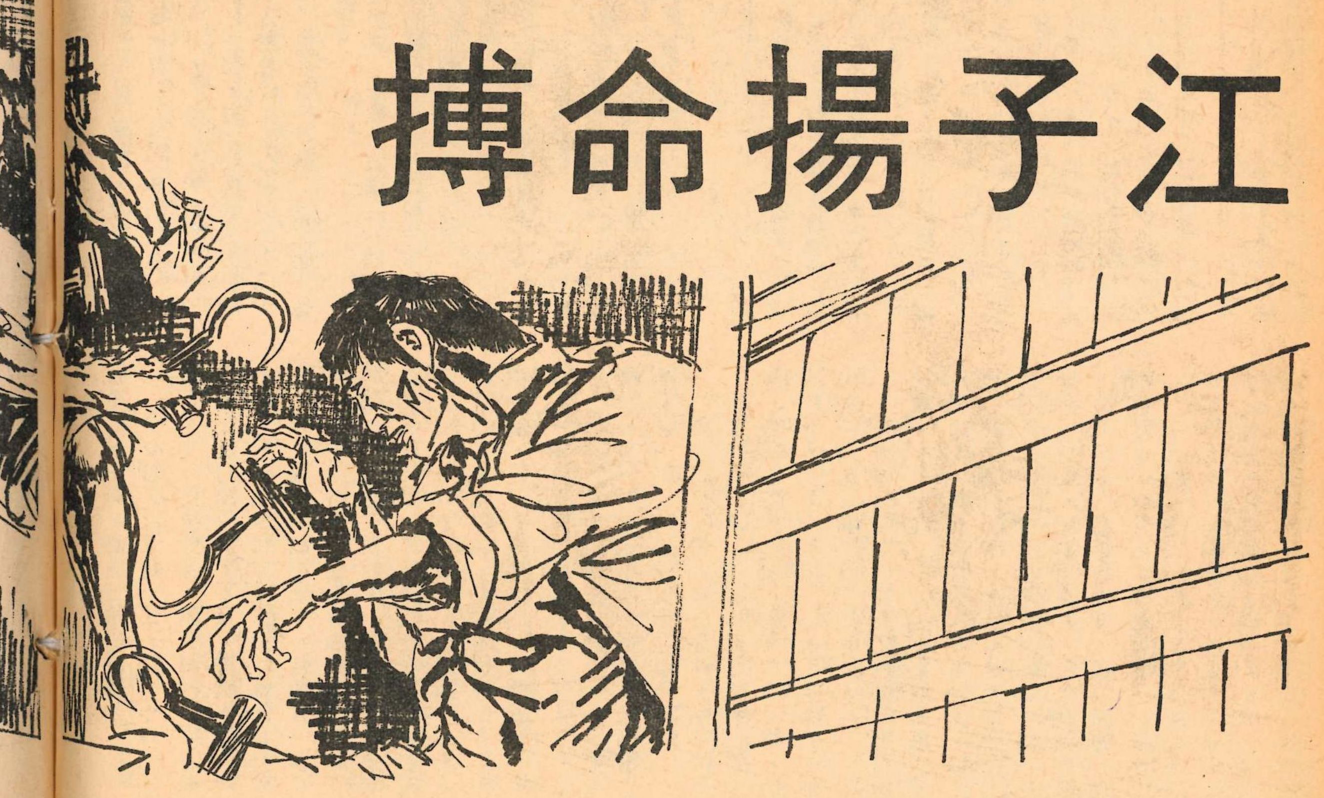
仇恕劍眉一軒，怒道：「我父親又怎的？」

（未完）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蕭 逸·文
盧 令·圖

搏命揚子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二紘誣指岳金鱗爲殺死鐵海棠兇手，岳金鱗力辯無效，幸得馬步超挺身作証，岳金鱗始克洗刷無辜。碼頭運輸主任何元方偕愛妾黛玉乘坐督軍遊艇，黑金剛乾德門混上遊艇中把何元方及其兩名保鏢和機工殺死，最後，乾德門更把被嚇昏過去的黛玉擲下江中，始游水而去。漢陽警局邀請馬步超協助破案，在兇案現場查察一番，及詳細驗看過屍首後，馬步超獨自往找碼頭庫房張主任，問知了謝魁跟何元方的關係，及謝魁保釋乾德門之事後，馬步超又向張主任詢問，何元方死後，對誰最有利？

義救捕頭命　窮允惡霸親

「這個……」張主任搖搖頭。

「是謝會長吧？」

「馬兄你眞會說笑了，」張主任哈哈一笑道：「會長怎麼會下手殺他？他可犯不着……」

馬步超冷笑道：「我沒有說姓謝的殺他！」

他頓了一下，又問道：「好，最後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不好意思多打擾你！」

「那裏，那裏！」

「請問何主任一死，他那個遺缺，運輸處主任的缺，由誰來遞補？」

「這個……要看會長安排了，通常會長提出人來，如果官方不反對，這個人就當定了！」

「那麼會長有沒有提出這個人呢！」

「現在還太早了！誰知道？」張主任摸了一下頭，忽然想起來，道：「噢！對了……中午發生這件事以後，我立刻用電話通知了會長！」

馬步超道：「會長怎麼說？」

「會長親自來過了！」

「當時情形怎麼樣？」

張主任有點不耐煩的笑笑道：「還會怎麼樣？少不了看看死的人，再安慰一下活着的家屬！」

「有沒有談到新主任人選的事情？」

「這個……談到了！」張主任思索着道：「會長說新主任不宜久拖，將要在最快的時間內發表！至於發表誰可就不清楚了！」

「『黑金剛』乾德門這個人，有可能嗎？」

「他呀……大概還嫩一點……不過！」張主任點點頭道：「也不能說一點沒可能，今天會長還召見了他！」

「談些什麼？」

張主任搖搖頭，攤着手笑道：「那我怎麼會知道？」

馬步超站起來點着頭，道：「太打攪了……謝謝，謝謝！」

張主任一直把他送到了門口，馬步超却也沒有遠去，他順着庫房邊的一條貨道一直走下去！

天晚了，庫房門前都點着煤汽燈，照得附近很亮！

很多人都回去了，但是又有一些新的人來看熱鬧，大家擁擠在一塊，七嘴八舌的在描叙着這件宜昌空前的大血案！

馬步超一直來到了船塢附近——

車裏已聚集着一些工人——這種事情當然是百談不厭，講的人唾沫橫飛，聽的人更如呆又痴！

馬步超一直走到了這羣工人面前站下來，一個工人看着他直翻白眼兒——因爲大家都認識他是辦這個案子的警察！

「請問一聲，有位乾德門乾老哥在那裏？」馬步超很有禮貌的抱拳問。

「啊——」當中一個人點着頭道：「請跟我來！」

「謝謝——」

馬步超就跟着那個人轉身前行，走了幾步，那人回過頭來，道：「貴姓？」

「馬——馬步超！」

「馬警官找我們頭兒有事麼？」

「是有點事——也談不上什麼要緊的大事，隨便跟他聊聊，老兄貴姓？」

「啊！」那個人笑起來眼角現出很多皺紋，臉上更是透着飽經風霜：「小姓趙，趙錢孫李的趙，乾德門大哥是我們大夥的一個頭兒！」

馬步超點點頭，道：「這一點我也知道了，乾頭兒還在船塢裏工作？」

「不了！」姓趙的笑着說：「聽說快高昇了！」

「高昇？」

「可不是！」這人說：「咱們乾頭兒快當主任了。」

「主任？」馬步超佯作不知的問：「什麼主任？」

「運輸處的主任哪！原來的主任不是死了嗎！」

「噢！」馬步超連連點着頭道：「已經發表了！」

「還沒有，不過他跟前的幾個人，都在這麼說！」

說話的當口，可就來到了一處浮倉前面，所謂「浮倉」顧名思義當知是飄浮在水面上的倉庫，其實不過是一艘大木船而已。

大木船一頭啣接着岸上的庫房，另一頭却直入江心，船隻只須貼近，即可在江心裝卸貨物！

這時天黑了。

那座浮倉裏兀自點着燈——這一點是馬步超走近了才發現的。

因爲那座浮倉的兩邊窗口上，都懸着黑布，顯然是有懼燈光的外洩！

馬步超這個人，眞像是天生幹警探這一行的，感觸之靈敏，反應之快捷，確非人所能望其背項。

當他剛一發現到眼前情形，下意識的馬上停住了腳步！

果然姓趙的已回過身來道：「馬警官請等一下！」

說話的時候，另外有四個着工人裝的漢子已橫着站了過來——

其中之一指着馬步超道：「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姓趙的道：「老七，這位是馬警官，

負責調查何主任命案來的！」

四個人怔了一下，那個叫老七的道：「何主任命案，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大家正在幹活兒，不得閑，叫他站遠一點！」

馬步超一笑道：「這位老兄好說，兄弟是特地來拜訪乾頭兒來的！」

四個人又對看了一眼——

仍是老七發話道：「乾頭兒不在這裏——回家了！」

馬步超由身上亮出了警局的証件，一笑道：「兄弟是依法來調查這件案子，我要進去看看——」

老七搖搖頭道：「不行——這地方，是我們會長私人的一個倉庫，現在正在下貨，沒有會長的允許，誰也不能進去！」

馬步超冷笑道：「我在辦案子，管不了這麼多！你難道敢公然抗警不成？」

叫「老七」的那個人，三十來歲，膀大腰圓，看上去孔武有力，連同他跟前的四個人，每人身上却帶着一把鈎子——是專爲下貨用的——

這時他聽見馬步超這麼說，好像有點怯慮，可是這些專司爲走私幹非法生意保鏢的亡命徒，是不容易服人的。

四個人當中，「老七」好像是個小頭頭！

聽了馬步超的話，他嘿嘿一笑，抱拳道：「馬警官，兄弟可沒這個胆子，不過這件事兄弟不當家——」

說到這裏，轉身向身邊的一個人說道：「老刀螂！你進去瞧瞧去，看看李管事在不在，說官面上的人來啦，要進去查案子！」

叫「老刀螂」的恭應了一聲，回頭就跑。

「不用了！」馬步超往前一上步，一伸手已抓住了老刀螂的胳膊，用力的往後面一扯，老刀螂一個觔斗已摔了出去！

馬步超搶上一步，往浮倉裏就跑！

老七見狀大驚，怒叱一聲道：「好小子！」

他身子往前一撲，兩隻手分左右，用力的同時向着馬步超兩處後腰上抓過來！

可是馬步超早已防到了他的這一手！

老七的雙手還沒遞出來一半，馬步超身子已如同風車似的一個快轉，猛的旋了過來！

一隻鐵拳夾着一股子勁風，「碰！」的一下子，可就照顧在老七的臉上！

大概馬步超心裏也知道這個老七的狡猾，是以這一拳特別加了幾成力道！

這一拳可比打沙袋過癮多了！

老七連「哎唷！」兩個字都沒有叫出來，一下子可就翻了出去，登時昏倒在地上！

下剩的幾個人，頓時吃了一驚，一個矮胖的小子，嘴裏吆喝一聲，足下一上步，已把揷在腰上的鋼鈎掄起來，一鈎子直向馬步超身上鈎過來！

他仍然不能够取勝！

馬步超向外一揚手，已經抓住了對方的鈎梢，下面一脚踢起來，這個矮胖的傢伙，就像球也似的被踢了出去！

就在其他之人連驚帶楞的當兒，馬步超已經撲向那座水上的浮倉，奪門而入！

他身子方自强撲入倉，頓時只聽得身後人大聲叫道：「警察來了——」

浮倉內正有四五個人在運着貨箱，偌大的一座倉庫，只點着一盞鐵紗燈罩，光很黯！

這時只剩下了四五個白木箱子，這些人正用鈎子把木箱運上一艘快輪——

馬步超乍然步入，這些人霍的一驚，再聽得身後人呼叫之聲，更不禁現出一陣子驚慌措亂！

面前人影一幌，乾德門已閃身而出！

「是幹什麼的？」乾德門抱着兩隻胳膊站在馬步超面前，大剌剌的有恃無恐模樣！

「是幹警察的——」

說時馬步超亮出了警局的派司！

乾德門嘿嘿一笑，一面回頭關照浮倉上的幾個人，道：「別閑着，上你們的貨，叫他開船！」

馬步超冷笑道：「對不起，我要看看是些什麼貨？」

乾德門冷聲道：「是裝箱的襄陽紗，海關早驗過了！」

「我還想看看！」

馬步超說着就往前走，乾德門橫身而阻——

同時外面也跑進來四五個漢子，一窩蜂似的把馬步超團團圍住！

「老兄——」乾德門冷冷笑道：「光棍一點就透，幹嘛的硬要掀人家底牌？」

馬步超一聲狂笑，道：「朋友大名怎麼稱呼？」

「乾德門！」

一聽說他就是乾德門，馬步超倒由不住要好好的看上他幾眼了。

「原來你就是乾德門！我就是來找你的！」

「那好——」乾德門嘿嘿一笑道：「如果只是爲兄弟我的私事，咱們換一個地方談談如何？」

說話時，下剩的五箱貨，已搶運上快輪——

當最後的一個箱子搭運上輪船時，那艘快輪連氣笛都沒有拉一下，遂即開離現場！

馬步超站在當場，動也不曾動一下！

這就叫「識時務」，也是自己量力！

他根本也就知道，此時此刻，再加上這等的運貨方式，箱子裏的貨不用說準是黑貨，大烟土的成份居多，因爲武漢當局早已接獲密報，有大量的鴉片烟土日益加劇的入境，只是却察不出來的地方！

這種情形當然太值得懷疑了，只是馬步超却沒有當時硬動手檢查，那是因爲他心裏記掛着乾德門這麼一個人，還有他手下七八個漢子！

快輪一走，乾德門鬆下了一口氣——

「兄弟剛由局子裡出來，這些日子連走路都小心着姿式不正！怕的就是局子裡的大哥再找麻煩！」

一面說着，他一面在一具空貨箱上坐下來，嘻嘻一笑，道：「老實說吧，又有什麼地方不對了？」

馬步超自與這個乾德門一對面，可就看出來對方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主兒，只見他雙目烱烱，兩太陽穴凸出，在馬步超眼中看起來，立刻就知道他身上有功夫！

「老兄你是幹什麼的，兄弟我是幹什麼的，大家都心裡有數——還用得着明說嗎——」

馬步超冷哼了一聲，接下去道：「剛才下貨的那碼子事，兄弟可以暫時不管！兄弟這次來主要的是，想和老兄談一談貴碼頭命案的事情！」

「命案？」

「不錯，一連兩起命案！」

「兩起命案——？」

說這句話時，乾德門臉上可就顯然的不十分自在，有意的裝成笑臉！

馬步超笑了一下道：「今天的一起，是五條命，還有一起，只有一條命！」

「還有那一起？」

「春家班的鐵海棠那一起命案！」

「哈哈……」乾德門笑聲一歛道：「春家班的案子，又和我們碼頭上有什麼關連？」

「我以爲有關係！」

一面說，馬步超特別注意對方的臉色，他徐徐的道：「經過兄弟的調查，那位鐵老闆是死在第三號碼頭庫房裏，然後移屍春家班！」

乾德門又是哈哈一陣大笑，道：「就算是吧，警官大人，你找到我又算幹啥？難道我一個領班的工頭，還負責宜昌地方上不死人了嗎？」

馬步超哼了一聲，道：「乾兄說得好，兄弟只是想來調查一下而已！有些地方要麻煩老兄一下！」

乾德門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馬步超冷冷一笑，道：「老兄下午的時候，在那裏逍遣？」

「在第三號碼頭上監工——」一甩額子，問身後的人道：「是不是？」

「不錯！」

「一點不錯，我們可以証明！」

五六個人都是一個論調！

馬步超一笑道：「老兄臉上好像有幾塊傷！是怎麼回事？」

「噢——」乾德門極其自然的道：「箱子砸的！幹我們這一行的，那一個身上不帶點傷？」

他的話，把大家夥都給逗笑了。

馬步超冷笑道：「兄弟已經調查過了，老兄是條漢子，有一身好功夫！」

「那是朋友們的誇奬！」乾德門一面說話，一雙眼睛，却也把馬步超看了個仔細——

「還沒請教警官你貴姓？」

「姓馬——」

「原來是馬步超，馬警官！」

「老兄認得我？」

「久仰大名！」乾德門嘿嘿一笑，可就想到了謝魁白天才交待下的話！

當時謝魁會向他提到過馬步超這個人，特別警告他這個人的不同於一般，要他把這個人除了，當時他認爲這是一個難題，想不到不旋踵間，這個人竟然自行送到，而且是單槍匹馬的來到眼前。

「久仰馬兄你是辦案子的一把高手，你老兄往那裏一站，咱們這些人可就沒混的了！」

這句話可有强烈的煽動意思在裏面！

莫怪乎站在乾德門身後的那些人，人人臉上都帶出了一片怒容！

馬步超冷笑道：「那也不一定，凡是跟兄弟過不去的都是些作奸犯科之輩！」

「馬兄一個人來的？」

「不錯！」

「你的胆子不小！」

說完這句話，乾德門臉上可就現出了一片殺機。

「來者不懼，懼者不來——」

馬步超後退了一步，他的確够沉得住氣，眼睛向四下裏每個人臉上一瞟，心裏却想到了，今夜不論揍人也好，還是人揍也好，反正少不了要玩上一次命，死了不說，不死可就把案子辦妥了。

因爲那麼一來，乾德門也就証明自己的罪狀了。

所以思前瞻後，這個架，是非打不可——而且自己决不能採取主動，要讓對方自暴其短才行！

乾德門嘿嘿一笑，冷聲道：「馬步超，你可是想錯了，這個地方你原是不該來的！」

「我已經來了！」

「那就叫你來得走不得！」乾德門一甩額子道：「上！」

他身後的那些子人早已不耐，就在乾德門話方出口的當兒，三四個人同時撲了過來！

三四把閃着銀光的尖銳鋼鈎，不分上下的直朝着馬步超身上招呼過來！要是一下子鈎上了，準能把馬步超當時給分成幾十塊！

馬步超手裏原本就提着一根鈎子，這時驀地掄起來，只聽得「叮！噹！」兩聲，已把迎面而來的一雙鋼鈎擋開左右！同時他左手快出，已搶抓着另一隻鋼鈎的前梢。

只見他用力的一摔，同時飛快的踢出一脚——

「通！」的一聲，這名持鈎的漢子，整個身子都飛了起來，轟隆的一下子摔在角落裏。

嘴裏唉唷叫着，這個人是怎麼也爬不起。

緊接着，馬步超一聲大喝，道：「放手！」

手裏的鋼鈎向上面一振——這一振之力，何止數百斤！但聽得唏哩噹啷一陣子亂響，三四把鋼鈎，全部脫手飛出，落了一地。

馬步超就勢左手一翻，「噗！」的一掌，擊中在一人前胸！

這一掌之力也是不輕，直把那小子打得一溜子踉蹌，嘴裏發出了一串子驟咳之聲，當場吐出了一口鮮血！

雖說是小試身手，可也透着大大的不凡！

乾德門臉色一變，身子向前面一欺，他手裏原也拿着一枚鋼鈎，這時掄圓了，照着馬步超肩上，直勾下來，馬步超抬鈎一架！

「叮噹！」一聲，兩隻鋼鈎絞在了一起，雙方都施展大力，向後面一扯，一雙鋼鈎，扯得筆直，兩個人可就較上了勁兒了。

人聲噪雜中，續由門外跑進來七八個

漢子！

艙門「碰！」一聲關上，這夥子人一湧而上，把馬、乾二人圍在了當中！

剛才挨打的那個「老七」也在其中，這些人就是他召來的！

只見他敞着上身的小褂，兩隻手上各持着一把鋼鈎，面像獰惡的大聲叫着：「宰了這小子，絕不能讓他活着出去！」

乾德門冷笑道：「你們先閃開了，看我收拾他！」

大家夥往外退了一些，乾德門大吼一聲，手腕子一振，出乎意外的，對方手中鋼鈎並沒有當場出手，倒是彼此的鈎鋒，都拉直了，變成了兩根鋼籤子。

就在這一刹間，乾德門手中尖尖的鋼籤，猛刺而出，刺中在馬步超的左面肩窩上！

「噗！」一股子鮮血瀉出來！

馬步超疼得「啊！」了一聲，身子向後一抽，滾身而出，乾德門往前一上步，抬手將手上的鋼籤子擲出！

馬步超一個快滾，那根鋼籤「篤！」的一聲，揷在了船板上——只差着一點，可就貫穿了馬步超的胸膛！

乾德門一招失手，馬步超已經帶傷躍起！

他像是瘋了似的撲上去，手裏那根拉直了的鋼鈎，權作是一把長刀，猛烈的向着乾德門身上刺擊！

快速的一陣子刺扎，每一下都險到萬分！

乾德門額頭上現着汗粒——

現場每一個人臉上都現着紅光——

老七比着手裏的鈎子，待機而發，只要一有機會，他必將出手，欲制馬步超於死地！

「噗！」一股子紅血，由乾德門左肩窩冒出來！

乾德門發出了一聲啞叫！

馬步超猝然拔出了鋼籤，正待第二次刺出，猛可裏，一隻鋼鈎由身後猛鈎了過來！

又是一股子鮮血！

這一次傷的是馬步超右肩，隨着他身後老七的勢子，馬步超一個跟蹌坐倒在地！就地翻了一個倒觔斗，擺脫了老七的鋼鈎。

乾德門却也在這時撲了過來——

兩個人臉對臉，說不出的恨殺獰惡表情，在彼此臉上閃爍着！

雙方遂即展開了拳戰！

按說乾德門的拳脚雖是厲害，却也未必就能勝過馬步超，只是眼前馬步超兩肩皆負傷，無形中功力大減，乾德門雖然也受了傷，比之馬步超却顯得輕快多了。

雙方在力鬥之下，馬步超一連摔了數跤！

乾德門的拳頭雖是厲害，馬步超却是死也不屈的，雙方施出所有力道，在拚搏着！

最後——

馬步超在乾德門迎面的一擊之下，倒了下來，他還來不及爬起來的當兒，一雙鋼鈎分左右已鈎在了他原本已經受傷的肩頭之上！

乾德門獰笑着，踉踉蹌蹌的邁步走了過來——

「姓馬的——你這下是自己找死，怪不得老子手狠心辣！你認命吧！」

說完一伸手，由一名工人手上接過一把鋼鈎來，臉上現着毒惡的笑容，一副戰勝的姿態，他正想向着馬步超致命處下毒手——

驀地浮倉木門「轟隆」一聲大响，被踹得大敞開來——

一個年青的漢子，赤手空拳的闖了進來！

昏黯的燈光，照射着這人的臉——二十來歲，十分英俊的一個小伙子！

兩名工人撲過去，向這人猛然快速出手，想不到來人顯然是技擊道上的高手！

只見他伸拳動腿，不過是三兩下子，已把兩個首先撲上的漢子打落倉下：「卜通！卜通！」水花四濺，兩個傢伙先後墮在了江水之內！

這人往前一撲，大聲道：「姓馬的，跟着我闖，都有我呢！」

馬步超在自信必死的當兒，想不到竟然會來了救星！

他掙扎着坐起來，向對方看了一眼，禁不住大吃了一驚——「岳金鱗！」

來人正是屈身在春家班，操持賤役的那個「余三」——也就是在漢陽城殺人的正兇「岳金鱗」，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在此一刻要緊的關頭，挺身而出，仗義來救助馬步超的性命！

馬步超在這一刹間，眞有說不出的感觸！

由於岳金鱗的突然介入，使得他精神一振！霍地躍身而起，把眼前一名漢子打倒在地——

可是他到底負傷過重，體力不支，打倒了一個人之後，自己幾乎又要跌下去！

所幸，一個人橫過手來，及時架住了他的身子——

這個人正是岳金鱗！

馬步超愧疚的向着岳金鱗苦笑了一下，來不及說什麼話，岳金鱗一指倉頭一角道：「馬老哥，先過去歇着，我回頭再救你！」

說着順手把馬步超向外面一推，馬步超一跟蹌倒在角落裏！

那個叫「老七」的傢伙，怒吼一聲，猛然持鈎向着岳金鱗撲到——

白亮的鈎鋒，在燈光下，銀蛇般的閃着亮光！

只聽「哧——哧——哧——」一連三股子尖風，每一鈎子都落了空！

老七怒嘯着還來不及施展第四手，岳金鱗已欺身而前，雙掌一探，同時擊中在老七的兩處脇肋之上。

岳金鱗一旦出手，功力當眞是十足的驚人。

雙掌之下，老七大叫了一聲，當場噴血而亡！

這一手功夫，使得在場各人俱都大吃了一驚！

「黑金剛」乾德門神色一變，但是他自恃武功，和自己這邊的人多，怒嘯一聲，縱身而出，踢出的兩隻脚，直向着岳金鱗背後踹過來！

岳金鱗注意力在正面的十來個漢子，

竟被乾德門雙脚踹中，被踢得在地面上打了個滾。

可是他畢竟身手不凡，只見他手支地，在地上驀地一個飛縱，已經騰身而起。

這時乾德門身子已然撲到，雙方一言不發，一照臉遂即展開了凌厲的拳脚！

乾德門的拳勢固是了得，奈何岳金鱗施展出「琵琶功」，招式一撒，乾德門當場吃虧！

只不過三招兩式，乾德門已被摔了兩三個觔斗。

岳金鱗似乎不願多殺人，就在第四次把乾德門摔出去的當兒，他身子已撲到角落裏，用力的把馬步超拉了起來。

大家夥怒嘯着，待要撲近——

此時此刻，後退無路，前進是水——浩蕩的大江，捲起了白雪似的浪花。

岳金鱗不想戀戰，他力扶着馬步超，道：「老哥，水性怎麼樣？」

「過去練過……只是現在……」

「好——」岳金鱗挽着他，霍地向前就闖。

迎面撲過來三個人，想攔阻二人的去路，岳金鱗分出單手，有如「大鵬單展翅」似的，三個人先後俱被力摔了出去！

他的手勁兒奇大，三個人當場昏了過去，就在大家夥叫囂着撲進的一刹那，岳金鱗已夾持着馬步超縱身入水！

「噗通！」一聲大响，水花四濺裏兩個人已消失無踪。

×　×　×

「嘩啦！」水聲再响的時候——

岳金鱗已背負着馬步超現身岸邊，但見江水湍急，一瀉如箭，兩岸燈光隱約的閃爍着，水面上跳躍着千百條金蛇！

附近是一片佈滿鵝卵石，間以沙地的河壩。

岳金鱗把馬步超輕輕的放下來，讓他平躺着——

「馬兄——馬兄——」

一連叫了兩聲，對方沒有回聲。

經過一度的潛水，馬步超已經悶了過去。

岳金鱗大吃了一驚，試試他的口鼻，還有微微的出息，他就用勁把他身子翻過來，用自己的右膝蓋，在他腹下面一襯一頂——

「哇——」一聲，馬步超情不自禁的噴出了一口水，接下去他一連吐了好幾口，直到他連聲乾吐，再不見有水吐出時，岳金鱗才把他重新放平睡好！

馬步超總算三魂幽幽的醒了過來，他鼻子裏發出了輕微的呻吟聲！

「馬老哥，你這條命總算保住了！」岳金鱗一面把身上的濕衣裳脫下來，用力的擰着水。

「岳金鱗……你爲什麼救我？」

「這叫一報還一報！」岳金鱗擦着身上的水，冷冷的道：「你也救過我！」

「可是我奉命要抓你歸案……」馬步超深沉的目光注視着他吶吶道：「你難道不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岳金鱗打量着他一笑道：「就憑你這個樣？恐怕你得歇上些時候才行！」

馬步超皺着眉毛道：「鶴齡堂官家少東，是你殺的不是？」

「那還錯得了？」岳金鱗禁不住苦笑了一下。

提起了這件事，他眞有無限的懊惱！

「我是不得已！」

「爲什……麼？」馬步超勉強撐着身子，却又力不從心的躺了下來！

「因爲我不殺他他就殺我！」岳金鱗苦笑了一下，看着淙淙急流的河水，吶吶道：「我是自衛，姓官的欺人太甚，斯可忍孰不可忍！」

「不錯……」馬步超嘆息着道：「我也聽說了……」

說時一陣江風吹過來，冷得他直打哆嗦！

岳金鱗一笑道：「先別談這些，你的傷不輕，得先找個地方瞧瞧去！」

說時把他身上衣服脫下來，用力的把水擰乾淨，只見馬步超兩肩處，一片鮮血淋漓！

「你還能不能走？」

「只怕……走不動！」

「那我抱着你！」

說時岳金鱗兩隻手把他捧了起來，一步步向着岸道上邁進！

馬步超嘿嘿冷笑着，道：「在過去，我只聽說你是條漢子，想不到你竟然還是個血性的好漢子！」

「老哥你誇奬了！」

「我這條命是你救的，你對我恩重如山！」

「哈哈——」岳金鱗凄凉的笑了一聲，道：「談什麼恩不恩，只能說路見不平罷了！」

「說得好！」馬步超咬着牙齦兒道：「兄弟……等着瞧吧，姓馬的也有一番人心！」

「我可不定望你報答我！」

岳金鱗大步往前走着，一面冷笑着，又道：「你的功夫我剛才也見過了！」

馬步超臉上一紅，羞愧的道：「比起老弟你那一手來，當然是差得太遠了！」

岳金鱗道：「倒也不能這麼說，我們是門路不同——」

馬步超嘆道：「那一日，我存心試你功夫，不想傷了你一掌，心裏着實過意不去！」

岳金鱗一笑，道：「要不是那口血，那能嚇得住你？那叫做苦肉計！」

「可是你現在仍然現出了身份！」

「那是不得已——」

說時岳金鱗眼睛裏泛出了凌人的怒火，他冷冷一笑，道：「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什麼也顧不得了！」

「這麼說，你打算……？」

「還要殺幾個人！」

岳金鱗凄凉的笑了一下——

馬步超噤若寒蟬——

過了一會兒，馬步超才道：「是姓謝的？」

「那時候再看吧！」

「兄弟！」馬步超吶吶道：「這件事你不留給地面上的人來辦？」

「只怕辦不了！」岳金鱗抱着他已走上了大道，迎面來了一輛馬車，他就喚住了。

馬步超强持着上了車，吩咐趕車的道：「去惠安西醫院！」

岳金鱗立在車外，一笑道：「我就不送你了！」

馬步超緊緊握住他的手，眼淚在眸子裏打着轉兒——

「兄弟……姓謝的不是好惹的……你要沉着氣……我會對付他的！」

岳金鱗點着頭道：「我知道——」抱拳道：「多保重！」轉身自去！

他走了老遠之後，馬步超才頹然的倒在位子上。

車輪輾轉，載着他風馳電掣而去！

「黑金剛」乾德門損兵折將，吃了大虧，却是不敢聲張，他老闆謝魁，却似乎先已得了消息，於是這一天——也就是事發的第三天，電話邀請他過來吃飯！

乾德門準時來到了謝家！

跟上次一樣的，謝魁像是特別的禮待他。

筵席依然是擺設在後院裏，而且，那個漂亮的曼嫂一樣的在座上！

「你幹的很好！」謝魁親手爲他斟上了一杯酒，酒色碧綠，香氣撩人，他冷冷的說道：「去了我的眼中釘！我該好好謝你！」

曼嫂雙手捧起酒來，腰肢像蛇般的扭着，乾德門樂得心花怒放，一口飲了個乾淨！

「謝謝會長！」乾德門自誇的道：「這一次總算幹得乾淨俐落，沒有叫姓何的逃開手去！」

他咀裏說着，一雙眸子却經不住曼嫂的誘惑，上下色情的在她動人的身子上轉動着。

「只是姓馬的却找上了你！」

「這……會長怎知道？」

「甚麼事能够瞞得過我？」謝魁冷冷一笑道：「馬步超是個極狡滑的傢伙，只要有一點線索落在他眼睛裏，他就能查出來！」

乾德門吶吶道：「可是他却在我手裏吃了大虧！」

「他死了沒有？」

「差一點死了！」

「差一點？」謝魁冷笑着道：「這樣更糟，你現在身上已揹下了殺官拒捕的大罪，警方豈能放得過你？」

乾德門倒是沒有想到這一點，聆聽之下登時一呆！

謝魁嘿嘿一笑道：「你想到這一點沒有？大概沒有！他們只要抓到了你，然後就會由你咀裏查到我！事情一旦發展到這個結果，那可就太不好了！」

「不——」乾德門一下子站起來！

他已經敏感的由謝魁話中聽出了不妙，慌不迭的解釋着道：「會長請放寬心，這件事，無論如何是不會被扯到會長身上的！……」

「當然不會扯到我身上——」謝魁怪笑了一聲，一雙兇光呈現的眼睛，直直的逼射向乾德門，徐徐的道：「而且你也大可放心，這件案子也絕不會牽扯到你的身上！」

乾德門心裏一鬆，却又由不住心裏奇怪的問道：「爲……爲甚麼？」

「因爲你已經死了！」

「死……？」乾德門神色一變，下意識的由對方話裏聽出了不妙。

他打了一個冷戰，驚心的道：「我不懂……會長的意思！」

「你應該懂！」謝魁說得很肯定：「因爲這件事你做得太不漂亮，我不願意被你牽扯進去！」

「會長……你……要……怎麼樣？」

「先把你處置了——」

乾德門陡的一驚，閃身跳出座外——

他當然不是屬於聽人處置的那一種人，姓謝的既然表現出殺人的動機，也就等於撕破臉！

乾德門連驚帶怒，狂笑一聲道：「謝魁，你這個老小子好狠的心，你當我乾某人就是這麼容易聽你擺佈的麼？」

「你不聽也不行！」

謝魁冷笑着穩如泰山的坐在椅子上！

乾德門因前次曾與謝魁印證過手法，得悉對方武功高過於自己，自是不敢冒然向對方出手，這時聽對方竟然明顯的道出要殺害自己的意圖，當然立刻想到了逃走之一途！

他自信以自己這身功夫，卽使是勝不過姓謝的，可是謝家上下其他各人，却是無人能是自己對手，最起碼逃走是不成問題！

現在謝魁表明了態度，乾德門如果再不走，那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

這個「逃」的念頭，一經反應到大腦，乾德門毫不遲豫的立刻轉身就跑！

他這裏才跑了兩步，耳中聽得謝魁冷笑着道：「太晚了！」

乾德門霍然止步，倏地轉過身來！

謝魁目光打量着他，有恃無恐的道：「你還覺不出來？剛才你喝下的那杯酒裏，我已放下了百步穿腸毒散，在半個小時之內，你必會毒發身死！」

吃驚的不止是乾德門一人，一旁呆坐的「曼嫂」乍聞得自己成了這次謀殺事件的帮兇時，亦不禁嚇得尖叫了一聲。

她這一聲尖叫，竟然爲自己種下了殺機！

乾德門怒由心起的一刹那，滿腔殺人意念，當先種在了她的身上！

曼嫂乍見乾德門那雙血紅的眼睛，站起來就跑，可是才跑出幾步，卽爲乾德門由身後撲到——

這番情景乍然爲謝魁所發現，不禁大吃一驚！

他大吼一聲道：「你敢——」身子霍地由位子上撲起來，却是慢了一步！

乾德門因啣恨曼嫂慇勤勸酒之罪，是以手下施展出十分的勁道，一雙拳頭上夾足了勁力，向外一抖「砰！砰！」兩聲，分別搗在了曼嫂的背上！

以乾德門之功力，曼嫂之嬌嫩，這樣的兩拳，當然是構成性命之傷而有餘！

只聲得曼嫂咀裏慘叫了一聲，嬌柔的身軀，就像球般的被拋了起來！

「砰——」的一聲，細皮嫩肉的胴體，撞在了結實的磚牆之上，當場血濺四處，橫屍就地！

目睹着曼嫂這個天生尤物的喪生眼前，謝魁自是痛心至極！

他萬萬沒有想到，乾德門在垂死前，竟然會加害在曼嫂身上，一時痛穿心肺！怒吼一聲，他身子已由乾德門背後襲到，「呼！」地一拳直向乾德門背上打去！

乾德門正好回身現拳——

兩隻鐵拳「砰！」的一聲，迎在了一塊！

謝魁練的拳路，着重於內在的蘊合，外柔內張，乾德門却是外剛內柔，兩隻拳頭一接觸之下，頓時有顯著的不同！先是一震，緊接着雙方乍然分開，乾德門被彈得倒仰出去，幾乎坐倒在地！

謝魁冷笑着退身子草坪之內，頻頻向着乾德門點手相招，乾德門大吼一聲，撲了出去。

他撲出的身子還來不及站穩却已摔倒在地，頓時只覺得腹內一陣絞痛，原本赤紅的一張臉，刹時間變成一片靑紫。

謝魁見狀，冷笑一聲，大聲道：「來呀！」

馬二，周同一齊現身而出，二人當日因在乾德門身上吃過許多苦頭，此刻見狀不待吩咐，已相繼撲上。

乾德門咆哮着起身迎戰，奈何毒性大發，如何當得馬周二人之厲害拳脚，不消一刻，已被打得倒地不起。

謝魁含着冷笑走近細看，發覺到乾德門七孔之內淌出汩汩鮮血，試一試他的口息，才知道他已命喪黃泉！這一幕同室操戈的打殺場面好不驚人！

馬二周同雖是聽令下手之人，目睹此情景，亦不禁有些胆戰心驚！至少也有點「兔死狐悲」的傷感！

謝魁嘿嘿一笑，道：「這小子胆敢對我心生二意，豈能饒他活命！把他給拖下去埋了！還有曼嫂的屍身也一併處理了！這件事千萬不可對外張揚，否則唯你二人是問！知道吧！」

二人那還敢說一個不字，當時答應着，戰戰兢兢的小心料理去了！

× × ×

春家班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裏——

首先是鐵海棠的死，接着是班子不能演出，再接下去是班主春雲奎的憂急成病，這一連串的打擊，使得每一個人內心都像壓上了一塊鉛般的沉重！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倒楣的事一件接一件，使得原本已够悽慘的戲班子更是一蹶不振！

黃昏的時候，戲院的張園主就來發了一大頓脾氣，催逼着病倒在床的春雲奎要錢，好說歹說，在雪紅苦苦哀求之下，張園主才忿忿的走了，他臨行前吵着說，要春家班負責清償他預付出來的一個月包銀，數目是三千塊錢！

三千塊錢，在這個時候來說，當然不是個小數目！

張園主給他們三天的限期，要是到時候拿不出來這個數目，他就要典押全班子的「行頭」！

接着這件事之後的是戲班子裏唱武丑的張元春的老婆得了急病，吵着要就醫！

全戲班子更大的恐懼是已面臨着斷炊的威脅！

於是，全班子推舉出張元春，以及唱老旦的王福全兩個人到春班主房子裏，研究一個對策！

春班主兩腮深陷，顯然是病勢不輕！

在聆聽了張，王二人一番話後，嘆息着道：「大家的苦我知道，可是我又能有甚麼辦法？再忍些時候看看……桑二紘已經去向局子關說去了，要是能許我們演出就好了！」

春雪紅一面輕輕撫着父親的背，一面落着淚，一雙鐲子前些日子已經典押了，頸子上還剩下一條鷄心鍊子，就背過身子摘下來。

她嘆了一聲，把鍊子交給王福全，說道：「王大叔，這條鍊子還値十幾塊錢，麻煩你先賣了，先給張元春的媳婦兒看病要緊！」

王福全抖着手接過來，老淚縱橫的道：「這是甚麼年頭啊……大姪女……不是大叔我說你……那個謝五爺可是頂喜歡你，他錢大勢大……」

雪紅臉色一陣蒼白，說道：「不要再說了，大叔，你的意思，我明白，想要我低聲下氣的去求那個老流氓，一輩子也辦不到！」

「那……我們全班子，也就只有死路一條了？」王福全眼淚汪汪的道。

雪紅冷冷一笑，緊緊的咬着牙道：「……要死大家一塊死，我也不會例外——」

王福全怔了一下，嘆了一口氣，就同着張元春轉身步出。

床上的春雲奎大聲的喘着氣，似乎病情更重了。

房間裏燈光婆娑，閃爍着春雲奎清癯的那張清瘦臉。

「孩子……」春雲奎說道：「我們完了……」

雪紅緊緊咬着牙，兩道細長的眉毛蹙着——她一聲也不哼的呆坐在床頭。

自從事情接二連三的不幸發作之後，說起來她算是全班子最能沉得住氣的一個，在人家哭天嗆地怨天尤人的時候，她甚至於不曾落一滴淚，好像變得比以前更堅强，更能經受得住打擊！

她姍姍的站起來，走到一邊，把先已端來的一碗湯汁捧過去，服侍着父親喝下去！

春雲奎喘着道：「妳舅舅怎麼還不回來？」

雪紅苦笑道：「別打算着指望舅舅！他還能有甚麼辦法？」

春雲奎長嘆了一聲，道：「孩子，剛才王大叔的話，妳也不妨想想……也許那個謝五……爺……」

「甚麼？」春雪紅睜大了眼睛，道：「爹……你也想讓我嫁給那個姓謝的？」

「孩子……爹這也是不得已！爹只是想……」

「不要再說了……爹，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把頭深深的埋在臂彎裏，雪紅心裏是說不出的難受。房門忽開，桑二紘苦着臉走進來！

春雲奎一振，道：「二紘怎麼樣？」

桑二紘冷冷的搖了一下頭，道：「局子裏的人才不買我們這個賬，現在又加上碼頭上鬧出了命案，說是兩個案子很相似，督署下命令，要嚴查究辦！」

春雲奎聽了這句話，越加沉重的喘息着，忽然大咳了一聲，吐出了一口血來，登時閉過了氣去。

桑二絃大叫道：「可不得了啦！」

雪紅忍不住哭叫了一聲：「爹——」

兩人連喚帶嚶的，春雲奎總算才又醒過來，他一睜開眼睛，可就啞着嗓子咳了起來！

春雪紅急道：「爹……我這就去給你請大夫去！」

她臉色青中帶白，顯然驚嚇到了極點，咀裏說着回身就跑，却被桑二絃一把抓住了胳膊！

「雪紅！」桑二絃三角眼閃閃有光的道：「舅舅可是再給妳說一遍！」

雪紅掙着手，道：「舅舅！回來再說吧！」

「現在說！」桑二絃大聲的道：「去請大夫，這種土大夫有個屁用，妳知道吧，妳爹這是癆病，要進大醫院，要請洋大夫！」

「那就送爹去洋醫院！」

「錢！錢——」桑二絃伸着手道：「錢！」

雪紅經不住他這一陣子吼叫，身子一歪，坐倒在椅子上，心裏的萬般感觸，使得她再也挺受不住，一時哭泣出聲。

春雲奎支着身子，喝叱着桑二絃道：「你……這是幹甚麼？你幹甚麼這麼逼孩子！這又是她的錯？」

桑二絃振振有詞的道：「怎麼不是她的錯？這個班子裏不就指意着她一個人麼！還是那麼一句話，人家謝五爺那點差了，就去瞧瞧人家，怎麼就小了她了？」

說着，他走過去，用力的扭起雪紅的身子，一隻手指着春雲奎，說道：「妳看看妳爹……他病成這個樣子？妳就這麼狠心？——

「——妳再看看，這個班子眼看着可就要垮，妳……妳的心是鐵打的？啊——妳說呀！」

春雲奎喝止着道：「二絃——你不要再說了！」

「我爲甚麼不說，我爲甚麼不說？」桑二絃變本加厲的道：「——我是她舅舅，這要在前清，我就能送她忤逆不孝——孩子！」

他走到雪紅面前，作出一副可憐樣子，道：「……妳就答應吧……還眞要舅舅跪下來求妳？」

說着這老小子還眞的就要冲着雪紅下跪——

雪紅用力的提住他——她臉色白中泛青的道：「舅舅，用不着這個樣！我答應就是了！」

「眞的？」——桑二絃頓時破啼而笑，臉上現出出乎意外的喜悅！

春雪紅冷冷的一哼，道：「只是給我三日時間，我心裏得有個準備！我要好好的想想！」

「行——」桑二絃張着大咀笑道：「只要妳答應了就好……孩子！妳可是做對了，嫁過去吃的是油，穿的是綢，可是享福了！」

春雪紅冷笑道：「享福受罪，都是我的事，舅舅你也就不必多操心了！」

桑二絃怔了一下，嘆息道：「舅舅是爲妳好呀……」

說了這一句，想到了可喜之處，雙手一拍，道：「這可是一件好事啊——姐夫，你也振作振作，咱們家就快要辦喜事兒了呀！」

春雲奎眼淚汪汪的看向雪紅，道：「孩子……妳要不點頭，可沒人勉强妳呀！這可是妳一輩子的事，妳要想淸楚……呀……孩子！」

聽了父親的話雪紅眼淚差一點落了出來——

她忍着萬般委屈，强作出一絲苦澀的微笑，說道：「爹！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的，你好好養你的病吧！你的病，不能再拖了！姓謝的却也沒有這麼便宜，我還要看看他！」

「放心吧！姑娘！」舅爺拍着兩隻巴掌道：「我這就接電話過去，謝五爺馬上就會派人來接妳爹住新洋醫院裏去！」

「用不着這麼急……唉……這……」

春雲奎哽咽着，臉上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那就麻煩舅舅吧！」雪紅冷苦的笑着道：「要是姓謝的不管我爹，別打算我看他一眼！」

「不會……絕不會！」桑二絃笑得嘴都閤不攏，一隻手拍着胸脯道：「舅舅担保，人家五爺絕不是這種人，你請放一千個心，我這就去辦事兒去！」

說着眉開眼笑的點着頭，一面拿起了小帽，轉身就走！

春雲奎喘息着叫喊道：「二絃……二絃！」

桑二絃回過身來道：「唉……好容易姑娘答應了，你還多說些什麼！你的病那還能再拖？」

「我……不能連累她……太深呀！」春雲奎嗚咽着道：「我怎麼對得起她死去……的娘呀！」

「爹……您不要再說了！」春雪紅苦笑了一下，道：「我們女孩子遲早總歸是要嫁人的……早嫁晚嫁也是一樣！」

「說的是呀！」桑二絃笑瞇着眼道：「我們姑娘這一回可是想明白了……」

床上的老頭嘮叨着，道：「雪紅……妳過去是做小呀！」

「我知道！」雪紅木訥的說道：「大小又有什麼兩樣？我壓根兒就討厭他這個人！」

春雲奎喘息着道：「那麼，孩子妳又爲什麼……？」

「唉唉……」桑二絃大聲的道：「那是姑娘的孝心哪！你光說這等洩氣的話幹什麼？你想死呀！」

春雲奎呆了一下，可就不吭氣兒了。

人誰不怕死？在面臨着死亡威脅的時候，十個人有九個直不起腰來的！

「是不是？」桑二絃是把春雲奎給摸清楚了，他咄咄逼人的又說道：「姑娘是一番孝心呀！她那能眼看着自己親爹病得要死了不管？再說這謝五爺喜歡她也是眞的——」

雪紅接口道：「他喜不喜歡我都無所謂，舅舅，你去跟他說——」

「妳說吧！說說……」桑二絃笑嘻嘻的道：「要多少聘金什麼的，妳只管開口，妳就是不說，舅舅我也會代妳獅子大張口！」

「那是什麼話？」春雪紅臉色鐵靑的道：「我也不是賣身。」

「這……那能不要聘金？」

這一次可該着桑二絃臉色發靑了。

「我一個子兒也不要！」

「這……？」桑二絃眼睛一轉，點着頭笑道：「行……姑娘這是妳自己的事兒呀！」

「可是我有兩個條件！」

「說吧，舅舅給妳轉過去！」

「第一，我爹的病要負責醫好，將來爹要跟着我住在一塊！」

「這是當然的……」桑二絃笑得有點不大自然。

「將來這個戲班子就由舅舅負責了！所以我不接舅舅同住了！」

桑二絃轉着眼珠子一盤算，這個破爛攤子可不好收拾，可是，他也有了他的主意。

心裏面一盤算，作出一副苦笑道：「爲了妳後半輩子的幸福，舅舅願意收這個爛攤子，可是……」

「我知道！」春雪紅冷冷的道：「姓謝既然要討小老婆，就別想省錢！」

桑二絃道：「那是當然……人家也不在乎！」

「好！第二，你叫謝五的拿出三十根大條子出來！」

「三十根——好！」

桑二絃眼睛頓時一亮，情不自禁的帶出了笑臉。

「舅舅，這些錢可不是給你的！」

「這……我知道！」

「班子裏這一陣子，上上下下的人都够苦的，都是我和爹拖累他們的，我心裏很過不去！」

「其實這也沒什麼……」

「不！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雪紅眼圈微微發紅的道：「所以，如果姓謝的肯拿這三十根條子，這筆錢，由舅舅你按個兒分攤，班子裏上上下下，每個人都有一份！」

「這是孩子妳的一番好心，舅舅知道！」桑二絃道：「這些事妳就不用操心了，舅舅會辦的！」

春雪紅點點頭道：「姓謝的答應了，叫他馬上辦，錢到手以後，我們再談婚事，至於大小，我也不在乎，那怕是七姨太八姨奶奶都沒關係，我也不在乎！」

「不會！不會！」桑二絃道：「謝五爺就只一個老婆，現在還在鄉下沒出來！那來這麼些個女人？」

「那舅舅你就去說說吧，我等着你的回訊兒！」

「好好……我就去！」

嘴裏說着，心裏還眞着實的佩服這位外甥女拿得起放得下，敢說敢爲，眞比個大男人還强！

床上的春雲奎還在一個勁兒的落着淚，桑二絃眞怕夜長夢多，遲則生變，當下趕忙的就退了出去。

× ×

謝五爺徐徐的噴出一口烟來，道：「給我未來的岳父治病，這件事沒什麼好商量的，馬上就照辦，將來我也不多他一個人吃閒飯！只是……」

他眼睛瞇縫着，樣子並不高興，冷冷接下去道：「五十根大條子却是太多了一點！」

曾幾何時，三十根條子變成了五十根，當然是這位舅爺的袖裏乾坤！

「五爺……這是我們姑娘體念班子上下的一點恩典，嘻嘻……」

「我娶的是她春雪紅個人，也不是戲班子……」

「可是，雪紅一離開了，班子也就垮了！」

「那我可管不了這麼多！」

桑二絃心裏一怔，想不到家財千萬的謝五爺，居然會在這筆錢上打算盤！

這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這……五爺！這是我們姑娘提出來的條件之一！您要是不答應，恐怕……恐怕……」

「恐怕怎麼樣？」

桑二絃嘻嘻一笑道：「……恐怕這件事就難了！」

「難？」謝魁仰過身子來，胖嘴裏被又黑又粗的雪茄烟堵着：「我謝魁想辦的事，就沒有一個『難』字！」

「五爺的意思……？」

「人我是要定了！可是想讓我花這麼多的錢，那可是辦不到……」

「這個……可是……」

「桑二絃！」謝魁用手裏的烟指着他說：「前前後後你也花了我不少錢了，媽的，你老小子不要在這個節骨眼上跟我講斤兩！」

「小的……不敢……」桑二絃苦笑道：「五爺您都想到那去了，您是太誤會我了！」

「那好辦！我知道你！」謝魁冷笑着說：「五十根條子最少得有四十根到你懷裏，你的心也太狠了！」

「不……不……天地良心！」

「別良心不良心啦！你的良心早都叫狗吃了！」

「五爺——您可得相信我……」

說時桑二絃抖顫的站起來，幾乎要跪了下來：「五爺，我桑二絃可是對五爺您忠心耿耿……我可以起誓！」

「用不着來這一套……坐坐……」

桑二信抹着鼻子，無限委屈的坐了下來。

謝魁看着他冷笑道：「對我忠不忠，我心裏有數，憑你桑二絃呀，哼，就是再來個百八十個，你也逃不開我的手心，看見過這麼些命案沒有？」

桑二絃大吃一驚，說道：「命……命案？」

「放心！」謝魁彈了一下烟灰道：「這些子命案當然扯不上你，可是要扯也並非不可能……」

「我……可沒殺人呀！」

「你能說沒殺人？」

「我……沒動手殺過人！」

「啊——你只是沒有動手罷了！」謝魁嘿嘿一笑，道：「鐵海棠那件命案，能說跟你沒關係？」

「啊……這……」

桑二紘一剎時臉色蒼白，着聲不得！

「哈哈！」謝魁一笑道：「看看把你給嚇的？怕什麼，天塌下來都有我謝五爺頂着！」

「是……五爺你多栽培！」

「我也知道，這件事你出過不少力，我當然不會錯待你！」

「謝謝五爺……」

桑二紘已失去了討價還價的餘地，心裏那份懊喪可就不提了！

謝魁一笑道：「你的一份，我早就準備好了！」

「啊——」又是一個意外，桑二紘哈着腰道：「謝謝五爺，謝謝五爺！」

「十根大條子！」

「十根……是是……謝謝五爺，謝謝五爺！」

在灰心失意之餘，能有十根大條的收入，也就很不錯了，桑二紘不禁又回復了笑臉，一剎時彷彿沉甸甸的十根大條子已捧在手上！

「這筆錢現在却不能給你——」

「這——是是……」

謝魁瞇縫着眼睛道：「事成以後，我才能給你！」

桑二紘怔了一下，口中期期的說道：「五爺……也許您還不清楚我們姑娘的性情……您沒有答應她的要求，誰也不能勉强她……」

「那可就要你帮忙了！」

「我……這太難了……五爺……」

「一點也不難！」謝魁笑了笑道：「這幾天地面上風聲很緊，我打算出一趟遠門，避避風頭！」

「五爺要走？」

「只是暫時避避！你知道那個姓馬的警官吧？」

桑二紘點點頭道：「知道，知道——怎麼他找上五爺了？」

「他還找不上我，不過……」謝魁冷笑着道：「這個人很討厭，以我今天的身份，犯不上給他鬥，所以我走遠一點，躲着他！」

「五爺想上那去？」

「重慶！」謝魁說：「我有一條小火輪，目前正裝了貨，停在第二號碼頭上，隨時可以走！」

「五爺的意思……是？」

「你還不明白？」謝魁一隻手摸着嘴上的鬍子，嘻嘻一笑道：「這條路要走好幾天，一個人怪寂寞的！」

桑二紘心裏不禁一動，立時也就明白了過來。

謝魁看着他，哈哈的大笑了幾聲，道：「怎麼，你還不明白？」

「我……不大明白！」

「那我就告訴你，」謝魁開門見山的說：「我要你的外甥女跟我在一塊——」

「這個……」

「怎麼，這個忙你能帮得上麼？」

「我……」桑二紘嘻嘻一笑，吶吶道：「我可以想辦法！」

「一定要辦到！」

伸手由懷裏掏出了一根大條子，往桑二紘面前一丢，「噹！」的一聲，落在大理石桌面上！

「這是定金！」謝魁說：「其它九根，見人給錢，一個子兒也少不了的！」

「謝謝五爺——謝謝五爺！」桑二紘一叠連聲地說。

條子揣在了懷裏，一顆心可就紮實多了，站起來深深的哈上一個腰：「五爺放心，這件事我一定辦到！」

謝魁哈哈一笑，說道：「這是兩利的事，我想你一定會帮忙的！那咱們就一言為定！」

桑二紘道：「只是請五爺指示時間地點！」

「這件事不宜拖延！」謝魁說：「那麼就明天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可以對你外甥這麼說，就說她的條件姓謝的都答應了，只是銀錢你不便經手，要她自己來拿！只要她人來了，就沒你的事了！」

「好好……就這麼辦！」

「那麼明天下午兩點鐘，我就在家候着你！」

「好！一言為定！」

桑二紘起身，鞠躬告退！

×　　×

「下午兩點？」春雪紅一雙澄波的眸子費解的盯着桑二紘道：「他為什麼不把錢交給舅舅你呢？」

「噯！」桑二紘道：「數目這麼大，人家不放心，姓謝的說，要親手交給妳才行！」

春雪紅想了一回，低頭不語。

床上的春雲奎喘着氣看向桑二紘道：「二紘……你看靠得住麼？」

「咳！姐夫！那還錯得了麼？你放心吧！姑娘已經是人家的人了，人家犯得着麼？」

想一想確是如此，春雲奎也就不吭聲了。

春雪紅嘆息了一聲，沉聲說道：「好吧，那我明天就同着你去一趟！只是，爹的病……？」

才說到這裏，就見那個叫老周的揀場的，與匆匆的揭簾奔入，道：「班主——醫院派担架來啦！」

「啊——？」桑二紘第一個跳起身來道：「你看怎麼樣，人家謝五爺說話算話吧！」

春雲奎還在發楞，桑二紘就嚷道：「快叫他們進來吧！」

老周忙跑出去，遂即帶着兩個抬担架的人走進來。

春雪紅問：「你們是那來的？」

「是太平醫院來的！」其中一個答應着道：「我們院長說謝五爺關照下來的病人！」

桑二紘笑道：「那就不錯了，我們收拾收拾就走吧！」

來人又道：「東西不用帶了，醫院裏都現成！」

說着兩個人就把春雲奎抬上了担架，往外就走！

春雪紅道：「等一會，我收拾一下同着你們一塊去！」

說完就同着桑二紘畧事整理，匆匆跟着担架步出！

（下期續完）

武俠掌篇故事

過山兒

神光・文

盧令・圖

夏代少康以一成一旅，中興夏室。史稱：誅寒促，夷其族，「滅壹於戈」（壹，寒促次子，最大力），「滅澆於過」（澆，寒促長子，力次於乃弟）。所謂「戈」，是指兵器，非指地名，所謂「過」，是指一個牧童，叫做「過山兒」，用劍自遠處取澆首級，澆授首之處，為今之「靈璧」縣，其地在黃河之南，淮水之西。

后羿喝得醉醺醺，身倚在蛟皮椅上，兩脚伸得直直，朧朦中見寒促揭開帳簾，一步步走近身邊來。

后羿抓起瓦壺，叫道：「寒促，喝酒去呀！」

寒促欠身作了一個禮：「主君，你近來痴想嫦娥，晨昏倒置，你知道臣子們議論着要放逐你啊！」

后羿把脚一翹，張開于思圍着的一個血盤大口，說道：「誰！寒促，你說，誰敢放逐我！」

「至少，我也敢放逐你！」寒促鎮定地朝着勇似騰蛟的后羿。

但在目前，他面對着的已經不是騰蛟而是軟蛇。

他鎮定地說完這些話，等候着后羿的反應了。

后羿的一半身子站了起來。「你！寒促，你受我厚恩，你一直是我身邊重臣，你……你要放逐我！」

「有甚希奇！」寒促說，「你怎樣得來夏的天下？你正是放逐了帝后，才坐穩了這把蛟皮椅子的，其實，我又那處比不上你……」

「你敢！寒促，你說眞話？還是乘我醉眼迷糊？哈，唏！」

后羿才站起來，又倒回蛟皮椅上。一陣警覺剎時上了腦，搖了搖頭，酒醒了一半，兩眼一隻睜開，兩道兇猛光芒，掃到了寒促的臉上，嚇得寒促向後倒退了幾步。

后羿一推蛟皮椅，站立起來，伸手上帳頂取下他的射天弓。

這把射天弓，當年曾射下九個日光，一搭起箭來，便天地為之變色，五岳為之低頭了。

祇是現在，箭在那裏？寒促狡獪的斷續地吃吃笑道：「主君，你的箭囊已在羣臣的手裏了，你還想射下僅有的一個光明白日！還要射穿我到半空？我寒促却沒有跟主君開玩笑，今日之事，我為政，你要放逐，還是戀棧？你好好地走，還是要決鬥！」

后羿右手高舉起射天弓，鼻孔噴出的一股怒氣，把帳幕都催動了，他是個何等巍峨的巨人。

后羿側着頭，一步步迫近寒促，就似一條恐龍尋食似地，迫得寒促一步步的退出帳外，高聲大叫道：「昏君來了，還不射他！」

寒促埋伏在帳外的弓手，一齊朝着后羿的眼珠射來。

一箭中了后羿的鼻樑，后羿拔出了，一箭又中了后羿的面頰，后羿吼了幾聲，滿面都是血，把射天弓亂揮，打死了十多個弓手。

但是，箭還是不斷地飛來，面，額一連中了十多箭。

后羿雙手拔出，四處擲去，祇是傷得太重了，醉後方寸大亂，黑暗中不辨東西南北，一連吼叫幾聲，山崩地裂似的，撲倒在蒲坂平岡上。

一代巨人夏君后羿死了，這是寒促依樣畫葫蘆。

后羿逐后相而代其國，寒促假傳臣意也弑后羿而代其國。

但是沒有參加寒促的謀殺團的臣子，却先後退出蒲坂。

動亂之後必有荒年，在寒促統治下的人民，愈來愈叫苦了。

寒促沒有理會這些，他要一心一意栽培他兩個兒子澆同壹。

澆長到二十歲時，便似一條斑斕大虫，力可以撼動廟柱，但是他的二弟壹更加厲害，他可以拿起鐵棒，把山咀打下來！

蒲坂不時有些不尋常的熱鬧，澆兩兄弟把水上一條船，拿上陸上來了，就在陸地上用竹篙將船撑起來。

這「陸地行舟」的絕技，在澆的兄弟看來，最尋常不過，但是這種氣力，就是



一百幾十人，也未必濟事。

澆兩兄弟不過以小可之技，示威給諸侯看看的。

不久澆果然獨力滅了斟灌一族，聲威震懾中原。

寒促想，這蛟皮椅坐得穩穩了！他沒有想到后羿放逐后相時，沒有斬草除根。

夏后相的妃子，原本是「有仍氏」的女兒，聞得放逐后相變故，懷着孕，逃回有仍部落去，生了個遺腹子，長大了，便成為寒促的尅星——少康。

寒促知道少康生存在「有仍」部落，眞是一條心中大刺。

他要找一個高人，在無影無形下，把這恨根子消除掉。

他終於在太華山找到了一個高人！

太華山是地陷東南留下來的天柱峯，峯頂隱隱留着雲霞，經年不散，山裏開遍紅花，點綴在古灌木叢裏。

迤邐到了山脚，豁然通達，東西縈着涇水，沃野草原，培養出幾大派密林，田野交接，縱橫如織。

牧童過山兒戀慕太華山的叢陰秘密，一直懷抱着窮其幽秘的大願。

這天一空如洗，火日高張，過山兒騎着牛過了涇水淺處，一路踏過莽原，漸漸走入密林去。

過山兒一心要上太華山，儘管催着牛，哼着小調，愈走愈遠，橫着的是原始籐葛，上面古樹交參，垂下條條爛枝。

這個不到十歲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在山脚繞來繞去。

忽的眼前一耀，隔林深處一地曠朗，日光直射下來，一路上是慣了陰森森，忽的亮白起來，還見那空地上有些移動。

過山兒奇怪，跳下牛背，獨自悄悄爬過森林，心裏明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一個赤鬚的老頭兒，凸睛突額，就像個龍頭，穿着一身黑皂色袍，正在背着自己，兩隻手左盤右旋，祗見遠處樹幹似的一道白氣圍繞，刹時切下了一段，段木散在曠野上。

過山兒想，怪不得這一塊地沒有樹木，原來給這個深山怪人弄了下來。

估計他截得這樣快當，怕不上幾個月，這一帶林木都要給弄光了！

過山兒不覺有些惱怒，他簡直是傷害了自己所崇仰的太華山眞面目，怎忍得！

回轉頭，過山兒去牽回那頭吃草的牛，一直帶牠到林邊，執起一條樹枝，在牛後腿上，一陣猛鞭，直朝那赤鬚漢站處衝去。

過山兒一面大叫：「野人，我不許你傷了太華山的樹。」

赤鬚漢一點不驚惶，倏地回身，一手將牛角按住，直把牛倒推回來，吃吃笑道：「你這乳臭未乾的孩子，也竟涉過涇江來了！好，好！你造化了！」

過山兒也不退避，把手中樹枝向赤鬚漢亂打。

赤鬚漢祗是狂笑。「你這孩子！有甚能耐叫我停手斷樹？這是一片桑林，木質硬如鐵，當今帝君也不攔阻，你還比當今帝君大嗎？」

過山兒問：「誰是當今帝君？」

赤鬚漢說：「當今帝君寒促，日前還枉駕太華山，敦請我幹一件人所不能的事兒呢！」過山兒一連啐了幾口，「我說寒促，你是我脚底下的泥頭，轉眼你要化成塵埃！他到太華山，就污了太華山。你這惡徒，原來是個幫兇。」

赤鬚漢一怔說道：「怎麼你小小年紀，說出這種狂話來！你要把當今帝君化為塵土！」

「哈，你這幫兇，你還不知道寒促虐待人民，天怒人怨！你這惡徒喪了天良，我同你拚了！」

過山兒把小頭顱向赤鬚漢撞去。

赤鬚漢道：「你這孩子不由分說，你叫我回頭殺了寒促也可以，祗是我久居太華山，未曾踏入塵世一步，怎麼曉得世事萬端？」

過山兒惡狠狠地問道：「你待要幫寒促怎樣？」

赤鬚漢把過山兒推在一邊，抽出小劍，朝着一株桑樹說：「你看！」

那袖中立時生出一道光芒，小劍已脫手出去，赤鬚漢右手一推，左手一回，白光繞了個圈子，桑樹嘩啦折了截！祗剩半截樹幹！

過山兒說：「你這做作，我見過了！你怎的不回我話！」

赤鬚漢正色說：「我要把有仍部落的少康，像這株桑一般，截了一半！」

過山兒道：「瘋漢！少康才是夏的血統，寒促是個犯上的叛臣。」

赤鬚漢聽了，覺得蹊蹺，才問明世事一切，嘆口氣說：「我承諾了寒促，不能反其道而行，好！過山兒，我把劍法傳你，由你代天行道！我也不在太華山，雲遊四海去了！」

三個月後過山兒學會了劍法，這劍便是開天闢地飛騰第一劍，所謂「太華劍」，採太華山精英，合西方炎火氣，積幾十年磨煉，能隨氣運流，過處輕如飛燕，活似游魚，還須聚上天地人三才交參玄功，操縱靈活，出手要經一番磨煉。

這是寒促衰運的開端，寒促正想除去少康，少康已站起了，盤極閏運二年，少康憑一旅之師，直薄蒲坂，諸侯袖手旁觀，少康打開盤谷都地，同寒促殺后羿一樣亂箭集寒促面上，慘死蒲坂。

蒲坂易手，澆和壹還在外南征北戰。聽到惡耗回師，諸侯响應少康，齊易幟，同澆在靈壁正面接戰。

澆挺着一條千二斤鐵槊帶頭衝殺，諸侯一敗塗地，直退鹿邑！

追兵圍定鹿邑，歇一夜，澆衝到土堡，一頓鐵槊打了一角土堡，從缺口湧進。

諸侯落荒逃遁，少康單騎出走，被澆快馬窮追，少康不識方向，走入澆後軍靈壁來，澆快馬趕上，千二斤鐵槊，直飛少康後心。此時，山穴一道白光飛出，千二斤鐵槊截為兩段，凌空墮下，白光一轉，澆坐騎上慘叫一聲，血濺黃沙，夏代一霸就此結束了生命。

過山兒見少康時祗十一歲。這是史書所謂「滅澆於過」。

過山兒當時還受了少康的封賞，祗是過山兒辭說年紀尚幼，願領太華山的一塊勝地，在這塊勝地中隱居，便算是了却他的生平大願。

（完）


新派武俠小說
小白龍
孫玉鑫
單拾兒傳奇故事
浮玉風雲
第一集
新派武俠小說
復仇谷
第三集
孫玉鑫
曲折！緊張！神奇！
新派武俠小說
新派武俠小說
七毒匕
第二集大結局
孫玉鑫
孫玉鑫新作
內容曲折，
高潮迭起，愛好武俠
小說的讀者不可不看…
無毒丈夫 全二集 定價港幣五元五角
秘谷風雲 全一集 定價港幣三元
七十二將相 全一集 定價港幣二元七角
七毒匕 全二集 定價港幣五元六角
復仇谷 一至三集 定價每集港幣三元
經已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